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譯注》一書終於於2012年四月底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發行。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并排版印製精裝十冊本。

為了讓廣大讀者方便及時的讀到《群書治要譯注》一書，我們現將此次修正版的十冊版電子版陸續傳至網路，方便大家學習。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這套書難免有錯誤之處，懇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若發現錯誤，請發送郵件到 qunshuzhiyaowang@yahoo.com.cn。

此外，《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共同聲明放棄該書著作權，歡迎各界人士流通此書。由於本書會不斷更新版本，如欲流通此書，請及時關注群書治要網（www.qunshuzhiyao.com）的最新更新版本。

《群書治要譯注》小組二零一二年四月敬呈
群書治要網網址：www.qunshuzhiyao.com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群書治要》學習小組 譯注

群書治要譯注

第七冊

中國書局



目錄

卷二十九	晉書(上).....	三三四一
卷三十	晉書(下).....	三四六三
卷三十一	六韜.....	三五七五
	陰謀.....	三六三一
	鬻子.....	三六三九
卷三十二	管子.....	三六四七
三十三	晏子.....	三七三九
	司馬法.....	三八一九
	孫子兵法.....	三八三一
卷三十四	老子.....	三八四三
	鷗冠子.....	三九〇九
	列子.....	三九一九
	墨子.....	三九三三

群書治要卷二十九

晉書（上）

【題解】《群書治要》中的《晉書》，是魏徵等人從唐以前的二十二種記錄晉朝史事的書籍中輯錄的。據《唐會要》記載，《群書治要》成書於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魏徵病逝，現在通行的房玄齡主編的《晉書》修於貞觀十八年至二十年，故魏徵不可能從房玄齡主編的《晉書》中去輯錄。而唐以前流傳二十二家晉朝史書至宋代已散失，幸有《群書治要》保存了部分資料，所以非常珍貴。魏徵等人以孔子所倡導的「微言簡義」為原則，從繁雜的晉代史料中選取最能反映盛衰興亡因果規律的史實，加以闡發評述。他們的政治智慧，由此可見一斑。

本卷《紀》的部分共節錄了四位皇帝，即武帝司馬炎、惠帝司馬衷、成帝司馬衍、簡文帝司馬昱，節錄的內容，有褒有貶，作為治國的借鑒。《后妃傳》節錄的楊皇后和賈庶人均為喪失女德之流，結果都被賜死，彰顯善惡之報的意圖非常明顯。《傳》的部分節錄了司馬卬、司馬駿、司馬攸及其子司馬冏、愍懷太子司馬遹、司馬孚、司馬泰等司馬家族的部分人物的事迹，除司馬冏、愍懷太子司馬遹外，其餘的人節錄的內容均彰

顯其美德，其品行值得人們效法。

【作者簡介】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唐以前編撰的晉史有二十二家之多。《群書治要》中的《晉書》是從臧榮緒、干寶、孫盛、習鑿齒等諸家的著作中輯錄的。臧榮緒（公元四一五年—公元四八八年），南朝齊史學家。營（今山東營縣）人。曾刪取王隱、何法盛著的兩晉書，著《晉書》一百十卷，在唐初流行的十八家《晉書》中，被公認為較完善的一部。唐房玄齡修《晉書》，即以此為主要依據。今散失，有輯錄本。干寶（公元二八三年—公元三五一年），孫吳時人，即于寶。本姓干，後人訛為于字。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著有《晉紀》二十卷。他直而能婉，時稱良史，為後世史學家所推崇。孫盛（公元三〇二年—公元三七三年），字安國，晉代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孫盛博學多聞，《晉書》本傳稱他「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孫盛著史，極重史德。著《魏氏春秋》二十卷，《魏氏春秋异同》八卷，《晉陽秋》三十二卷。習鑿齒（？—公元三八三年），字彥威，東晉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襄陽（今湖北襄陽）人。世代為荊楚豪族，東漢襄陽侯習鬱之後人。習鑿齒多才多藝，少有志氣，博學廣聞，以文筆著稱，精通玄學、佛學、史學。其著作頗豐，其中《漢晉春秋》為影響深遠的史學名著。

紀

【原文】武帝諱炎^①。字安世。文帝^②太子也。泰始五年^③。廷尉^④上西平^⑤民^⑥麴路^⑦伐^⑧登聞鼓^⑨。言多妖妄^⑩。譏謗^⑪。帝詔曰。狂狷^⑫怨誹^⑬。亦朕之愆^⑭。勿罪也。孫盛陽秋^⑮云。泰始八年^⑯。帝問右將軍^⑰皇甫陶^⑱論事。陶固執^⑲所論。與帝爭言^⑳。散騎常侍^㉑鄭徽表^㉒求治罪。詔曰。讜言^㉓謬^㉔。直意盡辭^㉕。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㉖爲患。豈以爭臣^㉗爲損乎。陶所執不愆^㉘此義。而徽越職^㉙奏之。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注釋】①炎：即晉武帝司馬炎（公元二三六年—公元二九〇年），字安世，河內溫（今河南溫縣）人。晉朝的開國君主，公元二六五年至二九〇年在位。公元二六五年他繼承父親司馬昭的晉王之位，數月後逼迫魏元帝曹奂將帝位禪讓給自己，國號大晉，建都洛陽。②文帝：司馬昭（公元二一一年—公元二六五年），字子上，是司馬懿的次子，西晉開國皇帝司馬炎的父親，曹魏後期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司馬昭繼其父兄的事業，消滅了蜀漢，徹底控制了曹魏政權。其子司馬炎稱帝後，追尊他爲晉文帝。③泰始五年：即公元二六九年。泰始是司馬炎的第一個年號。④廷尉：官名，秦置，爲九卿之一，掌刑獄。秦漢至北齊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⑤西平：地名，在現在的河南省中南部。⑥民：平民。⑦麴路：人名。⑧伐：敲打。⑨登聞鼓：古代帝王爲表示聽取臣民諫議或冤情，在朝堂外懸鼓，

許臣民擊鼓上聞，謂之「登聞鼓」。^⑩妖妄：怪异荒誕。^⑪毀謗：毀同「毀」。即毀謗。^⑫狂狷：狂妄褻急。^⑬怨誹：亦作「怨非」，怨恨，非議。^⑭愆：過失。^⑮孫盛陽秋：孫盛（公元三〇二年—公元三七三年），字安國。著《晉陽秋》三十二卷，是一位「詞直而理正」的歷史學家。這裏的《陽秋》即《晉陽秋》。^⑯泰始八年：即公元二七二年。^⑰右將軍：官名。^⑱皇甫陶：魏晉時人，生卒年不詳。司馬炎為晉王時，皇甫陶為散騎常侍。司馬炎即位（晉武帝）的泰始元年（公元二六五年）十二月，為「廣納直言」，以散騎常侍傅玄和皇甫陶「共掌諫職」。皇甫陶在做諫官時，曾上書武帝，建議「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減民負。^⑲固執：堅持己見，不肯變通。^⑳爭言：爭辯；爭吵。^㉑散騎常侍：官名。秦漢設散騎（皇帝的騎從）和中常侍，三國魏時將其并為一官，稱「散騎常侍」。在皇帝左右規諫過失，以備顧問。^㉒表：奏章之一種。漢魏以來，臣民標注事序，以曉主上之奏書。文體明辨：「表者，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㉓讜言：正直之言，直言。^㉔謇諤：亦作「謇鄂」或「謇愕」。正直敢言。^㉕盡辭：說盡要說的話。^㉖阿媚：阿諛奉承。^㉗爭臣：能直言諍諫的大臣。爭，通「諍」。^㉘愆：違背，違失。^㉙越職：超出職權範圍。

【譯文】（晉）武帝司馬炎，字安世，是文帝司馬昭的太子。泰始五年（公元二六九年），廷尉呈上西平郡百姓鞠路敲擊登聞鼓上書的諫議，其中有很多虛妄不實、污蔑誹謗的話。武帝下詔說：「雖然是狂妄偏激、埋怨誹謗的話，但這也是朕的過失，不要降

罪於他。」（孫盛所著的《晉陽秋》說：泰始八年，晉武帝諮詢右將軍皇甫陶，討論國事，皇甫陶固執已見，和武帝爭論起來。散騎常侍鄭徽上表，請求治皇甫陶言語頂撞的罪。武帝下詔說：「正直敢言，直話直說，言無不盡，是我對左右諫臣的期望。做為君主，常常擔憂臣下阿諛奉承（從而聽不到真話），怎麼能覺得（身邊）有一個正直敢言的臣子是損害呢？皇甫陶雖固執已見，但并不違背他作為一個臣子直言進諫的宗旨，而鄭徽却越職上奏皇甫陶的不是，怎麼能合乎朕的心意呢？」於是武帝免去了鄭徽的官職。）

【原文】咸寧四年^①。大醫^②司馬程據獻雉頭裘^③。詔曰。异服^④奇技^⑤。典制^⑥所禁也。其于殿前燒裘。甲申^⑦。敕^⑧内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太康元年^⑨。吳主孫皓^⑩降。有司^⑪奏晉德隆茂。光被^⑫四表^⑬。吳會^⑭既平。六合^⑮為一。宜勒封東岳^⑯。以彰^⑰聖德^⑱。帝曰。此盛德^⑲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

【注釋】①咸寧四年：即公元二七九年，咸寧是晉武帝的第二個年號。②大醫：即太醫。司馬程據是晉武帝的御醫，頗受武帝的信任。③雉頭裘：以雉頭羽毛織成之裘，藉指奇裝异服。④异服：不合禮制的服飾；奇异的服裝。⑤奇技：奇特的技藝。⑥典制：典章制度。⑦甲申：指甲申日，據《晉書·武帝紀》，太醫獻雉頭裘的時間是十一月的「辛巳」，甲申日是辛巳日後第三天。⑧敕：帝王的詔命。⑨太康元年：即公元二八一年。太康是晉武帝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年號。⑩孫皓：（公元

二四二年—公元二八四年），字元宗（一說字元景，出自《冊府元龜》），一名彭祖，字皓宗。三國時期吳國末代皇帝，公元二六四年—二八〇年在位。吳大帝孫權之孫，孫和之子。在位初期雖施行過明政，但不久即沉溺酒色，專於殺戮，變得昏庸暴虐。二八〇年，吳國被西晉所滅，孫皓投降西晉，被封為歸命侯。⑪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⑫被：動詞，指覆蓋。⑬四表：指四方極遠之地，亦泛指天下。⑭吳會：東漢分會稽郡為吳、會稽二郡，并稱吳會，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南部和浙江省大部分地區。後亦泛稱此兩郡故地為吳會。⑮六合：天下。⑯東岳：指泰山。在今山東省境內。⑰彰：彰顯。⑱聖德：猶言至高無上的道德。一般用於古之稱聖人者。也用以稱帝德。⑲盛德：指盛美之事。

【譯文】咸寧四年（公元二七九年），太醫司馬程據進獻了一件用雉頭羽毛製成的名貴大衣。（武帝）下詔說：「凡奇异的服飾，過於奇巧而無益的技藝，是國家的法令制度所禁止的。」武帝就在殿前將大衣燒毀，并在甲申日下令：今後朝廷內外官員膽敢有違犯者，將依禮法治罪。太康元年（公元二八一年），東吳國主孫皓投降。主管官員上奏說：「晉王朝的德政隆盛，聖德的光輝澤被四方。現在南方吳郡和會稽郡已經得到平定，天下恢復一統，應該下令到東岳泰山舉行『封禪』祭天的慶典，以彰顯帝王的聖德。」武帝說：「這種彰顯盛德的事，現在還不宜討論。」群臣堅持請求封禪，但是武

帝終究沒有采納。

【原文】于寶①紀云。太康五年②。侍御史③郭欽上書曰。戎狄④強橫。自古爲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爲戎居。今雖伏從⑤。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⑥。胡騎⑦自平陽⑧上黨⑨。不三日而至孟津⑩。北地⑪。西河⑫失土。馮翊⑬。太原。安定⑭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⑮盡爲狄庭⑯。連接畿甸⑰。宜及⑱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⑲上郡。實⑲馮翊。平陽。北統⑲河（今書北統河作已北二字）諸縣。募取⑲死罪⑲。徙三河⑲三魏⑲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⑲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⑲。魏郡⑲。京兆⑲。上黨。太原雜胡⑲。出於其表⑲。峻⑲四夷⑲出入之防⑲。明先王荒服之制⑲。萬世之長策也。弗納。荀綽⑲略記⑲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⑲於事物。始寵用后黨⑲。由此祖禰⑲。采擇⑲嬪媛。不拘拘⑲華門。父兄以之罪戾⑲。非正形⑲之謂。肩禁⑲以之攢聚⑲。實耽⑲穢⑲之甚。昔武王伐紂。歸傾官⑲之女。助紂爲虐。而世祖⑲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注釋】①于寶（公元二八三年—公元三五一年）：孫吳時人，本姓干，後人訛爲于字。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更是小說家的一代宗師。于寶學識淵博，著述宏豐，橫跨經、史、子、集四部，堪稱魏晉間之通人。至今有關專家已收集到的于寶書目達二十六種，近二百卷。其中《晉紀》二十卷，直而能婉，時稱良史，爲後來史學家所推崇。②太康五年：即公元二八四年。③侍御史：官

名。秦置，漢沿設。在御史大夫之下，接受公卿奏事，舉劾非法；有時受命執行辦案、平定地方暴亂等任務。^④戎狄：亦作「戎翟」。古民族名。西方曰戎，北方曰狄。^⑤伏從：即服從。^⑥風塵之警：謂兵亂之警報和驚憂。^⑦胡騎：胡人的騎兵。亦泛指胡人軍隊。^⑧平陽：漢置平陽縣，三國魏置平陽郡，故治在今山西臨汾縣西南，晉永嘉三年為劉淵所都，後魏置晉州，隋改郡為臨汾郡，複曰平衛郡，唐複為晉州。^⑨上黨：位於山西省東南部，是古時對長治的雅稱。《荀子》稱為「上地」。「上黨」指高處的、上面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巔，地形最高與天為黨也」，因其地勢險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得上黨可望得中原」之說。^⑩孟津：古黃河津渡名，在今河南省孟津縣東北、孟縣西南。^⑪北地：北地郡，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七一年）滅義渠後所置，三國魏豁馮翊之役初為北地郡的實土（今陝西耀縣、富平、同官），北地郡由寄治（暫時治理）變成了實土（實際管轄的土地）。曹魏、西晉郡治皆為泥陽縣。^⑫西河：三國魏黃初三年（公元二二二年）割太原郡茲氏等縣置西河郡，領漢代西河郡南部故地，治茲氏（今山西省汾陽市）。屬并州。^⑬馮翊：三國魏改左馮翊，置馮翊郡，長官稱馮翊太守，治臨晉（今大荔），轄境相當今陝西韓城、黃龍以南，白水、蒲城以東和渭河以北地區。北周時廢置。隋唐時曾改同州為馮翊郡。^⑭安定：安定郡。西晉安定郡屬雍州，治安定縣（今涇川縣北），領安定、臨涇、烏氏（烏支複名）、陰密（今靈台縣西南）、鶉觚、朝那、都盧七縣。^⑮上郡：戰國始置郡，為秦三十六郡之一，漢沿置，郡治膚施（今陝西榆林市南）。^⑯庭：通「廷」。古代稱邊疆少數民族地區。^⑰畿甸：指京城地區。^⑱及：乘，趁著。^⑲復：收復。^⑳實：使充滿，即移民到下文所說的地方。^㉑統：治理，管理。^㉒募取：募集，招求。^㉓死罪：

此處指應該判處死刑的罪犯。^{②4}三河：三河郡。十六國時後涼呂光分金城郡地置。治白土城（青海民和縣中川鄉清泉一村），領白土等縣，轄今青海民和等縣南部地區。南涼、西秦均沿舊置，北魏初廢。

^{②5}三魏：地名，今在河北魏縣磁縣一帶。這個地方在西晉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②6}裔：指邊遠地區的民族。^{②7}弘農郡：西晉時，屬今三門峽市範圍。^{②8}魏郡：是西漢至唐朝期間的一個郡級行政區劃，最大範圍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邯鄲市以南，以及河南省北部安陽市一帶，其中心在鄴城。西晉時仍治鄴。^{②9}京兆：京兆郡，三国至唐的行政区划名，管轄长安地区，治所在今西安市区。西晋时仍置京兆郡，辖区较三国魏时缩小。^{③0}雜胡：胡人的泛稱。^{③1}表：外邊，外面。^{③2}峻：引申為提升，提高。

^{③3}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③4}防：戒備，防備。^{③5}荒服之制：古時稱最邊遠地區的戎、狄地區為「荒服」。荒服之制，是指朝廷針對這類地區的少數民族所制定的邦交政策。^{③6}荀綽：字彥舒，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西晋末年的歷史學家。出生於著名的潁川荀氏，是西晋開國元勳荀勗之孫。晋懷帝時歷仕下邳太守、司空從事中郎。未能南渡而滯留在北方，仕於幽州刺史王浚。

^{③7}略記：荀綽所撰《晋後略記》。^{③8}孜孜：勤勉；不懈怠。^{③9}后黨：皇后、太后的親族或與皇后、太后利害關係一致的人所結成的政治集團。^{④0}祖禰：本源，起始。^{④1}采擇：選取，採用。^{④2}不拘拘：同「不拘」。不論，不管。^{④3}疊：罪過。^{④4}正形：端正外形。^{④5}局禁：官禁。^{④6}攢聚：聚集，叢聚。^{④7}耽：玩樂，沉湎。^{④8}穢：淫亂。^{④9}傾宮：巍峨的宮殿。望之似欲傾墜，故稱。^{⑤0}世祖：司馬炎。

【譯文】于寶在《晉紀》中說：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侍御史郭欽上書說：戎、狄之地的少數民族強暴蠻橫，自古就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大患。曹魏初年的時候，漢族人口稀少，西北部的邊境地區，都被少數民族占為定居地。現在雖然這些地區臣服我朝，但是過一段時間後，如果這些地區出現兵亂，胡人的騎兵自平陽、上黨二郡出發，用不了三天就能夠到達都城洛陽的門戶孟津縣。一旦我們失去北地郡和西河郡，馮翊、太原、安定數郡縣的漢族居民都要被迫向內地遷徙，其餘的北方邊境包括上郡，也會被胡人占領，這樣，胡人控制的地方都幾乎連到京城的近郊地區了。現在應該藉助平定吳國的餘威，出兵北地、西河、安定等郡，恢復上郡，遷徙晉朝的國民去馮翊、太原、安定數縣去定居。北方要加強對河東、河南諸郡縣的管理，招募一些犯死罪的人，以及遷徙三河、三魏地區已在官府登記的人，共四萬家去北方邊境地區定居，這樣可以保證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勢力不會影響到中華的安定。我們還要有步驟的遷徙那些住在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的諸多胡人，讓他們去到邊境之外。也要提高限制邊境地區人民出入的防備措施，明確先王所訂立的荒服制度，這纔是萬世太平的根本之計啊！但是晉武帝不采納這個建議。荀綽《略記》記載：世祖晉武帝自從平定吳國之後，天下得到太平，就不能再繼續勤奮於政務，而開始寵幸任用外戚及其政治勢力集團。由此開始，選擇嬪妃的時候，不限制女方的家庭背景（后妃因此彼此爭寵以便為她們的家族謀求政治勢力），父兄因此多犯淫亂的罪行，這不是正人君子應有的舉止。後官因此嬪妃人數增多，實在是過分沉溺於淫樂。當年武王伐紂，歸因於紂王後宮的驕奢淫逸，助紂為虐（而導致商湯的滅亡）。而現在晉世祖武帝打敗了吳王孫皓，却接收了吳國後宮的姬妾五千人，這和孫皓亡國的弊病是同樣的啊！

【原文】惠皇帝諱衷^①。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②。遷皇太后^③於永寧宮^④。賈后^⑤諷^⑥群臣奏廢皇太后爲庶人。居於金墉城^⑦。九年^⑧。賈后誣奏皇太子^⑨有悖^⑩書。帝幸式乾殿^⑪。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⑬。恒至喪亂^⑭。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⑮之。尚書仆射裴頠^⑯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⑰誰爲通表。誰發^⑱此者。爲是^⑲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⑳。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㉑於金墉城。

【注釋】①惠皇帝諱衷：晉惠帝司馬衷（公元二五九年—公元三〇七年），是晉武帝司馬炎第二子，西晉的第二代皇帝，公元二九〇年至公元三〇七年在位。司馬衷於二六七年被立爲皇太子，二九〇年即位，改元永熙。他爲人癡呆不任事，初由太傅楊駿輔政，後皇后賈南風殺害楊駿，掌握大權。在八王之亂中，惠帝的叔祖趙王司馬倫篡奪了惠帝的帝位，并以惠帝爲太上皇，囚禁於金墉城。齊王司馬冏與成都王司馬穎起兵反司馬倫，群臣共謀殺司馬倫黨羽，迎晉惠帝復位。三〇六年，東海王司馬越將其迎歸洛陽。三〇七年，惠帝去世，相傳被司馬越毒死。終年四十八歲，被安葬於太陽陵，他的弟弟晉懷帝司馬熾即位，改元永嘉。②永平元年：是公元二九一年，這一年惠帝登基，一年有三個年號，永熙、永平和永康，可見政局不穩。③皇太后：指惠帝的繼母楊芷，即生母楊艷的妹

妹。④永寧宮：所謂遷到永寧宮的說法，是史家的春秋筆法，運用了曹魏時期的舊事來指代現在的情況。曹魏時期，曹芳身為少主，政權落在郭太后手中，曹爽爲了控制朝政，將郭太后遷居到永寧宮。同樣的，在晉惠帝出來執政時，大權落在太后楊芷及其家族手中，惠帝的賈皇后不滿，將楊太后遷居到永寧宮，便是循前朝舊例，將楊太后推出政壇的意思。⑤賈后（公元二五六年—公元三〇〇年）：原名賈南風，西晉晉惠帝的皇后，又稱惠賈皇后。她是西晉開國元勳賈充的三女。公元二七二年賈南風嫁給司馬衷爲太子妃，惠帝繼位後，被封爲皇后。公元二九一年她誅殺了三公太傅楊駿（皇太后楊氏之父）及衛將軍楊珧、太子太保楊濟等，「皆夷三族」。之後又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囚禁在金墉城，第二年將之迫害至死。公元三〇〇年賈后殺潁懷太子司馬適，此舉動成爲許多反對賈后專政的皇族開始行動的起點。四月，趙王司馬倫假造詔書，以謀害太子之名將賈后處死，自領相國位，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賈后死時祇有四十五歲。⑥諷：用委婉的語言暗示、勸告或譏刺、指責。⑦金墉城：三國魏明帝（公元二二七—公元二三九）時築，爲當時洛陽城西北角一個小城。《讀史方輿記要·河南·洛陽縣》：「嘉平六年（公元二四四年），司馬師廢其主（曹）芳，遷於金墉。延熙二年（公元二三九年），魏王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晉楊后及潁懷太子至賈后之廢，皆徙金墉。永康二年（公元三〇一年），趙王司馬倫篡位遷惠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因亦比喻帝后被貶之所。⑧九年：這裏指元康九年，即公元二九九年。⑨皇太子：即司馬適（公元二七八年—公元三〇〇年），字熙祖，西晉武帝司馬炎之孫，晉惠帝司馬衷之子。自幼聰慧，有司馬懿之風。然長大後，不修德業，性剛且奢侈殘暴，於宮中擺攤切肉賣酒，并在西園銷售雜貨，以收其利。又好算卦巫術，忌

諱頗多。皇后賈南風以其非己生，恐其即位後自己地位難保，乃與賈謐等設計謀害，誣太子謀反，囚於金墉城，後徙許昌宮，遣黃門孫慮將太子殺害。^⑩悖：謂叛逆，叛亂。^⑪式乾殿：西晉的宮殿內。^⑫司空張華：司空，官名。漢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大司徒並列為三公，後去大字為司空，歷代因之。張華（公元二二三年—公元三〇〇年），字茂先，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縣）人。父張平，曹魏時漁陽郡太守。張華幼年喪父，家貧然勤學，「學業優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任職太常博士，又屢遷佐著作郎、長史兼中書郎等職。西晉取代曹魏後，又遷黃門侍郎。吳國平定后，封廣武縣侯。官至司空，封壯武郡公。晉惠帝時爆發的「八王之亂」中，遭趙王司馬倫殺害，夷三族。死後家無餘資。^⑬廢黜正嫡：廢黜，廢免罷黜。正嫡，正室之子，嫡子。^⑭喪亂：死亡禍亂。後多以形容時勢或政局動亂。^⑮詳：審察；審理。^⑯尚書僕射裴頠：尚書僕射，官名。漢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二九年），置尚書五人，其中一人為僕射。東漢置尚書台，主官為尚書令，以尚書僕射為其副職。獻帝時分設左、右僕射，歷代沿置。裴頠（公元二六七年—公元三〇〇年），字逸民，晉河東聞喜人。弘雅有遠識，惠帝時為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因誅楊駿有功，封武昌侯。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累遷尚書，為趙王倫所害，追謚成。^⑰不審：不知。^⑱發：告發；發難。^⑲為是：抑或；還是。^⑳檢校：查核察看。^㉑幽：囚禁。

【譯文】晉惠帝司馬衷，字正度，是武帝的太子。永平元年（公元二九一年），將皇

太后楊芷遷到永寧宮。賈皇后暗示群臣，讓他們上奏，將太后廢為庶人，還將她囚在（幽禁皇帝后妃的）金墉城裏。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賈皇后誣奏皇太子（司馬適）寫過謀反叛亂的書信。惠帝駕臨式乾殿，命文武百官都進殿，要下詔賜太子死，并拿出太子叛逆犯上的書信和（賜死太子的）詔文，給諸王公大臣看。司空張華上前奏稱：「廢黜太子，是國家的大禍。自漢代以來，每因廢黜嫡子，一定會帶來政局動亂。再說，晉朝立國時間不長，請陛下慎重審查這件事。」尚書仆射裴頠說：「臣不認得太子的字迹，也不知是誰舉發這件事的。這是否真的是太子手書，應該先核査清楚。」而其餘的王公百官竟不發一言。就這樣廢太子為庶人，囚禁於金墉城。

【原文】永康元年^①。前西夷校尉司馬閭纘^②輿棺^③詣闕^④上書曰。伏見赦文^⑤及牒^⑥下前太子適^⑦手疏^⑧。以為驚愕。自古已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⑨全其首領^⑩。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⑪富貴。受饒^⑫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⑬之家。稀有寒門儒素^⑭。如衛綰^⑮。周文。石舊^⑯。疏廣^⑰者也。洗馬^⑱舍人^⑲。亦無汲黯^⑳。鄭莊^㉑之比^㉒。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㉓古典^㉔。太子居以士禮^㉕。與國人齒^㉖。以此明先王欲令知^㉗先賤然後乃貴。自頃^㉘東宮^㉙亦微^㉚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

東宮。歷觀諸王。師友^{③①}文學^{③②}。亦取豪族^{③③}。爲能得^{③④}者。率^{③⑤}非龔遂^{③⑥}。王陽。能以道訓^{③⑦}友。無直亮^{③⑧}三益^{③⑨}之節。官以文學^{④⑩}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④①}。縱酒高會^{④②}。嬉游博奕^{④③}。豈有切磋^{④④}。能相長益^{④⑤}。臣常恐公族凌遲^{④⑥}。以此嘆息。

【注釋】①永康元年：即公元三〇〇年。②前西夷校尉司馬閭續：西夷校尉司馬，官名。閭續，字續伯，巴西郡安漢（今四川南充）人，出身士族，交結英豪，博覽典籍。先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後任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性慷慨，敢直言，不拘小節。升爲漢中太守。卒於官，年五十九。③輿棺：輿棺謂載棺以隨，以示決死。④闕：宮闕，指皇帝召見群臣的地方。⑤赦文：赦罪太子的公文。⑥榜：告示、文書。⑦太子適：皇太子司馬適。⑧手疏：親手書寫的奏章。⑨天慈：皇帝的慈愛。⑩首領：頭和脖子，意爲性命。⑪沉淪：意爲沉溺。⑫饒：富裕，豐足。⑬膏粱擊鐘鼎食：膏粱，肥美的食物。《國語·晉語七》：「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擊鐘鼎食，指打鐘列鼎而食。形容貴族或富人生活奢華。⑭儒素：泛指儒士。⑮衛綰：西漢代國人。漢景帝時期，歷任中郎將、河間王太傅、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並做過三年丞相。他寡言敦厚，謹守職守，是一位無爲政治的奉行者。⑯石舊：《群書治要（元和版）》爲「石奮」，且西漢有石奮其人，而「石舊」則無從可考。石奮（？——公元前一二四年），西漢大臣，字天威，號萬石。

君，河內溫（今河南溫縣西南）人。謹慎小心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徵。司馬遷認為石奮雖不善言談，但却敏於行事。^{①⑦}疏廣（？——公元前四五年）：字仲翁，祖籍東海蘭陵人。其曾祖遷於泰山郡巨平（今寧陽縣西部）。西漢名臣。疏廣少時好學，習慣用讀、記、背、研的學習方法鞏固知識，拓寬知識面，精於研究《論語》《春秋》。樂於創辦私學，治學嚴謹，注重學生的德學兼優。本始元年初，宣帝征其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節三年（公元前六六年）封疏廣為太子太傅。^{①⑧}洗馬：作「先馬」。漢沿秦置，為東宮官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為前導。晉時改掌圖籍。^{①⑨}舍人：官名。秦漢有太子舍人，為太子屬官；魏晉以後有中書通事舍人，掌傳宣詔命。^{②⑩}汲黯（？——公元前一一二年）：字長孺，濮陽（今河南濮陽）人。西漢初年名臣。汲黯出身名門，七世為卿大夫。在周時便幾世為衛國的卿大夫了。孝景帝時為太子洗馬，武帝即位後為謁者，并先後任滎陽令，東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②①}鄭莊：人名。^{②②}比：類；輩。^{②③}案：通「按」。查考，考核。^{②④}古典：古代的典章制度。^{②⑤}士禮：指代「士」階層人的生活待遇。古人的社會等級是天子最高，諸侯王公次之，再次是稱為「卿大夫」的一般官員，再次是稱為「士」的一般知識分子。士的階層僅比一般老百姓略高，可見太子所受到的禮遇，連普通官員都不如，僅比平民百姓高些而已。^{②⑥}齒：并列；在一起。^{②⑦}知：曉得，瞭解。^{②⑧}自傾：近來。^{②⑨}東宮：太子所居之宮；亦指太子。^{③⑩}微：稍，略。^{③①}師友：老師和朋友。指可以請益的人。^{③②}文學：儒生。亦泛指有學問的人。^{③③}豪族：指豪門大族。^{③④}得：得益。^{③⑤}率：一概，都。^{③⑥}龔遂：生卒年不詳，字少卿，為山陽郡南平陽縣（今山東鄒城市平陽寺）人，勸民農桑，親自帶頭節儉。^{③⑦}訓：教誨；教導。^{③⑧}直亮：正直信實。^{③⑨}三益：謂直、諒、多聞，即正直、誠信、見識廣。

語出《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④〇}文學：官名。漢代於州郡及王國置文學，或稱文學掾，或稱文學史，為後世教官所由來。三國魏武帝置太子文學，魏晉以後有文學從事。^{④一}鮮衣怒馬：美服壯馬。謂服飾豪奢。李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④二}高會：盛大宴會。^{④三}嬉游博奕：嬉游，游樂；游玩。博奕，下棋。^{④四}切磋：原指器物加工的工藝名稱。後比喻道德學問方面相互研討勉勵。^{④五}長益：促進，增益。^{④六}凌遲：衰退、衰敗。

【譯文】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前任西夷校尉司馬閭續，抬上棺材前往宮殿冒死向惠帝上書說：「臣見到（定太子忤逆罪的）公文，和（朝廷）頒布的（廢太子為庶人的）公告。（臣看到）前太子司馬適親手寫的奏章，感到很吃驚。自古以來，臣子犯上忤逆還沒有這麼過分的。幸虧仰賴聖上仁慈，保全了太子的性命。臣思量，太子適是聖主您的後代，之所以走到這個地步，是由於他從小生長在深宮，沉溺在富貴的生活環境中，受到先帝的恩寵，父母的嬌慣。每次為太子選擇老師及下屬官員，都選自大富大貴的人家，很少有出身寒門而具有儒家品德操守的人，像漢代的衛綰、周文、石奮、疏廣那樣的良臣；充當太子屬官洗馬、舍人的人選中，也沒有像汲黯、鄭莊那樣的人才，從而使太子不知道如何孝養父母奉事君主。臣考察古代的典章制度，太子的禮遇應該與一般的士人等同，生活待遇上則與一般老百姓一樣，由此明瞭先王的用心是要讓太子明

白要先貧賤然後纔能富貴。近來，東宮太子的生活稍過於豐足，所以惹禍敗身。非但住在東宮的太子如此，（臣）逐個觀察各諸侯王身邊的師友文士，也都選之於豪門望族之中，被認為很合適的人選，却都不是像漢代的龔遂、王陽那樣能以道義相勸之士，沒有正直、坦誠、多聞的節操。雖然有文學從事這樣的官員，而實際上並不讀書，祇是聚在一起穿著華麗的衣服，騎著高頭大馬，縱酒設宴，嬉戲游樂，下棋對弈，哪裏能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學問與道義）而共同進步呢？臣常擔憂王公貴族頹敗衰落，並為此嘆息。

【原文】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①。弃逐^②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③。昔戾太子^④無狀^⑤。稱兵^⑥拒命。而壺關三老^⑦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答^⑧。漢武感悟^⑨。築思子之臺^⑩。今適無狀。言語逆悖^⑪。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⑫。目下重選師傅。為置文學。皆選以學行^⑬自立^⑭者。及取服勤^⑮更事^⑯。名行^⑰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鑒護其家。絕^⑱貴戚子弟輕薄賓客^⑲。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⑳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㉑改過之比^㉒。日聞善道。庶幾^㉓可全。

【注釋】

①斥：貶斥，疏遠，驅逐。②弃逐：放逐。③復及：再次趕上。④戾太子：漢武帝太子劉

據的謚號。武帝末年，江充擅權，太子與充有隙。後巫蠱之禍起，太子遭誣，因舉兵誅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於長安城內，兵敗逃亡。不久爲吏追捕，自殺。後其孫詢立爲宣帝，追謚太子爲「戾」，史稱戾太子。⑤無狀：謂行爲失檢，沒有禮貌。⑥稱兵：舉兵。謂動用武力。⑦壺關三老：《漢書·戾太子劉據傳》：「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書奏，天子感寤。」後以「壺關老」借指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長者。⑧答：古代的一種刑罰。用荊條或竹板敲打臀、腿或背。爲五刑之一。⑨感悟：受感動而醒悟。⑩思子之臺：方士江充陷害漢武帝的戾太子，而釀成漢武帝冤殺太子的父子相殘的悲劇，後來漢武帝醒悟，據說他還夢見太子跪在他面前哭泣，便修築了「思子臺」以寄托知錯悔過之意。⑪逆悖：悖逆，叛亂。⑫禁持檢著：禁，謹慎。持檢，約束、收斂。⑬學行：學問品行。⑭自立：能自持自守，不爲外力所動。⑮服勤：謂服持職事勤勞。《禮記·檀弓上》：「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孔穎達疏：「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⑯更事：經歷世事。⑰名行：名聲與品行。⑱絕：斷絕。⑲賓客：東漢以後對依附世家豪族人口的一種稱謂。⑳論議：對人或事物的好壞、是非等表示意見。㉑愆：罪過，過失。㉒比：類；輩。㉓庶幾：差不多，近似。

【譯文】現在司馬適可以引以爲戒，恐怕他被貶斥、弃逐到邊僻地方，應當開始懺悔過錯，追悔莫及了。當年漢武帝的戾太子無禮，舉兵違抗武帝，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士

還上書說這祇不過是兒子擺弄父親的兵馬，這樣的罪處以鞭笞之刑就可以了。後來漢武帝有所感悟，修築「思子臺」（來表示追念）。當今太子適（雖然也是）無禮，言語犯上，但他接受懲處的時候，還不敢違背父子之道，其罪過比戾太子要輕，還是可以將他放在身邊給予約束管教的。眼下，可以為他重新選擇師傅、安排文學之士（來教育太子）。應選那些有學識品行、自持守節的人，讓那些恪盡職守、閱歷豐富、名聲操行皆為世稱道的人與太子共處。派遣御史嚴格鑒護太子的住處，斷絕他與那些貴戚子弟以及品格不良的幕僚門客的往來。這樣太子身邊前後左右都是正人君子，讓這些人在太子面前談事論理時，祇談論古今孝子如何敬愛父母、忠臣如何奉事國君，以及如何反省過錯、勇猛改過之類的善言。太子天天聽的都是善道，（這樣）差不多就能保全太子了。

【原文】昔太甲^①有罪。放^②之三年。思庸^③克復^④。為殷明王。又魏明帝^⑤因母得罪^⑥。廢為平原侯。為置^⑦家臣。庶子^⑧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⑨。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⑩之。李斯^⑪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⑫。由陛下驕^⑬適使至於此。庶^⑭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⑮。四夷未寧。將伺^⑯國際。儲副^⑰大事。不宜空虛^⑱。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⑲。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適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閭寺^⑳。

慙慙^{②①}之誠。皆爲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②②}刑誅。書御^{②③}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②④}於許昌宮。賈后使黃門^{②⑤}孫慮賊太子於許昌^{②⑥}。

【注釋】①太甲：商朝國王，生卒年不詳，爲湯嫡長孫，共在位二十三年。太甲在位初年，任用伊尹爲相，商朝比較強盛。可是太甲三年時，太甲開始按照自己性子辦事，以殘暴的手段對付百姓、奴隸，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宮。根據《史記》記載，三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政權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爲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商朝因此中興。②放：流放。③庸：任用。④克復：能够恢復。⑤魏明帝：曹睿（公元二〇四年—二三九年），字元仲，即魏明帝。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曹丕之子，曹操之孫。⑥因母得罪：指公元二二二年，曹睿因其母甄氏被廢，故雖受其祖父曹操的鍾愛，但其父曹丕沒有立他爲太子，而封爲平原侯。⑦置：安置。⑧庶子：周代司馬的屬官。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的教養等事。魏晉也沿用這個制度。⑨匡矯：糾正、矯正。⑩稱：稱揚，贊嘆。⑪李斯（？—公元前二〇八年）：字通古，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人。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後受秦始皇重用，入秦爲相。主張廢封建，定郡縣，行禁書令，統一文字，變籀文爲小篆。并曾與趙高、胡毋敬等，整理當時通行的秦文，寫成《倉頡篇》七章。後爲趙高所害，腰斬於咸陽市。⑫格虜：强悍不馴的奴僕。⑬驕：通「嬌」。寵愛；嬌慣。⑭庶：希望，但願。⑮多虞：多憂患；多災難。⑯伺：窺伺；窺探；觀察。⑰儲副：國之副君。指太子。⑱空虛：空

無；不充實。^{①9}悛改：悔改。^{②0}閹寺：閹人和寺人。古代宮中掌管門禁的官。閹，音昏。^{②1}慙慙：誠懇貌。《後漢書·劉瑜傳》：「臣慙慙推情，言不足采。」李賢注：「慙慙，誠懇之貌。」^{②2}須：等待。^{②3}御：謂進呈御覽。^{②4}幽：囚禁。^{②5}黃門：既可指官職又可指太鑒。史稱孫慮餓死太子，當為太鑒。^{②6}孫慮賊太子於許昌：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皇后賈南風矯詔，使黃門孫慮毒害囚禁在許昌宮的前太子司馬適。孫慮將此事通告給看守太子的劉振，劉振遂將司馬適遷至小院，絕其食，欲活餓死，然孫慮依舊不放心，親自下手，用藥椎將其殺害。後趙王司馬倫、梁王司馬彤、齊王司馬冏政變，孫慮等皆被處死。賊，殺戮，殺害。亦指殺人者。

【譯文】昔日（商湯之孫）太甲有罪，被流放了三三年，纔想要悔過自新，（終於）成為殷商的一位明君。再如魏明帝曹睿因為母親被廢為庶人的緣故，自己也被貶為平原侯。（此時，朝廷）給他安排家臣、老師、文學之士等，都選擇有道德修養的正人君子，一起幫助他改正錯誤，結果他以孝順侍奉父親、以恭謹侍奉母親而名聞天下，至今還被人們稱道。李斯曾說：『過於仁慈的母親多教出敗家子，家規嚴格的家庭不會有桀驁不馴的家丁。』由於陛下驕慣司馬適，纔使他落到如此地步。但願他接受懲處以來，能十分認真地反思已過，予以悔改。當今天下多憂患，周邊的外族還沒有平定，都想伺機作亂。國家冊立太子是大事，不宜使太子之位空缺，應為大局著想不要再耽擱。對太

子應先嚴加教誨，若太子還不悔改，再廢掉他也不遲啊。臣出自寒門，從未在東宮任事，感情上并不偏袒太子。臣曾做過皇帝身邊的近臣，職位和一般掌管宮門的侍者差不多。今誠懇上奏，都是着眼於國家大事。臣以死表示忠心，并帶來了棺材，等待死刑的處置。」惠帝看了奏章後沒有同意，又派遣前將軍司馬將太子押送到許昌宮囚禁起來。不久，賈后派黃門太監孫慮在許昌宮殺害了太子。

【原文】千寶紀云。史臣①曰。世祖②正位③居體④。重⑤言慎法。仁以原⑥下。寬⑦而能斷⑧。故民咏⑨惟新⑩。四海歡悅矣。聿修⑪祖宗之志。獨納羊祜⑫之策。役不二時。江湖（湖作湘）來同⑬。夷⑭吳⑮。蜀⑯之壘垣⑰。通⑱二方⑲之險塞⑳。掩㉑唐。虞㉒之舊城（城作域）。班㉓正朔㉔於八荒㉕。餘糧委㉖畝㉗。外關㉘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㉙於道路㉚。故於時㉛有天下無窮人之言。雖太平未洽㉜。亦足以明㉝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㉞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㉟被誅。母后廢黜㊱。朝士㊲舊臣。夷滅者數十族㊳。宗子㊴無維城㊵之助。而閼伯。實沈㊶之隙㊷歲構。師尹㊸無具瞻㊹之貴。而顛墜㊺戮辱㊻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內外混淆。名實㊼反錯。國政迭移㊽於亂人㊾。禁兵㊿外散於四方。方岳㊽無鈞石之鎮㊾。門關無結草㊿之固。李辰㊽。石冰㊾傾之於荊㊿。揚㊽。劉淵㊿。王彌㊽撓㊾之於青㊿。冀㊽。二十餘年。而河洛㊽爲墟。戎羯㊿稱制㊿。二帝㊽失尊。山陵㊿無所。何哉。樹立失權㊿。托付㊿非才。四維㊿不張。而苟且㊿之政多也。

【注釋】①史臣：史官。②世祖：晉世祖司馬炎。③正位：中正之位。④體：事物的主要部分；主體。⑤重：慎重，謹慎。⑥原：寬恕，原諒。⑦寬：度量寬宏，寬厚。⑧斷：判斷，決斷，決定。⑨咏：歌頌。⑩惟新：更新。⑪聿修：謂繼承發揚先人的德業。聿本助詞，後多訓為「述」。⑫羊祜（公元二二一年—公元二七八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西南）人。西晉開國元勳。晉代魏後司馬炎有吞吳之心，乃命羊祜坐鎮襄陽，都督荊州諸軍事。在之後的十年裏，羊祜屯田興學，以德懷柔，深得軍民之心。吳將陸抗去世後，他上表奏請伐吳，却遭到衆大臣的反對。但是晉武帝執意採納了羊祜的建議伐吳成功，統一了中國。⑬來同：猶言來朝。⑭夷：討平（討伐平定）。⑮吳：吳國。⑯蜀：蜀國。⑰壘垣：營壘和城牆。⑱通：打通。⑲二方：指吳、蜀兩方。⑳險塞：猶要塞。㉑掩：蓋過，超過。㉒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㉓班：頒布。㉔正朔：謂帝王新頒的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漢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漢武帝後，直至現今的農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為歲首。㉕八荒：八方荒遠的地方。㉖委：捨棄，丟棄。㉗畝：泛指農田，田地。㉘外關：對外的關口。㉙取資：取得資助。㉚道路：路上的人。㉛指衆人。㉜於時：其時，當時。㉝洽：達到。㉞明：證明，表明。㉟百代：指很長的歲月。㊱楊駿（？—公元二九一年）：西晉大臣。字文長。弘農華陰（今陝西華陰東南）人。初為高陵縣令，累遷至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因其女楊芷為晉武帝皇后，受武帝寵信，與弟楊珧、楊濟權傾天下。在晉武帝駕崩後，楊駿一度和皇太后楊芷把持朝政，勢傾天下。㊲廢黜：廢免罷黜。㊳朝士：朝廷之士。泛稱中央官員。㊴夷滅者數十族：晉武帝死後，其子惠帝登基，朝政一度由皇太后楊芷及其父楊駿把持。惠帝的皇后賈南風不滿，發動政變成功，遂導致皇

太后楊芷被廢爲平民，楊家三族被誅滅，牽連被誅滅共有數十族。從此，皇后賈南風幹政十年，并導致皇室各宗室互相殘殺的「八王之亂」興起。^{③⑨}宗子：皇族子弟。^{④⑩}維城：連城以衛國。^{④①}閼伯、實沈：閼伯，古代人名。後用爲商星的別稱。實沈，古代神話謂高辛氏的季子名實沈，是參宿之神。典故出自《左傳·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④②}隙：怨恨，仇隙。^{④③}師尹：指周太師尹氏。《詩·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④④}具瞻：爲衆人所瞻望。喻指宰輔重臣。^{④⑤}顛墮：墜毀。^{④⑥}戮辱：指殺戮污辱。^{④⑦}名實：名稱與實質、實際。^{④⑧}移：轉交。^{④⑨}亂人：違背正道或製造混亂的人。^{⑤⑩}禁兵：猶禁軍。^{⑤①}方岳：指州郡。^{⑤②}鈞石之鎮：指指重兵護守。鈞和石，古代重量單位。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⑤③}結草：扎草。^{⑤④}李辰：人名。^{⑤⑤}石冰（？——公元三〇四年）：西晉時蠻族起義軍將領。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張昌發動荊州漢、蠻各族人民起義，派他分兵東攻揚州，擊敗刺史陳徽，占領揚州諸郡，不久攻破江州，臨淮（今江蘇盱眙）人封雲起兵響應，進攻徐州。永興元年（公元三〇四年），在建康（今江蘇南京），爲陳敏所敗，被迫北依封雲，與封雲同爲叛徒張統所殺。^{⑤⑥}荊：荊州。^{⑤⑦}揚：揚州。亦泛指長江中下游地區。^{⑤⑧}劉淵：漢太祖光文皇帝（約公元二五一年——公元三一〇年），字元海，新興匈奴人（今山西忻州市北）。爲五胡十六國時代中，漢國（後改爲前趙，亦作漢趙）的開國君王。劉淵是西漢冒頓單于的後代，本姓欒提，因漢高祖劉邦嫁公主給冒頓單于和婚并約爲兄弟而改姓劉。劉淵亦是東漢末年南匈奴單于于扶羅之孫，匈奴左部元帥劉豹子。劉淵在父親死後接掌其部

屬，八王之亂時諸王互相攻伐，劉淵乘朝廷內亂而在并州自立，稱漢王，建立漢國，五年後稱帝。
 ⑤9 王彌（？—公元三一一年）：東萊郡人。曹魏將領王頎之孫。西晉末年的叛民領袖，後歸附漢趙為將，官至大將軍。後被另一將領石勒所忌而被殺。⑥0 撓：擾亂。⑥1 青：青州。州府名。漢置青州，魏及晉初因之。南北朝仍置州。治所屢遷，轄領不一。隋廢。⑥2 冀：冀州。⑥3 河洛：指黃河與洛水兩水之間的地區。⑥4 戎羯：戎和羯，古族名，泛指西北少數民族。⑥5 稱制：即位執政，稱帝建制。⑥6 二帝：晉懷帝、晉愍帝。⑥7 山陵：帝王或皇后的墳墓。⑥8 樹立失權：治國方略失策，謀略不當的意思。樹立，建立；建樹。權，權衡。⑥9 托付：委托別人照料或辦理。⑦0 四維：禮、義、廉、恥為治國之四綱，稱為「四維」。⑦1 苟且：不循禮法。

【譯文】千寶《晉紀》上記載：「晉世祖司馬炎正式登基獲得帝位後，言語謹慎，慎用刑法，用仁愛之心寬恕臣下，氣度寬宏而又能決斷，所以人民擁護新政，四海之內民眾歡欣喜悅。他秉承祖宗的志向，力排眾議采納羊祜伐吳的建議，戰爭沒過多久，長江和湘江流域就歸附晉朝。此後破除了吳國和蜀國的營壘和城牆，打通了險要的關塞，國土面積超過了唐堯、虞舜所治理的舊國疆域，向邊遠的地方頒布了新的曆法。田地裏有許多剩餘的糧食，對外的關口不用關閉，大家在路上遇到都和親人一樣。有缺衣少糧的人，從旁人那裏都能够得到資助，所以那時有天下沒有窮人的說法。雖然沒有達到太平盛世，但也可以顯示出官吏們奉公守法，人民安居樂業，這也是數百年方能一遇的啊！晉武帝駕崩之後，陵墓上的土還沒有乾，顧命大臣楊駿就被誅殺，皇太后被廢黜，朝堂上原有的臣子，有數十家都被滅族。皇室宗親也不能互相扶助，反而彼此爭鬥；國家的重臣不能得到尊重和仰

慕，反而被罷黜和殺戮凌辱的禍事却經常出現。百姓們看不到為政者的德政，所聽到的都是朝政混亂的消息；國家分不清敵友，官員名實不符。國家的政權經常落入亂臣賊子之手，衛護皇城的禁衛軍隊則散亂四方。州郡沒有有才能的人去鎮守治理，關隘像草扎的一樣很不牢固。李辰和石冰攻占了荊州和揚州，劉淵和王彌擾亂於青州、冀州一代。僅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原的河洛地區成為廢墟，外族胡人建國稱帝，懷、愍二帝因此失去了國君的尊嚴，祖先的陵墓也無處安置，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治國的方略違背了常道，政事托付於無才能的人，禮義廉耻的綱常道德沒有得到宣揚，而不循禮法的政令又太多了。

【原文】夫作法①於治②。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於時③天下非斲④弱也。軍旅⑤非無素也。彼劉淵⑥者。離石⑦之將兵都尉⑧。王彌者。青州之散吏⑨也。蓋皆弓馬⑩之士。驅走⑪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⑫。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⑬。非吳。蜀之敵也。脫耒⑭為兵。裂衣為旗。非戰國⑮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异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⑯二都⑰如拾遺⑱（遺下有芥字）。將相侯王。連頸⑲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⑳。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㉑。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㉒也。群生㉓。重畜㉔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㉕。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㉖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㉗擾。古先哲王㉘。知利㉙百姓。是以感㉚而應㉛之。悅而歸之。如晨風㉜之鬱㉝北林。龍魚㉞之趣㉟淵澤也。然後設禮文㊱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㊲之。審㊳禍福以喻㊴之。求明察㊵以官㊶之。篤㊷慈愛以固㊸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㊹其俗。

【注釋】①作法：謂創制法律、典章等。②治：指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與「亂」相對。③於時：當時，其時。④慙：同「暫」。少頃；短暫。⑤軍旅：部隊。⑥劉淵：見前注。⑦離石：即現在山西呂梁地區。⑧都尉：官名。戰國時始置。秦滅六國，遂以其地為郡，置郡守、丞、尉。尉典兵，是比將軍略低的武官。⑨散吏：閑散的官吏。指有官階而無職事的官員。⑩弓馬：騎射。⑪驅走：猶役使。驅遣奔走。⑫吳先主：指三國吳主孫權。⑬烏合之衆：形容一時聚集，無組織紀律的一群人。⑭耒：古代一種可以腳踏的木製翻土農具。⑮戰國：謂統治一方、互相交戰的國家。⑯舉：攻克；占領。⑰二都：呂延濟注：「二都，洛陽、長安也。」⑱拾遺：拾取他人的失物。比喻輕而易舉。⑲連頸：猶言一個人挨一個人。⑳不獲：不得，不能。㉑戎卒：兵士。㉒大器：《莊子·讓王》：「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成玄英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因以大器比喻國家、帝位。㉓群生：指百姓。㉔重畜：大牲畜。這裏用來代指財產，財富。㉕防：堤岸，堤壩。㉖小道：禮樂政教以外的學說。㉗爭競：謂為名利而爭逐奔走。亦泛指互相爭勝。㉘哲王：賢明的君主。㉙利：給予利益和好處。㉚感：感化。㉛應：響應。㉜晨風：鳥名。㉝鬱：音玉，叢集茂密。《詩·秦風·晨風》：「𪔐彼晨風，鬱彼北林。」毛傳：「鬱，積也。」孔穎達疏：「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㉞龍魚：即龍鯉。一說指鮪魚，人魚。㉟趣：趨向；歸向。㊱禮文：指禮樂儀制。㊲示：教導。㊳審：詳究；細察。㊴喻：曉諭；告知；開導。㊵明察：原指觀察入微，不受蒙蔽。㊶官：管理。㊷篤：誠篤。㊸固：穩固；安定。㊹安：謂對某種環境、事物感到安適或習慣。

【譯文】法制政令用在太平盛世，都會產生弊端和變化，用在亂世，有誰還能挽救其弊呢？當時的國力并不是暫時薄弱，軍隊也非訓練無素。那劉淵不過是離石縣領兵的都尉，王彌不過是青州閑散的官吏，都是平常祇會騎射、被人驅使指揮的人，才能也很平庸，并不是像東吳先祖孫權與諸葛亮那樣有才能的人。這些剛剛興起的叛亂之人，都是些烏合之衆，遠遠比不上當年東吳和蜀漢的軍隊，他們隨便放下農具就成爲兵士，把衣服撕破就做爲旗幟，不是正規訓練的軍隊；以臣下而反逆主上，也沒有敵國那樣的勢力。即便是這樣，却迅速取得了成功，擾亂天下就像在趕一群羊，攻占東西二都就像拾取他人的失物一樣容易。將相王侯，一起被殺戮，連祈求成爲奴仆都不被獲准；後宮的嬪妃，被普通的士兵擄走凌辱，這難道不悲哀嗎？天下，是最大的寶器；百姓，是最大的財富。面對這兩者，多少人都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互相攻擊，爲了利害得失而互相爭奪，這形勢就好比在堤壩上裏蓄水，在平原上放火，不曾有一刻安寧。國家如此之大，不能以禮教之外的普通方法來治理；百姓如此衆多，不可以爭奪之心去妄加侵擾。古代的先哲聖王知道必須要利益百姓，所以用自己的德行來感召臣民，讓他們心悅誠服地歸順，就像晨風鳥聚向茂密的北林，龍鯉趨向深淵水澤。人民歸附後，再制定禮教儀制來規範他們，決斷刑罰來威懾他們，慎重好惡來教導他們，告知民眾辨明禍福的道理來引導他們，訪求明察之士來管理他們，設法增進大家的慈愛之心來安定他們。所以，聖王在世，人們感到非常快樂；當他不在世時，人們都非常悲哀，人們願意接受他的教化并樂於遵守他所倡導的淳樸風俗。

【原文】君子勤①禮。小人盡力。廉恥篤②於家閭③。邪僻④消於胸懷⑤。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⑥。而不求生以害義⑦。又况奮臂⑧大呼。聚之以干紀⑨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⑩則不亂。膠結⑪則不遷⑫。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⑬以維持之也。故

延陵季子^⑭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⑮。短長之期者。蓋民情^⑯風教^⑰。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⑱。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⑲之士。鄉乏^⑳不二^㉑之老。風俗淫僻^㉒。耻尚失所。學者以莊^㉓。老^㉔為宗而黜^㉕六經^㉖。談者以虛蕩^㉗為辯而賤名檢^㉘。行身^㉙者以放蕩^㉚為通^㉛而狹^㉜節操^㉝。進仕^㉞者以苟得^㉟為貴而鄙居正^㊱。當官者以望空^㊲為高而笑勤恪^㊳。劉頌^㊴屢言治道^㊵。傳咸^㊶每糾^㊷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㊸無心者。皆名重^㊹海內。由是毀譽^㊺亂^㊻於善惡之實。情慝^㊼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宦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㊽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統其要。機事^㊾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凌邁^㊿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注釋】①勤：致力於。②篤：篤信，篤行。③家閭：謂家族及鄰里。④邪僻：乖謬不正。⑤胸懷：猶心中。⑥見危以授命：見危授命，謂在危難關頭，勇於獻身。《論語·憲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⑦求生以害義：同「求生害仁」。謂因謀求活命而有傷仁德。語本《論語·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⑧奮臂：振臂而起。常指舉大事。⑨千紀：違犯法紀。⑩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⑪膠結：如膠之凝結。常喻事物不易分解。⑫遷：離散。⑬典刑：常刑。⑭延陵季子：指春秋時吳公子季札。相傳吳王壽夢有四子：諸樊（或稱謁）、餘祭、餘昧（一作夷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廢長立少。季札讓不可。壽夢卒，諸樊立，與餘祭、餘昧相約，傳弟而不傳子，弟兄迭為君，欲終致國於季札。季札離國赴延陵（一說

封於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世稱延陵季子。事見《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史記·吳太伯世家》。

⑮數：天命；命運。⑯民情：民眾的生活、生產、風尚習俗等情況。⑰風教：《詩大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後以「風教」指風俗教化。⑱創基立本：創立基業，建立根本。⑲純德：純粹的德行。⑳乏：缺少。㉑不二：不變心，專一。㉒淫僻：邪惡不正。㉓莊：莊子。戰國時哲學家。㉔老子：春秋時期思想家。姓李名耳，字聃，故亦稱老聃。著《道德經》五千言，亦名《老子》，為道家的經典著作。㉕黜：擯弃。㉖六經：六部儒家經典。《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㉗虛蕩：謂浮誇而不切實際。㉘名檢：亦作「名儉」。名譽與禮法。㉙行身：立身處世。㉚放蕩：放縱，不受約束。㉛通：通達。㉜狹：小看；輕視。㉝節操：氣節操守。㉞進仕：進身為官。㉟苟得：不當得而得。㊱居正：謂遵循正道。㊲望空：猶言望白署空（謂為官者祇署文牘不問政務）。《文選·干寶〈晉紀總論〉》：「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呂延濟注：「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㊳勤恪：勤勉恭謹。㊴劉頌（？—公元三〇〇年）：字子雅，西晉時司法官。西晉初期歷任尚書三公郎、議郎守廷尉、三公尚書等司法官，秉公執法，時人把他比作西漢張釋之。他強調必須嚴格按照法律判案，斷罪應以法律條文為依據，沒有法律條文，就應根據刑名和法例，法律條文和名例都用不上，就不能定罪。他極力反對司法官吏迎合君主意志，遷就社會輿論，藉口具體情況，「看人設教」「隨時之宜」，以致撇開法律條文不用，量刑畸輕畸重。他說，如果認為法律條文不盡妥當，可以修改；如果認為法律條文完善，就必須嚴格執行，不許枉法。㊵治道：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等。㊶傅咸（公元二三九年—二九四

年）：字長虞。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人。西晉文學家。傅玄之子，仰慕季文子和仲山甫。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任太子洗馬，咸寧初年（公元二七五年）襲父爵，遷任尚書右丞，不久出任冀州刺史，為官峻整，主張「并官省事」，直言敢諫，被司徒魏舒彈劾，降任車騎司馬。④②糾：或作糾。④③依阿：曲從附順。④④名重：名聲顯赫。④⑤毀譽：詆毀和贊譽。④⑥亂：混淆。④⑦慝：音特，邪惡。④⑧秉鈞當軸：猶言秉鈞持軸，比喻執政掌權。④⑨機事：指國家樞機大事。⑤⑩凌邁：超越。⑤⑪超越：越級提升。⑤⑫資次：資歷的次第，年資等次。⑤⑬風塵：宦途，官場。⑤⑭奔競：奔走競爭，多指對名利的追求。⑤⑮讓賢：讓位於賢者。

【譯文】君子致力於禮制的建設和維護，普通人則盡心盡力做好本分，家族鄰里篤信禮義廉耻，心中不再有了邪惡怪僻的想法。所以民眾見到國家有危難，能夠獻出生命去保護，決不會為了求生存而有損道義。如此又怎麼會出現振臂一呼便群起作亂的事情呢？房子地基廣闊就難以傾倒，樹木根基深厚就難以拔起，政教有條不紊就不會混亂，人心像膠凝結在一起就不會渙散，這就是以往一些朝代擁有天下而能够長治久安的原因。那時也不是沒有邪僻不正的君主，但仍能依賴道德和刑律來維持安定。延陵季札聽到音樂就能够知道諸侯國興亡的變數，存亡時間的長短，是因為民情風俗和教化，纔是國家安危的根本啊。晉朝興起，它的立國基礎，和之前的朝代不同，又加上朝堂中很少有純正道德的人，鄉野裏缺乏忠貞不二的里老，風俗邪僻淫佚，社會的榮辱價值觀顛倒了。士人一味推崇老子、莊子的玄談，而摒棄對儒家六經的學習；談論世事以浮誇不切實際為明辨，而輕視名譽禮法；為人處世以放蕩為通達，而不屑於氣節操守。謀求做官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鄙視遵循正道；為官的人以應

付公文爲高明而嘲笑勤勤懇懇做事的人。劉頌多次進言治國大道，傅咸常常糾正正邪之失，他們却都被譏諷爲俗吏；而那些故弄玄虛、曲從附順而無定見的人，反而受人推崇，名重一時。正因如此，社會譽論的詆毀和贊譽不符合善惡的實質，人們都以邪惡之心爲了財富貪欲四處奔走。負責銓選的官員祇任命親信，當官的祇爲自己搜刮錢財。那些朝中顯要，一人身兼十多個官職，其中大的職位必是盡力顯示自己的尊貴，小的職位必是盡力抓住要害部門，國家機要大事十有八九都處理失當。名門望族、皇親國戚的子弟，常常得到破格提拔，而不管資歷的深淺。官場上都是競相奔走追求名利的人，朝中成百上千的官員，從未見讓位於賢的舉動。

【原文】子真①著崇讓②而莫之省③。子雅④制九班⑤而不得用。長虞⑥直筆⑦而不能糾⑧。其婦女莊飾⑨織紵⑩。皆取成於婢仆。未嘗知女功⑪絲枲⑫之業。中饋⑬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⑭而動。故不取（取作耻）淫逸⑮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於舅姑⑯。有反易⑰剛柔⑱。有殺戮妾媵⑲。有瀆亂⑳上下。父兄弗之罪㉑也。天下莫之非㉒也。又況責㉓之聞四教㉔於古。修貞順㉕佐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㉖。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㉗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㉘。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㉙之行。而覺禮教崩施㉚之所由。察庾純㉛。賈充㉜之爭。而見師尹㉝之多僻㉞。考㉟平吳㊱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㊲。思郭欽㊳之謀。而寤戎狄㊴之有釐㊵。覽傅玄㊶。劉毅㊷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㊸傅咸之奏。錢神㊹之論。而睹寵賂㊺之彰㊻。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㊼之才。守文㊽之主治之。辛有㊾必見之於祭祀。季札㊿必得之於聲樂。范變㊽必爲之請死。賈誼㊽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㊽以蕩（上蕩作放）蕩之德而臨之哉。故賈后㊽肆虐㊽於六官㊽。韓午㊽

助亂於內外。其所由來漸^{⑤⑧}矣。豈特^{⑤⑨}繫^{⑥⑩}一婦人之惡乎。

【注釋】

①子真：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劉寔官高位顯，崇儉尚素，食蔬衣布，居無宅第，所得俸祿，贍養親故。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撰有《左氏牒例》二十卷，《春秋公羊達義》三卷，《春秋條例》二十卷，《集解春秋序》一卷，《文集》二卷。詳見後文《傳》。②崇讓：辭賦名，《崇讓論》。③省：覺悟；醒悟。④子雅：劉頌，字子雅。見前注。⑤九班：晉代考核官吏的一種制度。⑥長虞：傅咸，字長虞。見前注。⑦直筆：指史官據事直書，無所避忌。⑧糾：糾正；矯正。⑨莊飾：妝飾；裝飾。⑩織紵：指織作布帛之事。紵同「紵」。⑪女功：謂婦女從事的紡織、刺繡、縫紉等。⑫絲枲：生絲和麻。枲，音洗。⑬中饋：指家中供膳諸事。⑭任情：任意；恣意。⑮淫逸：淫蕩，淫亂。⑯舅姑：稱夫之父母。俗稱公婆。⑰反易：顛倒。⑱剛柔：陰陽。⑲妾媵：古代諸侯貴族女子出嫁，以姪娣從嫁，稱媵。後因以「妾媵」泛指侍妾。⑳瀆亂：混亂。㉑罪：懲罰；治罪。㉒非：非議。㉓責：譴責，責備。㉔四教：舊時的四項教育科目。所指因教育對象而异。一。孔子以文、行、忠、信為教人的四要目。二。指儒家所傳授的四門學科：詩、書、禮、樂。三。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裏文中主要談及婦女的教育，所以此處「四教」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㉕貞順：指婦女的專一婉順。㉖禮法刑政：禮法，禮儀法度。刑政，刑法政令。㉗薪燎：柴木。㉘顛：顛倒。㉙阮籍（公元二一〇年—二六三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三國時期魏詩人，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㉚崩施：施同

「弛」。渙散，敗壞。^{③①}庾純：約公元二六五年前後在世，字謀甫，潁川鄆陵人，庾峻之弟。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初補郡主簿，累官黃門侍郎，歷中郎令、河南尹。時賈充專政自恣，純怒叱曰：「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充左右欲執純，賴羊琇、王濟佑之得免。充慚而怒，上表解職。純懼，亦上表自劾，免官。後拜少府，卒。^{③②}賈充（公元二一七年—公元二八二年）：字公閭，平陽郡襄陵縣（今山西襄汾縣）人，曹魏豫州刺史賈逵之子，三國後期至西晉時人物，歷仕曹魏及西晉。賈充深得司馬昭和晉武帝司馬炎信任，又與皇室結有姻親關係，地位顯赫，是一時的權臣。^{③③}師尹：各屬官之長。^{③④}多僻：多邪僻。^{③⑤}考：考核官吏的成績。^{③⑥}平吳：平定吳國。^{③⑦}不讓：不遜讓；不推辭。^{③⑧}郭欽：人名。^{③⑨}寤戎狄：寤，同「悟」。醒悟，覺悟。戎狄，亦作「戎翟」，古民族名。西方曰戎，北方曰狄。^{④⑩}疊：同「豐」。徵兆。^{④⑪}傅玄（公元二一七年—二七八年）：字休奕，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人。曾任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被封鶉觚男。入晉歷任御史中丞、太僕、司隸校尉，曾上疏議改屯田二八分制。曾參撰《魏書》，著有《傅子》。^{④⑫}劉毅（公元二一六年—二八五年）：字仲雄，東萊掖縣人。西漢城陽王劉章的後代，曹魏及西晉官員。劉毅公正剛直，喜歡評論人物，後來任官更多次彈劾大小官員，又提議廢除九品中正制。劉毅直諫晉武帝賣官入私門，連東漢時期的桓靈二帝都比不上。^{④⑬}核：核定。^{④⑭}錢神：謂金錢之力，如同神物。晉元康之後，綱紀大壞。魯褒著《錢神論》一文，刺世風之貪鄙，見《晉書·隱逸傳·魯褒》。^{④⑮}寵賂：私寵與賄賂。^{④⑯}彰：盛。^{④⑰}中庸：儒家的政治、哲學思想。主張待人、處事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論語·雍也》：「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④⑱}守文：本謂遵循文王法度。後泛指遵循先王法度。^{④⑲}辛有：姒姓，辛氏，名有，

周朝太史。周平王向東遷都洛陽的時候，辛有了伊川，見到有披著頭髮的人在野外祭祀，說：「不到一百年，這裏就要變成戎人居住的地方！禮儀已經先消亡了。」公元前六三八年秋季，秦國和晉國把陸渾之戎遷到伊川。^{⑤0}季札：見前注。^{⑤1}范燮（？——公元前五七四年）：春秋時代晉國軍事人物、政治人物。祁姓、字叔，謚號文。又稱范文子。公元前五七五年，鄢陵之戰爆發。范燮對此次戰爭極力反對，認為留下一個敵國可以使自己的國家不懈怠。結果晉軍最終勝利，范燮看到晉厲公對戰勝楚共王十分自滿，不願看見晉國局勢進一步惡化，范燮說：「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很快就死去了。^{⑤2}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六八年）：西漢時期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東）人。由於當過長沙王太傅，故世稱賈太傅、賈生、賈長沙。漢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其政論文《過秦論》《論積貯疏》《治安策》等，在歷史上有很高的地位。^{⑤3}惠帝：晉惠帝司馬衷，西晉的第二位皇帝，在他的統治期間發生了八王之亂，西晉滅亡。^{⑤4}賈后：賈南風（公元二五六年——三〇〇年），平陽郡襄陵縣（今山西襄汾縣）人。西晉的開國元勳賈充的三女（亦是其平妻郭槐的長女），西晉晉惠帝的皇后。賈南風在皇后位十年，其間因惠帝懦弱無能而得以專權，直至在政變中被廢殺。其專權與失勢是引發八王之亂并最终導致戰亂升級的導火索之一，對西晉和之後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⑤5}肆虐：恣意殘殺或迫害。^{⑤6}六宮：古代皇后的寢宮，正寢一，燕寢五，合為六宮。^{⑤7}韓午：人名。^{⑤8}漸：緩進；逐步。^{⑤9}豈特：哪裏，祇是。^{⑥0}繫：涉及；關係。

【譯文】劉子真雖然著了《崇讓論》，却不能讓人們醒悟；劉子雅雖然制定了考核官吏的制度，也不能得到施行；傅長虞據事直書，也無法糾正這種情況。宦官人家婦女的裝飾、穿戴之物，都出自於女僕之手，從來不知道紡織、刺繡和養蠶繅絲的職業以及供膳和做飯燒菜這些（持家本分的）事情。尚未成年就結婚，凡事任性而為，所以不以荒淫逸蕩為過錯，也不約束嫉妒忌恨的惡念。有的忤逆夫家公婆長輩；有的顛倒陰陽不能柔順守禮；有的隨意殺戮侍妾；有的搞亂尊卑上下的次序。即便如此，父親和兄長都不罪責她們，世人也不認為這樣不合乎女德，又談何責令她們學習古時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并在她們之間推廣貞節溫順的女德教育，使她們能够輔佐夫君呢？禮儀與法度，刑罰與政令，就這樣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其惡果猶如儲水而決其堤壩，儲藏的火種將要引燃木柴一樣危險啊！國家將要滅亡的時候，根基必然先會顛覆，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啊。所以看阮籍的行為舉止，就能知道禮教崩塌的原因；觀察庾純、賈充的爭斗，就明白各級長官行為的邪僻了；看看平定東吳之後論功行賞時的情況，就知道將帥之間互不謙讓；回想郭欽的遠慮，就知道戎狄外族蓄謀已久；觀覽傅玄、劉毅的言論，就能知道官場充斥著不正之風；審閱傅咸的奏章、《錢神論》的論述，就能看到偏寵賄賂有多么盛行。社會風氣和國家情勢敗壞到如此地步，即使讓具備中庸之德，能够堅守先王法度的君主來治理，賢臣辛有也一定能從祭祀的禮儀上看出國之將亡的徵兆，王子季札也一定能從音樂中聽出亡國之音，忠臣范蠡一定會因為痛心於國難將至而請求賜死，明哲賈誼必定會哀傷亡國而痛哭流涕，又何況是我朝的晉惠帝以驕縱放蕩的品行來治理天下呢？所以賈皇后在後宮中肆虐，韓午在朝廷內外助其作亂，這樣的局面是慢慢形成的，哪裏祇是跟賈皇后這一個女人的邪惡有關呢？

【原文】成皇帝^①諱衍。字世根。明帝^②太子也。咸和^③七年。詔除諸養禽之屬^④無益者。集書令史^⑤夏侯盛^⑥表^⑦曰。伏聞明詔^⑧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主。伏惟^⑨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爾^⑩玄覽^⑪。明發自然^⑫。遣除無益。務^⑬在嗇民^⑭。誠可謂性^⑮與天道^⑯。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⑰。四十不惑^⑱。陛下年在志學之後^⑲。而思洞^⑳不惑之前^㉑。三代之興^㉒。無不抑損^㉓情欲^㉔。三季^㉕之衰。無不肆^㉖其侈靡^㉗。陛下不學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㉘其衰。已去^㉙衰者之弊。道侔^㉚上哲^㉛。德邁^㉜中古^㉝。吐絲髮^㉞之言。著如綸之美^㉟。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㊱。故人主之言。則右史^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㊳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

【注釋】①成皇帝：晉成帝，名司馬衍（公元三二一年—公元三四二年），字世根。晉明帝的長子。成帝在位十七年，病死，終年二十一歲，葬於興平陵（今江蘇省江寧縣鷄籠山），是東晉第三個皇帝。②明帝：即晉明帝司馬紹（公元二九八年—公元三二五年），字道畿，東晉的第二代皇帝，晉元帝之子，廟號肅宗。生來像鮮卑人，為人豪爽，在位期間曾經中興，可惜在位僅四年早死。在位期間曾平定王敦叛亂。③咸和：是晉成帝司馬衍的第一個年號（公元三二六年二月—公元三三四年），共計九年。④屬：類。⑤書令史：古代佐理案牘的官吏。晉、南朝宋有內臺書令史，九品。隋

諸省府寺各有令史、書令史、書吏之屬。⑥夏侯盛：人名。⑦表：奏章的一種，多用於陳請謝賀。⑧明詔：英明的詔示。⑨伏惟：下對上的敬詞。多用於奏疏或信函。意為念及，想到。⑩卓爾：形容超群出衆。⑪玄覽：遠見；深察。⑫明發自然：性德的光明自然顯現。明，指「明德」之明。⑬務：致力。⑭嗇民：亦作「嗇人」。農夫。嗇，通「穡」。⑮性：秉性。⑯性與天道：秉性合於天道。與，同。天道，天地自然的大道。⑰志學：專心求學。語本《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⑱不惑：謂遇事能明辨不疑。《論語·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⑲志學之後：十五歲之前。後，此處用反義。⑳思洞：猶洞察。㉑不惑之前：指四十歲以前。㉒三代：指夏、商、周。㉓抑損：減少；限制。㉔情欲：欲望，欲念。亦指七情五欲。即「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以及「財、色、名、食、睡」五欲。㉕三季：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即夏桀王、商紂王以及周幽王。《國語·晉語一》：「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韋昭注：「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㉖肆：不受拘束；縱恣。㉗侈靡：奢侈浪費。㉘覽：觀看；考察。㉙去：除去。㉚侔：齊等；相當。㉛上哲：具有超凡的道德、才智的人。㉜邁：超越；超出。㉝中古：次於上古的時代。由於古人所處時代不同，所指時期不一。一說指商周之際；二說指夏虞之際；三說指戰國；四說指漢代。今一般以魏晉南北朝至唐宋之間為中古，亦有把兩漢包括在內者。㉞絲髮：猶絲毫。形容細微。㉟如綸之美：典出《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鄭玄注：「言言出彌大也。」綸，青絲絞合而成的帶。古代低級官吏用以繫印。㊱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典出《孝經·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意思是君主有美善，臣子就順而行之，君主有過

惡，臣子就正而止之，這就是上下級能够融洽相處的原因。③⑦右史：古代史官名。③⑧等：等同；同樣。

【譯文】晉成帝司馬衍，字世根，是明帝司馬紹的太子。咸和七年（公元三三二年），下詔廢除蓄養鳥獸這類無益的事情。集書令史夏侯盛上表說：「臣恭聞陛下明詔，要求全部去除蓄養熊虎的費用開支，滿朝官員爲之慶賀，都稱道陛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臣念及陛下您尚未看到古今成敗的經驗教訓，却有超乎凡人的高瞻遠矚，能够闡發自然之道，廢除無益之事，務求體恤農民疾苦，這真可以說陛下本性與天道相合，有與生俱來的智慧。孔子十五歲專心求學，到了四十歲遇到事情方能明辨不疑。陛下的年齡還不到孔子立志學問時的十五歲，而洞察事理的能力却達到不惑（四十歲）之年的程度。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無不是因爲對人的七情五欲加以節制；三代末期的衰敗，無不因肆意奢侈浪費。陛下雖未學習三代的興國之道，却能做到與三代興國一樣的事情；您雖沒有考察三代末期的衰亡，却已經摒除了末代時期的弊病。您這樣的治國之道比得上古代聖哲，這種聖德也超過了中古時期的帝王。您（的詔書）雖然談論的是件小事，但是它却產生了廣大深遠的正面影響。臣聽說：『做臣子的應該隨順君主的美德之舉，糾正補救君主不善之處。』所以君主的言語，由右史記載下來。陛下這一詔書，既足以彪炳史冊，又應該廣布天下。」

【原文】自喪亂①已來。四十餘載。塗炭②之餘。思治③久矣。陛下智成當年④。而運值⑤百六⑥。德音⑦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⑧之。廣求其比⑨。無使朝有游食⑩費祿之臣。野有逋竄⑪不徭⑫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⑬之不實。下土⑭之不均⑮。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⑯。官自朝末⑰。不足對揚⑱盛化⑲。裨⑳廣㉑大猷㉒。然自睹㉓聖美。心悅至教㉔。自忘叢細㉕。謹拜表㉖以賀。

【注釋】①喪亂：形容時勢或政局動亂。此處指晉惠帝執政時期，由於太子被冤殺而政局不穩，出現了皇室成員互相爭鬥的八王之亂。八王之亂徹底消耗了晉室的國力，最終導致不敵少數民族外患而南渡長江，成立了偏安江南的東晉政權。②塗炭：比喻極困苦的境遇。③思治：嚮往治世。④當年：即壯年。指身強力壯的時期。⑤運值：運，命運；運氣。值，遇到；碰上。⑥百六：古代以為厄運。⑦德音：用以指帝王的詔書，用於施惠寬恤之事，猶言恩詔，至唐宋，「德音」成為詔書的一個獨立文體。⑧觸類而長：語本《易·繫辭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孔穎達疏：「謂觸逢事類而增長之。」意謂掌握一類事物知識或規律，就能據此而增長同類事物知識。⑨比：類；輩。⑩游食：游手好閑，不勞而食。⑪逋竄：逃亡，逃竄。⑫徭：勞役，力役。⑬倉廩：貯藏米穀的倉庫。⑭下土：四方、天下。⑮不均：不均匀。⑯猥：鄙陋。⑰朝末：朝班的末位。為朝官的謙詞。

⑮對揚：古代常語，屢見於金文。凡臣受君賜時多用之，兼有答謝、頌揚之意。⑯盛化：昌明的教化。⑰碑：增添，補助。⑱廣：推衍。⑲大猷：謂治國大道。⑳睹：看見。㉑至教：謂極其高明的道理和見解。㉒叢細：繁多瑣碎。㉓拜表：上奏章。

【譯文】自從王朝發生宗室相爭、政局混亂以來，到現在四十餘年了，人民在遭受困頓苦難之餘，早就希望國家恢復和平安定。陛下的智慧如同壯年人士，然而國運正值最衰微的時刻，這一至善施恩的詔書，來自於陛下聖明的德行。臣更希望陛下能觸類旁通，將聖德廣泛運用於執政的方方面面，不讓朝廷有不勤於政事而空耗俸祿的臣子；不使民間有逃亡藏匿不服徭役的平民。使做官者，每年必定時向國家繳納賦稅，這樣一來，何愁國家倉稟儲備不足、天下百姓分配不均呢？為人君祇要為政以德，要想治理好國家真是易如反掌啊！臣之所見的確瑣碎、鄙陋，且官職低微，不足以頌揚陛下昌明的教化，以增益推廣治國的大道，然而由於親自目睹聖上美善之舉，內心為此至聖的教化而欣喜，因而忘記了自己言語瑣碎，謹向陛下呈上奏章表示祝賀。」

【原文】簡文皇帝①諱昱。字道萬。元帝②少子也。咸安③二年。詔曰。夫敦本④息末⑤。抑絕⑥華競⑦。開忠信公坦⑧之門。塞⑧浮僞⑨阿私⑩之路。詢名檢實⑪。

致之以道。使清濁^⑫异流^⑬。能否^⑭殊^⑮貫。官無牝政^⑯。士無謗讟^⑰。不有懲勸^⑱。則德禮^⑲焉施。且强寇未殄^⑳。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㉑。則中夜^㉒忘寢。若不弘政。以求^㉓民瘼^㉔。簡除^㉕游^㉖煩^㉗。以存儉約。將何以紓^㉘之耶。今自非軍國^㉙戎^㉚祀之要。其華飾^㉛煩費^㉜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㉝寡^㉞窮獨。癯殘^㉟六疾^㊱。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㊲。宜加隱恤^㊳。各賑賜^㊴之。若或孝子貞婦^㊵。殊行^㊶异操^㊷之人。皆以狀^㊸條列^㊹。當有以甄明^㊺其節。

【注釋】

①簡文皇帝：司馬昱（公元三二〇年—公元三七二年），字道萬。元帝少子，桓溫立他為帝，謚簡文帝。在位二年，病死，終年五十三歲。葬於高平陵（今江蘇省江寧縣蔣山西南方）。②元帝：晉元帝司馬睿（公元二六七年—公元三二三年），東晉的第一代皇帝。字景文，為司馬懿的曾孫。晉懷帝即位後，司馬睿被封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公元三一一年晉懷帝被俘遇害後，晉愍帝即位，晉愍帝封司馬睿為丞相、大都督中外軍事。晉愍帝被俘後，司馬睿於公元三一七年稱晉王，公元三一八年即帝位，為晉元帝。③咸安：是東晉皇帝晉簡文帝司馬昱的年號（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公元三七二年），共計兩年。咸安二年七月晉孝武帝即位沿用。次年改元寧康元年。④敦本：注重根本，即重視農業。本，古時多指農業。⑤末：古代指工商業。與為「本」的農業相對。⑥抑絕：遏止，斷絕。⑦華競：爭尚浮華的風氣。⑧塞：堵塞；填塞。⑨浮僞：虛僞。⑩阿私：偏私，不公道。⑪詢

名檢實：同「循名責實」。按其名而求其實，要求名實相符。詢同「循」。⑫清濁：清水與濁水。喻人事的優劣、善惡、高下等。⑬异流：水分開流動。比喻不相來往。⑭能否：有才能與否。⑮殊：區分，區別。⑯批政：批同「秕」。不良的政治措施。⑰謗讟：怨恨毀謗。讟，音毒。⑱懲勸：即懲惡勸善，指懲罰邪惡，勸勉向善。⑲德禮：道德與禮教。⑳殄：滅絕；絕盡。㉑單：通「殫」。盡，竭盡。㉒中夜：半夜。㉓求：詢問。㉔民瘼：指民衆的疾苦。㉕簡除：謂減免廢除。㉖游：游樂，游蕩。㉗煩：指煩多的事務。㉘紓：解除，排除。㉙軍國：統軍治國。㉚戎：戰爭，征伐。㉛華飾：華麗的裝飾。㉜煩費：大量耗費。㉝鰥：指成年無妻或喪妻的男子。㉞寡：專指婦人喪夫。㉟癯殘：衰老病弱，肢體殘廢。癯，音隆。㊱六疾：六種疾病即寒疾、熱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心疾。後用以泛指各種疾病。㊲愍：憐憫，哀憐。㊳隱恤：哀憐撫恤。㊴賑賜：賑救賜與。㊵貞婦：舊指從一而終的婦女。㊶殊行：卓异的操行。㊷异操：獨特的節操。㊸狀：文體名。向上級陳述意見或事實的文書。㊹條列：分條列舉。㊺甄明：辨明，明察。甄，音真。

【譯文】簡文帝司馬昱，字道萬，是元帝司馬睿的小兒子。咸安二年（公元三七二年），頒發詔書說：「要注重農業根本，限制工商末技，就能遏制浮華奢侈，大開忠誠、信義、公正、坦直之門，堵塞浮誇、詐偽、阿諛、循私之路，檢查名實是否相副，使之符合道義，善惡區分，賢愚有別，官無弊政，士人沒有怨恨誹謗。如果不懲惡勸

善，道德與禮教怎能得以實施？況且，當今強敵未滅，百姓勞役不斷。朕每每念及老百姓窮困力竭，就會夜半難眠。如不弘揚德政，瞭解民間疾苦，免除放蕩游樂與繁多的事務來保持節儉，怎麼可以舒緩當前困難的局面呢？從現在起，除軍需和祭祀的開支以外，其他用於奢華裝飾的費用，能免則免，該省就省。至於鰥夫、寡婦、窮困、孤獨、老病、殘疾以及重病的人，他們不能獨立生活，都是民眾當中生活最艱苦的，先朝帝王常顧念憐憫，應對他們加以哀憐撫恤，給以賑濟。如果還有孝子、貞婦以及具備卓越和獨特操行的人，都應該分條目列出呈上來，以此審查明辨他們的節操并予以表彰。

【原文】夫肥遁^①窮谷^②之賢。汨泥揚波^③之士。雖抗志^④於玄霄^⑤之表。潛默^⑥於幽岫^⑦之裏。貪^⑧屈^⑨高尚之道。以隆協贊^⑩之美。使惠風^⑪流於天下。膏澤^⑫被^⑬於萬物。孰與^⑭獨足山水。棲遲^⑮丘壑^⑯。殉^⑰匹夫之潔^⑱。而忘兼濟^⑲之大。古人不藉賢於曩代^⑳。朕所以虛想^㉑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㉒親民。各勤^㉓所司^㉔。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㉕。平情^㉖以道。令詩人無素餐^㉗之刺。而吾獲虛心^㉘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宣攝^㉙。知朕意焉。

【注釋】①肥遁：同「肥遯」。退隱的意思。②窮谷：深谷，幽谷。③汨泥揚波：同「滑泥揚

波」。謂和光同塵，不標新立異，是一種道家退隱的觀念。後亦指同流合污，隨俗浮沉。汨，音密。

④抗志：高尚其志。⑤玄霄：高空，雲霄。⑥潛默：緘默，無動靜。⑦幽岫：深山中的巖洞。常為隱者所居之處。⑧貪：欲，希望。⑨屈：使屈服，屈服，折節。⑩協贊：協助，輔佐。⑪惠風：用以比喻仁愛、仁政。⑫膏澤：比喻恩惠。⑬被：遍布，滿。⑭孰與：比對方怎麼樣，表示疑問語氣。用於比照。⑮棲遲：游息，游玩與嬉戲。⑯丘壑：泛指山水幽美的地方。亦指代隱逸。⑰殉：追求。

⑱潔：謂清白不污。⑲兼濟：謂使天下民衆、萬物咸受惠益。⑳曩代：前代。㉑虛想：猶懸念。㉒剖符：猶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諸侯、功臣時，以竹符為信證，剖分為二，君臣各執其一，後因以「剖符」「剖竹」為分封、授官之稱。㉓勤：勤勉。㉔司：主管；職掌。㉕退食自公：表示減膳以示節儉。謂操守廉潔。後因以指官吏節儉奉公。㉖平情：公允而不偏於感情。㉗素飡：「飡」同「餐」。無功受祿，不勞而食。㉘虛心：一心向往。㉙攝：佐理，輔助。

【譯文】至於那些隱居深谷的賢者，和光同塵的志士，雖然力守其高尚志節於雲天之外，潛藏沉默於深山之中，（朕）希望（他們能够）委屈（他們所持的）高尚之道，前來輔佐協助朝政，使德政之美興盛，使朕之仁政流布天下，朝廷恩澤普施萬物。這樣比起自己獨步山水之間，游息隱居於山陵溪谷之中，為了追求一個人的清白節操，而忘了惠利服務天下蒼生的大義，豈不是更好。古人不會藉前代的賢人（來治國），朕因而掛

念當今天下的賢臣。朝廷內外各級官員，既得以授官就應親民愛民，各自勤勉做好本職工作，使善德暢達，惡行昭彰。臣子能够做到操守廉潔，依從道義而秉公辦事，從而使詩人筆下不再有官員白吃俸祿的諷刺之詞，也使我得以開闢一直嚮往的治世，這難道不是很好的事嗎？請各位宣講朕的詔諭并加以輔助，使天下人瞭解朕的心意啊！」

后妃傳

「原文」武元楊皇后^①。弘農^②華陰^③人也。初。賈充^④妻郭氏使言於后^⑤。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⑥。及議太子婚。世祖^⑦欲娶衛瓘^⑧女。后苦^⑨譽^⑩賈后^⑪有淑德^⑫。又密使太子太傅^⑬荀顗^⑭進言^⑮。上乃聽之。遂成婚。

【注釋】①武元楊皇后：楊艷（公元二三八年—公元二七四年），字瓊之，弘農華陰（今陝西省華陰）人，歷史上將她稱作武元皇后。出身貴族，曹魏大臣楊文宗的女兒，晉武帝司馬炎的皇后，姿容美麗，性陝隘。她堅持立自己白癡兒子爲太子，并維護外戚，對西晉政局產生了消極影響。②弘農：弘農郡，是中國漢朝至唐朝的一個郡置，其範圍歷代有一定變化。西晉時，郡南部析置上洛郡，其區域進一步縮小到黃河流域今三門峽市範圍。③華陰：華陰縣。西晉時華陰屬司州弘農郡。東晉太元十八年（公元三九三年），華陰及敷西縣改屬梁州華山郡。④賈充（公元二一七年—公元二八二年）：字公問，平陽襄陵人（今山西襄汾東北）人，曹魏及西晉時期大臣，豫州刺史賈逵之子。深受司馬氏統治者的信任，在西晉代魏建國時多有出力。太康三年卒，追贈太宰，謚曰武。⑤后：皇后楊艷。⑥遺賂：謂贈送財物。⑦世祖：晉武帝司馬炎。⑧衛瓘（公元二二〇年—公元二九一年）：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今山西夏縣北）。三國時期魏國、西晉的大臣，魏國侍中衛覬之子。年輕時在魏國仕官，

擔任廷尉、鎮西將軍，參加討伐蜀漢的戰事。西晉時歷任青州、幽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及司空。晉惠帝即立後，與賈后對立。不久，衛瓘與其子孫共九人在「八王之亂」中被賈后以計相誅殺，終年七十二。⑨苦：極力；竭力。⑩譽：稱揚，贊美。⑪賈后：賈充之女賈南風。⑫淑德：美德。⑬太子太傅：官名。東宮三師之一，從一品官，輔導皇太子的官員。一般以位高望重的大臣兼任，亦有專任者。⑭荀顗：字景倩，潁川潁陰人，漢尚書令荀彧第六子。仕魏為中郎，拜散騎侍郎，遷侍中。晉受禪，進爵為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卒，謚曰康。荀顗博學多聞，理思周密。他曾與鍾會就《周易》問題進行辯難，又和扶風王駿辯論仁、孝的先後。他通「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識朝廷大儀，曾和羊祜、任愷共同修訂晉朝禮法。⑮進言：向人推薦。

【譯文】武帝司馬炎的皇后楊艷，弘農華陰人。當年賈充的妻子郭氏，派人向皇后進言，請求讓自己的女兒做太子的妃子，並以財物賄賂。及至商議太子婚事時，武帝司馬炎打算娶衛瓘的女兒做太子妃。皇后竭力誇贊賈充之女有賢淑的品德，還暗地裏讓太子太傅荀顗向武帝推薦（賈充之女），於是武帝就採納了他們的意見，讓太子和賈充女兒成婚。

【原文】惠賈庶人①名南風。平陽②人也。拜③太子妃。性妒虐④。嘗手⑤殺數人。

或以戟^⑥擲孕妾^⑦。子乃墜地。惠帝即位。爲皇后。虐誅三楊^⑧。逆弑^⑨太后^⑩。矯害二公^⑪。荒淫放恣^⑫。與太醫程據^⑬等亂。彰於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⑭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奸誣。害太子。衆惡彰著^⑮。永康元年。爲趙王倫^⑯所廢。賜死。

【注釋】①惠賈庶人：晋惠帝的皇后賈南風，後來被廢爲庶人。②平陽：平陽郡，三國時代魏正始八年（公元二四七年）分河東設立的郡級行政區劃，郡治在秦置的平陽縣（故址在今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③拜：授官，封爵。④虐：殘暴，凶殘。⑤手：親手。⑥戟：古代一種合戈、矛爲一體的長柄兵器，殺傷力比戈、矛強。⑦孕妾：懷孕的妾。⑧三楊：指的是在西晉開國時作爲皇家外戚的楊駿與弟楊珧、楊濟三人。他們輔佐西晉開國君主武帝司馬炎，分掌軍國大權，勢傾天下，時人有「西晉三楊」之稱。「三楊」的得勢，得力于其兄楊炳和武元皇后楊艷及武悼皇后楊芷兩叔伯姐妹。⑨弑：「殺」的被通假字，古代卑幼殺死尊長叫弑，尤其指臣殺君、子殺父母。⑩太后：這裏指皇后楊艷的堂妹楊芷。楊二姐妹皆爲晋武帝皇后。⑪二公：司馬亮和衛瓘。汝南王司馬亮，西晋宗室，宣帝司馬懿第四子，文帝司馬昭弟，武帝司馬炎叔，惠帝司馬衷叔祖。太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馬衷繼位。此時同姓諸王的勢力已發展到出則總督一方軍政、入則控制中央朝權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楊氏與惠帝后族賈氏爲爭權衝突激烈，皇后賈南風聯合司馬瑋、司馬亮發禁軍圍殺太尉楊駿，廢楊太后，以司馬亮輔政。旋即，賈后矯詔先使司馬瑋率京城洛陽各軍攻殺司馬亮，又藉

擅殺大臣之罪處死司馬瑋，進而獨攬大權。公元三〇〇年（永康元年），禁軍將領司馬倫舉兵殺賈后，廢惠帝自立。至此，宮廷政變轉為皇族爭奪朝權，演成「八王之亂」。^⑫放恣：放縱。^⑬程據：魏晉醫家。晉武帝所寵信的太醫，即前文送晉武帝名貴的「稚頭裘」以邀寵者。司馬炎即位時（公元二六六年）曾任內廷醫官，以醫術高明出入內宮。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受賈后密令，合巴豆丸害愍懷太子，被誅。^⑭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賈南風的妹妹賈午之夫。^⑮彰著：暴露，敗露。^⑯趙王倫：司馬倫（？——三〇一年四月十三日），字子彝，是西晉八王之亂中其中一王。晉宣帝司馬懿第九子，母柏夫人。魏嘉平間封安樂亭侯，後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

【譯文】晉惠帝的皇后（後被廢為庶人）賈南風，是平陽人。被封為太子妃，生性嫉妒殘暴，曾親手殺害數人。或用長戟擲向已經懷孕的侍妾，令胎兒墜亡。惠帝即位後，她被立為皇后，又殘害誅殺「三楊」（即武帝朝的權臣楊駿、楊珧、楊濟）；進而行叛逆之事，殺害了皇太后（楊芷）；更藉惠帝之名殺害「二公」（汝南王司馬亮和大臣衛瓘）。她荒淫放縱，和太醫程據等人淫亂，醜聞傳揚於宮內宮外。她假裝懷孕臨產，實則抱養了妹夫韓壽的兒子，陰謀廢掉太子司馬適，將她所抱養的這個兒子替代司馬適立為太子。賈氏一生專施奸謀，肆意誣陷，甚至殺害了太子司馬適。她的衆多奸惡之事昭著於世。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被趙王司馬倫廢為庶人，終被賜死。

傳

【原文】琅耶^①王^②字子將。宣帝^③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④請降。進拜^⑤大將軍^⑥。佑既戚屬^⑦尊重。加有平吳之功。而克己^⑧恭儉^⑨。無矜滿^⑩之色。統御^⑪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⑫惠化^⑬。

【注釋】①琅耶：地名。②佑：司馬佑（公元二二七年—公元二八三年），字子將，三國時期魏國至西晉的將領，司馬懿之第五子，司馬師、司馬昭、司馬幹之異母弟，司馬亮之同母兄弟，晉元帝司馬睿之祖父，妻子是諸葛誕之女，封琅邪王，任鎮東大將軍，謚武王。③宣帝：司馬懿（公元一七九年—公元二五一年），字仲達，河內郡溫縣孝敬里（今河南省溫縣招賢鎮）人，出身士族家庭，三國時期魏國大臣，政治家、軍事家。司馬懿多次率軍對抗諸葛亮等人，以其功著，封舞陽侯；其子司馬昭稱王後，追尊為晉王；其孫司馬炎稱帝後，追尊為高祖宣皇帝，故也稱晉高祖、晉宣帝。④孫皓（公元二四二年—公元二八四年）：字元宗，三國時代東吳的第四代君主（公元二六四年—公元二八〇年在位）。也是最後一位皇帝。⑤進拜：按一定的禮節給人加官升爵。⑥大將軍：古代武官名。始於戰國，漢代沿置，為將軍最高稱號，多由貴戚擔任，統兵征戰并掌握政權，職位極高。三國至南北朝，戰事頻繁，當朝大臣多兼大將軍官號。⑦戚屬：親屬；親戚。⑧克己：謂克制私欲，嚴以律己。⑨恭

儉：恭謹謙遜。⑩矜滿：驕傲自滿。⑪統御：統率；統領。⑫懷：懷念；思念。⑬惠化：謂地方官爲人所稱道的政績和教化。

【譯文】琅耶王司馬佑，字子將，是宣帝司馬懿的第五子。（晉武帝時期）他受詔征伐東吳，吳主孫皓請降後，佑晉封爲大將軍。他雖處於晉王朝宗室的尊貴地位，又有平定東吳的功勞，却能够克制私欲，嚴以律己，恭謹謙遜，毫無驕傲自滿的態度。他統領文武官員時，能够讓他們各盡其用。老百姓喜歡并敬仰他，都感念他的惠政以及高尚人格的教化。

【原文】扶風①王駿②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③誦咏詩賦。秉德④清貞⑤。宗室⑥之中。最爲俊茂⑦（茂作望）。封汝陰⑧王（舊無封汝陰王四字。補之）遷⑨鎮西大將軍。都督⑩雍⑪。梁⑫（梁作涼）諸軍事。大興佃農⑬。入朝。徙⑭封扶風王。（舊無徙封扶風王五字。補之）薨⑮。西土⑯氓黎⑰。思慕悲哭。涕泣岐路⑱。更樹碑⑲讚述德範。長老⑳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㉑如此。

【注釋】①扶風：地名，在今日陝西境內。②駿：司馬駿（約公元二二二年—二八六年），字子

臧。晉朝宗室，司馬懿的兒子，母親伏夫人。司馬駿先後擔任了散騎常侍、步兵校尉、屯騎校尉、平南將軍，安東將軍、安東大將軍。晉朝建立先後封汝陰王、扶風王，擔任鎮西大將軍，守衛關中，施政仁義，能安撫百姓，維護民族團結，深受百姓愛戴。以後因戰功加封征西大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反對晉武帝遣送齊王歸藩，不從，憂鬱而終。③書畫：書法和繪畫。④秉德：保持美德。⑤清貞：清白堅貞。⑥宗室：宗族；同宗族之人。⑦俊茂：才智杰出。⑧汝陰：地名，在今安徽阜陽地區。⑨遷：晉升或調動。⑩都督：總領，統領。⑪雍：西晉的雍州指今天陝西西安及其以北地區。⑫梁：此處指涼州，是中國古代的地名之一，為漢代十三刺史部之一。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二二〇年），分雍州河西地區的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西郡八郡復置涼州，一直到西晉，姑臧均為涼州治所，轄域僅及今甘肅省黃河以西地區。⑬佃農：今指自己不占有土地，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⑭徙：升調；調動。⑮薨：古代稱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⑯西土：指周部族所居的故地。大致在今陝西省。⑰氓黎：人民。氓，民；百姓。黎，黎民；民衆。⑱岐路：指離別分手處。⑲樹碑：立碑。⑳長老：老年人。㉑遺愛：指留於後世而被人追懷的德行、恩惠、貢獻等。

【譯文】扶風王司馬駿，字子臧，是宣帝司馬懿的第七個兒子。他五六歲時，就會書法繪畫、背誦吟咏詩賦。他有潔堅貞的品德。在皇族宗室中，他的才智和聲望最高。武帝即位後封他為汝陰王，又晉升為鎮西大將軍，統管雍州和涼州的軍事。在位期間，他

大力倡導鼓勵農民租種土地。回朝後，被封爲扶風王。他死後，西部黎民百姓，追思他的德政，都悲痛不已，在送葬的路上悲泣哀啼，還立碑贊頌他的道德風範。地方長老凡是見到碑的人，無不磕頭跪拜，他留下的恩德竟達到這樣的程度。

【原文】齊王攸^①字大猷。文帝^②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侍中^③數年。授太子太傅。獻^④箴^⑤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⑥。悉心^⑦陳^⑧之。且孝敬忠肅^⑨。至性^⑩過人。太康三年^⑪。爲大司馬^⑫。都督青州^⑬諸軍事。薨。

【注釋】①齊王攸：齊獻王司馬攸（公元二四八年—二八三年），字大猷，河內溫縣人，司馬昭之次子。生於魏正始九年，卒於晉武帝太康四年，年三十六歲。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典籍，能屬文，尤善尺牘，爲世所楷。②文帝：司馬昭。見前注。③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置，兩漢沿置，爲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爲親信貴重之職。④獻：奉獻。貢獻力量，表陳心意、意見等。⑤箴：規諫，告誡。⑥大議：朝廷集議國家大事。⑦悉心：盡心，全心。⑧陳：陳述。⑨忠肅：忠誠恭敬。⑩至性：多指天賦的卓絕的品性。⑪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太康（公元二八〇年—二八九年），是西晉皇帝晉武帝司馬炎的第三個年號，共計十年。咸寧六年四月，消滅孫吳政權，統一中國，改元太康元年。⑫大司馬：官名。漢武帝罷太

尉置大司馬。西漢一朝，常以授掌權的外戚，多與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等聯稱，也有不兼將軍號的。東漢初為三公之一，旋改太尉，末年又別置大司馬。魏晉為上公之一，位在三公之上。^⑬青州：地名，在今天的山東境內。

【譯文】齊王司馬攸，字大猷，是文帝司馬昭的第二子。他努力踐行敦厚、善美之德，因而享有很高的聲望和名譽。（武帝即位後）擔任侍中之職。數年後，又授加任太子太傅，常向皇太子司馬衷進獻勸諫之語。每逢朝廷討論大政方針時，他都盡力陳述自己意見。同時他為人忠誠恭敬，天賦過人。太康三年封為大司馬，統管青州諸軍事，死於任中。

【原文】子罔^①嗣^②。字景治。與趙王倫^③共廢賈后。倫篡^④。遷^⑤罔鎮東大將軍^⑥。開府^⑦。儀同三司^⑧。罔因民心怨望^⑨。移檄^⑩天下。破倫。帝反正^⑪。就^⑫拜^⑬大司馬。加九錫^⑭。輔政。大築第館^⑮。使大匠^⑯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⑰鐘懸。前庭儻八佾^⑱。沉^⑲於酒色。不入朝見。坐拜^⑳百官。符敕^㉑三臺^㉒。選舉^㉓不均^㉔。唯寵親昵^㉕。殿中御史桓豹^㉖奏事^㉗不先經罔府^㉘。即考竟^㉙之。於是朝廷側目^㉚。海內失望。罔驕亂日甚。終無悛志^㉛。長沙王^㉜發兵攻罔府。生禽^㉝罔。斬於閭闔門^㉞外。諸

黨屬皆夷^{③⑤}三族。

【注釋】①罔：司馬攸的兒子名司馬罔。②嗣：繼承君位或職位。③趙王倫：趙王司馬倫。④篡：特指臣子奪取君位。⑤遷：晉升或調動。⑥鎮東大將軍：軍職名。⑦開府：古代指高級官員（如三公、大將軍、將軍等）成立府署，可以選拔自己的幕僚、屬下。⑧儀同三司：謂非三司而禮儀待遇如同三公一樣尊貴。魏晉以後，將軍之開府置官屬者稱「開府儀同三司」。三司，指三公，漢稱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司。⑨怨望：怨恨；心懷不滿。⑩移檄：發布文告曉示。⑪反正：指帝王復位。⑫就：前往。⑬拜：授官；封爵。⑭九錫：古代天子賜給諸侯、大臣的九種器物，是一種最高禮遇。⑮第館：即宅第、府第。⑯大匠：技藝高超的木工。⑰施：安放。⑱八佾：古代天子用的一種樂舞。佾，音意，舞列，縱橫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⑲沉：沉溺；沉迷。⑳坐拜：跪拜。㉑符敕：敕命文書。㉒三臺：漢以尚書為中台，御史為憲台，謁者為外台，合稱三台。㉓選舉：即選舉，指選拔舉用賢能。與今天的投票選舉含義不同。㉔不均：即不公平。㉕親昵：指親近的人。包括親屬、親戚、親信等。㉖桓豹：人名。㉗奏事：向皇帝陳述事情。㉘罔府：司馬罔的府上。㉙考竟：刑訊致死。㉚側目：不敢正視，形容畏懼。㉛悛志：悔改之意。㉜長沙王：長沙厲王司馬乂（公元二七七年—三〇四年），字士度，河內溫縣人。是西晉八王之亂中其中一王。㉝生禽：同「生擒」。㉞閭闔門：古宮門名。《晉書·齊王罔傳》：「乂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㉟夷：誅滅；屠殺。

【譯文】司馬攸的兒子名冏，字景治，承襲了父親的職位，他和趙王司馬倫一起廢掉惠帝的賈皇后。趙王倫篡奪惠帝司馬衷帝位後，升任司馬冏為鎮東大將軍，不僅給他最高的如同「三公」的禮遇，而且允許他自行招募屬下幕僚官員。冏趁著民衆對司馬倫十分失望、心存不滿的時候，便頒布討逆檄文於天下，并擊敗了司馬倫。這樣惠帝得以返回朝廷，恢復帝位，并前往冏府拜他為大司馬，賜與他九錫等器物，禮請他輔佐朝政。此后，司馬冏大興土木給自己修建府第，尋找全國最好的工匠來營造。王府規格和（皇帝朝議的）西宮相同，後房懸掛鐘磬，前庭設置八佾舞廳。司馬冏沉溺於酒色，不但不入朝拜見皇帝，反而讓百官向他跪拜，自行向朝廷三大主要部門發布政令文書。他選用官吏不講公平，祇寵信親近他的人。殿中御史桓豹向皇帝奏事，事先未向冏府請示，司馬冏就把他嚴刑拷打至死。此後，朝臣對他無不畏懼，天下百姓感到失望。司馬冏驕傲、橫暴無道日甚一日，始終沒有悔改之意。長沙王司馬乂發兵攻入冏府，生擒了司馬冏，將他斬於閭闔門外，他的黨羽親戚都被誅殺三族。

【原文】愍懷太子遹^①。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②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年轉^③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④嬉戲。不能尊敬保傅^⑤。敬狎^⑥賓友^⑦。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敕諸黃門^⑧閹宦^⑨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

及壯時極意^⑩狡猾（狡猾作所欲）。何爲^⑪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⑫。天下那得畏服^⑬也。太子於是慢弛^⑭益彰^⑮。或廢朝侍^⑯。有過差^⑰之聲。洗馬^⑱江統^⑲等諫。太子不能用^⑳。賈后詐稱上不和^㉑。呼太子入朝。后^㉒不見。置別屋^㉓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㉔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㉕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薰作董）}猛^㉖以太子書及青紙^㉗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遍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㉘。裴頠^㉙證明太子。議至日西^㉚不決^㉛。后懼^㉜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㉝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謚^㉞爲愍懷。

【注釋】①適：司馬適。②才人：宮中女官名，多爲妃嬪的稱號。漢置，晉代爵視千石以下。③轉：副詞，漸漸。④左右：侍從。⑤保傅：古代保育、教導太子等貴族子弟及未成年帝王、諸侯的男女官員，統稱爲保傅。⑥狎：接近；親近。⑦賓友：賓客朋友。⑧黃門：本意是宮禁，這裏指宦官、太監。因東漢黃門令、中黃門諸官，皆爲宦者充任，故稱。⑨閹宦：宦官。⑩極意：盡意；盡心。⑪何爲：爲什麼，何故。⑫威刑：嚴厲的刑法。⑬畏服：因畏懼而服從。⑭慢弛：怠忽鬆弛。⑮益彰：更加明顯。⑯朝侍：猶朝見。⑰過差：過失；差錯。⑱洗馬：官名。⑲江統（？—公元三一〇年）：字應元（一

說元世、德元），西晉陳留圉（今河南省杞縣南）人。官至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嘗於齊萬年事件之後，作《徙戎論》著稱於世。^{②〇}用：採用；聽從。^{②1}不和：身體不舒服。^{②2}后：賈后。^{②3}別屋：正屋之外的房舍。^{②4}齎：攜帶。^{②5}足成：補足湊成。^{②6}薰猛：即董猛（？—公元三〇〇年），西晉宦官，皇后賈南風心腹，曾參與多次宮廷政變。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趙王司馬倫、梁王司馬彤、齊王司馬冏政變，董猛等皆被處死。^{②7}青紙：晉制，皇帝詔書用青紙紫泥。後因以「青紙」藉指詔書。^{②8}張華（公元二三二年—公元三〇〇年）：字茂先，西晉方城（故城在今河北省固安縣南）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圖緯方伎之書，無不詳覽，伐吳有功，封廣武侯，長於政事，時人許之為「鄭國子產」。後為趙王司馬倫所害，著有《博物志》。^{②9}裴頠：見前注。^{③0}日西：傍晚。^{③1}不決：不能決定。^{③2}懼：恐懼；害怕。^{③3}矯詔：假托詔令。^{③4}謚：謚號。

【譯文】愍懷太子司馬適，字熙祖，惠帝司馬衷的長子，是惠帝的妃子謝才人所生。他少年時很聰慧。惠帝即位後，立為皇太子。隨著年齡逐漸長大，他反而變得不好學了，喜歡和近臣侍從嬉戲玩樂，不能尊重太保太傅，反而親近玩樂賓友。賈皇后平日妒忌太子有好的聲譽，因此暗地裏唆使服侍太子的宦官，奉承巴結太子說：「殿下，您正當壯年，實在應該隨心所欲盡情享樂，何必時常自己約束自己呢？」當他們看見太子情緒衝動時，就又感嘆說：「殿下不懂得使用嚴厲的刑罰，天下人怎會畏服您呢？」太子

從此便更加輕慢鬆懈，有時甚至不去朝見父皇，因而朝中有了批評他過失的議論。洗馬江統等人規勸他，太子却聽不進去。賈后詐稱惠帝身體不好，召太子入朝探望，自己却避而不見，將他安置於另一間屋內，差遣婢女賜酒棗，逼使太子喝完。然後拿來一張謗書，大多尚未成文，假稱是惠帝讓太子抄寫完成，並不斷從旁催促。太子醉眼朦朧，顧不得細看，草草寫成，後被補足湊成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賈后拿它呈給惠帝，惠帝當即來到式乾殿，召公卿大臣進殿，讓黃門令董猛拿出太子抄寫的文章以及皇帝專用的青紙詔書說：「司馬適的書文如此悖逆，罪當賜死。」兩份文書遍示諸位王公后，無人敢於進言，唯獨張華、裴頠仔細查看（太子所寫的文章）認為是偽作。這樣議論到日已偏西還是不能決定是否處死太子。賈后害怕事情有變化，就上表請求赦免太子的死罪，貶為庶人，於是太子被送往許昌宮囚禁起來。此後，賈后又假傳聖旨害死了太子。趙王司馬倫等人籍此廢掉賈皇后，並賜死於金墉城，再冊封復立司馬適為太子，謚號為「愍懷」。

【原文】安平王①（舊無安平王三字。補之）孚字叔達。宣帝②弟也。魏③甘露元年④轉⑤太傅⑥。高貴鄉公⑦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⑧。孚往。枕尸於股⑨。號慟⑩盡哀。奏⑪治⑫主者⑬。會⑭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⑮上表乞以王禮⑯葬之。世祖⑰受禪⑱。陳留王⑲就⑳金墉城㉑。孚拜辭㉒。執王手涕泣歔歔㉓。不能自

勝^{②④}。曰。臣死之日。固^{②⑤}大魏之純臣^{②⑥}也。臨終曰。有魏貞士^{②⑦}河內^{②⑧}司馬孚。不伊^{②⑨}不周^{③⑩}。不夷^{③⑪}不惠^{③⑫}。立身^{③⑬}行道^{③⑭}。始終若一。遺令^{③⑮}素棺單槨。斂^{③⑯}以時服^{③⑰}。所給器物。一不施用^{③⑱}。

【注釋】①安平王：司馬孚，司馬懿之弟，自曹操時代起，就任文學掾，而後歷仕魏國五代皇帝，累遷至太傅。司馬孚在「高平陵事變」之際，協助司馬懿控制京師，誅殺曹爽一黨，後又督軍成功防禦吳、蜀的進攻，為司馬氏政權的穩固多有功勞。但他性格十分謹慎，自司馬懿執掌大權起，便逐漸引退，未參與司馬氏幾次廢立魏帝之事。西晉代魏後，司馬孚進封為太宰，晉帝司馬炎對他十分尊寵，但他不以此為榮，至死仍以魏臣自稱。②宣帝：西晉高祖宣帝司馬懿。③魏：三國之一。公元二二年，曹丕代漢稱帝，國號魏，都洛陽，史稱曹魏。④甘露元年：即公元二五六年。⑤轉：遷職。⑥太傅：官名。⑦高貴鄉公：曹髦（公元二四一年—二六〇年），字彥士，魏文帝曹丕之孫。曹魏的第四任皇帝。⑧奔赴：奔喪。赴，計。⑨股：大腿。⑩號慟：號哭哀痛。⑪奏：臣子對帝王進言陳事。⑫治：懲治。⑬主者：主謀。⑭會：副詞。恰巧；適逢。⑮群公：總稱諸侯和朝臣。⑯王禮：天子的禮儀。⑰世祖：晉武帝司馬炎。⑱受禪：王朝更迭，新皇帝承受舊帝讓給的帝位。⑲陳留王：曹奂。本名曹璜，字景明，魏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三國時曹魏最後一代皇帝，公元二六〇年至二六五年在位。公元二六五年，曹奂禪位於晉王司馬炎，此後被廢為陳留王，謚號為元皇帝。⑳就：赴；到。㉑金墉城：魏晉時囚禁皇室成員的地方。㉒拜辭：行拜禮辭別。㉓獻歎：悲泣；抽

噓；嘆息。^{②4}自勝：克制自己。^{②5}固：通「故」。仍舊。^{②6}純臣：忠純篤實之臣。^{②7}貞士：志節堅定、操守方正之士。^{②8}河內：河內郡。漢高祖置殷國，次年改名為河內郡，位於太行山東南與黃河以北。晉徙治野王，即今河南沁陽縣治。^{②9}伊：指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傳生於伊水，故名。是湯妻陪嫁的奴隸，後助湯伐夏桀，被尊為阿衡。湯去世後歷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後太甲即位，因荒淫失度，被伊尹放逐到桐宮，三年後迎之復位。^{③0}周：指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稱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輔武王滅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東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繼而厘定典章、制度，復營洛邑為東都，做為統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於大治。後多作聖賢的典範。參閱《史記·魯周公世家》。^{③1}夷：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孟子·公孫丑上》：「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③2}惠：柳下惠。春秋魯大夫展獲，字季，又字禽，曾為士師官，食邑柳下，謚惠，故稱其為展禽、柳下季、柳士師、柳下惠等。以柳下惠之名最為著稱。相傳他與一女子共坐一夜，不曾淫亂。後用以借指有操行的男子。^{③3}立身：處世、為人。^{③4}行道：實踐自己的主張或所學。^{③5}遺令：臨終前的告誡、囑咐。^{③6}斂：通「殮」。給死者穿衣，入棺。^{③7}時服：當時通行的服裝。^{③8}施用：使用。

【譯文】安平王司馬孚，字叔達，是宣帝司馬懿的弟弟。三國魏甘露元年（即公元二五六年），轉任太傅。高貴鄉公曹髦去世時，當時的文武百官，沒有人敢去吊唁，

（唯獨）司馬孚一人前去，枕尸於腿上，悲痛號哭，極盡哀慟，并上奏要求追查主謀。恰好太后下令，讓以平民的禮節安葬曹髦。司馬孚與魏國諸王公上表，請求以帝王的禮儀安葬他。司馬炎受魏禪讓稱晉武帝，魏末代皇帝元帝曹奂被廢并被降為陳留王押往金墉城時，司馬孚前去拜見辭別，拉著陳留王的手流淚、哀嘆，悲傷得難以自控，說：「臣到死時，都祇會是大魏一朝的臣子。」他臨終時說：「大魏忠貞之士河內司馬孚，不是伊尹，也不是周公；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但立身處世遵行道義，始終如一。」他留有遺囑，用樸素沒有裝飾的棺材安放遺體，祇使用一層外棺以下葬。入殮時穿著當時通行的衣服，朝廷所給予的器物，一律不用。

【原文】高密王（舊無高密王三字。補之）泰^①。字子舒。宣帝弟廋^②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尉^③。爲人廉靜^④。不近聲色^⑤。身爲宰輔^⑥。食^⑦大國之租^⑧。服饔^⑨粗^⑩素^⑪。肴饌^⑫疏儉^⑬。如布衣寒士^⑭。事親恭謹。居喪^⑮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⑯。

【注釋】①泰：司馬泰（？——公元二九九年），字子舒。曹魏時任扶風太守。晉武帝即位後，封隴西王。後官至太子太保。元康元年，楚王司馬瑋被誅殺，朝廷拜司馬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

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去世，追贈太傅，謚號文獻。西晉的宗室王族，祇有司馬泰及下邳王司馬晃有節儉之名。②馮：司馬馮。字季達，司馬防的第四子，司馬懿的四弟，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人，曹魏時為東武城侯。③太尉：官名。④廉靜：謂秉性廉潔沉靜。⑤聲色：指淫聲與女色。⑥宰輔：輔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⑦食：指享受俸祿，租稅。⑧租：泛指賦稅。⑨餽：同「飾」。⑩粗：粗劣。⑪素：質樸無飾。⑫肴饌：飯菜。饌同「膳」。⑬疏儉：粗淡簡略。⑭寒士：魏、晉、南北朝時稱出身寒微的讀書人。⑮居喪：猶守孝。處在直系尊親的喪期中。⑯儀表：楷模。

【譯文】高密王司馬泰，字子舒，是宣帝司馬懿之弟司馬馮的兒子，被封為隴西王，又升遷為太尉。他秉性謙遜沉靜，不近淫聲與女色。身為宰輔重臣，享有如同大諸侯國那樣多的租賦收入，却穿著質料粗糙沒有裝飾的衣服，吃著粗茶淡飯，和出身寒微的讀書人沒有兩樣。他侍奉父母長輩恭敬孝順，居喪期間哀思真切，謙虛地對待所有的人、事、物，堪為皇家宗親中的表率。

【原文】劉寔①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②參相國③軍事。寔以④世俗進趣⑤。廉謙道缺。乃著宗讓論⑥。其辭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⑦爭競⑧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⑨以自明也。賢豈假讓

不賢哉。故讓道^⑩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百官下舊有具任爲百官五字。刪之）之副^⑪。亦豫具^⑫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⑬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⑭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⑮灼然^⑯殊^⑰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⑱隨之而已。故曰。蕩蕩^⑲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⑳。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㉑焉。賢人相讓于朝。大才^㉒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㉓。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㉔興矣。已仰其成^㉕。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㉖之詩。彈五弦之琴^㉗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㉘辟命^㉙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㉚受叙^㉛。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㉜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㉝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㉞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

【注釋】①劉寔（公元二二〇年—公元三一〇年）：寔，音石。西晉重臣，字子真，今高唐人。年

九十一卒，謚元。劉寔官高位顯，崇儉尚素，食蔬衣布，居無宅第，所得俸祿，贍養親故。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撰有《左氏牒例》二十卷、《春秋公羊達義》三卷、《春秋條例》二十卷、《集解春秋序》一卷、《文集》二卷。②引：徵引；援引。③相國：古官名。春秋戰國時，除楚國外，各國都設相，稱為相國、相邦或丞相，為百官之長。秦及漢初，其位尊於丞相。後為宰相的尊稱。④以：連詞，因為。⑤進趣：追求；求取。⑥崇讓論：辭賦篇名。⑦息：停止，停息。⑧爭競：謂為名利而爭逐奔走。亦泛指互相爭勝。⑨讓賢：讓位於賢者。⑩讓道：謙讓之道。⑪副：此處指備位之選。⑫豫具：謂預先備有。⑬審：詳究；細察。⑭草廬：猶草野（平民百姓）。⑮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⑯灼然：明顯貌。⑰殊：區分。⑱清議：對時政的議論；社會輿論。⑲蕩蕩：廣大貌，博大貌。⑳名：形容；稱說。㉑與：干預。㉒大才：堪當重任之才；學識很高的人。㉓野：指民間，不當政的地位。與「朝」相對。㉔至道：指最好的學說、道德或政治制度。㉕仰其成：謂依賴別人取得成功。㉖南風：指《詩經》中的國風，借指古代淳樸的詩風。㉗五弦之琴：古樂器名。《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孔穎達疏：「謂無文武二弦，惟宮商等五弦也。」㉘登進：舉用，進用。㉙辟命：徵召，任命。㉚臨見：謂親臨察視。㉛叙：按規定的等級次第授官職；按勞績的大小給予獎勵。㉜推讓：遜讓；推辭。㉝惡：討厭，憎恨。㉞墨：墨子。

【譯文】劉寔，字子真，平原郡人。當年太祖司馬懿引薦他參與相國府的軍事事務。

劉寔看到當時社會風氣崇尚追求進身為官，廉潔謙讓之風缺失，於是撰寫了《崇讓論》。文中寫到：「古代聖王治理天下，之所以貴謙讓，是想讓賢才出用於世，遏止互相爭逐的風氣。人之常情，沒有不想著自己賢能的，因此勸勉讓他們推賢讓能，從而顯明自己（的賢與不賢）。賢明的人難道會故意讓位給不賢的人嗎？所以說推舉賢才的風氣一但興起，賢能的人不經訪求就顯現出來了，大公無私的舉薦也自然會出現了。百官的後備人選也就事先預備了。一個官職空缺，就選拔衆官員中被推薦次數最多的人來擔任，這是一條周詳審察（候選人）的途徑。朝廷的官員相互謙讓於上，那麼在茅屋居住的平民就會受到教化（而知道禮讓了），推賢讓能的風氣由此也就形成了。能够得到一國士人所推薦的人，就是一國的賢士；能够得到全天下的人所共同推薦的人，就是天下的賢士。推舉讓賢的風氣盛行，賢達的人和不成材的人也明顯的區分出來了。這種風氣一旦形成，為君者就不必勞神費心（選拔人才了），自然會有社會輿論出現，祇要順著輿論（任用賢士）就好了。所以說：『堯帝以廣大無際的聖德治理天下，它的功績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又說：『虞舜大禹擁有天下，却不親自干預政事。』賢人在朝廷相互謙讓，有德高才備者總會在高官之位，一般人也不會在下邊爭奪，天下也會就平安無事了。用賢能的人治理平安無事的社會，理想中的治世就出現了。君主既已仰賴群賢使天下得到很好的治理，又何必再親自干預政事呢？因而就可以安然自在地歌咏《南風》

之詩，悠閑地彈撥五弦琴了。能成就這樣的功業沒有別的原因，祇是推崇謙讓所造就的而已。可是現在在朝做官的人，不能相互謙讓已有很長時間了，天下也受到了此風氣的感受。從魏朝以來，被舉用任命的人，以及在職的官吏，面對召見依次接受官職時，雖然自己推辭說不能勝任，但最終還是沒有誰肯讓出職位給勝過自己的人。推賢讓能的風氣消失，爭奪奔競的心就生出來了。孔子曾說：『在上位的能謙讓，居下位的就不爭奪；明理謙讓之風不興，下邊就必然要互相爭奪。』如果謙讓之道興起，賢能的人就會一天天被舉薦上來；奔競爭奪之心生起，賢能的人就一天天遭受到毀謗。這是由於競爭者想自己居先，就嫉恨比自己有才能的居先，所以不能不毀謗賢者。像孔子、墨子那樣的人都不能免于世人的毀謗，更何況不如孔、墨的人呢！」

【原文】議者僉^①言。世少高名^②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③。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④皆不及往時^⑤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⑥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⑦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⑧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⑨渾雜^⑩。優劣不分。士無素定^⑪之價^⑫。官職有缺。主^⑬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⑭官次^⑮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⑯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⑰先用之資^⑱。

而復遷之無已^{①⑨}。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②⑩}不息^{②⑪}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②②}。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②③}。如此者甚數^{②④}矣。其所舉必有當^{②⑤}者。不聞時有擢用^{②⑥}。不知何誰^{②⑦}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②⑧}。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②⑨}不能審。故敢漫^{③⑩}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③①}而至。人數猥多^{③②}。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③③}之路濫^{③④}。令其爾^{③⑤}也。

【注釋】①僉：都；皆。②高名：盛名，名聲大。③小：通「少」。④名德：名望和德行。⑤往時：從前。⑥乏：缺少。⑦毀：詆毀。⑧稷、契：稷和契的并稱，兩位都是上古唐虞時代的賢臣。⑨能否：有才能與無才能。⑩渾雜：混雜，混合攪雜。⑪素定：預先確定。⑫價：評價。⑬主：主宰；主持；掌管。⑭案：通「按」。依據，按照。⑮官次：官階；官吏的等級。⑯勢家：有權勢的人家。⑰因：利用；憑藉。⑱資：資本。⑲無已：無止境；無了時。⑳見用：被任用。㉑不息：不停止。㉒大舉：謂廣泛推薦人才。㉓階次：等級次序。㉔數：屢次。此處指次數多。㉕當：擔任；充當。㉖擢用：選拔任用。㉗何誰：何人，誰人。㉘相推：互相推讓。㉙察：經考察後予以舉薦，選拔。㉚漫：隨意；胡亂。

③①一頓：一起；一下子。③②猥多：衆多；繁多。堆積貌。③③聽察：語本《周禮·秋官·鄉士》：「聽其獄訟，察其辭。」後因以「聽察」謂探聽審察。③④濫：虛妄不實。③⑤爾：這樣。

【譯文】「議論者都說，當今社會上很少有德高名重之士，朝廷中也没有大才之人。可以做爲大官的人選，居住在鄉野山澤的人不多。官吏也跟著說：『朝廷中的官員，雖然有高官，但他們的名望和德行都比不上古時的賢人了。』我認爲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當今不是偏偏缺少賢才，而是不重視謙讓，一個人一旦有略高的聲譽，毀謗就會隨之而來，真正的名望不能成就，勢所必然啊。即使讓稷、契那樣的賢德之士再生，也不能保全他們的名望了。（現在）賢能者和無能者（魚龍）混雜，優劣不分，社會對於士人沒有一貫確定的評價，官職有空缺時，主選的官吏不知該任用誰，祇得依照官位高下依次上補。在同等才能的人選中首先得到任用的，不是高門權貴家的子弟，就必然是有權勢者所關注的人。這些人憑著優先被任用的資本，又能得到不停的升遷；如此不斷升遷，便導致不能勝任本職工作的弊病出現。之所以出現因資歷（而非因德能）而被不斷升遷任用，就是由於謙讓之道荒廢了。憑藉權勢、資歷用人出現問題的情況由來已久了，所以從漢魏以來，時常廣開薦舉之門，讓衆官員各自舉薦所瞭解的賢人，根據才能加以任用，不受官階品級限制，像這樣的情況已有好多次了。其所舉薦者中必有合適的

人選，但很少聽說這些人選真正得到任用，是因為并不知道哪位人選最賢能。其所舉薦者中也必然有不合適的人選，但也很少聽說有誰因此獲罪，也是因為大家不知道誰最不賢能。之所以大家不知道，就是因為當時人不肯互相推讓，賢和愚分不清楚而造成的啊。讓人們這樣舉薦賢才，舉薦的人知道上級不可能考察仔細，所以纔敢隨便舉薦人來求授官爵。有些人舉薦人才的時候，把自己心中念及之人一下子都推薦出來，以至於一次舉薦的人數衆多。每個人都說他所推薦的是賢才，并且抬高對所舉薦者的評價，（導致衆多人選的資歷看上去）差不多都一樣，這就很難分出優劣。雖說舉薦者有未能盡忠的過錯，但也由於上面開設審察選拔的途徑虛妄不實，纔導致這樣的結果啊。」

【原文】昔齊王^①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②以數人之俸^③。南郭先生^④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⑤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⑥於朝矣。才高守道^⑦之士日退。馳走^⑧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⑨。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⑩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⑪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⑫退矣。何以知其然^⑬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⑭不貳過^⑮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⑯

之地。欲之者多。惡^{①⑦}賢能者塞^{①⑧}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①⑨}之生。非徒空設^{②⑩}。必因人之微過^{②⑪}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②②}所聞。因^{②③}事之來而微察^{②④}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②⑤}。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②⑥}之。主之威^{②⑦}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②⑧}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②⑨}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③⑩}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③①}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

【注釋】

①齊王：齊宣王。②廩：朝廷發給的糧食，泛指俸祿。③俸：俸祿。④南郭先生：即南郭處士。常比喻無其才而居其位的人。⑤嗣王：繼任的國王。⑥盈：充滿。⑦守道：堅守某種道德規範。⑧馳走：猶奔走。爲一定目的而進行活動。⑨典刑：常刑（一定的刑法）。⑩非徒：不但；不僅。⑪荷：承擔；擔負。⑫受罪：受到指責，承受罪責。⑬然：這樣。⑭顏氏之子：顏回。⑮貳過：重犯同一過失。《論語·雍也》：「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邢昺疏：「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⑯寵貴：尊榮顯貴。⑰惡：憎恨。⑱塞：堵塞。⑲謗毀：毀謗。⑳空設：捏造。㉑微過：輕微的過失。㉒杖：憑恃，依靠。㉓因：依照；根據。㉔微察：暗中觀察。㉕得：獲得，得到。㉖縱：放。㉗威：威信。㉘退：貶退。㉙自固：鞏固自身的地位，確保自己的安全。㉚凡猥：平庸鄙

陋。^③直：副詞。特；但；祇不過。

【譯文】「過去，齊宣王愛聽竽樂，且一定會讓三百人一起吹，並給這些樂師發放（相當於一個人）幾倍的俸祿。南郭先生根本不會吹竽，但因為是三百人合奏，可以夾在其中不被發覺，就請求為齊王吹竽，白白享用幾倍的俸祿。後來繼位的齊湣王發覺了這一情況，想予以改正，又怕顯現出先王的過失，就下令說：『我比先王更喜歡聽竽聲，想讓你們一個個的單獨吹給我聽。』南郭先生因此就逃走了。推賢讓能的風氣不形成，過濫的舉薦士人的方法不改正，那麼像南郭先生這樣的人就會滿朝都是了。才智高超、守持道義之士就日漸減少，奔走於有權勢者之門的人就會日漸增多。盡管國家有刑法，也不能遏止這種情況。推賢讓能之道不能實行的弊端，不僅是賢人處於下位，得不到及時進用，而且國家的忠良之臣中擔負重任的，也將會逐漸受到懲處而被貶退。憑什麼知道會這樣呢？孔子贊嘆顏回能够不重犯曾出現的過錯，這就說明除了聖人都會有過錯。尊榮顯貴的地位，想得到的人很多，因為忌恨賢能的人阻塞了自己晉升的道路，所以責難、詆毀賢臣的人自然會很多啊！毀謗的發生，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一定是依據他人輕微的過錯加以夸大而成的。毀謗的話多次聽到，在上者即使不願相信，却也不能不依憑所聽到的，根據事情的由來暗中考察他。沒有所聞之事的證據最好了，如果獲得

什麼證據，又怎能不對其治罪？如果知道其曾有罪錯而又放過他，君主的威嚴就會一天天降低，政令的難以行施，也就從此開始了。凡知有錯誤都予以治罪，那受到懲處而貶退的人就會慢慢的多起來，做大臣的就會紛紛產生自身難保的想法了。賢才不被任用，重臣一天天疏遠，這是做君主者深為憂慮的呀！我私下認為，要改變這種風氣也是很容易的。憑什麼知道容易呢？那些同時在官位上的人，其中雖混雜有凡庸猥瑣之人，但其中賢明的人也不少，怎麼能說他們都不知道讓賢為貴呢？只是因為時下大家都不謙讓，習慣成自然，所以就都不這麼做罷了。」

【原文】人臣初除^①。皆通表上聞^②。名之謝章^③。所由來尚^④矣。原^⑤謝章之本意。欲進^⑥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⑦。禹拜稽首^⑧讓於稷^⑨。契^⑩及咎繇^⑪。唐。虞^⑫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⑬之者。欲以示^⑭永世^⑮之則。季世^⑯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⑰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⑱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⑲。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⑳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㉑主者^㉒掌^㉓之。三司^㉔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㉕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

詳也。四征^{②⑥}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②⑦}於停^{②⑧}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②⑨}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者^{③⑩}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③①}。盡爲國耳目。

【注釋】

①除：拜官，授職。②上聞：向朝廷呈報。③謝章：即謝表，舊時臣下感謝君主的奏章。

④尚：久遠。⑤原：推究。⑥進：推薦。⑦司空：官名。⑧稽首：古時一種跪拜禮，叩頭至地，是九

拜中最恭敬者。⑨稷：人名。⑩契：人名。傳說中商的祖先，爲帝嚳之子。舜時佐禹治水有功，任爲

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⑪咎繇：即皋陶，舜之賢臣。咎，同「皋」；繇，同「陶」。⑫唐、虞：

唐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以爲太平盛世。⑬記：記載。⑭示：顯現；表示。⑮永

世：世世代代，永遠。⑯季世：末代；衰敗時期。⑰承：沿承。⑱叙用：分等級進用。⑲通：通報。

⑳簡紙：竹簡和紙。亦指各種書寫用品。㉑付：交給。㉒主者：主管人員。㉓掌：掌管。㉔三司：指

三公。㉕豫：預先。㉖四征：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的合稱。㉗詳：審慎。周詳。㉘停：貯

存；存留。㉙郡守：郡的長官，主一郡之政事。㉚者：《群書治要》元和版爲「百」字。㉛耳目：比

喻能起耳目作用者。

【譯文】「人們初做官時，都要向君主上報表章，稱之爲『謝章』，長時期來都是這樣的。推究謝章的本意就是要推薦賢能以謝國恩的。古時舜任命禹爲司空，禹稽首跪拜，辭讓給稷、契與咎繇。唐虞之時，百官初封時，皆無不謙讓。謝章的意義，大概就是由此而來的吧。《尚書》把這些情況記載下來，是想用它來作世世代代的範例。到了末世，朝廷所任用的官員自己不賢，所以也不去讓賢，（上奏謝章）祇是假意感謝被朝廷任用之恩而已，而且前後傳承不變，這是相沿成俗所致的過錯。對那些之前被朝廷分等級進用的官員，所上報的表章，其中能讓賢推能的奏章可予通報，如果不能有所推讓的，祇是白白的浪費紙張，都予以拒絕而不通報。這樣，人臣初封官時，就會各自想到推舉賢能而謙讓了。對推讓的表文，應呈交給主管者掌握存查，逢三司（太尉、司徒、司空）官位有空缺，就選拔三司官員中所推讓次數最多的人來任用。這樣，三司中有一空缺，而三司（在上任之時）都已預先（推薦）有備用人選了。而且，與其讓主持選官者推舉人出來補缺，不如讓三公自己（通過上任時的推薦）共同推選一人更爲審慎。若是四征求補空缺，就選四征（在上任時）推薦次數最多者來任用。這是一征缺人，而四征已預先（推薦）有備用人選了。一定比存留空缺官位讓主管者去選用四征審慎（得多）啊。尚書出缺，就選各位尚書（上任時）推薦次數最多者來任用。這就等於由八名尚書共選一位尚書，比每次臨時出缺都讓主管者去選尚書要周詳（得多）啊。郡守出

缺，選擇衆多州郡（上任時）所推薦次數最多的人來任用，比起讓主管者一個人去爲天下百郡選拔繼任官員，要妥當得多啊。拿衆官百郡的謙讓對象，和主管者提供的人選相比，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如果賢者愚者都能互相謙讓，那麼老百姓的耳目（指能替老百姓辦事的賢才）自然都會成爲國家的耳目。」

【原文】夫人情爭①則欲毀②己所不如。讓則競推③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④顯出。能否⑤之美。歷歷⑥相次⑦。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⑧修己⑨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⑩進趣⑪而欲人見讓。猶却行⑫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⑬。非修之於己則無由⑭矣。游外求⑮者。於此相隨而歸⑯矣。浮聲虛論⑰。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⑱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⑲矣。元康中⑳。遷司空。

【注釋】

①爭：競爭；較量。②毀：詆毀。③推：推舉。④賢智：賢人智士。⑤能否：有才能與否。⑥歷歷：清晰貌。⑦相次：依爲次第，相繼。⑧退身：引退，隱居。⑨修己：自我修養。⑩馳騫：奔走；奔競。⑪進趣：亦作「進趨」。追求，求取。⑫却行：倒退而行。⑬求通：謀求顯達。⑭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⑮外求：求之於外。⑯歸：回歸。⑰虛論：浮誇空泛的議論。⑱任：聽憑。⑲自

治：自然安治。⑳元康中：元康年間。元康（公元二九一年—公元二九九年）是西晉惠帝司馬衷的第三個年號，共計九年。

【譯文】凡人之常情，如果競爭，就想詆毀自己才能比不上的人；如果謙讓，就會爭著推舉才能勝過自己的人。所以社會上爭奪成風，就會有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以出現互相推讓之風；社會上謙讓成風，就會使賢德智慧之士顯現，賢能與否，等次高低，也清晰明瞭，那就不可能混亂無序了。當此之時，那些退而修身的智慧賢德之士被推薦的機會就增多了，他們即使自己想安守貧賤，也是很難做到的；而那些到處奔走、急於進身為官者，想被他人所推讓，就會像倒著走却想前行一樣難以實現。如果是這樣，無論是愚笨還是聰明的人都會明白，要想進身以求顯達，惟有提高自身修養，別無他途。交游於外、想求得進身顯達者，此時便會回歸於加強自身修養。那虛浮的言論，也就不需要禁止便自行停息了。每個人都不必動用其心計，祇是聽憑眾人的公論，那麼天下就自然和諧有序了。」惠帝元康年間，劉寔遷升為司空。

【原文】閻纘①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②為太傅。以纘補③舍人。出為安復令④。駿既被誅。莫敢收⑤者。纘聞之。弃官免歸⑥。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⑦。遷

殿中將軍^⑧。以疾不拜^⑨。愍懷太子^⑩之廢。纘輿棺^⑪詣闕^⑫上書理^⑬太子之冤。朝廷立太孫^⑭。纘復上疏陳。今相國^⑮雖已保傅^⑯東宮。至於旦夕訓誨^⑰。輔導^⑱出入。動靜劬勞^⑲。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⑳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㉑豪門子弟。魏文帝^㉒之在東宮。徐幹^㉓。劉楨^㉔爲友。文學^㉕相接^㉖之道。并如氣類^㉗。吳太子^㉘登^㉙。顧譚^㉚爲友。諸葛恪^㉛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㉜如布衣^㉝。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㉞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㉟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㊱。可不勉^㊲哉。今不忍小^㊳相維持^㊴。令至闕失^㊵。頓^㊶相罪責^㊷。不亦誤哉。太孫幼衝^㊸。選置兵衛^㊹。宜得柱石^㊺之士如周昌^㊻者。朝廷善其忠烈。擢^㊼爲漢中太守。

【注釋】①閭纘：西晉官吏。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後僑居河南新安（今河南澠池東）。出身士族，交結英豪，博覽典籍。先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後任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性慷慨，敢直言，不拘小節。升爲漢中太守。卒於官，年五十九。②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晉武帝武悼皇后楊芷之父。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晉惠帝即位，升楊駿爲太傅、大都督。楊駿輔政時期，凡有詔令，晉惠帝過目後交於楊太后，然後直接下發執行。

後被賈皇后（賈南風）設計鏟除。③補：謂官有缺位，選員補充。④安復令：官名。⑤收：殮葬。⑥免歸：猶免遣（免除職務并遣送回鄉）。⑦葬事：喪葬之事。⑧殿中將軍：軍職名。⑨不拜：不接受任命。⑩愍懷太子：司馬適。見前注。⑪輿棺：謂載棺以隨，以示決死。⑫詣闕：謂赴朝堂。⑬理：申訴；辯白。⑭太孫：皇帝的長孫。⑮相國：宰相的尊稱。⑯保傅：教導，輔佐。⑰訓誨：教導。⑱輔導：輔佐引導。⑲劬勞：勞累；勞苦。劬，音渠。⑳侍臣：侍奉帝王的廷臣。㉑盛威：權勢很大的皇族外戚。㉒魏文帝：曹魏世祖文皇帝曹丕（公元一八七年—公元二二六年），字子桓，謚文皇帝，一般稱魏文帝，三國時期曹魏的開國皇帝。曹操的嫡長子，母親是卞夫人。他繼承了父親的魏王封號與丞相的大權，最終迫使東漢王朝的末代皇帝禪讓，取而代之。㉓徐幹（公元一七〇年—二一七年）：字偉長，東漢時期文學家，北海郡（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㉔劉楨（？—公元二一七年）：字公幹，東平（今屬山東）人。東漢時期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㉕文學：治學著文。㉖相接：交接，相交。㉗氣類：氣質同類者。㉘吳太子：吳國的太子。㉙登：孫登（公元二〇九年—公元二四一年），字子高，孫權的長子，三國時東吳宣太子。㉚顧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三國時東吳文官，顧邵之子，顧雍之孫。赤烏年間，代替諸葛恪擔任節度。後任奉車都尉，薜綜更將選曹尚書一職讓給顧譚。赤烏六年（公元二四三年），祖父顧雍逝世，數月後顧譚成為太常，代替顧雍的尚書職務。公元二四一年芍坡之戰後，全琮父子因不滿封賞偏向張休等人，向朝廷進讒言并牽連顧譚，最後令顧譚和張休等人被流放交州。顧譚在交州怨憤而作《新言》二十卷。流放兩年後逝世，終年四十二歲。㉛諸葛恪（公元二〇三年—公元二五三年）：字元遜，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期吳臣，蜀丞

相諸葛亮之侄，吳大將軍諸葛瑾長子。從小就以神童著稱，深受孫權賞識，弱冠拜騎都尉。孫登為太子時，諸葛恪為左輔都尉，為東宮幕僚領袖。後來諸葛恪成為幫助吳國平定丹陽地區（今日江蘇中北部以及安徽部份地區）的功臣。③②交：交往。③③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錦繡，故稱。③④驕盈：驕傲自滿。③⑤稼穡之艱難：稼穡艱難，猶言農事勞苦。穡，音色。③⑥六畜：指馬、牛、羊、雞、狗、豬。③⑦勉：通「免」。這裏的意思是上文所述的各種不當之事，現在的太子都應該想辦法避免。③⑧小：年幼時。③⑨維持：維護；幫助。④⑩闕失：失誤；錯誤。④⑪頓：頓時，立即。④⑫罪責：罪罰。④⑬幼衝：謂年齡幼小。④⑭兵衛：士兵和守衛之具。亦指防衛。④⑮柱石：頂梁的柱子和墊柱的礎石，這裏比喻擔當重任的人。④⑯周昌（？—公元前一九二年）：泗水郡沛縣人，西漢大臣，周苛從弟。為人正直，曾官御史大夫、趙國丞相等，封汾陰侯，謚號悼。④⑰擢：舉拔；提升。

【譯文】閻纘，字續伯，巴西郡人。楊駿為太傅時，讓閻纘補任舍人，後出任安復縣令。楊駿被誅殺後，沒有人敢去收尸成斂。閻纘聽到這一消息，主動弃官回京，獨自用家財和人力為楊駿修墓辦理了喪事。後來朝廷升任閻纘為殿中將軍，他稱說有病而未去拜官任職。到愍懷太子司馬適被廢，閻纘抬上棺材到宮門上書，為太子申冤。朝廷立司馬臧為皇太孫，閻纘又上疏陳述說：「當今相國雖已兼任東宮太保、太傅，至於朝夕訓導教誨、輔助引導出入、行止動靜這些辛勞的事情，應選擇出身寒苦之士擔任，且應選

擇品德清正，雖年老而不衰弱的讀書人做太子的師傅。皇太子侍臣以下的文武將吏，也不可選用那些貴戚豪門的子弟。昔日魏文帝曹丕不在東宮做太子時，徐幹、劉楨爲他的朋友，（後來魏文帝的）治學著文和待人接物的道德風尚就和這幾位朋友相類似。吳國的太子孫登，以顧譚爲友，以諸葛恪爲賓客。他們幾個人同睡一床、共用一帳，出行時共乘一輛車子，彼此交往如同普通百姓，（後來互相扶持）這些就是近世的好榜樣啊。做爲天子的子孫，不愁不富貴，不怕人不敬畏，所令人擔心的在於驕傲自滿，聽不到（別人指出）自己的過失，不知道種植耕作的艱難啊。更有甚者，竟連六畜的名字都不知，道，（這樣的情況）太子能不盡力避免嗎？現在的情況是年幼時不忍管教維護，致使犯下大過而立即遭到（嚴厲）懲責，這不是誤了太子嗎？皇太孫年紀幼小，選拔、安排兵將護衛，應該選擇周昌那樣能承擔國家重任的人來擔當。」朝廷誇贊閭續的忠烈，提拔他做了漢中太守。

【原文】段灼^①字休然。敦煌^②人也。爲鄧艾^③鎮西司馬^④。徵拜議郎^⑤。世祖即位。灼上疏追理^⑥艾曰。故征西將軍^⑦鄧艾誅。以性剛急^⑧。矜功伐善^⑨。而不能協同^⑩朋類。輕犯雅俗^⑪。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⑫之者。臣敢昧死^⑬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⑭掌犢^⑮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⑯之中。顯之於宰府^⑰之職。先帝委

艾以廟勝^⑮成圖。指授^⑰長策^⑳。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逾時^㉑。而巴蜀^㉒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㉓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㉔初降^㉕。遠郡^㉖未附。矯令^㉗承制^㉘。權安社稷。雖違常科^㉙。有合古義^㉚。原心定罪^㉛。事可詳論^㉜。鍾會^㉝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㉞。構成^㉟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桀^㊱。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嘆息。此賈誼^㊲所以忼慨^㊳于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㊴也。昔秦民憐白起^㊵之無罪。吳人傷子胥^㊶之冤酷^㊷。皆爲之立祠^㊸。天下之人。爲艾悼心^㊹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㊺。收艾尸柩^㊻。歸葬舊墓。以平蜀^㊼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㊽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㊾於後世。則天下殉名^㊿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㊽得表省覽^㊾。甚嘉其意。

【注釋】①段灼：生卒不詳。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②敦煌：敦煌郡。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分酒泉郡西部置。治敦煌縣，屬涼州刺史部。③鄧艾（公元一九七年—公元二六四年）：字士載，義陽棘陽（今河

南新野）人，三國時魏名將。本名鄧範，字士則，後因與同鄉人同名而改名。鄧艾多年在西北前綫防備蜀漢將領姜維，後為滅蜀的主要指揮。他偷渡陰平，迫使蜀漢投降，建立奇功。却在戰爭中被鍾會所誣，聯合鑒軍衛瓘，將之捕送長安。鍾會謀反失敗而死，鄧艾幕府軍官追問鄧艾下落，衛瓘怕受報復，遣人殺死鄧艾。④鎮西司馬：軍職名。⑤議郎：官名。漢代設置，為光祿勳所屬郎官之一，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漢秩比六百石。多徵賢良方正之士任之。晉以後廢。⑥追理：追查處理。⑦征西將軍：軍職名。⑧剛急：剛厲褊急。⑨矜功伐善：同「矜功伐能」。自誇功績、才能。⑩協同：指和睦團結。⑪雅俗：雅人和俗人。⑫理：理睬。多用於否定。⑬昧死：冒死。猶言冒昧而犯死罪。古時臣下上書帝王習用此語，表示敬畏之意。⑭屯田：此處指種田。⑮犢：牛，小牛。⑯農吏：農政小吏。⑰宰府：宰相辦公之所。⑱廟勝：指朝廷預先制定的克敵制勝的謀略。⑲指授：指導；傳授。⑳長策：猶良計。㉑逾時：超過規定的時間。㉒巴蜀：秦漢設巴蜀二郡，皆在今四川省。後用為四川的別稱。㉓傳祚：謂流傳後世。㉔劉禪（公元二〇七年—二七一年）：蜀漢後主，字公嗣，小名阿斗。劉備的長子，母親是昭烈皇后甘氏。三國時期蜀漢第二位皇帝，公元二二三年至公元二六三年在位。公元二六三年蜀漢被曹魏所滅，劉禪投降曹魏，被封為安樂公。㉕降：投降。㉖遠郡：遠方之郡。泛指邊遠地區。㉗矯令：假托命令。㉘承制：謂秉承皇帝旨意而便宜行事。㉙常科：通常的政令；普通的規格。㉚古義：古人立身行事的道理。㉛原心定罪：根據犯罪人的動機和情節來判定其罪行。㉜詳論：研究討論。㉝鍾會（公元二二五年—二六四年）：字士季，潁川長社（今中國河南省長葛東部）人，是太傅鍾繇的小兒子；魏國重臣鍾毓之弟。三國後期滅蜀的曹魏重要智將，後來曾在魏

國官居要職，包括有鎮西將軍，司徒，魏元帝時并封他為縣侯。後與鄧艾，諸葛緒等人分兵滅掉蜀漢，却因謀反，死於亂軍之中。^{③④}疑似：引申為嫌疑。^{③⑤}構成：謂憑空捏造出某種過失或缺點。^{③⑥}豪桀：指才能出眾的人。^{③⑦}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年—前一六八年）：西漢洛陽人，為文學家兼政論家。文帝召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所論列多見施行，因遭毀忌，出為長沙王太傅，遷為梁懷王太傅，後懷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年餘亦卒。^{③⑧}忼愾：忼慨。感嘆。^{③⑨}以：緣故；原因；道理。^{④⑩}白起（？—公元前二五七年）：戰國時秦之名將，事昭王，因功封為武安君。長平之戰，坑殺趙降卒四十萬，後與應侯范雎有嫌隙，被免官賜死。^{④①}子胥（？—公元前六六四年）：即伍子胥。名伍員，字子胥，春秋楚人。與父兄俱仕楚，後楚王聽讒言殺其父兄，員逃亡吳國佐吳伐楚報仇，并輔吳稱霸。吳王夫差滅越後，欲釋越王勾踐回國，不聽員諫，因信讒殺之。伍員死前預言越必滅吳，後九年越果滅吳。^{④②}冤酷：無罪而加刑戮。^{④③}祠：祠堂；廟。^{④④}悼心：傷心。痛心。^{④⑤}門生故吏：指學生和舊日部屬。^{④⑥}尸柩：盛有尸體的棺材。^{④⑦}平蜀：平定蜀國。^{④⑧}闔棺：蓋棺。指死亡。^{④⑨}信義：信用和道義。^{⑤⑩}殉名：捨身以求名。^{⑤①}世祖：晉世祖司馬炎。^{⑤②}省覽：審閱；觀覽。

【譯文】段灼，字休然，敦煌郡人。三國時為魏將鄧艾軍中的鎮西司馬，後被徵召入朝，拜為議郎。武帝司馬炎即位，段灼上疏追請核查鄧艾冤案，疏中說：「原征西將軍鄧艾被誅，是因其性格剛直急躁，仗著自己有大功而常誇耀自己的才能，因而不能和同

僚和睦團結，（無論）對風雅之士還是流俗之人都曾有過輕率冒犯，失掉了君子們的同情之心，所以沒有人肯爲他核查冤情。臣下我冒昧甘犯死罪，陳說鄧艾並沒有反叛朝廷的實情。鄧艾本是一個耕田養牛的人，宣皇帝從農官中把他提拔上來，他在服務宰相府時，顯示出其從政帶兵的才能。先帝委任他完成戰前朝廷制定的破敵謀略，並傳授他作戰的良策。鄧艾受命以後率軍作戰，舍身忘死，屢破強敵，用兵不貽誤戰機，所以能平定巴蜀。鄧艾因此功成名就，可以載入史冊，名垂千古。七十高齡的老翁，還能有什麼妄求呢！鄧艾看到蜀後主劉禪剛投降，一些邊遠郡縣還沒有歸附，故而假托遵照皇帝的詔令，采取措施使局勢得到安定。這雖說違犯了常規，但也有合乎古人赤心報國的本意，若依據鄧艾做事的動機和存心來定罪的話，此事還可以詳加討論。鍾會有并吞天下之心，懼怕鄧艾的威名，知道鄧艾肯定不會與自己合作，就趁著鄧艾的言行出現疑似（叛逆的）情況，而構陷成這一冤案。反叛絕非小事，如果鄧艾真有反逆之心，就一定會拉攏一些豪傑之士，然後纔能煽動大眾（以謀反）。（臣）沒有聽說鄧艾有一個同謀的心腹之人，就是到了臨刑時，他也没有口吐惡言，而祇是默然甘受極刑，這豈不令人痛心！此情此景令那些在刑場上看他受死的人也不禁流淚，聽到這一消息的人也都不禁嘆息，這正是西漢賈誼對漢文帝慨嘆的原因啊！天下的事情可以令人傷心痛哭的，必然有其緣故。過去秦國民眾痛惜白起無罪被殺，吳國民眾哀傷伍子胥蒙冤致死，就建立起

祠廟供奉他們。而今全國百姓爲鄧艾的死而痛心哀悼，也是同樣的道理啊！因此我請求，允許鄧艾的門生故吏，收斂他的尸骨裝入棺材，送回他的祖墳安葬，并依照他平定巴蜀地區的功勞，追封他的後代做官，給他本人蓋棺論定，封以謚號，使他死而無恨。這樣做，既可以令黃泉下的冤魂得以平反昭雪，又能夠讓朝廷的信義流傳於後世。那麼天下能夠捨身以求名的士人，能夠爲朝廷立下功勳的臣子，必能（爲國）赴湯蹈火，甘爲陛下而死。」武帝司馬炎御覽了段灼的表文，很贊賞他的意見。

【原文】虞惺。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并有士操^①。閨門^②有孝悌之稱。鄉黨^③有廉信之譽。譙王承^④臨州。王敦^⑤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⑥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惺爲長史^⑦。望^⑧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⑨授首^⑩。惺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⑪。意氣^⑫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闔門^⑬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⑭惺。望忠勛^⑮。贈惺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吊祭^⑯。

【注釋】①士操：猶士節。②閨門：藉指宮廷、家庭。③鄉黨：同鄉；鄉親。④譙王承：譙王司馬承（公元二六四年—公元三二二年），字敬才，司州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人。晉朝宗室，爲司馬

懿六弟司馬進孫，譙王司馬遜的次子。在王敦之亂中因起兵討伐王敦而被圍困於湘州治所長沙（今湖南長沙市），最終長沙失陷，司馬承被擒，荊州刺史王廙承王敦旨意，殺之于武昌（今湖北鄂城）途中，年五十九歲。王敦平後，被贈為車騎將軍。⑤王敦（公元二六六年—公元三二四年）：字處仲，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王導的從兄。晉武帝的女婿，西晉亡，舉族避亂江南，和從弟王導同在元帝朝為官，主持國政。官至征南大將軍，拜侍中，領江州牧，恃功專橫，後舉兵反，中途病死。⑥甘卓（？—公元三二二年）：字季思，丹楊（今安徽當塗）人。戰國時秦國丞相甘茂的後代，孫吳將領甘寧的曾孫。東晉重要將領，官至鎮南大將軍，王敦之亂時一度起兵討伐王敦，但因為人遲豫不決而延誤時機，最終在王敦擊敗朝廷軍隊并執掌朝政後選擇退回駐地襄陽，不久即被王敦秘密殺害。⑦長史：官名。漢相國、丞相，後漢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各有長史。其後，為郡府官，掌兵馬。⑧望：人名，虞望。⑨臨陳：亦做「臨陣」，謂身臨戰陣。⑩授首：被殺。⑪酬酢：主客相互敬酒，主敬客稱酬，客還敬稱酢。⑫意氣：精神；神色。⑬闔門：全家。⑭追述：述說過去的事情。⑮忠勳：盡忠的勳績。亦指盡忠而有勳績的人。⑯吊祭：祭奠、吊唁。

【譯文】虞悝，長沙州人。他的弟弟虞望，字子都。兩人都有士節。他們在家族中有孝悌之名，在鄰里鄉黨中有廉潔守信的美譽。譙王司馬承到長沙作州官，當時王敦反叛朝廷，派遣使者招請司馬承共同造反，司馬承沒有答應，而和甘卓互相連結、支持，發

動義兵共赴京都（以保皇帝）。司馬承此時任命虞惔爲長史，虞望爲司馬。王敦派遣魏乂率叛軍和虞惔的軍隊激烈交戰，虞望臨陣犧牲，虞惔也被魏乂殺害。虞惔臨刑時，有一百多名鄉親爲他送行。虞惔與鄉親們相互敬酒，其神情意態親和融洽，有如平日。子弟們痛哭流涕，而虞惔對他們說：「人生總有一死，我全家都作了忠義之鬼，這還有什麼可遺憾的！」等到王敦失敗被殺後，朝廷頒詔追述虞惔、虞望的忠烈功勳，追封虞惔爲襄陽太守，虞望爲滎陽太守，并派遣使者到墓地祭奠。

刑法志

（刑法百官二志常在傳前。今從舊）

【原文】侍中^①臣顧言^②。夫殺生^③賞罰。治亂^④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⑤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治道上下。必有脫文）耳。古之聖賢。欲上盡^⑥理務^⑦。下收損益^⑧。莫不深閉慎密^⑨。以延^⑩良謨^⑪。兆庶^⑫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⑬服心。竭其忠誠耳。

【注釋】①侍中：官名。秦始皇置，兩漢沿置，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晉以後，曾相當於宰相。隋因避諱改稱納言，又稱侍內。②臣顧：人名。姓臣，名顧。③殺生：生殺。謂主宰生死。④治亂：安定與動亂。⑤或：表示假設。猶假使，倘若。⑥盡：盡量，盡可能。⑦理務：處理政務。⑧損益：減損或增加。這裏指對國家政策提出新的建議。⑨慎密：謹慎保密。⑩延：誘引，引發。⑪良謨：良謀。⑫兆庶：猶言兆民，即百姓。⑬展布：指展現。

【譯文】侍中臣顧進言說：「人的生、殺、賞、罰，和國家的安定與動亂有著密切的

關係。君主說某人應該生，倘若不可以生，那麼做人臣的就應陳述所以該殺的原因；君主認為某人該獎賞，倘若不該獎賞而該罰，那麼做人臣的就應陳述其所以該罰的道理。然後纔談得上治國有道。古代的聖王，希望能更好地處理政務，能聽到下面更多更好的意見和建議，無不將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深深地隱藏起來，以引發別人說出好的意見。天下的百姓和朝野內外，都知道君主能如此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然後就都會推心置腹，竭盡忠誠了。」

【原文】廷尉^①劉頌^②表曰。臣昔上行肉刑^③。從來積年^④。遂寢^⑤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⑥孝文^⑦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⑧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⑨者衆。生刑^⑩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⑪者。類^⑫性^⑬元惡^⑭不軌之族也。去^⑮家懸遠^⑯。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⑰。志不聊生^⑱。廉士^⑲介節^⑳者。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㉑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㉒。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㉓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㉔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注釋】

①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漢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時改稱大理，

武帝時復稱廷尉。東漢以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又稱廷尉卿。北齊至明清皆稱大理寺卿。②劉頌：見前注。③肉刑：殘害肉體的刑罰，古指墨、劓、剕、宮、大辟等。今泛指對受審者肉體上的處罰。④積年：多年；累年。⑤寢：止息；廢置。⑥拘：拘泥。⑦孝文：孝文帝⑧未詳：不知道或瞭解得不清楚。⑨非命：稱因意外的災禍而死。⑩生刑：死刑以外的一切刑罰。⑪徒：服徭役的刑罰。⑫類：類似。⑬性：稟性，性情。⑭元惡：大惡之人；首惡。⑮去：距離。⑯懸遠：相距很遠。⑰切身：迫身。謂身為外界所迫。⑱不聊生：無法賴以生存。⑲廉士：有節操、不苟取的人。⑳介節：剛直不隨流俗的節操。㉑無賴：指撒潑放刁等惡劣的行為。㉒屬：繼續；聯接。㉓反善：回心向善。㉔志亡：一心想著逃走。亡，逃匿。

【譯文】廷尉劉頌向武帝司馬炎上表說：「臣過去曾上奏建議陛下施行肉刑，但從那以後已過多年，終於還是擱置一旁未予采納。臣以為，議論者多拘泥於孝文帝（廢除肉刑的）小仁慈，而輕易違背了聖王用刑的精義，（後人）不明悉先聖用刑的深意，莫過於此了。當今加重了死刑的判決，所以死於非命的人就多了。而對罪不當死者懲處過輕，所以懲罰起不到禁除邪惡的作用。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由於不用肉刑所致。現在被判處服勞役的犯人，其性情類似於惡極不法之輩。他們遠離家鄉，衣食沒有來源，切身感受飢寒之苦，覺得沒有生活的依賴，即使是平日品行正直有節操的人，也

會成爲盜賊以求活命，更何況是習性奸詐凶惡的無賴之徒呢！因此刑徒逃走之事連日發生，強盜搶掠之事日益增多，抓到的就予以加刑，逃亡一日，加刑一年，這些人就成了終身囚徒。因爲他們自感弃惡從善遙遙無期，而自身災難困苦威逼，所以一心祇想著逃跑出去再做盜賊了。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不能停息，其原因就是現實情況導致他們這樣的啊！」

【原文】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①生徒。諸重犯^②亡者。髮^③過三寸。輒重髡^④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⑤猥^⑥蓄。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⑦罪。法不勝奸。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⑧。月异而歲不同。故自頃年^⑨以來。奸惡凌暴^⑩。所在充斥。漸以滋漫^⑪。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⑫。忤聽。孰與^⑬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原本無心字）懲^⑭。其畏剝割^⑮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民無用復肆^⑯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⑰者則^⑱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⑲。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⑳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㉑。然後

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②。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蹴^②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注釋】

①徒：徒刑。②重犯：犯嚴重罪行的人。③髮：頭髮。④髡：音昆，古代剃髮之刑。⑤繫獄：囚禁於牢獄。⑥猥：繁多。⑦不勝：控制不住；敵不住。⑧不軌：越出常軌，不合法度。⑨頃年：近年。⑩凌暴：凶暴；欺壓虐待。⑪滋漫：滋生蔓延。⑫忤：違逆，觸犯。聽：難聽，不好聽。⑬孰與：猶言何如。意謂還不如，常用於反詰語氣。⑭懲：克制；制止。⑮剝割：割削。⑯肆：不受拘束，縱恣。⑰亡：逃跑，出逃。⑱刑：音月，古代酷刑之一，砍掉腳或腳趾。⑲勢：男性生殖器。⑳髡答：古代刑罰。剃去鬚髮，鞭打身體。㉑居作：刑法名。罰令囚犯服勞役。㉒戮：懲罰。㉓蹴：踩；踏。

【譯文】「古時用刑罰來遏止人們犯罪，從而避免（進一步）使用刑罰，而現在却與此相反，是『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多重犯逃亡者，頭髮剛剛長過三寸，就（被抓回去）重新剃去頭髮，這就是所謂『以刑生刑』；又加服勞役一年，這就是所謂『以徒生徒』。囚徒逃亡者越積越多，關進鑒獄的囚犯就越積越多。有議論說：『囚犯已多到不能不赦免了。』於是，犯了罪的又被赦免，這就變成了刑罰已控制不了犯罪，法律已

控制不了邪惡。老百姓清楚刑法無力制裁犯罪，就拉幫結伙合謀去做不法之事，犯罪方式不斷花樣翻新。因此近年來，奸詐邪惡欺凌殘害之事到處都在發生，而且日漸滋長泛濫。評議政事的人不深思出現這些情況的原因，却說：『實施肉刑在名聲上不好聽。（試問）名聲上不好聽與盜賊不能禁止相比，哪個危害更大呢？古代聖王之所以制定肉刑，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就這種辦法能有收效而言，不僅僅是使犯罪者內心有所警戒，而且使其害怕體膚剝割的痛苦而不敢作惡。去除他們作惡的身體器官，使奸惡之徒無法再放縱實施作惡的意圖。遏止奸惡須斷絕其根本，這是最高明的道理。對逃亡的罪犯，砍去其腳，他們就無法再逃跑；對行竊偷盜的罪犯，剝掉其手，他們就無法再偷盜；對奸淫的罪犯，割除其生殖器官，他們就無法再奸淫，道理也是一樣。除惡塞源，再沒有什麼辦法比這更好的了。當今應該對那些處以死刑則嫌太重，處以生刑則嫌太輕的罪犯，以及屢犯逃亡、奸淫、偷盜之罪的人，都以肉刑代之；應判處四至五年徒刑的罪犯，都加以剃髮、鞭笞等刑罰，使各有差別，都不再留下服勞役。這樣做纔能使「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肉刑後身體殘缺成為耻辱標記，也會成為終身的警戒。人們看到受刑的痛苦會因畏懼而不敢犯法，（這樣的情況）一定會比現行的制度有效許多倍。這和保全罪犯用以作惡的手足，却使他們踏上必死的窮途，豈可同日而語！如果還會有人說肉刑不可使用的話，我認為就太不識時務了。」

【原文】衛展^①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②。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③子正父^④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⑤所稱庚寅詔書^⑥。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⑦也。設^⑧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⑨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⑩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⑪。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⑫。大人革命^⑬。不得不蕩其穢匿^⑭。通其圯滯^⑮。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⑯簡易。元帝^⑰令曰。自元康^⑱已來。事故荐臻^⑲。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⑳。蠲除^㉑詔書不可用者。此孤^㉒所虛心^㉓者也。

【注釋】①衛展：生卒年不詳，約晉惠帝永寧元年前後在世。東晉女書法家衛夫人父。歷任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公元三一〇年左右）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②大理：掌刑法的官。③考：按問；刑訊。④正父：證實父親有罪。正通「證」，證實。⑤主者：主管人。⑥庚寅詔書：庚寅年頒布的詔書。⑦可：應當，應該。⑧設：假定。⑨嬰：遭受。⑩相隱之道：指父子之間互相爲對方隱瞞罪過的人之常情。⑪峻：嚴酷；嚴厲。⑫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⑬革命：謂實施變革以應天命。古代認爲王者受命於天，改朝換代是天命變更，因稱「革命」。⑭穢匿：污濁；邪惡。匿同「隱」。⑮圯滯：壅塞。⑯差：比較；略微。⑰元帝：東晉中宗元皇帝司馬睿，字景文，東晉王朝的開國皇帝，公元

三一八年至公元三二三年在位。宣帝司馬懿曾孫，琅邪武王司馬伷之孫，琅邪恭王司馬覲之子。公元三一七年，時為西晉丞相的司馬睿在建康稱王，改元建武；次年稱帝，成為東晉的開國皇帝。^⑮元康（公元前六五年—公元前六一年）：漢宣帝劉詢的第三個年號。^⑯薦臻：接連地來到；一再遇到。^⑰會議：聚會論議。^⑱蠲除：廢除；免除。蠲，音捐。^⑲孤：古代諸侯君王的自稱。春秋時諸侯自稱寡人，有凶事則稱孤，後漸無區別。^⑳虛心：一心向往。

【譯文】衛展，字道野，河東郡人。遷升為大理。他曾上書說：「現在施行的詔書，其中有拷問兒子來證實父親應判死刑，或鞭撻父母查問兒子下落的内容。近來主管刑律的人所依據的《庚寅詔書》中也規定，全家逃亡則家長應被處斬。如果家長確實是逃亡的主謀，斬殺他雖說量刑重了，但也還說得過去。假若子孫們犯罪逃亡，而却拷問其父親和祖父逃亡之情。逃亡的是子孫，而（無辜的）父親和祖父却遭受酷刑，那就不合乎情理，也有損於教化。如果這樣的情況很多，就會破壞父子之間相互隱瞞罪過的人之常情，也會使得君臣之義漸遭廢棄；君臣之義被廢棄，犯上作亂的邪惡之事就會發生。秦朝法網嚴密律條嚴苛，漢朝建立後廢除了煩苛的刑法，社會風氣得以改變，刑罰幾乎停止不用。而今聖上順應天命，成功建立晉朝，不能不蕩除先前那些污濁邪惡之事，理順疏通那些阻滯壅塞之處。現在沿用的詔書中應予刪除的條文很多，應只將對於當今適用

的，確定爲正式條文，如此法律纔比較簡便易行。」元帝司馬睿詔命曰：「自元康時期以來，各種變故接連而至，法條禁令也滋生蔓延。大理衛展所上奏議，應在朝廷會商討論。去除詔書中不宜再使用的，也正是我的願望。」

【原文】轉^①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②施行。中宗^③詔曰。可內外通共^④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⑤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⑥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⑦深論^⑧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⑨不中^⑩也。且原^⑪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⑫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⑬。皆無殺害也。刑^⑭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⑮其實。惡其生而趣^⑯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注釋】①轉：遷職。②復古：恢復舊的制度、習俗等。③中宗：元帝司馬睿。④通共：全部，一起。⑤王導（公元二六七年—公元三三〇年）：字茂宏，晉朝名臣，臨沂（今山東臨沂縣）人。元帝

爲瑯琊王時，導知天下將亂，勸王收賢俊共事，及即位，參與政務，朝野傾心，號稱爲「仲父」。後受遺詔輔明帝，又輔成帝，歷事三朝，出將入相，晉朝中興，導功居多，官至太傅，卒謚文獻。⑥肇自：始於。⑦班固（公元三二年—公元九二年）：字孟堅，漢班彪子，明帝時爲郎，曾與傅毅典校秘書，後續其父彪所著漢書，積二十餘年乃成。爲斷代史之祖。著有《兩都賦》、《封燕然山銘》等四十餘篇作品，傳於後世。⑧深論：深刻的議論。⑨刑政：刑法政令。⑩不中：不適合，不適當。⑪原：推究；考究；研究。⑫當罪：謂罰當其罪。⑬役：徭役。⑭刖：砍掉腳或腳趾。古代酷刑之一。⑮練：詳熟；熟悉。⑯趣：催促。

【譯文】不久衛展遷任廷尉，又上書說：「古代的肉刑，是前代賢人聖王所用過的，我認爲應該恢復古制并施行。」元帝司馬睿詔令：「可交內外大臣共同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人，經過議論認爲：肉刑制度由來已久。它開始於上古，以至到夏、商、周三代，聖哲明王都未曾更改。東漢班固曾對此做過深刻的論述，認爲雖從表面上看，（廢除肉刑）有減輕刑罰之名，而實質上等於殺人。刑罰輕重失當，所以刑罰與政令就難適中公允。再說，本來先王制定刑罰，不是因爲一時之怒，也不是用來殘害民眾的，是想用以遏止奸惡，用以使罰當其罪的。而今竊賊偷盜他人財物，邪淫的人貪圖美色，逃亡者逃避徭役，他們都未曾殺人。對這些人即可處以砍足之刑。處以肉刑即能制止

犯罪，如果再加以殺戮，則超過了他們應得之罪。人死不能復生，但被任意殘害處死的人，每年都有很大的數目，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聽聞的事，而何況把這種刑罰列入政令呢？如果祇被廢肉刑的美名所迷惑，而不顧及實情，厭惡人們有活路而把他們趕上死路，這等於是害怕被水淹却跳出船隻，想避開坑穴却躍進深井一樣，連愚昧無知的人都不這樣去做，又有什麼理由（將這樣的刑罰）選列於政令之中呢？

百官志

【原文】中書郎^①李重^②以爲等級^③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④而內官^⑤重。以使風俗大弊。宜厘改^⑥重外選。簡階級^⑦。使官人^⑧。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⑨經治^⑩。而功在簡易^⑪。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⑫。周分六職^⑬。秦采古制。漢仍^⑭秦舊。倚^⑮丞相。任九卿^⑯。雖置五曹^⑰。尚書令^⑱僕射^⑲之職。始于掌封奏^⑳以宣外內。事任^㉑尚輕。而郡守牧民^㉒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㉓。其有殊政^㉔者。或賜爵進秩^㉕。諒^㉖爲治大體。所以遠（藝文類聚遠作追）蹤^㉗三代也。及至東京^㉘。尚書^㉙雖漸優顯^㉚。然令僕^㉛出爲郡守（藝文類聚郡守下有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十一字）。便（無便字）入爲三公^㉜。虞延^㉝。第五倫^㉞。桓虞。鮑昱^㉟是也。近自魏朝。名守^㊱杜畿^㊲。滿寵^㊳。田豫^㊴。胡質^㊵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㊶中二千石^㊷假節^㊸。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㊹不徙官^㊺之義也。

【注釋】①中書郎：官名。三國魏始置，屬中書省，爲編修國史之任。晉惠帝時起，改屬秘書監，稱大著作郎。②李重（公元二五三年—公元三〇〇年）：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好學，有文辭。早

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之弊。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熙初（公元二九〇年），累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義，輒參以經典處決，多見施行。遷尚書吏部郎。永康初，趙王司馬論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迫成疾而卒。謚曰成。③等級：按差異而定出的官吏的高下級別。④輕：輕視。⑤內官：指國君左右的親近臣僚。⑥厘改：改革；改正。⑦階級：官的品位、等級。⑧使官人：使官得其人。官人，選才委官。⑨體國：創建或治理國家。⑩經治：籌劃治理。⑪簡易：簡單易行；不煩難。⑫九官：古傳舜設置的九個大臣。顏師古注：「《尚書》：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⑬六職：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六種職別。⑭仍：沿用。⑮倚：憑靠。⑯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⑰五曹：指尚書省下分職治事的五個官署。漢初置尚書五人，其一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主庶人上書事；主客曹主外國事。⑱尚書令：官名。始於秦，西漢沿置，本爲少府的屬官，掌文書及群臣的奏章。漢武帝時以宦官司擔任（又稱中書令），漢成帝時改用士人。東漢政務歸尚書，尚書令成爲對君主負責總攬一切政令的首腦。⑲僕射：官名，秦始置。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位僅次尚書令，職權漸重。漢獻帝建安四年，置左右僕射。唐宋左右僕射爲宰相之職。⑳封奏：指古時臣下封好牘（奏章）上奏帝王。㉑事任：職務；職責。㉒牧民：治民。㉓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漢宣：漢宣帝，名劉詢，生于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原名劉病已。漢武帝的曾孫。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任用賢能，賢相循吏輩出。全國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史稱「宣帝中興」。二千石：漢制，郡守俸祿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稱郡守為「二千石」。^{②4}殊政：突出的政績。^{②5}進秩：進升官職；增加俸祿。^{②6}諒：確實；委實。^{②7}遠蹤：《藝文類聚》遠作「追」。追蹤，按蹤迹或綫索追尋。^{②8}東京：古都名。指洛陽，即今河南省洛陽市。東漢都洛陽，因在西漢故都長安之東，故稱「東京」。^{②9}尚書：官名。始置於戰國時，或稱掌書，尚即執掌之義。秦為少府屬官，漢武帝提高皇權，因尚書在皇帝左右辦事，掌管文書奏章，地位逐漸重要。漢成帝時設尚書五人，開始分曹辦事。東漢時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員，從此三公權力大大削弱。魏晉以後，尚書事務益繁。隋代始分。^{③0}優顯：貴顯。^{③1}令僕：指尚書令與僕射。亦泛指股肱重臣。^{③2}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③3}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③4}第五倫：字伯魚，東漢京兆長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先世為戰國田氏，遷移西漢園陵，以遷移次第為氏。早年是鄉嗇夫，京兆尹閭興召為主簿，任鑄錢掾。後舉孝廉，任會稽（浙江）、蜀郡（四川）太守。為官以清廉著稱。章帝時，揭發外戚馬氏諸多惡行。^{③5}鮑昱：字文泉，約王莽更始二年（公元十年）生，卒於漢章帝劉烜建初六年（公元八十一年），上黨屯留（今山西長治市屯留縣）人。東漢司隸校尉鮑永之子。鮑昱歷仕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三朝，位至司徒、太尉，是東漢初年比較著名的奉法守正、注意實績的官員。^{③6}名守：有賢名的郡守。^{③7}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東漢末及三國時曹魏官吏及將領。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後代。^{③8}滿寵：字伯寧，山陽郡昌邑人（今山東微山），魏國名將，官至太尉。最初在曹操手下任許縣縣令，掌管司法，以執法嚴格著稱；轉任汝

南太守，開始參與軍事，曾參與赤壁之戰。後關羽圍攻樊城，滿寵協助曹仁守城，勸阻了弃城而逃的計畫，成功堅持到援軍到來。曹丕在位期間，滿寵駐紮在新野，負責荊州側的對吳作戰。曹睿在位期間，滿寵轉任到揚州，接替曹休負責東側對吳作戰，屢有功勞，後因年邁調回中央任太尉，數年後病逝。^{③⑨}田豫（公元一七一年—公元二五二年）：字國讓，漁陽雍奴（今天津市武清區東北）人。三國時期曹魏將領，官至太中大夫，封長樂亭侯。^{④⑩}胡質（？—公元二五〇年）：字文德，淮南壽春人，少與蔣濟、朱績知名江、淮間。蔣濟為別駕，推薦與曹操，召為頓丘令。魏文帝時，官至東莞太守。在東莞九年，政通人和，上下稱頌。後遷荊州任刺史，政績依然卓著。他為官清廉，不經營家產私業，家中沒有多餘財產。^{④⑪}秩：俸祿。^{④⑫}中二千石：漢官秩名。《漢書·宣帝紀》：「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顏師古注：「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漢制九卿秩皆中二千石，故又用為九卿的代稱。^{④⑬}假節：晉南北朝時，掌地方軍政的官往往加使持節、持節或假節的稱號，持節得誅殺中級以下官吏及無官職者或者犯軍令者。^{④⑭}沒世：終身，永遠。^{④⑮}徙官：遷徙官職。

【譯文】中書郎李重，認為朝廷官吏的等級繁多，且在一個職位上時間不長，又輕視地方官選用而重視任用近侍臣僚，因而導致風氣敗壞，應改為重視地方官員的選派，簡

化官員的品級劃分，使官得其人。他說：「上古聖王，設官建制，目的是爲了治理好國家，其成功之處在於簡單易行。從五帝三王以來，其設官建制世代各有增減。虞舜祇任命九牧官長，周代分設六種職事，秦朝采用古制。漢沿用秦的制度，倚仗丞相，任用九卿，雖也增設了五曹、尚書令、僕射等官職，（這些擔任內廷職務的官員）開始也祇是掌管封呈奏報之事，將君主旨意向朝野內外轉達而已，其職責任務尚不算重要，而郡守一類管理民衆之官則處於重要地位。所以漢宣帝說，治理天下所要倚靠的是俸祿爲二千石的好郡守。他們中政績優異者，就賜給爵位或晉升官職、增加俸祿，這確實是治國的大根本，所以宣帝的政績能够遠追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到了東漢，尚書之位盡管逐漸優越顯要，然而尚書令和僕射外派地方就是郡守，隨即回到京城便位列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就是如此。近世魏朝著名的郡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人，做郡守十多年到二十年，有的品級達中二千石，皇上賜予節杖，也不讓他們離開州郡，這也體現出古人「如果善於從事某項工作，即使幹一輩子，也不離開這份官職」的大義。

「原文」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①。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②。轉徙^③如流。能不以著^④。黜陟^⑤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⑥成。不可得也。虞書^⑦云。三考^⑧黜陟幽明^⑨。周官。三年大計^⑩群吏

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⑪。不稱。繼以左遷^⑫。然則雋才^⑬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⑭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群官等級。使同班^⑮者不得復稍遷。又簡^⑯法外議罪^⑰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⑱（書疑事）。士^⑲必量能^⑳而受爵^㉑矣。居職^㉒者自久。則政績可考^㉓。人心自定^㉔。務求諸己矣。

【注釋】①隆：顯達，顯赫。②遷補：升官補缺。③轉徙：輾轉遷移。④著：顯著。⑤黜陟：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⑥治功：泛指治理的政績。⑦虞書：屬《尚書》中虞書部。⑧三考：古代官吏考績之制。指經三次考核決定升降賞罰。⑨幽明：指善惡，賢愚。⑩大計：官吏每三年一次的考績。⑪試守：正式任命前試行代理某一職務。⑫左遷：降官，貶職。⑬雋才：亦作「雋材」，才智出衆的人；出衆的才智。「雋」通「俊」。⑭器：才能，能力。⑮同班：等級相同。⑯簡：簡化。⑰議罪：論議定罪。⑱理書：理事，治事，處理事務。⑲士：卿士。泛稱諸侯臣僚、各級官吏。⑳量能：衡量才能。㉑受爵：接受爵位。㉒居職：在職；任職。㉓考：舊時考核官吏的成績曰「考」，其考語亦曰「考」。㉔定：安定。

【譯文】漢、魏朝以來，在朝廷做官的尊貴，於今最爲顯著。於是百官的等級也就增

多，官員的變更、補缺、調轉、提升如同流水，有能力而不爲人所知，人才的賢愚在進退升降中不能得到彰顯，這是治理國家的極大弊端。官階如此繁多，却希望官員在一個職位任職較長時間，在一個職位上時間短暫却又希望其治理很有成績，這都是不可能辦到的事。《虞書》上說：「經過三次考核決定官員的升降。」《周官》上說：「每三年廣泛考察百官的政績一次，據此賞罰任免。」漢代的辦法是授予官職時，有的不直接確定官職的大小品級。魏朝在開始任用時不看重資歷，也采取在職試用的辦法，對其不稱職者予以降職。這樣，則使才能出衆者得到升遷，無才能的予以降職或辭退。這就是所謂有才能的人一定經過試用，而按其才能高低來用人的辦法。我以爲當前應大力合并官員的品級，讓同一官品班次者不得在短時間內調遷。另外，應簡化在規定以外評議官員罪過的制度，明確在職試用、留用、不稱職者降免的規定。這樣一來，人各得其位、制度得到簡化明確，士人也會根據其才幹而接受爵位了。在某一職位任期持久，則政績就可以考核，做官的人心安定，就必然會努力要求自己盡職了。

【原文】裴顧^①（顧疑顧）以萬機^②庶政^③。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④治道。以爲經理^⑤群務。非一才之任。照練^⑥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分局^⑦。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

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⑧。立相干^⑨之禁。侵官^⑩爲曹^⑪。離局^⑫陷奸。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⑬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⑭。夫然。故人知厥^⑮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⑯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⑰於使能。分業^⑱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競達所懷^⑲。衆言紛錯^⑳。莅職^㉑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㉒莫知所信。遂親細事^㉓。躬自聽斷^㉔。所綜^㉕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㉖無所責。群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

【注釋】①裴顧：疑爲裴顧（公元二六七年—公元三〇〇年），西晉哲學家。字逸民。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他曾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之職。西晉時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稱著當時的名士。生於晉武帝泰始三年，卒於惠帝永康元年，年三十四歲。②萬機：指帝王日常處理的紛繁的政務。③庶政：各種政務。④原：推究，考究，研究。⑤經理：治理。⑥照練：照，察知，明白。練，詳熟，熟悉。⑦分局：職司，猶職分。⑧責成：指令專人或機構負責完成任務。⑨相干：互相干擾；互相干犯。⑩侵官：超越權限而侵犯其他官員的職權。⑪曹：古代分科辦事的官署或部門。此處指下屬官員。⑫離局：遠離自己的部屬；離開職守。⑬義：道義。⑭出位：越位，超越本分。⑮厥：代詞。其。起指示作用。⑯治道：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等。⑰逸：閑適，安樂。⑱分

業：猶分工。^{①⑨}所懷：懷抱；心中所想。^{②⑩}紛錯：紛繁雜亂。^{②⑪}莅職：莅職，到任；就職。^{②⑫}眩：迷惑；迷亂。^{②⑬}細事：小事。^{②⑭}聽斷：聽取陳述而做出決定。^{②⑮}綜：整理，治理。^{②⑯}非：錯誤。

【譯文】裴頠認為國家政務，應托付宰輔辦理，已有的詔命不應頻頻更改，於是上疏說：「臣聽聞古代的聖哲，深入的探究治國之道，認為管理衆多事務，不是憑一人之才就能勝任的；通曉熟練各種事務，也不是靠一人之智所能達到的。因而纔設置各種官職，明確他們的分工職守，職責和規章制度就能確定下來。政務不積壓，那麼他的任務就易於完成；選賢任能，各守其位，各盡其責，制訂好嚴禁相互干預的禁令，超越權限而侵犯其他官員職權的降為屬官，離開自己職守的按奸臣處理。即便如此，還擔心這樣做尚不足以控制私情，於是又以道義來明確防範。明確提出『君子謀政不超越自己的職責』。這樣一來，人人都知道他應做的事，各守其職，居下位沒有超越職分之臣，國家的政治纔得以興隆，歌頌之聲就可傳揚。所以人們說堯舜為訪求賢才而忙碌，因賢才得以任用而安享清閑。這是由於職務分工既已劃分清楚，任職的又是合適的人才，君王無所為而能實現天下政治清明，難道不是很好嗎？反之，選用官員不當，人人不守職分，他們超越職位干預下屬機構的事務，競相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衆說紛紜，使在職者不能自主的管好本職事務，不在職者蠻橫干涉別人分內的事務；君主的聽聞就會混亂，迷

惑不知該信誰的話，於是就親自處理具體事務，親自決斷。君主所綜攬的事情多了，所奏告的人就越來越多，結果是有了成績却不知是誰的功勞，有了過失也不知是誰的責任。下面的臣子放弃了自己的職守，又能逃脫責罰。這樣還指望國家能治理好，確實是很難辦到的事呀！」

【原文】昔杜蕢^①既數^②師曠^③。退而自酌^④。以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⑤不知簿書^⑥之目^⑦。漢史美^⑧其守職。政不可多門^⑨。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⑩。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⑪便有干職之臣。適^⑫不守局。則所豫^⑬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⑭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⑮。臣作威福。朝之蠹^⑯也。帷幄^⑰張子房^⑱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群司^⑲。卑^⑳（卑作單）力所職。尊崇^㉑宰輔。動靜咨度^㉒。保任其負^㉓。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㉔頗以詔命數移易^㉕為不安靜。臣不勝狂瞽^㉖。敢陳愚懷^㉗。乞陛下少垂^㉘省察。

【注釋】①杜蕢：晉平公的廚師。②數：數落，責備。③師曠：春秋晉國樂師。善於辨音。④自酌：斟酒自飲。⑤陳平：人名。西漢陽武（今河南原陽）人。西漢開國功臣。漢文帝時任右丞相，

後遷左丞相。⑥簿書：記錄財物出納的簿冊。⑦目：條目；要目。⑧美：稱贊。⑨多門：謂頒令之處很多。⑩顯戮：明確的懲罰。戮，懲罰。⑪當：符合。⑫適：連詞。如果，假若。表示假設關係。⑬豫：通「與」。參與。⑭赴：趨附。⑮威福：原指統治者的賞罰之權，此處謂當權者妄自尊大，恃勢弄權。⑯蠱：音度。比喻禍國害民的人或事。⑰帷幄：指謀臣或謀畫之任。⑱張子房：張良（？——公元前一八五年），字子房，封留侯，謚號文成。祖籍潁川，城父（今安徽亳州）人，漢太祖劉邦的謀臣，漢朝開國元勳之一。⑲群司：百官。⑳尊崇：尊敬推崇。㉑咨度：諮詢；商酌。㉒負：承受；擔負。㉓風言：流言；無根據的話。㉔移易：移動改變。㉕狂瞽：愚妄無知。多用作自謙之辭。㉖愚懷：謙指己見。㉗垂：用作敬詞，多用於上對下的動作。

【譯文】從前杜蕢數落責備師曠的過錯（并罰他飲酒），退下時又自罰一杯，以懲罰自己干預他人職責的過錯，史書上稱贊他做得很對。漢朝陳平不能回答出帳簿的名目，史書稱美他能恪守本職。頒佈政令之處不可多，多則人民無所適從。當今最好的做法是，選拔官員既然有了能勝任崗位的人，就應該把相應的責任委托給他；若有不稱職者，便給以公開的處罰，這樣誰還敢不盡心竭力。（如果官職與責任）不相應便會產生干涉他人職責的官員，如果有人不遵守自己的權限，那麼他所參與干涉的事必然涉及多方面；如果參與面過廣，那麼就會有官員去依附（這樣的權貴），如果大家都要趕去依

附（權貴），那些權貴就會作威作福。臣子作威作福，就會成為朝廷的蛀蟲（而害國害民）。像漢代張良那樣的謀臣，不宜使用得太多，應該把外面的事務委任給各個部門，使他們恪盡職守；君主應尊崇在朝的宰輔之臣，重大事項和他們諮詢商量，保證他們做好自己的工作。如能這樣去做，聖上的詔書定然不再會頻加改動。臣聽到一些傳言，覺得屢次改動詔書，的確不是安穩妥當之計。臣語言狂妄、所知甚少，冒昧陳述自己的愚見，乞請陛下稍加垂目閱覽審察。」

【原文】何曾^①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于太祖^②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③阮籍^④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⑤。宜擯^⑥四裔^⑦。無令污染^⑧華夏。太祖^⑨曰。此子羸病^⑩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⑪焉。泰始九年^⑫。爲司徒。以疲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滔^⑬譖^⑭之于太傅越^⑮。遂被殺。初。曾告老^⑯。時被召見。侍坐^⑰終日。世祖^⑱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⑲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⑳。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注釋】①何曾（公元一九九年—二七八年）：西晉大臣。原名瑞諫，又名諫，魏大臣何夔之子，

承襲其父爵位，魏明帝時封平原侯，擢散騎侍郎、典農中郎將，主張為政之本在於得人。何曾與曹魏權臣司馬懿私交深厚，司馬炎襲父爵為晉王時，何曾為丞相，在廢曹立晉的過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晉朝一建立，他官封太尉，直至太保兼司徒，爵位也由侯晉升為公。朝會之時，何曾享受坐車佩劍的特權，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②太祖：晉文帝司馬昭。③聽：聽憑，任憑。④阮籍（公元二一〇年—公元二六三年）：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⑤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公坐，即公衆場合。此句指何曾對於阮籍有損禮教而深感不滿。史載阮籍在喪母時還喝酒吃肉，不能尊崇常禮，但是却因悲傷而吐血大病，幾乎死亡，所以當時人還認為阮籍是孝順的。而晉武帝司馬炎的父親司馬昭對阮籍及其家族還是非常欣賞和仰賴的（見《世說新語》「任誕篇」、「簡傲篇」以及《晉書斟注》卷四九「阮籍傳」）。⑥擯：排斥，棄絕。⑦四裔：指四方邊遠之地。⑧污染：沾染，玷污。⑨太祖：即太祖。⑩羸病：衰弱生病。羸，衰病，瘦弱，困憊。⑪憚：畏懼。⑫泰始九年：即公元二七三年，泰始是西晉的第一個年號。⑬潘滔：西晉滎陽人，字陽仲。初為潁懷太子洗馬，東海王司馬越引為心腹，與劉輿、裴邈合稱「越府三才」。歷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及越專朝政，疑朝臣貳於己，因勸司馬越悉誅尚書何綏等。永嘉四年，為河南尹，惠帝惡司馬越專權，與荀晞聯結，五年，晞陳越罪狀，表求殺滔。遣騎收之，夜遁，得免。⑭譖：讒毀，誣陷。⑮越：司馬越，字元超，西晉宗室，高密王泰長子。「八王之亂」的最後一王。初以世子為騎都尉，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後復

爲侍中，加奉車都尉，別封東海王。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鑒，後加尚書令。八王之亂後期，河間王顥挾晉惠帝遷長安，司馬越起兵奉迎惠帝，應者雲集。及惠帝還洛，司馬越乙太傅錄尚書事，獨攬朝政。^{①⑥}告老：舊指官吏年老辭官退休。^{①⑦}侍坐：在尊長近旁陪坐。^{①⑧}世祖：司馬炎。^{①⑨}嗣：子孫，後代。^{②⑩}沒：謂壽終，善終。

【譯文】何曾，字穎孝，陳國人。在任司隸校尉時，曾對太祖司馬昭說：「您現在正實行以孝道治理天下，而聽任阮籍在（母親去世的）重哀之時，公然飲酒吃肉。（像他這種蔑視禮教的人）應該放逐到四方邊遠之地，不要使他污染華夏的傳統美德。」太祖說：「他現在瘦弱疲病到如此地步，您不能看我的面子而忍一忍嗎？」何曾重新引經據典，言辭道理更爲懇切，讓朝廷的官員都有些害怕。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何曾官任司徒，因老邁多病請求退休。後來他的孫子何綏官至侍中。有個叫潘滔的人在太傅司馬越面前誣陷何綏，何綏遂被處死。當初何曾告老在家時，經常被武帝召見，何曾陪坐一整天，而武帝並不與他談論經國大事，祇說些日常生活的話。何曾從宮中出來常說：「恐怕將來不能免於禍亂，不知是否牽涉到後代子孫！」他告訴他的兩個兒子說：「你們還可以得到善終。」又指著幾個孫子說：「你們這一輩必遭遇禍亂而死！」等到何綏被殺後，何綏的哥哥何嵩說：「我們祖父料事如神啊！」

【原文】羊祜^①字叔子。泰山^②人也。都督^③荊州^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⑤。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⑥。南州市會^⑦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里^⑧相達。百姓乃樹碑^⑨峴峰^⑩。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⑪。杜預^⑫代鎮。名爲墮泪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⑬。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⑭。群臣上壽^⑮。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注釋】①羊祜（公元二二一年—公元二七八年）：晉南城人。武帝時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陸抗對境，務修德以懷吳人，官至征南大將軍，陳伐吳之計，後病卒，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爲立碑峴山，望其碑者皆流涕，時稱「墮泪碑」。②泰山：郡名。治奉高，在今山東泰安東北。③都督：總領，統領。④荊州：古「九州」之一。在荊山、衡山之間。漢爲十三刺史部之一。轄境約相當於今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粵的一部分；漢末以後轄境漸小。東晉定治江陵（現屬湖北），爲當時及南朝長江中游重鎮。⑤平吳：平滅東吳。⑥薨：古代稱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⑦市會：城市中的廟會。⑧邑里：指鄉里的人民。⑨百姓乃樹碑：羊祜任襄陽太守，有政績。後人以其常游峴山，故於峴山立碑紀念，稱「峴山碑」。⑩峴峰：山名。在湖北襄陽縣南。又名峴首山。東臨漢水，爲襄陽南面要塞。西晉羊祜鎮襄陽時，常登此山，置酒吟咏。⑪涕泗垂泣：涕泗，涕泪俱下，哭泣。垂泣，指

低聲哭。這段歷史成為日後「峴山泪」的典故。峴山泪本指百姓至峴山憑吊羊祜而流的眼泪，後謂因感念地方官德政而流出的懷念的眼泪。⑫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今西安東南）人。博學多才，被譽為「杜武庫」。參加了平吳戰爭，統一後致力於安定局勢。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和《春秋釋例》。⑬鄉君：古代婦女的封號。⑭慶會：喜慶的宴會。⑮上壽：謂向人敬酒，祝頌長壽。

【譯文】羊祜，字叔子，泰山郡人。他負責管理荊州的軍事，官拜征南大將軍。羊祜向武帝司馬炎上平滅東吳之策，武帝十分贊同，採納了他的意見。當時吳國軍隊前後來歸降者，多得難以計數。羊祜將入朝時生病，到了京都洛陽就死了。當時荊州人上廟市，聽到羊祜病逝的噩耗，整個集市上的人都悲哭號啕，停止了集市交易，哭聲相連，從市鎮傳到了鄉村。老百姓又為他在峴峰立碑，修廟祭祀。行路的人看到石碑後沒有不流淚哭泣的。杜預接替羊祜鎮守荊州，把百姓為羊祜所立的石碑稱為「墮泪碑」。晉滅吳以後，武帝頒詔曰：「羊祜提出平吳的謀略，立下大功，封羊祜的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絹萬匹。」東吳平定後（朝廷開）的慶功會上，群臣祝賀。武帝流著泪說：「這是羊祜太傅的功勞，豈是朕所能做到的啊！」

【原文】秦秀字玄良。新興①人也。少以學行②忠直③知名。遷補④博士⑤。群率伐

吳。詔以賈充^⑥爲大都督^⑦。秀性惡憎（惡憎作忌讒）佞。疾之如讎。輕鄙^⑧賈充。聞其爲大統^⑨。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⑩卒。議謚^⑪。秀請謚爲荒公。初。何曾^⑫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⑬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⑭。然資性^⑮驕奢。不循軌則^⑯。朝野之論。不可具言^⑰。儉。德之恭也。侈^⑱。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⑲。顯赫累世。荷保傳^⑳之貴。秉司徒^㉑之均^㉒。而乃驕奢之名。被^㉓於九域^㉔。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㉕皇代^㉖之美。弃羔羊^㉗之節。示後生^㉘之傲^㉙。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無正刑也。（舊無無正刑也四字。補之）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㉚謚法^㉛名與實爽^㉜曰繆^㉝。怙亂^㉞肆行^㉟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闔棺^㊱之日。然後誅行^㊲。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㊳。與物多忤^㊴。爲博士^㊵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注釋】①新興：郡名。東漢建安二十年置，治九原（今山西忻州市）縣。西晉時轄境減小。②學行：學問品行。③忠直：忠厚正直。④遷補：升官補缺。⑤博士：古代學官名，晉代設立國子博士。⑥賈充：見前注。⑦大都督：軍職名。魏晉南北朝稱「都督中外諸軍事」或「大都督」者，即爲全國最高之軍事統帥。南宋時亦偶有用都督、同都督，督視各路兵馬等，爲執政官出任臨時統帥之稱。⑧輕鄙：小看，輕視。⑨大統：軍隊統帥。⑩充：賈充。⑪謚：古代帝王、貴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

地位的人死後，據其生前業迹評定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亦指按上述情況評定這種稱號。⑫何曾：見前注。⑬色養：指人子和顏悅色奉養父母或承順父母顏色。⑭概：準則，標準。⑮資性：資質；天性。⑯軌則：規則；準則。⑰具言：備言，詳細告訴。⑱侈：奢侈，浪費。⑲二代：這裏指何曾在曹魏時代，便與當時的權臣司馬懿私交甚厚，司馬懿襲父親的爵位為晉王時，何曾便是其丞相。後來司馬炎以晉代魏，何曾起了相當的作用。⑳保傅：保育、教導太子。㉑司徒：官名。漢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并列三公。東漢時改稱司徒。歷代因之。㉒均：古同「鈞」，比喻國政。㉓被：遍布。㉔九域：九州。㉕穢：污染；玷污。㉖皇代：猶言國朝；當今之世。㉗羔羊：《詩·召南》篇名。因《羔羊》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故後用以稱美士大夫操行潔白、進退有節。㉘後生：後輩，下一代。㉙傲：古同「傲」。㉚謹案：慎查考。引用論據、史實開端的常用語。㉛謚法：評定謚號的法則。上古有號無謚，周初始制謚法，至秦廢。漢復其舊，歷代因之，至清止。㉜爽：差失；不合。㉝繆：詐偽。㉞怙亂：謂乘亂取利。㉟肆行：謂恣意妄為。㊱闔棺：蓋棺。指死亡。㊲誅行：謂累列死者行迹。㊳悻直：剛直，固執。㊴忤：指違逆，觸犯。㊵博士：古代學官名。六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漢文帝置一經博士，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晉置國子博士。

【譯文】秦秀，字玄良，新興郡人，年輕時以才學品行忠直而聞名，後來補缺做了博士。諸軍伐吳時，武帝詔命以賈充為大都督。秦秀生性憎惡奸佞之人，對這些人視如仇人一般。他輕蔑鄙視賈充，聽到他被任命為統軍首領，憤憤不平，曾打算以「哭師」的行動勸諫。待賈充死後，朝中商議給他定謚號，秦秀提出將賈充的謚號稱為「荒公」。當年何曾病逝，秦秀也曾說：「何曾侍奉父母有『色養』的美名，為官時上奏進言也能以伊尹為楷模，這兩點上確實符合臣子事奉君主的標準。然而他生性驕傲，生活奢侈，不守規矩，朝內朝外對他的議論很多，不能詳說。節儉是美德中最值得尊崇的，奢侈是惡行中最嚴重的。何曾受到司馬懿、司馬炎父子兩代的寵愛，顯赫幾世。他身居太傅太保的尊貴，執掌司徒之職的大權，而其驕奢之名遍及國內，凡活著的人，都為他的行為感到驚異。他玷污了我煌煌晉朝的美德，拋棄了為臣子廉潔正直、進退有節的操行，顯示給後輩人以傲慢失德的印象，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若在世時盡情驕奢放縱，死後又不給以應有的譴責，這樣就沒有公正的刑罰了。那麼王公貴人，還有什麼顧忌呢？通過詳細考查謚號的法則，臣看到名與實不合叫做『繆』，仗勢胡作非為叫做『醜』。何曾的謚號應該叫『繆醜公』。古人死後纔能對其一生的是非善惡做出結論，不因他前半生好而掩蓋後半世的罪過。」秦秀性情剛直固執，言行與衆人多有抵觸。任博士前後將近二十年，最後死在任上。

【原文】李憲^①字季和。上黨^②人也。累辟^③三府^④。不就^⑤。宣帝^⑥復辟爲太傅屬^⑦。固辭。世宗^⑧輔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⑨。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⑩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⑪。憲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⑫司隸校尉^⑬。

【注釋】①李憲：上黨銅鞮（今山西沁縣）人。少有高行，博學精研，屢徵不就。後爲并州別駕。晉景帝召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後轉司馬，拜右長史，太子太傅，并攝國事。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年老遜位。卒，追贈太保，謚曰成。②上黨：郡名。爲秦三十六郡之一。西晉時郡治潞縣。③辟：徵召、薦舉。④三府：即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按照漢制，三公可以自行徵召下屬官員乃至武官，稱爲「開府」。⑤就：就職。⑥宣帝：即司馬懿。⑦屬：官屬；部屬。⑧世宗：司馬師（公元二〇八年—二五五年），字子元，西晉開國君主晉武帝司馬炎的伯父，司馬懿與張春華的長子。司馬炎稱帝，尊司馬師爲晉景帝，廟號世宗。⑨從事中郎：官名。漢魏時，三公及將軍府均設從事中郎。職參謀議，位在長史、司馬之下。⑩孤：古代諸侯君王的自稱。⑪繩：約束。⑫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漢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兼掌選試博士。歷代因之，則爲專掌祭祀禮樂之官。⑬司隸校尉：鑒督京師和京城周邊地方的秘密鑒察官。

【譯文】李熹，字季和，上黨郡人。他多次被三公府徵召，都不就職。司馬懿又徵召他做太傅的屬官，他仍堅決辭讓。司馬師輔佐朝政時，命李熹作大將軍從事中郎。李熹來到後引見入朝，司馬師對他說：「當年先公徵召您而您不回應，現在我命您做官，您就來了，這是為什麼？」李熹回答說：「先君對我以禮相待，所以我也能够以禮相推辭；明公您是以法令硬性相邀，我是畏懼法令而來的。」皇上對李熹的為人非常敬重。升任李熹爲太常、司隸校尉。

群書治要卷三十

晉書（下）

【題解】本卷輯錄了晉朝十九位名臣之傳略。這十九位臣子中，有忠有奸。忠誠者如劉毅、傅玄等人，皆正言直諫，憂國憂民，然張華、裴頠等人却因被害而不得善終，令人扼腕。奸佞者如荀勖、馮統等，他們結黨營私，巧言令色，雖才學淵博，然心性邪佞，祇圖一己私利，全然不顧國之安危，其後果也可想而知。

除傳略外，本卷還輯錄了大量的奏疏和政論，內容涉及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風氣中亟須整飭的歷史積弊。劉毅力陳九品之弊，建議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裴頠深患時俗放蕩，風教陵遲，於是著《崇有論》以釋其弊，以尊儒術；劉頌、陸機皆見夏、商、周三代直道垂業之至理，故深闡五等分封之利，摒除郡縣之弊，以期帝王修周舊迹，建立諸侯，以使天下晏然，延祚久長；江統深惟四夷亂華，黎庶塗炭，故作《徙戎論》以正時議。在這些政論中，無不見先賢用心之良苦，亦見魏徵胸懷之深遠。

傳

「原文」劉毅^①字仲雄。東萊^②人也。治身^③清高^④。厲志^⑤方直^⑥。爲司隸校尉^⑦。皇太子鼓吹^⑧入東掖門^⑨。毅奏劾^⑩保傅^⑪以^⑫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⑬問毅曰。卿以吾可方^⑭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⑮。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⑯爲治。又平吳會^⑰。混一^⑱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⑲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⑳。以此言之。乃殆^㉑不如桓靈也。

【注釋】①劉毅（公元二一六年—公元二八五年）：曹魏及西晉官員，爲官公正剛直。②東萊：古地名。即今山東省北膠河以東。③治身：即修身。④清高：純潔高尚。⑤厲志：激勵意志，磨鍊意志。⑥方直：指人品端方正直。⑦司隸校尉：官職名，最初設於漢代，魏晉時沿用之，是鑒督京師和京城周邊地方的秘密鑒察官。該官職的司法鑒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約各級官吏尤其是中央高官的不法行爲。據《晉書·劉毅傳》，劉毅被任命爲司隸校尉的時間是公元二七八年。⑧鼓吹：演奏樂曲。⑨東掖門：掖門，宮殿正門兩旁的邊門。顏師古注：「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古時太子住在皇宮以東，太子朝覲皇帝，入宮需要從東邊的門入宮。如果此時還擺出吹打儀仗隊的樣子，則對於皇帝就不够恭敬了。故現在通行本《晉書·劉毅傳》中此處後有「以爲不敬」四個字，即特別強調

了劉毅認為此舉非常不敬。^⑩奏劾：上奏章檢舉。^⑪保傳：古代保育。教導太子等貴族子弟及未成年帝王。諸侯的男女官員，統稱為保傅。^⑫以：連詞，表并列，相當於「和」。^⑬世祖：即晉朝的開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⑭方：比較，對比。^⑮桓、靈：即漢桓帝和漢靈帝。桓靈兩帝是東漢末代的兩位皇帝，這個時代被史家定為漢代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政權岌岌可危的時期。漢靈帝除了要面對政權危機之外，確立太子方面也面臨嫡庶之爭，這兩個問題也正是晉武帝所面臨的。值得注意的是，劉毅回答武帝的問題之後，不到五十年間，皇室內部便出現了皇室兄弟相爭的「八王之亂」。這也與漢靈帝駕崩後不久天下大亂的情況暗合。^⑯克己：謂克制私欲，嚴以律己。^⑰吳會：東漢分會稽郡為吳、會稽二郡，并稱吳會，地點略相當於今日的江蘇浙江部分地區。後亦泛稱此兩郡故地為吳會。^⑱混一：亦作「混壹」。齊同，統一。^⑲已甚：過甚，太過。^⑳私門：猶家門。^㉑殆：大概，幾乎。

【譯文】劉毅，字仲雄，東萊郡人。他修身追求純潔高尚，以品行端方正直自勵。官拜司隸校尉。（有一次）他看到皇太子司馬衷一行擊鼓奏樂要從皇宮的東掖門入宮（來謁見皇上），劉毅便立即上奏彈劾（太子身邊的）太保、太傅以及有關下屬官員。（后經晉武帝）下令寬赦，然後太子纔得以入朝。武帝問劉毅說：「你認為我可以和漢代的哪位皇帝相比？」劉毅回答說：「您可與東漢的桓帝、靈帝相比。」武帝說：「我的德行雖說不如古人，但我還能克制私欲去治理朝政，又平定了吳會地區，統一了天下，

你將我比作桓帝、靈帝，這太過分了吧！」劉毅回答說：「桓、靈二帝能將賣官的錢收入國庫，陛下却將賣官的錢歸入自己腰包，就這一點而言，您大概還比不上桓、靈二帝！」

【原文】習鑿齒①陽秋②曰。毅答已。帝大笑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③。故不同乎。散騎常侍④鄒湛⑤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⑥。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⑦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⑨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⑩。焚雉頭裘⑪。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⑫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⑬算計。以長短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爲之。至如向⑮詔。非明恕⑯內充。苞之德度⑰。不可爲也。臣聞猛獸在田。荷⑱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⑲。勇夫爲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⑳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㉑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注釋】①習鑿齒（？—公元三八三年）：字彥威，東晉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襄陽（今湖北襄樊）人。世代爲荊楚豪族，東漢襄陽侯習鬱之後人。習鑿齒多才多藝，少有志氣，博學廣聞，以文筆著稱。精通玄學、佛學、史學，主要著作有《漢晉陽秋》《習鑿齒集》等。②陽秋：即《漢晉春秋》，一本記錄晉代歷史的書。③直臣：直言諫諍之臣。④散騎常侍：官名。秦漢設散騎（皇帝的騎

從）和中常侍，三國魏時將其并爲一官，稱「散騎常侍」。在皇帝左右規諫過失，以備顧問。晉以後，增加員額，稱員外散騎常侍，或通直散騎常侍，往往預聞要政。⑤鄒湛：鄒，音走（平聲），字潤甫，南陽新野人。少以才學出名。仕魏，任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等職。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後以楊駿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⑥漢文帝：漢朝的第三位皇帝，公元前一八〇年到公元前一五七年在位。在位期間，繼續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使漢朝從國家初定走向繁榮昌盛的過渡時期。後世將這一時期與其子景帝執政的時期統稱爲「文景之治」。⑦馮唐：西漢時趙國中丘（今邢台內邱）人，後徙居西漢代郡（今張家口蔚縣）。他以孝行著稱於時，被舉薦做了中郎署長，侍奉漢文帝。後被任命爲車騎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國的車戰之士。景帝即位，初爲楚國丞相，不久被免職。武帝時終於家。⑧頗、牧：戰國時趙國名將廉頗與李牧的并稱。漢揚雄《法言·重黎》：「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⑨犯順：不遜順。⑩封禪：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築土爲壇，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場祭地，報地之德，稱禪。《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⑪雉頭裘：以雉頭羽毛織成之裘，藉指奇裝异服。《晉書·武帝紀》：「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⑫褒：稱贊。⑬豫先：早先，事前。⑭長短：情由，情況。⑮向：剛纔。⑯明恕：明信寬厚，明察寬大。⑰德度：道德氣度。⑱荷：肩負，扛。⑲蜂蠆起於懷袖：比喻禍害侵身。蜂蠆，蜂和蠆，都是有毒刺的螫蟲。⑳倉卒：非常事變。㉑不世：罕有。多謂非凡。

【譯文】習鑿齒《漢晉陽秋》中記錄道：劉毅說完，晉武帝大笑說：「漢桓帝、漢靈帝兩個朝代，朝中聽不到這樣的話。現在我朝有劉毅這樣直言諫諍的臣子，可見（我朝還是和桓、靈兩朝）不同啊！」散騎常侍鄒湛向晉武帝進言道：「當今世人都拿陛下和漢文帝相比，但是陛下與漢文帝的用心還是非常不同的。當年，馮唐回答漢文帝說：『（就算廉頗、李牧這樣的名將在世，）陛下您也不知道用他們。』漢文帝因而發怒。今天劉毅說話不恭順，然而陛下很開心。兩相比較，陛下您的聖德超過了漢文帝。」晉武帝說：「我平定天下而不封禪，焚燒了（珍貴華麗的）鳥毛大衣，平日祇穿布衣，今天怎麼爲了這樣的小事如此稱贊我呢？」鄒湛說：「皇上詔書的內容都可以預先安排好，根據具體情況來反覆推敲。（因此）向往聖明的國君能够（根據情況而）盡力去（頒布好的詔書）。至於說剛纔您的口頭詔書，如果您的內心不能充滿明察的智慧，沒有寬廣的胸襟，不能用您的道德氣度包容臣子，陛下您就說不出那樣的話了。我聽說看到猛獸在田野裏，普通人也能扛著矛戈去應對，但是看到有毒的螫蟲從懷中飛出來，就算勇夫也要嚇一跳。這不是因爲老虎弱而螫蟲強，而是由於（螫蟲的出現）出乎意料造成的。君尊臣卑是自然之道，臣下的言語也自然要順而不逆。剛纔劉毅說話時，我們這些臣子都變了臉色，（惶恐地）仰望著陛下。（但是）陛下您剛纔說的口頭詔書却是非凡出衆，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臣因此歡喜慶幸，對您稱贊難道不是應該的嗎？」

【原文】遷尚書左僕射^①。龍見武庫^②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③時門之外。子產不賀^④。龍降夏廷^⑤。卜^⑥藏其瘞^⑦。至周幽王^⑧。禍豐乃發^⑨。證據^⑩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⑪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

膺受^⑫嘉祥^⑬。省^⑭來示^⑮以爲瞿然^⑯。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⑰。動靜^⑱數^⑲示。

【注釋】

①尚書左僕射：尚書僕射在秦漢時爲少府屬官，幫助尚書令管理少府檔案和文書，是很低階的官員。後來，尚書開始管理機密，尚書僕射也日益重要。三國時開始分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據《晉書·劉毅傳》，劉毅於公元二八四年擔任此職，次年劉毅卒。②武庫：泛指藏器物的倉庫。③鄭：春秋國名，姬姓，周宣王封弟友於此。在今陝西華縣西北。④子產不賀：出自《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國發生大水災，有龍在時門外的洧淵爭鬥，國人請求祭祀，子產不肯，曰：「我門，龍不我覲也。龍門，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子產（？—公元前五二二年），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國貴族，與孔子同時。他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人們又稱他爲公孫僑、鄭子產。他自鄭簡公時（公元前五五四年）被立爲卿，公元前五四三年到公元前五二二年執掌鄭國國政，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政治家。子產沒有著述傳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載於《左傳》、《史記》等書籍。⑤龍降夏廷：指有龍出現在夏代。這裏用了一個傳說典故：夏朝桀王時出現了兩條龍，被桀王所殺，桀王將龍涎藏在木積中，此後的天子都不敢打開木積來看。可是六百四十多年後，周厲王打開木積，結果導致褒姒的出生。褒姒最終成爲周幽王的妃子，周幽王因爲寵愛她而使西周遭亡國。⑥卜：卜人，卜官。⑦羆：魚、龍之類的涎沫。《國語·鄭語》：「〔夏后〕卜請其羆而藏之，吉。」韋昭注：「羆，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⑧周幽王：帝號。姓姬，名宮涅，宣王子，生卒年不詳。沉湎酒色，不理國事，廢申后而立褒姒，又廢太子宜臼改立伯服，申侯

不服，引犬戎進攻而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在位十一年，謚曰幽。⑨禍豐乃發：褒姒爲幽王所寵幸。性不好笑，幽王悅之萬方不得，乃舉烽火以召諸侯，諸侯急至，而無外敵入寇事，褒姒大笑。幽王遂數舉烽火，以博褒姒之笑。後申侯與犬戎攻周，幽王又舉烽火，諸侯以爲戲，不至，幽王被殺。豐，仇隙、爭端。⑩證據：證明，考證。⑪報：特指皇帝對臣下所上條陳、奏章等的批覆。⑫膺受：承受。⑬嘉祥：指祥瑞。⑭省：泛指觀看、閱覽。⑮來示：對他人來信的敬稱。⑯瞿然：驚駭貌。⑰典義：即指經義。⑱動靜：偏指行動、舉止。⑲數：多次。

【譯文】後來劉毅遷升爲尚書左僕射。當時有龍出現在武庫的水井中，武帝親自坐車去觀看，露出喜悅的神色。於是朝廷內外的官員建議應當慶賀，唯獨劉毅上表說：「以前（春秋時），有龍降落在鄭國時門之外，子產并不稱賀。夏朝時，有龍降落在宮廷中，占卜者將龍吐的涎沫藏在盒子里。後至周幽王時，最終因爲龍的涎沫流出來而釀成亡國的禍患。臣查證從前的典籍，沒有慶賀飛龍降臨的禮儀。」世祖頒詔說：「政事和德行都還沒有修明，實在沒有資格承受這樣的祥瑞。我覽閱了（劉毅的）上表，感到又驚又怕。慶賀之事，應審慎地依照經典大義，一舉一動都要及時告知。」

【原文】上疏陳九品①之弊曰。臣聞立政②者以官才③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

替之所由也。人物④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⑤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⑥在上。嚴刑督⑦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乂⑧而得四凶⑨。三載考績⑩而饗饗⑪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⑫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⑬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奸。豈徒⑭四族。側陋⑮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⑯。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⑰之負。私無告訴⑱（訴作訐）⑲之忌。榮黨橫⑲越⑲。威福擅行。用心百態⑲。求者萬端⑲。廉讓之風滅。苟且⑲之俗成。天下訥訥⑲。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⑲。輒條列其事。夫名⑲狀⑲以當才⑲爲清。品⑲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要。不可不允⑲。清平⑲者治化⑲之美。枉濫⑲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備體⑲者寡。器有大小。達⑲有早晚。是以三仁⑲殊塗而同歸⑲。四子⑲異行⑲而鈞義。陳平⑲。韓信⑲。笑侮⑲於邑里⑲。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⑲。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⑲之所明也。

【注釋】①九品：即九品中正制。開始於曹魏，晉沿用，是東漢末年名士品評官員人選的制度化。其運作流程是，朝廷先選定中正官，這些中正官將其所在地的人才，依據能力和家族背景兩方面，

定爲九個等級，即九品，以供吏部選官參考。②立政：確立爲政之道。③官才：亦作「官材」。按照才能授予官職，任用有才能的人爲官。④人物：人的品格、才幹。⑤情僞：真假，真誠與虛僞。⑥聖哲：指超人的道德才智。亦指具有這種道德才智的人。⑦督：責備，責罰。⑧俊乂：亦作「俊艾」，指才德出衆的人。⑨四凶：此處指渾敦、窮奇、檇杌、饕餮四個惡人。後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貪婪的朝臣。⑩考績：按一定標準考核官吏的成績。⑪饕餮：相傳爲堯舜時的四凶之一。⑫上聖：猶至聖。指德智超群的人。⑬授：任用。⑭豈徒：難道祇是，何止。⑮側陋：處在僻陋之處的賢人或卑賤的賢者。⑯威福：語出《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孔穎達疏：「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原指統治者的賞罰之權，後多謂當權者妄自尊大，恃勢弄權。⑰考校：猶考課，即官員政績的考核。⑱告訐：責人過失或揭人陰私，告發。訐，音杰。⑲橫：橫暴，放縱。⑳越：僭越，不依次序超出。㉑百態：各種形態。㉒萬端：形容方法、頭緒、形態等極多而紛繁。㉓苟且：不循禮法。㉔訥訥：喧嘩紛擾的樣子。㉕以一槩論：同「以一概論」、「一概而論」，指對問題不作具體分析，籠統地同樣看待。㉖名：形容，稱說。㉗狀：指敘述人物生平行事的文字。漢以後多稱爲「行狀」。㉘當才：才能與所任之事相當。㉙品：評價，衡量。㉚允：使人信服。㉛清平：廉潔公正。㉜治化：謂治理國家、教化人民。㉝枉濫：枉法恣肆。㉞備體：猶齊備、完整。㉟達：顯貴，顯達。㊱三仁：三位仁人，指殷末之微子、箕子、比干。㊲殊塗而同歸：本謂由不同途徑達到同一目的地，後以喻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相同結果。㊳四子：義仲、義叔、和仲、和叔。㊴异行：行迹不同。㊵陳平（？—公

元前一七八年）：漢初陽武（今河南省陽武縣東南）人。幼嗜讀書，容貌俊美，足智多謀，事高祖屢出奇策。惠帝時，官至左丞相。卒謚獻。^{④1}韓信（？——公元前一九六年）：淮陰人，年輕時曾忍少年胯下之辱，後助漢高祖劉邦伐魏、舉趙、降燕、破齊，封爲齊王，後徙封楚王，高祖疑其背叛，僞作雲夢之會，擒置咸陽，降封淮陰侯，終爲呂后所殺。^{④2}笑侮：嘲笑戲弄。^{④3}邑里：指鄉里的人民。^{④4}伍胥：指伍子胥，春秋末期吳國大夫，軍事家，名員，字子胥，楚國人。^{④5}篤論：猶確論、確切的評論。

【譯文】劉毅上疏陳述「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奏疏中）說：「臣聽說確立爲政之道以量才授官爲本。任用有才能的人爲官有三種困難，而國家興盛與衰敗就由此產生：（候選人的）品格才幹難以瞭解，這是第一難；（品評者）個人的愛憎（偏見）難以防備，這是第二難；（考察結果的）真假難以明辨，這是第三難。即使在上位者道德高尚、才智明達，并以嚴厲的刑罰來督促，以上這三方面的困難還是不易改變。所以，上古帝王唐堯訪求才德出衆的人，却還是讓『四凶』得以做官；虞舜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吏政績，而饕餮（四凶之一）却能够成功地蒙混過關。（因此）即使當代的君主具備前代聖王那樣的英明，但如果没有考察官員的正確方法，使平庸之人得以授官，賞罰也難收勸勉之效，這就等於爲天下的奸惡之人打開方便之門，哪裏僅僅祇會是『四凶』得到重用呢？這樣一來，身處荒僻、地位低微的賢人還會有什麼進身的希望呢？如今設立中正

官，由他們將候選官員劃分爲九個等級，等級的高低由他們做主，士人的榮辱進退就落在他們手中。（他們）操控著唯君主纔應有的賞罰之權，侵奪了朝廷的權勢。候選人的好壞，取決於他們的愛憎，考察結果的真假也由他們的己見決定。於公沒有被考課督責的壓力，於私沒有被人檢舉控告的顧忌。（結果使得）官員結黨營私，威福自專。他們各懷目的，營求（官職）的方法多種多樣，從而使廉直謙讓的風氣逐漸消失，不循禮法（求取官職）的惡俗日益形成。天下人紛紛攘攘，祇是爲了爭奪品級官位，而再也聽不到推賢讓能的事情了。這種流俗竟惡劣到如此地步，臣實在爲今天的聖明之世（還有如此惡劣的風氣）而感到耻辱。臣心中所以爲不當的，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於是分條列舉這些事項。稱說一個人的生平要與其才能相當纔叫做清正，品評一個人要能够與他的實情相符合纔叫做公平。這是關係到國家安定還是混亂的關鍵，不可不（公平處理而）使人信服。清正、公平是治國化民的美事，枉法恣肆是亂法敗政的惡事，對此不能不詳察。然而，人各有所長，德能俱全的人很少見，人的才器有大有小，得志也有早有晚。所以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境遇、經歷各不相同，但其賢名相同。義仲、義叔、和仲、和叔的作爲不同，而都能够體現道義。陳平、韓信都曾在其家鄉被人耻笑侮辱，但後來都爲帝王建立了功業。屈原、伍子胥也曾不爲君主所容，但後來却揚名於青史。這些都是歷史定論，向我們表明識人的不易。

「原文」今之中正。不精才實^①。務依黨利。不鈞^②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③。前鄙後修^④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⑤。質直^⑥者罪以違時^⑦。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⑧。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⑨者以己爲限。高下逐^⑩強弱。是非隨愛憎。憑^⑪權附黨^⑫。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⑬。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⑭必達。守道困悴^⑮。無報於身。必見割奪^⑯。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⑰時。實爲亂源^⑱。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⑲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⑳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㉑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㉒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㉓。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㉔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所無容厝^㉕。今（舊無今字。補之）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㉖殊方^㉗。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㉘。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㉙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㉚。遂使進官之人。弃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㉛。品^㉜不校^㉝功。黨譽^㉞虛

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③⑤}。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③⑥}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③⑦}薄^{③⑧}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③⑨}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注釋】①才實：指真正的人才。②鈞：通「均」。均衡，均勻。③吹毛以求疵：吹開皮上的毛，尋找裏面的毛病。比喻刻意挑剔過失或缺點。語出《韓非子·大體》：「古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④修：端正恭謹。⑤覆過：遮掩過失。⑥質直：樸實正直。⑦違時：謂違背當時的形勢或時代的趨勢。⑧小檢：猶小節、小的操守。⑨齊量：猶等同。⑩逐：隨，跟隨。⑪憑：依托，依仗。⑫附黨：阿附，偏私。⑬旬日異狀：旬日，十天時間，指很短的一段時日。異狀，不同的情態。⑭附托：依附寄托。⑮困悴：貧困愁苦。⑯割奪：貶抑，削減。⑰罔：蒙蔽，欺騙。⑱亂源：亦作「亂原」。禍亂的根源。⑲鎮靜：安定。⑳六親：泛指親屬。具體所指歷來說法不一：《老子》：「六親不和有孝慈。」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管子·牧民》：

「上服度，則六親固。」尹知章注：「六親，謂父、母、兄、弟、妻、子。」另漢賈誼《新書·六術》篇，以父、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從曾祖昆弟、族兄弟為「六親」。此外，尚有其他說法。②①鄉老：《周禮》官名。地官之屬。掌六鄉教化，每二鄉由三公一人兼任。在朝謂之「三公」，在鄉謂之「鄉老」。②②司馬：官名。②③黜陟：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②④州黨：猶言鄉里。②⑤容厝：亦作「容措」，猶措置、安放。②⑥給役：供應使役。②⑦殊方：遠方，異域。②⑧臺府：指中央政府機構。②⑨人事：說情請托，交際應酬。③⑩課：評判等次，考試評定。③⑪浮飾：虛誇文飾。③⑫品：等級，等第。③⑬校：考核，考察。③⑭黨譽：袒護稱贊。③⑮白論：猶空言。③⑯百揆：百官。③⑰讎：仇恨，怨恨。③⑱薄：虛假刻薄，不誠樸寬厚。③⑲更：副詞，另外。

【譯文】「當今的地方中正官，選人不精察其真才實學，致力於依據私黨之利取舍；不按同一標準衡量人才，而是隨自己的主觀愛憎來判斷。對想抬舉的人，就採用不真實的材料來成就其美譽；對想貶低的人，則吹毛求疵加以壓制。對曾經為人鄙陋而後來變得端正恭謹的人，就援引其過去的事例來損害他今天的形象；對過去賢德而現在有瑕疵者，就在考查中弄虛作假來掩蓋其過錯。對質樸正直的人，就以不識時務加以譴責；對迎合取容的人，則稱贊其能謙和待人。對襟懷遠大者，便責備其不拘小節；對才識淺近者，則贊美其合乎世俗；對才識與自己相當的人，就以自己為限度。評價的高低

隨被考察者的勢力強弱而定，對是非的判斷由個人的愛憎來決定。（他們）倚仗權勢，依附私黨，毀損公平，任人唯親。隨著家世的興衰（來評定人才）而不看本人的真才實學，勢衰者就貶低他，勢盛者就抬高他。同樣是一個人，很短的時間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判。有的人通過行賄而獲取自己的顯達，有的人通過苦心鑽營而升級做官。依附權勢的人一定會飛黃騰達，遵守道義的人祇能窮困潦倒。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人，必然會貶抑他；對自己有好處的人，就一定讓他的欲望得到滿足。欺凌弱勢者，偏袒強勢者，來謀求今後的利益。因此上等品級中没有寒門之士，下等品級中没有勢族子弟。有時出現反常情況，那也是另有別的原因。這些人輕慢君主、欺騙社會，實在是世道混亂的根源。以前在（三代）聖王之世，（爲政者）爲了使社會風氣能够敦厚、百姓生活能够安定，（必定首先）推崇鄉鄰族人之間的道義，倡導家庭成員崇尚六親之間的人倫德行。這樣則一個人的爲人是否賢德，便可（在他日常的敦倫盡分中）看到了。然後，鄉老記錄他們的善行呈獻給皇帝，由司馬評議他們的才能，讓其在相應的職位爲官，然後由主管的官吏考核他們的政績來明確對其是貶退還是提升。所以天下之人，都退回到修身立德的本分中，從而使州郡鄉里講求德行道義，朝廷用人得以公正，天下爲之大治。而浮華邪佞的人，再也無容身之處了。現在一個地方的讀書人多達千餘，有的漂泊遷徙於异方，有的供職服役於他鄉，（地方的中正官）連他們的長相都不知道，更何況要盡知其才能

呢！而中正官不管自己瞭解與否，在劃定人才品級的時候，或者依據中央政府機構的贊譽，或者聽從流言輿論的詆毀。（這樣的品評）如果依據自己的意見決定人選等級的高低，則會造成不瞭解情況（而妄斷）的弊病；如果聽從接受他人的意見，又會因意見不一而有失偏頗。對於所認識的人，會因品評中帶有個人的愛憎而有失公平；對不認識的人，又會因人事關係而擾亂了（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和標準。像這樣既沒有鄉老記載其品行的好壞，又沒有朝廷考核其政績的評定。於是就會使想加官進爵的人，捨近求遠，背本逐末，官職靠鑽營而得到，而不是由品行的好壞而決定。所以對其生平的陳述沒有事實，不過祇是浮誇粉飾之辭；對其品位的劃定也不比照功績，偏私的稱譽多為虛假捏造。這樣一來，對上剝奪了朝廷考核官吏功過的職分，對下助長了華而不實、結黨營私的風氣。一般說來，官吏的職事各不相同，人的能力也各不相同，才能勝任職位就能成功，才能不勝任職位就會失敗。當今的品級，不能夠表現出一個人的才能適合什麼樣的職位，而祇是把劃定九品等級作為成例。如果以品級來選取官員，就會無法展現他所擅長的才能；如果按才能情況來選取官員，則會受到其人品級的限制。即使對其生平的陳述符合他的實際，品級和實際才能仍會互相妨礙。（甚者）對與自己關係疏遠的人就削減他的長處，對與自己關係親密的人就掩飾他的短處，虛構空談一番，作為其人虛假的聲譽。（像這樣，）以中正官的品評結論來整治社會風氣，却是陳述的內容無法表

現人的實際行爲；以此來管理封官、定職之事，却是品級不能反映其才能的真實情況。如此，怎能管理好百官，怎能處理好衆多的國家事務呢？這些人的官職名稱叫做『中正』，實際上却是奸詐之官。其所做之事名爲『九品』，而實際有八種害處。自魏設立『九品中正制』以來，沒有看到它在選用人才方面有什麼成效，却反而造成仇恨、浮薄之風的患害。愚臣以爲朝廷應該停設『中正』官，廢除『九品』法，拋棄曹魏的有害法度，另創建一套堪爲當代所用的好制度，愚臣認爲這樣纔會對國家有利。」

【原文】張華^①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②。名重一世。朝野擬爲臺輔^③。而荀勗^④。馮紆^⑤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⑥。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⑦。間^⑧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⑨諸軍事。領護烏桓^⑩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⑪。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紆乾沒^⑫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⑬。以小事免官。

【注釋】①張華（公元二三二年—公元三〇〇年）：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晉政治家、文學家，官至司空。晉惠帝執政時期，八王之亂爆發，張華被趙王司馬倫殺害。②中書令：是幫助皇帝在宮廷處理政務的官員，負責直接向皇帝呈密奏「封事」，在西漢都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擔任，其

權力一度超過丞相。三國魏文帝時，中書令掌握機要。晉沿設，在張華任中書令的時代，這個官職已經聲望很高，常用有文學才望者任職。③臺輔：三公宰輔的職位。④荀勗（？——公元二八九年）：字公曾，晉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市）人，東漢司空荀爽的曾孫。因為生前封濟北公，後人稱之為「荀濟北」。又因為善識音律，號稱「暗解」。⑤馮統（？——公元二八六年）：字少胃，安平（今河北省冀縣）人。西晉時期官員。⑥齊王攸：即司馬攸，晉武帝司馬炎的同母弟。晉武帝向張華諮詢繼承人，發生在公元二八二年。這一年司馬炎病重，而張華的回答，也反映了當時朝廷官員和宗室的共同意見。⑦微為忤旨：即稍微有些觸犯了皇帝。過去，晉文帝司馬昭在立儲的問題上一直在司馬炎和司馬攸之間徘徊，最終在司馬昭臨去世前半年，方定下司馬炎的儲君地位。即便如此，司馬攸因為他的德學，在朝廷中聲望一直非常高。武帝對其心存疑忌。⑧間：離間。⑨幽州：據《周禮·職方》載，「東北曰幽州」。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魏晉以後，幽州轄境日漸縮小，至北魏時僅領燕、范陽、漁陽三郡。⑩烏桓：亦作「烏丸」，古時北方少數民族名。⑪無虞：沒有憂患，太平無事。⑫乾沒：投機圖利。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⑬太常：官名。為專掌祭祀禮樂之官。

【譯文】張華，字茂先，范陽郡人。（武帝在位時）官居中書令，名聲顯赫一時，朝廷和民間百姓都認為他會出任宰相職位，而荀勗、馮統等人非常忌恨他。恰好武帝詢問

張華：「（我死之後）可以把天下大事交付給誰？」他答稱：「若論賢明仁德、關係最親的人選，沒有人能勝過齊王司馬攸（武帝胞弟）。」立齊王并非不是晋武帝的心意，此言便有點違忤皇上的意旨，攻擊張華的言論便乘虛而入。武帝於是外派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兼任護烏桓校尉。（張華戍邊時期，）邊遠的外族臣服於晋朝，四方邊境平安無事，朝廷又議論想徵召張華入朝為宰相。而馮統盤算自己的利害得失，竭力陷害張華，說他有聲名震主之嫌，不能保證其一定會忠誠於君主。於是張華被徵召為太常，後來又因小事被免了官。

【原文】世祖崩。遷中書鑒^①。加侍中^②。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③。雖當暗主虐后^④之朝。猶使海內晏然^⑤。遷司空^⑥。卓爾^⑦獨立。無所阿比^⑧。趙王倫^⑨及孫秀^⑩等疾華如讎。倫、秀豐^⑪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⑫。

【注釋】①中書鑒：官名。三國魏始置，與中書令職務相等而位次略高，受君主信任。②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皇置，兩漢沿置，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晋以後，曾相當於宰相。隋因避諱改稱納言，又稱侍內。③彌縫補闕：彌縫，補救。補闕，匡補君王的缺失。④暗主虐后：即指晋惠帝司馬衷以及皇后賈南風。晋惠帝是著名

的白痴皇帝，政事實際由皇后賈南風把持。但是賈南風殘暴，引發晉室內部諸王的爭鬥（即八王之亂），後被廢。暗主，昏昧的君主。⑤晏然：安定貌，平安貌。⑥司空：官名。周時為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漢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大司徒並列為三公，後去大字為司空，歷代因之，明廢。⑦卓爾：形容超群出眾。⑧阿比：偏袒勾結。⑨趙王倫：趙王司馬倫（？—公元三〇一年），字子彝，是西晉八王之亂中其中一王。晉宣帝司馬懿第九子。⑩孫秀（？—公元三〇一年）：字俊忠，琅琊（今山東臨沂）人。世奉五斗米道，為道徒。少為司馬倫小吏，善諂媚，作書疏得倫意，因而得寵。為司馬倫謀劃，以離間計廢太子，殺賈后，登帝位。玩弄權術，貪殘污穢，睚眦必報。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常山王司馬乂、新野公司馬歆、河間王司馬顥等起兵反司馬倫、孫秀，後廣陵王司馬濯、左衛將軍王興入宮，攻殺孫秀於中書省。⑪豐：仇隙，爭端。⑫辛酸：悲痛辛酸。

【譯文】武帝去世後，（惠帝啓用張華）做中書鑒，兼任侍中。他便忠心耿耿拯救國家，彌補政事缺失，儘管處於昏庸的惠帝和殘暴的賈后執政的朝代，仍能使海內平安無事。後來，張華又升遷為司空。他卓然獨立於朝堂，不迎合結黨，不偏袒勾結。趙王司馬倫和孫秀等人，疾恨張華如同仇人。他們同謀作亂，張華遂與裴頠一起被害，朝野有識之士，無不感到悲痛辛酸。

【原文】裴頠^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②。以陳准子匡^③、韓蔚子嵩^④并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⑤。其所與游接。必簡^⑥英俊^⑦。宜用成德^⑧賢邵^⑨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⑩立身^⑪之節^⑫。東宮實體夙成^⑬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⑭遐風^⑮之弘理也。

【注釋】①裴頠（公元二六七年—公元三〇〇年）：西晉政治家、思想家，著有《崇有論》，以反對當時談玄務虛的社會風氣。②元康：是惠帝司馬衷的第三個年號。元康七年即公元二七九年。③陳准子匡：陳准來自高門潁川陳氏。其子陳瞻是當時與外戚賈謐交游的「二十四友」之一，這二十四友都是貴族豪門的公子，由此可見當時陳氏家族的奢華家風。陳匡是陳瞻的弟弟，元康中被命陪同太子讀書，而裴頠認為世家子陳匡不適合陪同太子。④韓蔚子嵩：陳匡、韓嵩皆由賈后指定陪太子讀書。⑤皇極：指皇帝。⑥簡：選擇，選用。⑦英俊：指才智出眾的人。⑧成德：盛德。⑨邵：通「劬」，美好。⑩人理：做人的道德規範。⑪立身：處世，為人。⑫節：氣節，節操。⑬夙成：早成，早熟。⑭光闡：發揚光大。⑮遐風：影響深遠之教化。指仁義道德之類。

【譯文】裴頠，字逸民，河東郡人。官職升遷到尚書左僕射、侍中。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年），陳准之子陳匡、韓蔚之子韓嵩在東宮陪侍太子。裴頠上書勸諫說：

「東宮的設置，是為王朝培養儲君的。與太子交往接觸的人，一定要挑選才智出眾的人士，應該任用盛德賢明的人選。而陳匡和韓嵩年紀小，還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節操。東宮皇太子應該具有聰慧早熟的儀表和氣度，如今却有讓未成年的孩子做他的侍從的名聲，這不合乎光大道德教化的根本道理啊！」

【原文】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①。阮籍^②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③。不遵禮法。尸祿^④耽寵^⑤。仕不事事^⑥。至王衍^⑦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⑧自嬰。遂相放效^⑨。風教^⑩陵遲^⑪。顧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⑫。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⑬為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⑭之興豐（興豐疑倒）。顧。張華俱見害。朝綱^⑮傾弛^⑯。遠近悼之。

【注釋】①何晏（？——公元二四九年）：字平叔，三國魏宛（今河南省南陽縣）人。好老莊之言，與夏侯玄、王弼等競尚清談，士大夫效之，遂成一時風氣，後為司馬懿所殺。②阮籍（公元二一〇年——公元二六三年）：字嗣宗，阮瑀之子，三國時魏尉氏人，為竹林七賢之一。有雋才，性放誕，好老莊而嗜酒，反名教，曠達不拘禮俗。因遭時多忌，故藉酒自廢，以避禍患。官至兵部校尉，人

稱為「阮步兵」。因有賢名，世稱為「大阮」，與其侄阮咸齊名。③浮虛：指魏晉清談的虛無玄理。④尸祿：謂空食俸祿而不盡其職，無所事事。⑤耽寵：貪戀榮寵。⑥事事：治事，做事。⑦王衍（公元二五六年—公元三一一年）：字夷甫。他是魏晉高門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士。曾任尚書令等要職，官至太尉。王衍外表清明俊秀，風姿安詳文雅，但是為官時不理政務而終日玄談，體現了當時政壇頹敗的風氣。⑧物務：事務。⑨放效：模仿，效法。⑩風教：《詩大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後以「風教」指風俗教化。⑪陵遲：敗壞，衰敗。⑫益治：裨補政事。⑬遺事：謂棄置不管世事。⑭倫秀：司馬倫和孫秀。⑮朝綱：朝廷的綱紀。⑯傾弛：倒塌殘破。

【譯文】裴頠深深擔憂社會風氣的放蕩不拘、不遵從儒家的學說思想。從曹魏末年以來，這種風氣更是與日俱增。（當年）何晏、阮籍一向在社會上享有盛名，他們談論虛無玄理，行為不守禮法，空享俸祿却不能盡職盡責，心中貪戀榮寵，為官却無所事事。至於王衍之流，他們的聲譽太盛，官位很高，勢力很大，不把公務放在心上。結果天下的人都競相仿效，風俗教化頹廢敗壞。（為此）裴頠撰寫了《崇有論》，以闡釋這種風氣的弊端，但是世人雖然知道裴頠的言論有利於國家治理，但却没人能够真正革除這種頹廢的風氣。朝廷官員都能够不理會本職事務作為清高的表現。當時天下還算平靜，但有識之士却預料將要出現動亂。後來夷狄（五胡）攻陷中原，就是因為禮儀道德久已

喪失的緣故。到了趙王司馬倫和孫秀起而作亂，裴頠和張華同時被害，朝廷綱紀傾倒廢弛，遠近人士無不悼念他們。

【原文】傳玄^①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②。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③。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④俱掌諫職^⑤。玄志在拾遺^⑥。多所獻替^⑦。上疏曰。前皇甫陶上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⑧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⑨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⑩千里。臣等并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⑪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

【注釋】①傳玄（公元二一七年—公元二七八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陽（今陝西耀縣東南）人，西晉初年的文學家、思想家。②果勁：果敢強勁。③受禪：亦作「受嬪」。王朝更迭，新皇帝承受舊帝讓給的帝位。④皇甫陶：人名。⑤諫職：諫官之職。⑥拾遺：補正別人的缺點過失。⑦獻替：即「獻替可否」。進獻可行者，廢去不可行者。謂對君主進諫，勸善規過。⑧分民：古時分封土地，其地居民隨同劃歸受封者管轄，謂之分民。⑨一隅：用以比喻事物的一個方面。⑩典：任職。⑪草萊：猶草野。鄉野，民間。

【譯文】傳玄，字休奕，北地郡人。他性格剛直果敢，不能容忍別人的錯誤。晉武帝司馬炎接受曹魏的禪讓後，加封傳玄爲駙馬都尉，與皇甫陶共同執掌勸諫的職務。傳玄志在補正朝政的過失，常常對武帝勸善規過。（他曾）上疏說：「前次皇甫陶上書稱，治理國家的要點在於按照百姓的數量來設置官吏，分封土地以管理各地的居民。皇甫陶的上疏，內容合乎古代的制度。前年春天，樂平縣太守胄志上奏，建議爲博士設置『史卒』（即助手）一職，這是尊崇儒學的一種表現。主管官員上奏，請求對此提議擱置不理。而今胄志在千里之外做地方官。臣等同受陛下恩寵，儘管言辭不足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用意在於使國家有益。而主管官員却請求擱置提議，大多不采用施行。這樣一來，臣恐怕民間的有識之士，即便心中有了好的建議，也不敢進獻給您了。」

【原文】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①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②。每念於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③得以發蒙^④補過。獲保高位。喉舌^⑤納言^⑥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⑦。情在忠益^⑧。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得失。皆當曠然^⑨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⑩。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

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⑪。至乃云恩貸^⑫當由上出。出村^⑬（村字可疑）外者。寧縱刻峻^⑭。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⑮。玄遷侍中。

【注釋】①忼慨：感嘆。忼，同「慷」。②杜口結舌：猶言杜口吞聲，閉口不敢作聲。形容極度害怕。③庶幾：或許，也許。④發蒙：啓發蒙昧。⑤喉舌：比喻掌握機要。出納王命的重臣。後亦以指尚書等重要官員。⑥納言：古官名。主出納王命。⑦偏善：謂局部完善。⑧忠益：猶忠效。⑨曠然：豁達。⑩原：原諒。⑪深刻：苛刻嚴峻。⑫恩貸：施恩寬宥，多用於帝王。⑬村：疑爲「付」。⑭刻峻：苛刻嚴酷。⑮喻意：表明意思。

【譯文】武帝下詔書說：「凡是對君主有所建議，對臣子來說是最難的。而遺憾的是君主不能虛心聽取、采納，這是從古至今忠臣和正直的人士深爲嘆息的事。其中過分的，甚至使進言者從此閉口不敢言政事。（朕）每想到這種情況，沒有不深深嘆息的。所以（朕）前次下詔說如果有人敢於直言進諫，不要將他們拒之門外，這樣也許能夠啓發蒙昧、補救過失，以保住一國之君的顯赫地位。出納王命的國家重臣、賢士，應當深刻體會朕的這一用心，務求使下情無保留地上達，即使進言有不够完善之處，而其用心

都在於盡忠效力，就不可以求全責備。即使文辭有謬誤，議論有缺失，都應當以開明的態度予以寬容。古人尚能做到不拒絕誹謗之言，何況（現在這些進言）都是善意的、值得採納的諫議呢！最近，孔晁、綦毋和二人，經查究，皆定為輕慢之罪。之所以（朕）都給予原諒，就是想讓天下臣民知道，我朝沒有什麼言辭的忌諱。又每次有人陳述政事，就直接交付主管官員。主管官員是負責處理具體事務的核心人物，因此身處這一職位，往往評判標準苛刻嚴峻，至於說施恩、寬恕之事，應由皇帝做出決定。（將上書）交付宮外的主管官員，（本意是要他們負起責任，）難道是要放縱他們去苛刻嚴峻地對待提出建議的人士，並以此來信任他們嗎？所以再次借這件事來表明朕的心意。」傅玄（後來）升遷為侍中。

【原文】任愷^①字元稟。樂安人也。為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為己任。帝^②器而昵^③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④之。充病之。後承間^⑤稱愷忠公^⑥局正^⑦。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⑧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⑨者為充謀曰。愷今總門下^⑩樞要^⑪。得與上親接^⑫。宜啓令典選^⑬。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⑭事耳。且九流^⑮難精。間隙^⑯易乘。充即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

官勢望。唯賢是任。即日用愷。愷既在尚書。侍觀轉希^⑮。充與荀勗、馮統承間譖潤^⑯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群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注釋】①任愷：曹魏太常任昉之子，歷事魏晉兩朝。任愷在處理公務上勤勞恪慎，獲得朝野的贊譽，但與賈充有朋黨之爭，令仕途受阻。愷，音楷。②帝：即晉武帝司馬炎。③昵：親近。④裁抑：制止；遏止。⑤間：指空子，可乘的機會。⑥忠公：忠誠公正。⑦局正：謂有氣度而純正。⑧計畫：計策。⑨好事：愛興事端，喜歡多事。⑩門下：官名。侍中、常侍、給事黃門之職。⑪樞要：指中央政權中機要的部門或官職。⑫親接：親近交往，接近。⑬典選：掌管選拔人才授官的事務。⑭都令史：官名。即尚書都令史。西晉置，爲尚書令、僕射、左右丞屬員。隋改稱都事。⑮九流：即九品中正制中的九品人物。⑯間隙：指可乘之機。⑰侍觀轉希：這裏是指任愷原本是侍中的職位，經常守在皇帝身邊，但是現在因爲被任用爲尚書，工作地點從皇宮內轉入宮城外圍的尚書省，這樣自然見到皇帝的機會稀少了。覲，會見、拜見。希，稀疏、稀少。⑱譖潤：日積月累的讒言。

【譯文】任愷，字元哀，樂安郡人，官居侍中。任愷秉性忠直，能以國家社稷爲己

任。武帝非常器重他，并因此與他很親近，朝廷大事多向他諮詢。任愷憎惡賈充的爲人，不想讓賈充長期執政，常常排抑他，賈充（因而）十分忌恨任愷。後來（賈充）趁機在皇帝面前稱贊任愷，說他忠誠爲國，氣度純正，應當派往東宮來輔導護衛太子。從表面看這是稱揚，其實是想排斥任愷，使他與皇上疏遠。武帝遂任命任愷爲太子少傅，但却仍擔任侍中，賈充的計謀因而未能得逞。後來遇到吏部尚書的職位出現空缺，有好事者爲賈充謀劃說：「任愷如今總攬門下省要職，可以和皇帝親近來往，可啓奏讓其主管選拔官吏之事，這樣他便會和皇帝逐漸疏遠。（選拔官吏）不過是一個統領掌管文書官員的差使而已，而且官吏的人選來源複雜，難以審查清楚，容易找到攻擊他的機會。」於是賈充當即啓奏，說以任愷的才能，應該擔任選任官吏的職務。武帝沒有懷疑這是賈充的奸詐計謀，而認爲選任官吏的職務位高望重，應唯賢是任，便當即任用了任愷。任愷成爲吏部尚書後，侍奉和陪同武帝的機會漸漸稀少。賈充與荀勗、馮統一有機會便在武帝前不斷說任愷的壞話，終於令他免官。任愷免官在家，賈充便更有機會毀謗、離間他。武帝對任愷的情誼逐漸淡薄。可朝中大臣多明瞭任愷的爲人，大家一致推舉任愷爲河南尹。（他在職期間）很得朝廷內外的稱贊。而賈充及其朋黨，却日夜搜求任愷的小過失，又暗示主管部門奏請皇上罷免任愷河南尹的官職。後來朝廷起用任愷爲太常，但是他始終不得志，最終在憂憤中死去。

【原文】裴楷^①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②。海內更始^③。天下風聲^④。何得何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⑤。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⑥。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注釋】①裴楷：字叔則，生於曹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二三七年），卒於西晉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享年五十五歲。②應天順民：《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後王朝或帝王更迭，常自稱應天命、順人心。③更始：重新開始，除舊布新。④風聲：指傳播出來的消息。⑤四海承風：謂政令、教化通行於天下。⑥逆取而順守：《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古代從正統觀念出發，認爲湯武以諸侯身份用武力奪取帝位，不合君臣之道，故叫「逆取」。即位後，偃武修文，法先聖，行仁義，合乎正道，故叫「順守」。

【譯文】裴楷，字叔則，河東郡人。官拜侍中。武帝曾經問他說：「朕順應天命民意，四海之內除舊布新。現在天下人是如何評價朕的功過得失的呢？」裴楷對答說：「陛下承受天命，令政令、教化通行於天下。但是陛下的聖德之所以不能和古代聖王堯

舜相比，就是因為有賈充之徒還在朝廷當權。說到以諸侯身分用武力奪取天下，而即位后偃武修文，法先聖，行仁義，走正道，商湯和周武王就是這樣做的。現在應該網羅天下的賢人，和他們一起弘揚正確的治國方略，而不應表現出偏私不公道。」

【原文】和嶠^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②。嶠見東宮不令^③。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④之風。而季世^⑤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顗^⑥。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⑦長進。卿可俱詣^⑧。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勸并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⑨如初耳。帝不悅而起。

【注釋】①和嶠（？—公元二九二年）：字長輿，西晉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人。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的為人，珍重自愛，有盛名於世。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賈充亦十分看重他，在武帝面前贊美他，後任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武帝十分器重。②侍中：古代職官名。晉以後，曾相當於宰相。③不令：不肖。④淳古：敦厚古樸。⑤季世：末代，衰敗時期。⑥荀顗：字景倩，潁川潁陰人，漢尚書令荀彧第六子。晉受魏禪，進爵為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行太子太傅。⑦差：略微。⑧詣：晉謁，造訪。⑨聖質：神聖的秉賦。多用於聖人和帝王。

【譯文】和嶠，字長輿，汝南郡人，官至侍中。他看到東宮太子司馬衷不聰慧，藉著在皇帝身邊陪侍時說道：「皇太子有敦厚古樸的風度，但衰微的時代風氣多狡詐，恐怕太子不能辦理好您的家事。」武帝聽了此話沉默不語。後來和嶠與荀顗、荀勗一同侍奉聖駕時，武帝說：「太子近來入朝，（我看他）略微有些長進。你們可以一起去看看他，粗略地談論一下世事。」當他們奉詔見過太子回來，荀顗、荀勗兩人都稱太子見識高明。聰明高雅，的確和皇帝所說的一樣。而和嶠却說：「太子的資質還跟從前一樣。」武帝聽了很不高興地起身（離去）。

【原文】嶠以為國雖休明^①。終必喪亂^②。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③為憂。或以告賈妃。妃銜^④之。愍懷^⑤建宮。官^⑥嶠為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⑦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注釋】①休明：美好清明，用以贊美明君或盛世。②喪亂：死亡禍亂。後多以形容時勢或政局動亂。③儲君：已確定為繼承皇位的人。④銜：懷恨。⑤愍懷：即愍懷太子司馬適。賈后以其非己出，乃設計殺之。⑥官：授給某人官職，使為官。⑦定：副詞。究竟，到底。

【譯文】和嶠認為國家當前雖然還算太平清明，但終究不免會陷於動亂。每談到國家社稷，沒有不為太子（不聰慧）的事情而憂慮的。有人把這個情況告知賈妃，賈妃懷恨在心。太子司馬衷繼位後，為愍懷太子司馬適設置東宮官員，和嶠被命為太子少傅。（愍懷）太子去西宮朝見時，和嶠也跟著一起入宮。賈后讓惠帝質問和嶠說：「你以前說我不能辦理好家事，今天你有什麼話說？」和嶠回答說：「臣當年事奉先帝時曾說過這句話。我所說過的話沒有應驗，是國家的福氣。臣怎敢逃避說這話的罪責呢！」

【原文】卻詵①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②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异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③。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④。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⑤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⑥出檻⑦。不知誰可咎

者。網漏吞舟^⑧。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⑨河之清耳。

【注釋】①卻說：音細深，字廣基，晉代濟陰單父人，學問淵博，很有才幹，不拘小節。他未出仕時，州郡的官吏都很崇拜和尊重他，請他出去做官，他一概未答應。晉武帝泰始年間，濟陰太守文立舉却說應朝廷選，以對策拜議郎。他一生爲官廉潔，事母至孝，秉公辦事，不徇私情。出鎮雍州，勵精圖治，鞠躬盡瘁。②舉賢良對策：古代選拔官員的科目之一，由郡國推舉文學之士充選。③修道：猶行道，謂實踐某種原則或思想。④關梁：即指對官吏的保舉。⑤悚：恐懼，惶恐。⑥虎兇：虎與犀牛。比喻凶惡殘暴的人。⑦檻：關動物的大籠子、柵欄。⑧網漏吞舟：法網疏寬，大奸得脫。典故出自於《史記·酷吏列傳序》：「漢興，破觚而爲圓，斫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網漏，謂法網疏寬。吞舟，吞舟之魚，比喻大奸。⑨俟：等待。

【譯文】卻說，字廣基，濟陰郡人。他被推舉爲賢良正直之士，在應詔對策中說：「臣私下裏觀察古今政事，考察其好壞，發現古人彼此交好是爲了求賢才，今人彼此交好是爲了求官爵，這是古今風氣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啊。古時候任用官員，君主在上面提出（選拔的）要求，臣子在下面保舉推薦，所舉薦的人得當就獎賞舉薦者，所舉薦的人

失當就處罰舉薦者。這樣臣子們能不去訪求賢人嗎？而今天任用官員，父親兄弟設法爲之鑽營，親戚們設法幫助，有了關係就能諸事順利，沒有關係就會事事受阻，這樣大家怎能不努力謀求官爵呢？（國家以求賢爲準則，）賢良的人如果想要求得通達，全在於修養自身道德，而困窘不通是在於自己有失道義，所以他們能够平靜地等待時機。官位假如可以通過鑽營而得到，那麼搶在前面就能加官進爵，落在後面就沒有機會，這樣人們就會想盡辦法到處跑官要官。天地不能一下子由寒冬變爲暑夏，君主也不能一下子（把國家）由亂世變爲治世。寒冬暑夏都是由春天和秋天變遷逐漸形成的，治世亂世都是由政事的得失而導致的。當今選任官員者不嚴格把關，不正之門就會開啓；朝廷不能責令舉薦賢人，入仕的正道就會阻塞。所謂責令舉薦賢人，就是讓官員互相舉薦；所謂從嚴把關，就是讓保舉人和被薦人互相擔保。賢人得不到推薦，官員就有罪過；舉薦不實，官員也要受罰。有了處罰就會讓負責的官員有恐懼之心，因而能够盡力求賢。今天的情况恰恰不是這樣，貪婪鄙俗的人竊據了官位，却不知道是誰提拔任命了他們，這就好比老虎、犀牛跳出柵欄，不知道該追究誰的過錯。法令疏漏，讓大奸得以脫身，沒什麼比這更爲有害的了。雖然當今聖上日夜憂思操勞，但所任用的爲政者，常常是這一類人，如此而想教化淳美、世風公平，就像等待黃河水變清一樣困难呀！」

【原文】爲左丞^①。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却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②任韓厥^③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④爲國舉才。我我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在作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慚服^⑤。

【注釋】^①左丞：官名。漢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二十九年），置尚書，員五人，丞四人，光武帝減二人，始分左右丞。尚書左丞佐尚書令，總領綱紀，右丞佐僕射，掌錢谷等事。秩均四百石。歷代沿置。^②趙宣子：趙盾，又稱趙孟。春秋時期晉國大夫。^③韓厥：即韓獻子。春秋中期晉國卿大夫，始爲趙氏家臣，後位列八卿之一，至晉悼公時，升任晉國執政，戰國時期韓國的先祖。^④侯：古時對士大夫的尊稱。^⑤慚服：羞愧而心服。

【譯文】卻詵後來做了左丞，曾上奏彈劾吏部尚書崔洪。崔洪說：「是我推薦了卻詵，而他却回過頭來彈劾我，這真是自己挽弓射自己啊！」卻詵聽到這話後說：「春秋時晉國的趙宣子曾任用韓厥爲司馬，而韓厥按軍法處死了宣子的僕人。宣子却向諸大夫說：『你們可以祝賀我了，是我推薦韓厥，他做了司馬且能勝任其職事。』崔大人爲國家舉薦人才，我以自己的才能被推薦，都是爲了執行公務，各自都明白這是爲公，何故

私下說出這樣的話來呢？」崔洪聽到卻說這番話，感到慚愧而敬服。

【原文】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鑒。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采^①。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即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間。并稱充女淑令^②。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注釋】^①觀采：觀察采擇，觀賞采取。^②淑令：美麗。

【譯文】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任中書鑒，兼任侍中。他才學淵博，文采可觀，但心性奸邪偽善，與賈充、馮統結爲朋黨，朝廷中的賢臣，心中（對他）很厭惡。任愷尋找機會薦舉賈充（離開朝廷）鎮守關中，武帝即詔命派遣賈充赴任。此時荀勗向馮統說：「賈公如果遠派外地，我們幾個人會失去倚靠。趁太子司馬衷還未訂婚，如果能讓賈充的女兒做太子妃，那就不用營謀而賈充自然會留在朝中了。」於是荀勗和馮統就找了個機會，一齊向晉武帝司馬炎稱贊賈充的女兒賢慧美麗，風韻姿色，天下無雙，若

能與太子婚配，一定可以輔佐太子，實在有《關雎》中所稱頌的后妃的賢德。就這樣終於使太子與賈充的女兒成婚。（譯者注：賈充的女兒後來成為有名的敗家亡國的醜陋皇后。）

【原文】馮統^①字少胄。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②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并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③。廢賈妃^④。已定。統與勗乾沒^⑤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⑥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⑦。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⑧。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

【注釋】①馮統（？——公元二八六年）：字少胄，安平（今河北省冀縣）人。西晉時期官員。②承顏：順承尊長的顏色。謂侍奉尊長。此處貶義，意當爲奉承皇帝的臉色。③金墉：古城名。三國魏明帝時築，爲當時洛陽城（今河南省洛陽市東）西北角一個小城。唐貞觀後廢。④賈妃：賈充之女賈南風。貌醜性妒，因惠帝懦弱而一度專權，致「八王之亂」。⑤乾沒：投機圖利。⑥篤病：謂病勢沉重。⑦差：病除。⑧高讓：拱手相讓。舊時表示推讓、辭讓，往往高拱其手，故稱。

【譯文】馮統，字少胃，安平郡人。逐漸升官至左衛將軍。他善於察言觀色，迎合皇帝的心意，武帝對他的寵愛一天比一天加深。賈充、荀勗都和他親善。武帝詔命整修皇家禁地金墉城，要廢掉太子妃賈南風，此事已決定下來。馮統和荀勗考慮日後利害得失，竭力挽救，因而賈妃沒有被廢。馮統後轉任侍中。（有一次）武帝大病痊癒，馮統和荀勗遂向武帝進言說：「陛下之前的疾病如果不能好轉，那麼太子就可能要被廢掉了。齊王司馬攸一向為百姓所擁護，為公卿大臣所崇敬，即使齊王想推辭不做天子，在這種情況下，齊王能推得掉嗎？現在應該送齊王回自己的藩國封地，以使國家安定。」武帝採納了他們的意見。

【原文】初謀伐吳。統與充。勗共苦諫^①。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慚懼^②。疾^③華如讎。及華外鎮^④。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晉魏作魏晉）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⑤之反。頗由太祖^⑥。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為夫善御者。必識六轡^⑦盈縮^⑧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⑨控帶之宜。是故漢高^⑩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⑪克終^⑫。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⑬使之然耳。鍾會才具^⑭有限。而太祖獎誘太過。喜其謀猷^⑮。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⑯。功在不賞。張利

害（張利害作軌張^⑰跋扈^⑱）。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權上有以字）勢。納之以軌度^⑲。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稽首^⑳曰。愚臣之言。宜鎮（鎮作思）堅冰^㉑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㉒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㉓。總^㉔戎馬^㉕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

【注釋】①苦諫：苦心竭力地規勸。②慚懼：羞愧恐懼。③疾：厭惡，憎恨。④外鎮：京城外設長

官督守的要鎮。亦指鎮撫地方的官員。⑤鍾會（公元二二五年—公元二六四年）：字士季，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三國時期魏將，公元二六三年，他與鄧艾分兵攻打蜀漢，導致蜀漢滅亡。此後鍾會欲據蜀自立，與蜀漢降將姜維共謀其事，却因部下的反叛而失敗，自己也死於部將兵變。⑥太祖：晉王司馬昭。⑦六轡：轡，繮繩。古一車四馬，馬各二轡，其兩邊驂馬之內轡繫於軾前，謂之軾，御者祇執六轡。⑧盈縮：伸屈。⑨官方：爲官之道。⑩漢高：漢高祖劉邦。⑪抑損：限制。⑫克終：謂善終。⑬與奪：賜予和剝奪，獎勵和懲罰。⑭才具：才能。⑮謀猷：計謀，謀略。⑯算無遺策：謂謀劃周密，從不失誤。⑰軌張：強橫，囂張。⑱跋扈：驕橫，強暴。⑲軌度：使之合於軌範法度。⑳稽首：古時一種跪拜禮，叩頭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㉑堅冰：多以喻積過成禍，困難

重重。^{②②}謀謨：謀劃，制定謀略。^{②③}方鎮：指掌握兵權。鎮守一方的軍事長官。^{②④}總：統領，統率。^{②⑤}戎馬：藉指軍隊。

【譯文】當初，武帝準備伐吳，馮統和賈充、荀勗一起苦心竭力地規勸。世祖不聽其勸阻，並斷然聽從張華力主伐吳的意見。吳國被平滅後，馮統心懷羞慚與恐懼，嫉恨張華如同仇人。等到張華外任鎮守一方時，其聲威與德行大為顯著，朝議認為，應徵召他回朝任尚書令。馮統一次陪侍武帝，不慌不忙地談論起魏晉的舊事，說道：「臣常說，鍾會的反叛，多半是由太祖（司馬昭）造成的。」武帝聽了大怒說：「你說的是什麼話！」馮統回答說：「臣認為善於駕馭車馬的人，一定懂得駕馭車馬的六條繮繩鬆緊的形勢；善於治理國家的帝王，一定清楚為官之道和控制官員權位等事宜。所以漢高祖分封的八個異姓諸侯王，因過於榮寵而導致誅滅；光武皇帝駕前的幾位將領，由於給以限制而能够善終。這不是做君主者有仁愛、殘暴的區別，也非做臣子的有愚鈍、聰敏的不同，是因為妥善運用限制、顯揚、賜予、剝奪的手段，纔使他們有這樣的結局罷了。鍾會其人，才能有限，而太祖對他的誇贊獎賞過多，因欣賞他的謀略，而提高他的名位，授以重權，故而導致鍾會自以為他的策略無與倫比。他的功勞極大，張揚跋扈，終於造成了他反叛朝廷的罪惡。如果往昔太祖約束住他的小聰明，又以禮法對他加以節制，限

制他的權力，使他進入正軌，那麼他的叛逆之心就無法產生，叛亂之事也就無從生成了。」武帝說：「你說得對！」馮統又向武帝跪拜行禮說：「對愚臣的這番話，聖上應該想想積過成禍的道理，不要讓像鍾會那樣的人，再次擾亂天下。」武帝問：「當今還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統說：「陛下駕前有出謀獻策的臣子，他的大功顯露於天下，國內無人不知，作為軍事長官占據鎮守一方，統領兵馬之重任者，都在陛下考慮的範圍之內呀！」武帝沉默不語，隨即徵召張華任太常官。不久，又免去了張華的官職。

【原文】劉頌^①字子雅。廣陵人也。除^②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③。天下大器^④。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⑤之治。治安遺業^⑥。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⑦。深根固蒂。則祚^⑧延無窮。可以比迹^⑨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⑩。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⑪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⑫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⑬憂矣。

【注釋】①劉頌（？——公元三〇〇年）：西晉時司法官，歷任尚書三公郎、議郎守廷尉、三公尚書等，秉公執法，時人把他比作西漢張釋之。②除：拜官，授職。③端：方面，種類。④大器：比喻

國家。帝位。⑤目下：目前，近來。⑥遺業：傳予後人的不朽事業。⑦藩屏：屏障。比喻邊防重鎮。⑧祚：君位，國統。⑨比迹：齊步，并駕。謂彼此相當。⑩遺風餘烈：前人留傳的風教和業績。⑪成國：大國。⑫憂責：責任，重任。⑬無遺：沒有脫漏或餘留。

【譯文】劉頌，字子雅，廣陵郡人，被任命為淮南王司馬允的宰相。他向武帝上疏說：「臣私下考慮國家綿延千秋萬代的事情，道理在於兩個方面。國家政權，一開始就安穩了便難以傾斜，一旦傾斜也便難以扶正。所以為後世長治久安考慮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眼前的政務，把國家治理得太平安定，然後將這份不朽的基業傳給子孫，使後世幾代人都有所依賴。若能同時建立諸侯國，樹立保護中央政府的屏障，使國家的基業根深蒂固，就可使國運延續無窮，其政績可以和夏、商、周三代相比。如果祇考慮本代君主自身的安定，那麼他所遺留下來的風教和功業，就不能讓後代繼承下去。這樣的執政，雖然也培植了皇室的宗親，但因為建立諸侯國的制度沒有創立，從而使後世繼位的君主祇能憑藉自身的才智和勇力來安定統治大業。如果後世子孫沒能如理如法地統治國家，（從而造成國家政權的傾覆，）雖然那是很久以後纔發生的事情，但是追究起覆滅國家之責任，還是會追算到陛下您的頭上的。（果然如此）該怎麼辦呢？希望陛下能够完善當今的治國方略，樹立起堅不可摧的國勢，那麼就不會為天下留下憂患了。」

【原文】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①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察作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②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③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④。

【注釋】①任勢：謂利用各種有利的態勢或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勢。②多違：多違背，多背謬。③終始：從開頭到結局，指事物發生演變的全過程。④九服：指全國各地區。

【譯文】「聖德英明不會世代相傳，繼承大統的國君不一定是賢明的人，這是自然的規律。所以善於治理天下的君主，都是仰仗牢固的立國根基而不是倚靠個人的聰明才智。所謂確立牢固的立國根基便是指建立諸侯國，所謂憑藉個人的聰明才智便是指設立郡縣。以郡縣制來治國，可以明察處理好小事而國家的大勢則不穩固；以分封諸侯（的方式）來管理民衆，眼前看來會有很多違背中央朝廷的情況出現，但從長遠考慮會使中央朝廷更加穩固。聖明的君主思考事情整體的利弊，衡量是非輕重的道理，他會包容（諸侯國）一些小的違背朝廷的事情，而求得全局的安定，然後就足以鞏固國家內外，使遠近各個地區都擁護中央了。」

【原文】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并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①。開國承家。以藩屏^②帝室。延祚^③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

【注釋】

①顯親：顯貴的親屬。②藩屏：捍衛。③延祚：延續福祿。

【譯文】「周武王是一位聖明的君主，周成王是一位賢明的繼承者，可是武王不倚仗成王的賢明，仍然大量封立諸侯國，就是因為他考慮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再說，善於談論當前情形的人，必然是從古人的做法中求得了驗證。唐堯、虞舜以前，文獻殘缺，那時候的事難以詳知。至於夏、商、周這三代，（帝王們）都樹立起了光明美好的德行，同時又選用王室顯貴，（分封到不同的地方）建立諸侯國以繼承國家大業，來捍衛中央朝廷的安定，從而國運長久，短的有五六百年，長的將近千年。」

【原文】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①其封建。雖制度舛錯^②。不盡事

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③。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④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祖作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

【注釋】①揆：度量，揣度。②舛錯：錯亂，不正常。③微時：卑賤而未顯達的時候。④弭：止息。

【譯文】「到了秦朝，廢棄了諸侯立國管理地方（的做法），而在地方設立郡和縣作為行政機構，皇室子弟沒有分封尺寸土地，王朝因此孤立而沒有諸侯作為輔佐，傳位二世就亡國了。周和秦兩代之後是漢朝，漢朝將封建制和郡縣制混雜在一起使用，西漢和東漢兩代，國運各二百餘年。（臣）考量（漢代的）封建制度，（發現）儘管這個制度也存在錯亂的地方，不能做到處處恰當，但是考查一下漢朝的衰亡，問題都出在同姓諸侯不能保衛國家，諸侯勢卑力微之時，而不是諸侯強大興盛之時。以前外戚呂氏作亂，幸虧依靠齊國、代國諸侯王的援助，纔使得漢朝劉氏江山安定下來。（後來）七國叛亂，梁王（劉武）捍衛朝廷，終於平定了這一場災難。從那以後，諸侯王的權力和威勢被削奪，祇能靠徵收郡國租稅以為生計，有的甚至窮困到祇能乘坐牛車的地步。因此王

莽纔得以獨攬朝政，實現了他篡逆的奸謀，并導致天下分崩離析，生靈塗炭。」

【原文】光武紹①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②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③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④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⑤。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⑥。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⑦。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⑧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

【注釋】①紹：承繼。②圈閉：禁閉。③神器：代表國家政權的實物，如玉璽、寶鼎之類。藉指帝位、政權。④審量：考察衡量，估量。⑤福祚：福祿，福分。⑥安志：猶安心。⑦率由舊章：完全依位、政權。⑧審量：考察衡量，估量。⑤福祚：福祿，福分。⑥安志：猶安心。⑦率由舊章：完全依

循舊規辦事。⑧天府：此處指國庫。

【譯文】「東漢光武帝劉秀承繼漢統，雖然名義上也分封子弟為諸侯王，但是由於沒有建立起分封諸侯王國的制度，國運也沒有延續多久。曹魏繼承漢室天下，限制宗室，囚禁子弟，因而皇權迅速垮台，天命轉移到陛下這裏。國運的長短、禍福的徵兆，都可以從這些歷史事實中看出來。既然這樣，那麼，建立國家政權如果能够符合治國安邦的道理，那就沒有什麼辦不成的。所以說，為國家社稷考慮，沒什麼比建立諸侯國更為重要的了。國家治理得是偏邪還是中正，百姓對君王是拂逆還是順從，這都取決於人心的向背。今天（如果）建立（諸侯國），應該審時度勢，使諸侯國的國君能够以他的封國為樂，（諸侯的）臣子能够以在（諸侯國的）朝廷上做官為榮，使他們能够將各自的福祉傳給後代子孫，無窮無盡。上下同心協力，愛國如家，視民如子，這樣就能够使上天賜的福祿得以保持，并輔助護持中央王朝。今天各諸侯王分封土地，都和古代諸侯相似，但諸侯國君却輕視他們的爵位，諸侯國的臣子也不滿於他們的官職，沒有一個人安心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那是由於法規體系來自於郡縣制度，沒有建立諸侯國立國運作的一套成規的緣故。今天建立（諸侯王國），應該遵循舊有的章程，完全像古代的做法那樣。但人心不容易改變，不經歷十年之久，人們喜好與厭惡的心理取向是不會改變和

轉移的。依微臣的愚見，應該及早創建（諸侯立國的）國家大法。即便這樣，衆人心理上對它的接受，還要花費十多年的時間，然後纔能够使（諸侯國的）君臣各安其位，對自己的所得而感到榮耀，上下互相扶持，最終收到輔助（王室的）效果。今天的所作所爲，祇不過是在虧空國庫的儲備，白白浪費掉糧食和布帛等物資，却無助於形成鎮守國家保衛國土的國勢。」

【原文】古者。封建^①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②。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③。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④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⑤。倉廩^⑥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⑦。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⑧內史^⑨國相^⑩。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⑪。慶賞^⑫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

【注釋】①封建：封邦建國。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賜親戚或功臣，使之在各個區域內建立邦國。②尺土：猶尺地（一尺之地）。③親疏：指關係或感情上的距離的遠近。④古典：古代的典章制

度。⑤綵章：彩色圖飾。古代多用於車服旌旗之類。⑥倉廩：貯藏米穀的倉庫。⑦官司：官府，多指政府的主管部門。⑧自非：倘若不是。⑨內史：官名。西漢初，諸侯王國置內史，掌民政。歷代沿置，隋始廢。⑩國相：指王國或封國輔政之臣。⑪資實：軍需物資。⑫慶賞：賞賜。

【譯文】「古時候，封邦建國既經確立，諸侯便各自擁有了自己的國家。可是到了後來，即使是帝王的子孫，也連一尺的封土都沒有。這是今天施行諸侯封建制度一定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按照親疏關係來分封諸侯，轉眼之間就廢除一個封地，把它分給新樹的子弟，那是郡縣制的方式，絕非分封諸侯國的制度。當今應該預先開列出諸侯國的封地，使親疏遠近不會與這個制度相背離，然後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安定。雖然按古代典章規定所應有的制度都要確立起來，但是如果不是急需的（制度），應該逐漸完善，不可以一下子建立起來。須將諸侯國的車甲器械配備齊全後，諸侯國內群臣方可以穿戴有彩色圖案的衣服；倉廩存糧充實後，纔可營建宮室；百姓生活富足，便可設置有關官吏；國內經濟基礎充實鞏固了，方可著手進行禮樂建設。祇有宗廟社稷首先要建設好，至於國境內的政務，封官用人，除了諸侯王身邊的內史和國相要由天子任命以外，其餘衆多官職（的任免）以及生殺決斷、穀帛財物、賞賜刑罰，如果不是與封爵有關的事，都應該讓諸侯國自行決定。」

【原文】周之建侯^①。長享其國。與王者并。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②。暨至曾玄^③。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④。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⑤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⑥。敦^⑦興滅繼絕^⑧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胤嗣^⑨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⑩。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⑪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

【注釋】①建侯：封立諸侯，封侯建國，立功封侯。②傳祚：謂流傳後世。③曾玄：曾孫和玄孫。亦泛指後代。④一揆：謂同一道理、一個模樣。⑤立意：用意，持念。⑥誅放：謂責其罪而放逐之。⑦敦：崇尚，注重。⑧興滅繼絕：謂使滅絕了的重新振興起來，延續下去。語出《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⑨胤嗣：後嗣，後代。⑩軌道：遵循法制。⑪理勢：事理的發展趨勢，情勢。

【譯文】「周代建立的諸侯，長久享有他們的封國，其國運的延續與周王室是一樣的。有的諸侯國存在的時間長達千年，短的也有數百年。漢代的諸侯王，封國的國運祇傳到曾孫或玄孫輩。人性相差並不很遠，古時和今時沒什麼不同，可是享國的長短却相差甚大，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那是由於漢朝和周朝建立諸侯國的用意本來就不同，於

是所定的制度便有所不同啊。周代實行的封建制，封國的地位重於諸侯王的王位，公侯的身家性命輕於社稷，所以無道昏君免不了被誅殺或流放，（由於）崇尚興滅繼絕的道義，所以國運不滅。君王免不了被誅殺或逐放，這樣則諸侯國國君就會有恐懼和警醒，子孫纔可以繼承國祚，所以就不會發生亡國的事情。諸侯感到畏懼，就會按照禮法行事。諸侯國沒有亡國的危險，天子憑藉他們，天下情勢自然也就安定，這就是周王室所以能够長期存在的原因啊。」

「原文」漢之樹置^①君國。輕重不殊^②。故諸王失度^③。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迹。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④。不問遠近。必紹^⑤其祚。若無遺類^⑥。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⑦。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⑧之群后^⑨。著誓丹青^⑩。書之玉板^⑪。藏之金匱^⑫。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

【注釋】①樹置：樹立，建樹。②不殊：沒有區別，一樣。③失度：猶言失去法度。④支胤：後代子孫。⑤紹：承繼。⑥遺類：遺留下的族類。⑦檢：約束，限制。⑧班：頒布。⑨群后：四方諸侯及九州牧伯。⑩丹青：指史籍。古代丹冊紀勳，青史紀事。⑪玉版：亦作「玉板」。古代用以刻字的玉片。亦泛指珍貴的典籍。⑫金匱：銅製的櫃。古時用以收藏文獻或文物。

【譯文】「漢代建立的諸侯制度，君主和封國的輕重沒有區別，所以當諸侯不守法度，以致犯罪而遭到殺戮時，封國也就隨之滅亡。（由於）漢朝不遵循興滅國、繼絕世的禮序，所以下面不會有穩固的諸侯國。天子高高在上，孤立無援，因而使奸臣在朝廷中玩弄權力，很容易傾覆國家大業。現在應該吸取歷史教訓，擯除漢代建制的弊端，恢復周朝的舊制。諸侯王如果失去道義而遭致誅殺，又沒有子嗣可以世襲其封國時，假使還有支族旁系，不論其關係的遠近，一定要讓其繼承封國。如果連這些人也沒有，就預先立一個諸侯名位，等到皇子出生，再來繼承其國統，這樣所設置的諸侯國就不會滅絕。再者，班固曾經說過：『諸侯之所以失國，是由於管束太嚴密。』那現在就應該放寬對諸侯國的限制。再者，（按照）封侯建國的常理來說，（各諸侯國的國運）本來就會經歷盛衰。若考慮到會有諸侯國倚強凌弱，（那麼，面對這種現象，）大家要同仇敵愾，合力討伐它，同時要大力加強各諸侯國都城的設防。（要把這個公約）昭告給各諸

侯國君，把誓詞記錄在史籍里，刻在玉版上，藏在金匱中，放在宗廟里，副本交給主管的職官備案。這樣的話，即使是寡弱的小國，都是不可動搖的，何況萬乘之君的天子，秉承難以傾覆的邦國，而君臨於諸侯王國之上，那自然是能够永久平安的。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天下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上，把國家政權寄托在牢固的立國根基上，那就可以不再有隱憂遺患了。」

「原文」今閭閻^①少名士。官司^②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③不肅^④。人不立德^⑤。行在取容^⑥。故無名士。下不專局^⑦。又無考課^⑧。吏不竭節^⑨。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⑩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⑪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⑫所得周覽^⑬。是以聖王之治執要^⑭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⑮之勤。而牽於逸豫^⑯之虞^⑰。誠以治體宜然。事勢^⑱致之也。何則^⑲。夫造創謀始^⑳。逆睹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㉑。故人君恆居其易^㉒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㉓。罪不可蔽。則違慢^㉔日肅^㉕。此爲治之大略^㉖也。

【注釋】①閭閻：里巷內外的門，後多借指里巷。②官司：官府。多指政府的主管部門。③清議：對時政的議論。④肅：恭敬，嚴肅。⑤立德：樹立德業。⑥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⑦局：機構。⑧考課：按一定標準考核官吏優劣，分別等差，決定升降賞罰。⑨竭節：盡忠，堅持操守。⑩疾世：疾，害，有害於。有害於事。⑪吏課：對官吏政績的考核。⑫垂聽：俯聽，傾聽。⑬周覽：遍覽，巡視。⑭執要：掌握要害，抓住關鍵。⑮日側：太陽偏西到黃昏。這裏指由早工作到晚，都不能停歇。⑯逸豫：猶安樂。⑰虞：通「娛」。⑱事勢：情勢，形勢，情況。⑲何則：為什麼，多用於自問自答。⑳謀始：謂開始時慎重考慮。㉑造始：開始，初始。㉒居其易：居易，猶平安、平易。㉓勸：謂出力、有力。㉔違慢：違抗怠慢。㉕肅：清除，平靖。㉖大略：大概，大要。

【譯文】「當今地方鄉里缺少名士，官府中没有才能杰出的人，其原因何在呢？那是由於朝廷清議不够嚴肅（公正），人們不重視樹立自身的德業，一舉一動都曲從討好，取悅於人，所以就缺少名士。下邊官吏不能專司其責，加之又無考核制度，具體辦事的小吏不能盡心竭力，所以就不會有能力杰出的官員出現。沒有很能辦事的官吏，就會有害於政事的處理。缺少名士，則後繼的官員、士人就没有可以效法的標準。因此，臣想當務之急就在於設立完備的官吏考核管理制度，并端肅朝廷清議。天下很大，人事多，人君却最少（祇有一個），如同天空的太陽。所以，即使多方聽取下邊的意見，也

未必能體察周全。因此聖明的君王治理國家，要抓住關鍵，而把具體事務委托給下邊的臣子去辦理，不要讓自己糾纏於繁雜的事務之中。百官的職分已定，（皇帝）就不必親自參與具體的工作。這不是懼怕太陽偏西時仍在勤政工作，以及總想著安逸快樂，而的確是治理國家本應該如此，是情勢所必須。爲什麼呢？因爲剛開始開創事業、謀劃考慮時，想要看清楚是非，以區別（情勢）能否（做成），這是很難辨別出來的。等到事情已然施行，按其成敗來定其功過，這就很容易分辨。容易分辨是因爲事情已經結束了再來考察，難以明察是因爲事情剛剛開始（一切都不明朗）。所以，君主一直處於這種『易識』的狀態，那麼天下就能夠得到大治；臣子如果不能身處這種『難察』的境地（盡心辦事），那麼天下就一定會混亂。現在君主若能夠在這種『易識』的狀態下抓住執政的綱要，統馭群臣，然後臣子的功和過，就會在政事成敗的結果出現時自然顯現出來，故而無法逃脫賞罰。因此，臣子的罪過就無法掩蔽，而他們的功勞也不會委屈埋沒。功勞不會遭到誣陷埋沒，則有才能的人就會盡力（爲國效力）；罪過無法遮掩，那麼違抗怠慢、辦事不力的情況就會漸漸肅清。這就是治理國家的大要。」

【原文】天下至大。非垂聽^①所周。又精^②始難校^③。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④。而與諸下共造事始^⑤。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

至如今事應奏御^⑥者。蠲除^⑦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⑧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⑨不建（舊無不建二字。補之）。不知所責也。

【注釋】①垂聽：俯聽，傾聽。②精：細緻，精密。③校：考核，考察。④仰成：坐等事情的成。功。⑤事始：事情的開端。⑥奏御：上奏帝王。⑦蠲除：廢除，免除。⑧受成：接受已定的謀略。引申為辦事全依主管者的計畫而行，不自作主張。⑨事功：功績，功業，功勞。

【譯文】「天下這麼大，並不是俯身傾听下邊的意見就可以事事周全。並且創業之初的情況很難考查得細緻精密，而查看事情的最終結果就很容易明白。當今的君主不能（抓住執政的綱要）把繁雜的事務交托給臣下辦理從而坐等事情的成功，反而要與群臣一起在事情剛剛開始時共同謀劃，這樣就使得功勞和罪過很難區分，而官員本身的賢能與否也難以辨別了。陛下縱然不能盡得坐享其成之理，不能將具體事務都委托到下邊大臣處辦理，到如今，也要在需要上奏皇帝的事情中，事先免除那些不緊急的奏疏，使（需要皇帝親自處理的）緊要的事情得到精簡，這樣陛下下的政務就減到三分之二了。而今親自做事的人，是接受了上邊的指令而照章辦事，上邊若有過失，就不能再罪責辦

事的官員了。這樣到了年終，事務不能完成，功業無法建立，其責任也不知道由誰來負。」

【原文】夫鑒司①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②。法吏據辭守文。大較③雖同。然至於施用鑒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鑒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④謬妄⑤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舊有字下有固所不犯之地六字。刪之）。而悉糾⑥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治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⑦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爲治之要也。

【注釋】①鑒司：負有鑒察之責的官吏。漢以後的司隸校尉和督察州縣的刺史、轉運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稱爲鑒司。②盡實：謂完全按照實情。③大較：大略，大致。④微闕：細小的過失。⑤謬妄：荒謬背理。⑥糾：糾正。⑦甚泰：過分。

【譯文】「鑒司官員依法檢舉罪行，獄官調查案件實情，法吏根據訴訟的供詞中所陳

述的事實處理案件，這些事情雖然大致上都一樣，然而到了執行的時候，鑒司和法吏、獄官在具體做法上還是應該稍有區別。獄官主要考慮事實方面的問題，法吏主要考慮文案方面的事情，鑒司則應該檢舉大過而忽略小過。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小過失、小缺點以及小錯誤，都是人們難免會犯的，如果都要繩之以法，那麼朝野就不會有無罪過的人了，這就是所謂想把國家治理好却反而使國家遭致混亂的做法啊。因此那些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會抓住綱目要領而讓法網稀疏一些。能够抓住總綱，那麼它的涉及面就很廣，而法網稀疏則小過失就得以忽略。涉及面廣，則大的罪過不會得到縱容，重罪大過必然會依法得到處置。小的疏忽過失則得到忽略，那麼爲政就不會苛刻；大罪一定會得到懲處，則違法亂紀的行爲就難以爲繼。這就是治理國家的關鍵啊。」

「原文」而自近世以來。爲鑒司者。類^①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②。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③。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舊無曰字。補之）。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④。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⑤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

也。故君子得全^⑥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⑦之準式^⑧也。凡舉過彈違^⑨。將以肅^⑩風論^⑪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⑫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⑬而前旒^⑭。充纁^⑮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⑯。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奸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异放兇^⑰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⑱。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注釋】①類：率，皆，大抵。②橫肆：專橫放肆。③治體：治國的綱領、要旨、政治法度。④不貳過：不重犯同樣的錯誤。《論語·雍也》：「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何晏《論語集解》：「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⑤王誅：謂王法之當誅滅者。⑥得全：獲得保全。⑦誅赦：誅殺與赦免。⑧準式：依照準則或樣式。⑨彈違：彈劾違法亂紀者。⑩肅：整理，整飭。⑪風論：輿論。⑫眚：過失。⑬冕：古代天子、諸侯、卿、大夫等行朝儀、祭禮時所戴的禮帽。⑭旒：音流，冕冠前後懸垂的玉串。⑮充纁：冠冕兩旁的綿製飾物，用以塞耳。⑯尤：有二意，一指最優異，或最優異的人或物；一指最惡劣，或最惡劣的人或物。⑰兇：古書上所說的雌犀牛。⑱隅隙：語出《淮南子·說山訓》：「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後以「隅隙」指很狹小的地方。

【譯文】「可是近年來，擔任鑒司官職的人，大多不能抓好總綱，却將法網做得很嚴密。法網嚴密，那麼小過錯必然會被檢舉出來。犯小過本是難免的事情，它不會危害到國家的統治。如果抓住小事不放，這些小問題就會一步步地擾亂國事。治國的大綱抓不住，那麼豪強就會肆意橫行。豪強肆意橫行，平民就會流離失所。這是不明瞭事物的關鍵所在而本末倒置造成的。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對治國的綱領和法度沒有幫助，朝廷清議也會由此受到誤導。古人曾經說過：『君子所犯的過失，就好像太陽發生了日蝕。』又說：『過失能够改正（就是大善）。』又說：『不犯同樣的過錯。』以上種種說法，都是爲了說明即使賢人君子也是免不了犯錯的。假若過失不至於危害到國家的治理，那麼這些過失就都是應該爲法網所忽略的。如果所犯罪過很大，那麼王法就一定會加以誅滅。這是檢舉罪行的通則。這樣，君子就因爲他的善行而得以保全，爲惡不善的人必定要遭到誅殺的處罰，以此警戒大眾。這是爲政者決定懲罰或赦免的準則。大凡檢舉過錯、彈劾違法的人或事，其目的是爲了整肅社會輿論、整頓世俗教化。可是如今却總是追究小的過失，從而造成社會輿論和風氣的日益敗壞。因此聖王都深刻明瞭人之常情，并而通曉爲政之道，所以他說：『不要因小的過錯來掩蓋大的德行。』又說：『原諒小的過錯，任用有賢德的人才。』又說：『對於一個人不能求全責備。』因此，帝王戴的冠冕前後都懸掛著珠簾，冠冕兩旁都有綿製飾物，用以塞住耳朵，其用意就是遠離對於

臣下的苛刻考察，祇抓重大的事情。對臣子善行惡行的處置，必須抓住最重要的，然後纔能做到簡明而沒有遺漏。犯有大罪的人必被誅殺，刑法和禁令就容易保全了。現今對於小罪過分地糾纏，而國家却没有因此被治理得更好，這表明小罪不是造成社會混亂的主要原因。危害天下安定的，主要在於大罪。如果祇是嚴格地搜求小過，這與把犀牛和豹子一類的猛獸放到大路上，却嚴禁老鼠在角落狹小處偷食東西有什麼區別呢？國政的失誤，少有這樣的情況啊。所以陛下應採取相反的做法，纔會達到天下大治的目標。」

【原文】江統^①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華作山）陰令。時關隴^②屢爲氏^③。羌^④所擾。牧守^⑤淪沒^⑥。黎庶塗炭^⑦。孟觀^⑧西討生禽^⑨齊萬年^⑩。群氏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⑪。九服^⑫之制。地在要荒^⑬。春秋之義。內諸夏^⑭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⑮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⑯不加。其性氣^⑰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⑱。而以恩德柔懷^⑲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⑳而憊^㉑於鬼方^㉒。有周^㉓文王而患昆夷^㉔。獫狁^㉕。高祖^㉖困於白登^㉗。孝文^㉘軍於霸上^㉙。及其弱也。周公^㉚來九譯^㉛之貢。中宗^㉜納單于^㉝之朝。以元^㉞。成^㉟之

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③⑥}。單于屈膝未央^{③⑦}。望之^{③⑧}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③⑨}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④①}執贄^{④②}。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④③}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④④}。諸侯專征^{④⑤}。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④⑥}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④⑦}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④⑧}之禍。顛覆宗周。襄公^{④⑨}要秦。遽^{④⑩}興姜戎^{④⑪}。義渠^{④⑫}大荔^{④⑬}。居秦。晉之域。陸渾^{④⑭}。陰戎^{④⑮}。據伊。洛^{④⑯}之間。搜瞞之屬。侵入齊^{④⑰}。宋^{④⑱}。陵虐^{④⑲}邢^{④⑳}。衛^{⑤①}。南夷^{⑤②}與北夷^{⑤③}交侵^{⑤④}。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⑤⑤}。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

【注釋】①江統（？—公元三一〇年）：字應元（一說元世、德元），西晉陳留圉（今河南省杞縣南）人。官至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之禍時避難于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以病卒。②關隴：指關中和甘肅東部一帶地區。③氐：我國古代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帶。東晉時建立過前秦。後涼。④羌：我國古代民族名。主要分布地相當於今甘肅、青海、四川一帶。秦漢時，部落衆多，總稱西羌。以游牧爲主。其後逐漸與西北地區的漢族及其他民族融合。⑤牧守：州郡的長官。州官稱牧，郡官稱守。⑥淪沒：指死亡，敗滅。⑦黎庶塗炭：形容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痛苦境地。⑧孟觀（？—

公元三〇一年）：字叔時，西晉渤海東光人。晉惠帝即位後，擔任殿中中郎。公元二九六年，齊萬年於關中叛亂，司馬倫。司馬彤受命鎮守關中，并無進展。張華。陳准推薦孟觀討伐齊萬年。孟觀勇不可擋，不避弓箭與飛石，最後擒獲齊萬年，威鎮羌氏。^⑨禽：同「擒」。^⑩齊萬年（？——公元二九九年）：西晉時期氏族首領。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匈奴人郝度元聯合羌胡二族起兵反晉。當時關中大饑，秦。雍二州的羌人紛起回應，推齊萬年為帝，擁兵七萬。兵敗被殺。^⑪四海：指四鄰各族居住的地域。^⑫九服：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區。《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⑬要荒：要，要服，荒，荒服。古稱王畿外極遠之地。亦泛指遠方之國。^⑭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個諸侯國。泛指中原地區。^⑮法俗：風俗習慣。^⑯正朔：謂帝王新頒的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⑰性氣：性情脾氣。^⑱率導：謂以自身的表率行為對他人進行教導。^⑲柔懷：猶懷柔，即籠絡安撫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⑳殷之高宗：武丁（？——公元前一九二一年），商朝第二十三位國王，廟號為高宗。他是商王盤庚的侄子，父親是商王小乙。武丁在位時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賢臣傅說為相，妻子婦好為將軍，商朝再度強盛，史稱「武丁中興」。^㉑憊：疲乏，困頓。^㉒鬼方：上古種族名，為殷周西北境強敵。《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㉓有周：周代。有，詞頭。^㉔昆夷：殷周時我國西北部族名。《詩·小雅·采薇序》：「文王之時，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箋：「昆夷，西戎也。」^{②5}獫狁：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也寫作「獫狁」。^{②6}高祖：漢高祖劉邦。^{②7}白登：白登山。公元前二〇〇年，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②8}孝文：指漢文帝，謚號為孝文。^{②9}霸上：古地名。因地處灞水西高原上得名，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③0}周公：姓姬，名旦，謚文，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被稱為叔旦。《尚書大傳》載：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越裳氏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周公的後代封于魯國，又被稱為魯周公。^{③1}九譯：指邊遠地區或外國。^{③2}中宗：漢宣帝劉詢。本始二年（公元前七十二年）曾聯合烏孫大擊匈奴，後趁匈奴內部分裂之機，與呼韓邪單于建立友好關係，使邊境逐步寧息。^{③3}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的稱號。^{③4}元：漢元帝。^{③5}成：漢成帝。^{③6}而侯應陳其不可：漢元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穀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③7}未央：未央宮。宮殿名。漢高帝七年建，常為朝見之處。^{③8}望之：蕭望之。西漢大臣，漢元帝老師。儒家學者，歷任大鴻臚。太傅等官。^{③9}牧：統治，駕馭。^{④0}稽顙：古代一種跪拜禮，屈膝下拜，以額觸地，表示極度的虔誠。^{④1}執摯：猶執摯，即執摯古代禮制，謁見人時攜禮物相贈。^{④2}疆場：亦作「疆易」。戰場。^{④3}失統：喪失綱紀、準則。^{④4}專征：指擅自進行征伐。^{④5}封疆：疆域，疆土。^{④6}招誘：召喚勸導。^{④7}申繒：申，申侯。繒，鄆國。申侯之女原為周幽王王后，生子宜臼，被立為太子。後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盤）為太子。宜臼逃奔申國，申侯聯合繒國和西方的犬戎進攻幽王。幽王與伯服均被犬戎殺死於戲（今陝西臨潼東）。公元前七十七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後，申侯、繒侯、許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遷都到維（48）公：晉襄公（？——公元前六二一年），晉文公之子，公元前六二八年即位。（49）遽：遂，就。（50）姜戎：春秋時西戎之別種，姜姓。（51）義渠：古代民族名，西戎之一。也作「儀渠」。分布於岐山、涇水、漆水以北今甘肅慶陽及涇川一帶。春秋時勢力強大，自稱為王，有城郭。地近秦國，與秦時戰時和。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二七〇年）為秦所并，以其地置北地郡。（52）大荔：西戎之一。周定王八年（公元前四六一年）為秦所并，其地改名臨晉。（53）陸渾：古地名。也稱瓜州，原指今甘肅敦煌一帶。春秋時秦晉二國使居於其地之「允姓之戎」遷居伊川，以陸渾名之。（54）陰戎：古代少數民族名。西戎之一，即陸渾之戎，因其居住於河南山北，故稱。一說陸渾近陰地，故名。（55）伊、洛：亦作「伊維」。伊水與洛水。兩水匯流，多連稱。亦指伊洛流域。（56）齊：古國名。公元前十一世紀周分封的諸侯國。春秋初期國力富強，成為霸主。戰國時為七雄之一。公元前二二一年為秦所滅。（57）宋：周代諸侯國名。公元前二八六年為齊所滅。轄地在今河南東部及山東、江蘇、安徽之間。（58）陵虐：欺凌壓辱。（59）邢：古諸侯國名。故地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境。周公之子封於此，春秋時為衛所滅。（60）衛：古國名。公元前十一世紀周公封周武王弟康叔於衛。先後建都於朝歌（今河南淇縣）、楚丘（今河南滑縣）、帝丘（今河南濮陽）和野王（今河南沁陽）等地。公元前二〇九年為秦所滅。（61）南夷：舊指南方的少數民族。又指南方邊遠地區。（62）北夷：古代對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63）交侵：迭相侵犯。（64）百越：亦作「百粵」。我國古代南方越人的總稱。分布在今浙、閩、粵、桂等地，因部落衆多，故總稱百越。亦指百越居住的地方。

【譯文】江統，字應元，陳留郡人，官拜華陰縣令。（惠帝司馬衷）時，關隴地區多次遭到氐族、羌族的侵擾，地方官吏被害，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孟觀率軍西討，生擒了（氐帥）齊萬年，氐族衆軍旅潰敗逃散。江統深感四夷亂華，應該防患於未然，於是作了一篇《徙戎論》，文章說：「蠻、夷、戎、狄（所居之處），稱作四海，在京城以外的九等地區里，他們所占據的地方最爲邊遠。春秋時期的做法是將諸侯封國作爲內部地區，夷狄外族爲外圍地區。這是因爲夷狄和內地人民語言不通，他們的風俗習慣也非常怪异。有的遠居邊境之外、高山大河險峻之處，和中原地區山水相隔，因而與中原互不侵犯，不向朝廷交納賦稅，提供勞力，王朝使用的曆法在他們那裏也不被采用。這些民族的人生性貪婪，脾氣凶暴，無仁厚之德。四夷之中，以戎狄二族最爲凶狠不仁。他們勢力衰弱了就敬畏朝廷，表示歸服，強盛了就會侵略中原，反叛朝廷。即使是盛世明君，都未能以道德風化來感化和統領他們，而祇能以給予恩惠的方式加以籠絡和安撫。當他們強盛的時候，以殷代高宗（的聖德，依然）被西北邊境的鬼方族弄得疲乏困頓，周朝的文王，也被昆夷和獫狁部族弄得憂心忡忡，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圍困在（平城的）白登山，漢文帝（因防守匈奴入侵而）屯軍於霸上。當他們衰弱的時候（就歸附朝廷），周公曾接納過遠方少數民族的朝貢，漢宣帝接受過匈奴單于的朝賀，就是漢元帝和漢成帝時，雖然國運衰微，但是四夷還能歸順於漢朝。這些都是既成的事實啊。所以

（西漢時）匈奴要求守衛邊塞，郎中侯應陳說此事不可行，匈奴單于到未央宮跪拜（和親），蕭望之議論說匈奴不會臣服。因此大凡有道的君王統禦夷狄，祇會對他們常加戒備，保持防禦。即使他們低頭稱臣，進獻貢奉，也依然不會放鬆對邊塞的軍事守衛。這都是因為寇賊強暴，不宜勞師遠征，祇期望做到國內安定，邊境不受侵犯就行了。等到周王朝綱紀散壞之時，各諸侯國相互之間擅自進行征伐，大國兼并小國，進而互相殘殺、毀滅，致使國家無法保有疆土，各諸侯內心考慮的利害關係也不一致。結果使戎狄統治者鑽了空子，得以入侵中原。有的諸侯國對他們招降安撫，以為己用。故而造成了申侯請求繒國與犬戎（兩個邊遠異族）來攻伐周幽王的禍亂，繼而顛覆了西周王室。晉襄公想攻打秦國，於是招來了姜戎與兵犯境。（自此之後）義渠、大荔兩個部族雜居在秦、晉諸侯國境以內，陸渾、陰戎兩個戎族占據了伊水、洛水之間，搜瞞侵入到齊、宋兩國，欺壓凌辱邢、衛等諸侯國。南方少數民族和北方少數民族交相侵犯中原，中原危在旦夕。（後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在南方兼并了百越，在北邊趕走了匈奴，當時的中國，再沒有四夷（的禍患）了。」

【原文】漢興而都長安。宗周^①豐鎬^②之舊也。及至莽^③之敗。西都^④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⑤。以馬援^⑥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⑦。居馮翊^⑧。河東^⑨

空地。而與齊民^⑩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⑪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⑫。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⑬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⑭。至於南入蜀。漢^⑮。東掠趙。魏。唐突^⑯軹關^⑰。侵及河內^⑱。十年之中。夷夏^⑲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⑳。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㉑不盡。小有際會^㉒。輒復侵叛。雍州^㉓之戎。常爲國患。中世^㉔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㉕。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㉖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㉗。欲以弱寇疆國。捍禦^㉘蜀虜。此蓋權宜之計^㉙。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㉚之。已受其弊矣。

【注釋】①宗周：指周王朝。周爲所封諸侯國之宗主國，故稱。②豐鎬：周的舊都。文王邑豐，在今陝西西安西南豐水以西。武王遷鎬，在豐水以東。其後周公雖營洛邑，豐鎬仍爲當時政治文化中心。③莽：王莽。曾假禪讓之名，篡漢自立，國號新，法令煩苛，光武起兵討之，王莽兵敗被殺，在位十五年。④西都：新莽始建國四年（公元十二年）建洛陽爲東都，因稱常安（新莽改長安爲常安）爲西都。⑤建武中：建武年間。建武，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一個年號，也是東漢的第一個年號。⑥馬

援（公元前十四年—公元四十九年）：字文淵，東漢茂陵（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人。初依隗囂，後歸光武，拜伏波將軍，平交趾。援曾有「大丈夫老當益壯」及「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等語，世稱「馬伏波」。^⑦關中：地名。位於今陝西省。東至函谷關，南至武關，西至散關，北至蕭關，位於四關之中，故稱為「關中」。^⑧馮翊：古郡名。郡治大荔縣。位於陝西省關中平原東部。^⑨河東：黃河流經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稱山西省境內黃河以東的地區為「河東」。^⑩齊民：平民。^⑪永初：是東漢安帝劉祜的第一個年號。^⑫行衛：指帝王出行時的侍衛。^⑬二州：指馮翊。河東二州。^⑭熾：昌盛，興盛。^⑮蜀、漢：蜀郡和漢中的并稱。^⑯唐突：橫衝直撞，亂闖。^⑰軹關：即在「軹」地的關口。軹，古縣名在今河南省濟源縣。^⑱河內：專指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區。^⑲夷夏：夷狄與華夏的并稱。^⑳肘腋：胳膊肘與胳膊窩。比喻切近之地。^㉑餘燼：比喻殘餘兵卒，殘存者。^㉒際會：機遇，時機。^㉓雍州：古九州之一。大約在今天的陝西、甘肅之間。^㉔中世：漢代中期。^㉕殘滅：殘殺毀滅。^㉖魏武皇帝：曹操，字孟德，東漢末年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和詩人，三國時代魏國的奠基人和主要締造者。其子曹丕稱帝，追謚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史稱魏武帝。^㉗秦川：古地區名。泛指今陝西、甘肅的秦嶺以北平原地帶。因春秋、戰國時地屬秦國而得名。^㉘捍禦：防禦，抵抗。^㉙權宜之計：亦作「權宜之策」。為應付某種情況而采取的臨時措施。^㉚當：應驗。

【譯文】「漢朝興起後，建都長安，這是西周的豐、鎬故都。等到王莽篡漢失敗，西

京荒蕪衰落，百姓流離失所。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任馬援爲隴西太守，討伐叛亂的羌族，遷徙他們剩餘的族人到關中，使其居住在馮翊、河東空荒之地，和已經登記戶籍的平民百姓雜處。幾年以後，隨著羌族類族的繁衍，他們既依恃自身的身強力壯，同時又苦於常常受到當地漢人的侵奪。安帝劉祐永初元年，騎都尉王弘出使西域，調派羌、氏兵力來做護衛，於是羌族各部震驚奔走串連，互相煽動，馮翊、河東二州西羌部族一時都起而暴動，殺傷將士守兵，攻破并屠殺城邑。其他少數民族叛亂日盛，以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地區，并進攻軹關，侵犯到河內地區。十年之中，夷狄漢人雙方都疲憊不堪。造成這樣嚴重的禍害，多年不得平定的原因，雖然有防禦失策、用人不當等方面的因素，難道不也是由於寇賊從中原腹地發生，禍害由身邊興起，病重難以治療，瘡口太大遲遲不能癒合的緣故嗎？從此以後，反叛的餘燼一直無法熄滅，祇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起來侵犯叛亂。雍州的戎狄，常爲國家之大患。漢代中期時，外患以此爲甚。漢代末年，關中因爲戰亂而凋零破敗。曹魏建國之初，魏國的領地與蜀國分隔，在戰場上作戰的戎族士兵，處處都有。魏武帝遂遷徙武都的戎族部落到秦川（今陝西中部地區），原想用這種辦法來削弱敵寇力量以加強魏國的防禦，抗拒蜀漢的侵犯。但是這祇不過是應付當時的情勢所采取的臨時措施，并非保境安民、爲千秋萬代的福祉著想的萬全之策啊。今天已經遭受到這一做法的害處了。」

【原文】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①。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②。吏民玩習^③。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④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⑤（捍作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⑥。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⑦之隔。掩^⑧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⑨。暴害^⑩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⑪。罕汧^⑫（汧作開）。析支^⑬之地。徙扶風^⑭。始平^⑮。京兆^⑯之氏。出還隴右^⑰。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⑱撫夷就安集^⑲之。戎。晉不雜。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⑳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㉑之心。風塵之警^㉒。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㉓。所害不廣。是以充國^㉔。子明^㉕。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㉖深計。廟勝^㉗遠圖^㉘。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

【注釋】①厥田上上：即關中的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厥，代詞，其。上上，最上等。②畿服：指京師附近地區。③玩習：習慣。習以爲常。④蕃育：繁衍。⑤貪悍：貪婪凶橫。⑥橫逆：橫暴無理的行爲。⑦障塞：即障堡。⑧掩：突然襲擊，衝殺。⑨滋蔓：生長蔓延。常喻禍患的滋長擴大。⑩暴

害：猶禍害。^⑪先零：漢代羌族的一支。最初居於今甘肅。青海的湟水流域，後漸與西北各族融合。^⑫罕汧：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名稱。汧，音千。^⑬析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稱鮮支、賜支、河曲羌，分布在今青海積石山至貴德縣河曲一帶。^⑭扶風：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置右扶風，與京兆尹、左馮翊合稱三輔，是西漢的政治中心。三國魏時改爲扶風郡，治所在槐里（今陝西興平東南）。相當於今陝西麟游、乾縣以西，秦嶺以北地區。西晉移治池陽（今陝西涇陽西北）。^⑮始平：郡名。秦始皇二年置，屬雍州。下轄槐里、始平、武功、鄠縣、蒯城五縣。^⑯京兆：漢代京畿的行政區域，爲三輔之一。在今陝西西安以東至華縣之間，下轄十二縣。後因以稱京都。^⑰隴右：古地區名。泛指隴山以西地區。古代以西爲右，故名。約當今寧夏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一帶。^⑱屬國：附屬國。^⑲安集：安定輯睦。^⑳即叙：亦作「即序」。就序，歸順。^㉑猾夏：擾亂。侵犯中原。《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傳：「猾，亂也。夏，華夏。」^㉒風塵之警：謂兵亂之警報和警憂。^㉓寇暴：侵奪劫掠。^㉔充國：趙充國（公元前137年—公元前52年），字翁孫，西漢隴西上邽人。善騎射，好兵法，熟悉匈奴與羌族的情況。武帝時破匈奴有功，拜中郎將。宣帝時破羌。其言屯田十二便，寓兵於農，爲世所推重。卒謚壯。^㉕子明：馮奉世（？—公元前39年），西漢軍事人物，字子明。本始年間，隨范明友等將軍攻打匈奴。漢宣帝在位時，馮奉世歷任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公元前65年，馮奉世出使大宛，率軍擊破莎車，被漢宣帝任命爲右將軍典屬國。公元前四十一年，以平羌軍功，爲左將軍光祿勳，封關內侯。^㉖謀謨：謀劃，制定謀略。^㉗廟勝：指朝廷預先制定的克敵制勝的謀略。^㉘遠圖：深遠的謀劃。

【譯文】「關中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是上等的土地，自古爲帝王之都，還未聽說過戎狄應該居留在這裏的。戎狄不是我們的同族，他們的存心必然和我們不一致，他們的風俗習慣與中原也不相同。如果趁著他們衰敗，將他們遷徙到京畿地區，當地的官吏與百姓會習慣性地欺侮他們勢單力孤，從而使他們怨恨之氣如病毒般深入骨髓。等到他們繁育發展壯大起來時，不願歸順的思想就會隨之產生。以其貪婪强悍的性情，再加上憤怒的思想情緒，等到一有可趁的機會，往往就會作亂。再加上他們居處於疆域之內，沒有障礙險塞的攔擋，（想要）突襲沒有防備的老百姓，收存散落在民間的財物穀糧，那就太容易了。所以能够爲非作歹，使禍患滋生蔓延，且難以預測。這是必然的形勢，也是已經驗證了的事實啊。當前應該做的事，是趁著國家軍事力量強盛，政事方興未艾之時，把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內各部羌族，遷移到先零、罕汧、析支等地，把扶風、始平、京兆的氏族遷回隴右，安置到陰平、武都境內，讓他們歸附於各自民族，返回故土，讓附屬國安撫他們，讓他們就地安定和睦地生活。這樣戎狄與晉人不再雜處，且各得其所，上合乎古代所說的道義，下也爲今日盛世定立了永久的規範。縱然他們有侵犯中原的想法，出現了兵亂的驚擾，但由於他們遠離中原，山河阻隔，即使暴亂，造成的禍害也不大。所以，西漢的趙充國、馮子明，能以數萬的兵力制服各羌族部屬。（他們）做到有征無戰，全軍獨能克敵制勝，固然是由於制定了深謀遠慮的計策，朝廷

作出了運籌帷幄的戰略方針，但更是因為華夷异地而居，敵我各在一方，要塞易守難攻，纔取得成功的！」

「原文」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①二載。征戍^②之勞。老師^③十萬。水旱之害。薦飢^④累荒。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⑤款^⑥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⑦之以安豫^⑧。而子^⑨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⑩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⑪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⑫。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⑬。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⑭。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⑮。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⑯其死亡散流。故可遐^⑰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⑱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⑲之始。愛易轍^⑳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①。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②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③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④。遺居者以積倉^⑤。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⑥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⑦。創業垂統^⑧。崇基^⑨拓迹^⑩。謀及子孫者也。

【注釋】

①暴兵：謂用兵或動用軍隊。②征戍：遠行屯守邊疆。③老師：指軍隊出征日久而疲憊。④薦飢：即薦饑，指連年災荒。連續災荒。薦，通「洊」。⑤且：連詞。連接兩個動詞，表示兩件事同時進行。⑥款：歸順。⑦綏：安，安撫。⑧安豫：安寧快樂。⑨子：代詞。表示第二人稱，相當於「您」。⑩疲悴：疲勞困苦。⑪緒業：事業，遺業。⑫弭：止息。⑬牧守：州郡的長官。州官稱牧，郡官稱守。⑭遷志：改變意志。⑮促遽：急促匆忙。⑯迨：等到。⑰遐：遠。⑱否：閉塞，阻隔不通，困厄不順。⑲更制：改制。⑳易轍：改變行車道路。比喻改變計畫。方針或做法。㉑口實：口中食物，口糧。㉒溝壑：山溝。藉指野死之處或困厄之境。㉓傳食：輾轉受人供養。㉔廩糧：公家給予的糧食。㉕積倉：貯存穀物的糧倉。㉖旦夕：比喻短時間內。㉗開物成務：指通曉萬物的道理并按這道理行事而得到成功。㉘創業垂統：開創基業，傳之子孫。㉙崇基：指建築

物的高大基座。謂打下深厚的基礎。③拓迹：猶創業。

【譯文】「有人可能會提出不同的意見來質問我說：『當前關中的禍患，（在於）用兵已經有兩年，遠行屯邊勞苦，疲憊不堪的士兵有十萬之衆，加上水旱的自然災害，造成了連年的饑荒。而凶暴的叛亂者已經受戮誅滅，悔悟的惡人開始歸附。（他們）一邊歸順一邊擔憂，都懷著恐懼的心情。老百姓憂愁（生計問題），異族人同樣擔心這件事，大家都希望安寧和平的日子早日到來，就像大旱中盼望雨露一般。現在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是以寧靜沉默的方式管理他們，以安寧快樂的生活安撫他們。而您在這時候却打算興師動衆，沒事惹事，讓疲憊憔悴的民衆來驅趕本自猜疑的外族人，讓無糧可吃的平民來遷徙少食挨餓的俘虜，（這樣做）恐怕就算費盡了力氣，事情也不會有好結果。羌戎在離散之中，人心的想法不統一，先前的傷害還沒來得及消弭，恐怕又會惹來新的禍患。』我可以這樣回答他：『羌戎狡猾，傷害我地方官員，聯合兵力聚衆鬧事，歷經幾年都是如此。而今這些少數民族的部族紛紛土崩瓦解，老人和孩子被俘虜，青壯年或投降或流散，您以為他們這些人會帶著自己那一點僅剩的財產，悔惡遷善，懷念朝廷的德澤恩惠，回過頭來歸服於朝廷嗎？還是他們眼看著自己要走上窮途末路，心智和體力都疲憊到了極點，害怕我方用兵誅滅他們，所以纔來歸順朝廷的呢？答案一定是：這些外族

是因為沒有餘力，自己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纔來歸順朝廷的。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纔能決定他們的生死，并依照自己的意願讓他們或進或退。如果人們喜歡自己所從事的事情，他們就不會隨便改變，如果人們能夠安住在自己的居所，他們就不會想著搬家。當他們自己感到危險恐懼，害怕大難臨頭時，就可以用武力迫其屈從，使他們歸順而不敢違抗。等到他們死亡流散，就可以遷徙到遠處，讓他們不再惦記當初的故土。說到聖賢之人的謀事，首先在於未雨綢繆，在動亂還未興起時就著手治理，其道義並不顯揚，但是却能够平定萬物，聖德并未彰顯，但是却能够成就萬物。次一等的人謀事在於能夠轉禍爲福，轉敗爲勝，轉困難爲助力，轉閉塞爲通達。』而今您已經遭受弊政的危害，却不想將這個契機作爲改變制度的開端，您喜歡改弦易轍，得到的却是一條走向翻車的道路，這是爲什麼呢？且關中的老百姓有一百多萬人，大概估計一下，戎狄要占到半數，讓他們留下來住或者遷走，必須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假如外族生計窮乏，那就應該拿出關中全部糧食，來保證他們能够生活下去，這樣他們就不會因處於困厄之境而積聚在山溝，做些侵犯掠奪的惡事。現在我們把他們遷走，一路上要保證他們的飲食供應，以便最終能够讓他們回到本民族的聚居地，使他們得到本族的照應。秦地（即上文所說的關中地區）的漢人則祇取一半的糧食，（剩下的一半充公，以此）作爲外族在遷徙路途上的資糧，這樣留在關中地區的漢人（就能够因爲人口少了一半而）糧倉中有了存糧。

（合理地遷走外族）既緩解了關中的緊張局勢，也杜絕了盜賊產生的源頭。雖然暫時付出一些代價，但獲得了長遠的利益。如果害怕一時的勞煩，而給後世遺留下生生世世的敵寇之患，這絕對不是瞭解事物的規律而成就事業，開創長遠的基業以傳給子孫後代，奠定堅實的立國基礎，爲子孫後代著想而深謀遠慮的做法啊。」

【原文】并州^①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②之世。凍餒^③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④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⑤柔服^⑥。建武中。南單于^⑦復求降附^⑧。於彌扶羅^⑨值世喪亂。遂乘豐^⑩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⑪中。又使右賢王^⑫去卑^⑬誘質呼厨泉^⑭。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⑮之際。分爲三率^⑯。泰始^⑰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⑱。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⑲風塵^⑳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㉑。今晉民失職^㉒。猶或亡叛。犬馬肥充^㉓。則有噬齧^㉔。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㉕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㉖懷土^㉗之思。釋我華夏纖介^㉘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注釋】①并州：古州名。相傳禹治洪水，劃分域內為九州。據《周禮》。《漢書·地理志上》記載，并州為九州之一。其地約當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帶地區。②漢宣：漢宣帝劉詢。③凍餒：謂飢寒交迫。④呼韓邪：呼韓邪單于（？——公元前三十一年），名稽侯珊，是西漢後期匈奴單于之一。公元前五十四年，呼韓邪單于被郅支單于打敗，次年求助於漢宣帝，公元前五十一年，呼韓邪親自前往長安朝見宣帝，他是第一個到中原來朝見的匈奴主，宣帝親自到長安郊外迎接。⑤委質：向君主獻禮，表示獻身。引申為臣服，歸附。⑥柔服：溫柔順服。⑦南單于：即南匈奴，是南部匈奴貴族日逐王比建立的政權，相對於北匈奴而言。公元四十八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二部，南部匈奴依附東漢稱臣，被漢光武帝安置在河套地區。⑧降附：投降歸附。⑨於彌扶羅：匈奴首領名。即欒提於夫羅（公元一五〇年——公元一九六年），南匈奴單于欒提羌渠之子。公元一八七年，東漢為了討伐張純、鮮卑，向匈奴調兵，欒提羌渠派左賢王出兵。翌年，南匈奴發生政變，欒提羌渠被殺，須卜骨都侯被立為單于，於是於夫羅率眾赴漢申訴苦情，其後一直留居漢地。⑩乘豐：同「乘釁」，即利用機會，趁空子。⑪建安：東漢末年漢獻帝劉協的年號。⑫右賢王：匈奴貴族封號。二十四長之一，在右部諸王侯中地位最高。⑬去卑：生於東漢末年，歷經三國時代。為西晉初期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南匈奴之右賢王（《魏書》作左賢王）。建安元年，曾受命派軍協助漢獻帝。董承等人從長安出逃往洛陽，與李傕、郭汜交戰。公元二十一年，單于呼厨泉來朝，曹操留其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鑒其五部國。⑭呼厨泉：欒提呼厨泉，東漢末年，三國時期匈奴單于、南匈奴單于欒提羌渠之子，曾派右

賢王去卑幫助漢獻帝東歸，其後還于本國。後曹操藉樂提呼厨泉入朝朝見之際，將其留在鄴城，派去卑去管理其國。^⑮咸熙：三國時期曹魏的君主魏元帝曹奂的第二個年號。這也是曹魏政權的最後一個年號。^⑯三率：晉代皇宮所置宿衛有「三率」之稱，指中衛率、左衛率、右衛率。^⑰泰始：公元二六五年至公元二七四年，是西晉皇帝晉武帝司馬炎的第一個年號，共計十年。這也是西晉的第一個年號。^⑱驍勇：猶勇猛。^⑲不虞：意料不到。^⑳風塵：比喻戰亂，戎事。^㉑寒心：擔心，恐懼。^㉒失職：失去常業，失所。^㉓肥充：體肥肉充。^㉔噬齧：咬。^㉕虜：古時對北方外族或南人對北方人的蔑稱。^㉖羈旅：寄居異鄉。^㉗懷土：懷戀故土。^㉘纖介：亦作「纖芥」。細微。

【譯文】「并州地方的胡人，本來是匈奴族中最為凶悍的敵寇。西漢宣帝劉詢時，他們過著飢寒交迫的窮困生活。當時他們原本的國家已經四分五裂，後來合并成兩個集團，呼韓邪單于繼而衰弱孤危，不能自保，於是依附在邊塞附近，向漢王朝臣服投降。到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年間，南匈奴單于再次投降歸附漢朝。到了於彌扶羅主持匈奴政權的時候，正值漢王朝內部發生禍亂，他便趁機作亂，搶掠趙、魏等地，侵犯到黃河以南的地區。到漢獻帝劉協建安年間，（曹操）又使右賢王去卑（去卑是右賢王的名字）誘騙扣押了呼厨泉，聽任他的部落散居在六個州郡。到三國魏元帝曹奂咸熙年間，這個部落分成三個部分。到本朝泰始初，又增加到四個。今天南匈奴擁有五個部分，總數達

到了數萬戶，人口興旺，超過了西戎。匈奴族天性驍勇善戰，擅長騎射，（其軍隊行動作戰）敏捷靈活，（戰鬥力）是氐羌族的兩倍。一旦遇到料想不到的戰事爆發，那麼并州地方的處境，就會令人膽顫心驚。今天晉朝的百姓失去自己的生計時，尚且會逃亡反叛，狗、馬等動物養得肥壯充實的時候，就會有啃咬爭鬥的情況發生，何況夷狄外族，能不作亂嗎？祇是現在鑒於他們力量微弱，還無法陳兵作亂而已。治理一個國家，所要憂慮的不在於普遍的貧窮而在於貧富的不均，不在於人口稀少而在人心不安。（如今我晉朝）幅員廣闊，百姓生活富足，難道要把外族都安頓在國內，然後纔叫做廣有四海、國富民強嗎？凡是夷狄外族，都可以發布命令遣送他們回到本土，撫慰他們出行在外、懷念故土的思鄉之情，讓我華夏民族再沒有這種微小的憂慮。（執行這樣的政策，纔能）惠利中原地區，安撫四方邊境，恩德澤被萬世。這纔是長治久安的國策啊。」

【原文】陸機^①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②。孫盛^③陽秋^④載機五等^⑤論曰。夫

體國經野^⑥。先王所慎。創制^⑦垂基^⑧。思隆後業。然而經略^⑨不同。長短異術^⑩。五等之制。始於黃。唐^⑪。郡縣之治^⑫。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⑬。是以此詳可得而言。

【注釋】①陸機（公元二六一年—公元三〇三年）：字士衡，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西晉文

學家，與其弟陸雲合稱「二陸」。後死於「八王之亂」，被夷三族。②著作郎：官名。三國魏明帝始置，屬中書省，掌編纂國史。③孫盛：東晉史學家，字安國，晉代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著《晉陽秋》三十二卷。④陽秋：書名，即《晉陽秋》。⑤五等：即五個等級。《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五等。」《孟子·萬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孫奭疏：「《孟子》所言周制，《王制》所言夏商之制也。」⑥體國經野：分劃國都，丈量田野。後亦用以泛指創建國家、治理國家。體國，營建進程中宮城的城門和道路。經野，管理郊野的丘甸和溝洫。⑦創制：建立國家制度。⑧垂基：把基業留傳下去。多指皇位的承襲。⑨經略：經營治理。⑩異術：不同的方法。⑪黃、唐：即黃帝和堯帝。堯帝封於「唐」地，故稱唐堯。⑫郡縣之治：郡和縣的并稱。郡縣之名，初見於周。秦始皇統一中國，分國內為三十六郡，為郡縣制之始，漢初封建制與郡縣制并行，其後郡縣遂成常制。⑬典謨：指經典，法言。

【譯文】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官拜著作郎。孫盛所著《晉陽秋》中收錄了陸機的《五等論》，論中說：「創建國家，管理國政，這是古代聖王非常慎重的事情。創立基業傳給子孫，期望後世永遠昌盛（這是聖王們共同的想法）。然而治國的謀略和統治的方法却不盡相同。五等之制，始於黃帝、堯帝的時代，郡縣之治，創立於秦漢。（這兩種制度的）得失成敗，都記錄在歷史的檔案文獻中，因此可以據此詳加談論。」

【原文】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①。重不可以獨任②。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③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并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④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⑤。以成盤石之固。宗庶⑥雜居。以定維城⑦之業。

【注釋】①偏制：指獨自控制。②獨任：猶專任。獨自信用，獨自承擔。③因：憑藉。④裁：裁斷，裁決。⑤相維：相連。⑥宗庶：宗子和庶子。宗子，嫡長子。庶子，舊時指嫡子以外的衆子，亦指妾所生之子。⑦維城：連城以衛國。

【譯文】（古代聖明的）君王知道建立王朝、統治國家的責任非常重大，而天下疆土又非常廣闊，因為疆土廣闊所以不能夠獨自控制，因為任務重大所以不能由一個人來承擔。任務重大必須藉助其他的力量，治理廣闊的疆土最終要靠衆人來完成。所以設置官吏，分掌職務，以此來分擔和減輕治國的重任。同時在諸侯國中建立伍長，來發揚光大分封制。於是，建立起封疆而治的制度，裁定了按照親疏關係封侯建國的適當方法，（最終）使大小邦國相互維繫，成就如磐石般堅固的統治基礎，讓長子和庶子混雜居住，形成城市彼此相連以保衛國土的穩定的局面。

【原文】又有以見綏①世之長御②。識人情之大方③。知其爲人不如厚④己。利物⑤不如圖⑥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

【注釋】①綏：安，安撫。②長御：常法。③大方：基本的法則、方法。④厚：增益，加深。⑤利物：益於萬物。⑥圖：設法對付。

【譯文】（同時，聖王）又知道安定天下的長久國策，以及識別事理人情的基本法則。（他們）知道想要為民衆服務不如首先增益自己（的品德），想要利益萬物不如首先修身。在上者想要地位穩固，關鍵在於使在下者悅服，要使自己受益，其根本在於利益別人。

【原文】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①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②。利博則恩篤③。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④之實。萬國⑤受傳世之祚⑥。夫然。則南面⑦之君。各務其治。九服⑧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⑨於是乎生。下之禮信⑩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⑪。四王⑫所以垂業⑬也。

【注釋】①饗：通「享」。享受，享有。②共害：共同承受禍患。③篤：深厚。④食土：享受封邑的租稅。⑤萬國：萬邦，天下，各國。⑥祚：君位，國統。⑦南面：即面朝南，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所以天子、諸侯王會見群臣，都會南面而坐，接受臣子的拜見。這裏用南面指代諸侯的統治。⑧九服：上古天子所住的京城以外的地方按遠近分為九等，稱為九服。⑨子愛：慈愛，愛如己子。⑩禮信：

禮儀與信義。⑪直道：猶正道，指確當的道理。準則。⑫四王：古代四位帝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⑬垂業：把功業傳留於後世。

【譯文】因此與人分享快樂，纔能使別人願意與我分擔憂愁，與人分享利益，纔能使別人願意和我分擔損失。利益分享得越多則感恩之情越深厚，給予的歡樂越久遠則為國分憂的心就越深沉。所以諸侯享受封邑租稅的收入，王位世代相傳。這樣諸侯們各自致力於自己國土的管理，各諸侯國的百姓們知道自己有確定的君主，君主因此生出把百姓當作子女來愛護的心，百姓因此形成好禮守信之風。天下太平的時候，（這種治世之經略）足以使民風淳厚，王道衰敗的時候，也能够以此抵禦暴亂。所以威猛強大的諸侯國，無法仰仗一時的勢力而擅權；威武豪俊的人，也不敢妄圖稱王稱霸。然後由於各諸侯國嚮往治世，所以國家得以安定；由於各諸侯國君勵精圖治，於是天子的地位得到尊崇。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保持統治之正道，禹、湯、文、武四位聖王能够將功業留傳於後世的原因。

【原文】故世及①之制。弊禍終乎七雄②。昔者。成湯③親照夏后④之鑒。公旦⑤目涉商人⑥之式⑦。文質⑧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⑨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⑩之禍。而暗⑪經世⑫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禦作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⑬之困。痛於陵夷⑭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小作少）禍。

【注釋】①世及：世襲，世代相傳。②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強大的諸侯國。③成湯：亦作「成商」。殷商開國之君。④夏后：亦稱「夏氏」、「夏后氏」。指禹受舜禪而建立的夏王朝。⑤公旦：指周公旦，周代的制度由他創立。⑥商人：即指殷商。⑦式：榜樣，楷模。⑧文質：即文質三統，謂夏、商、周三代政事不同。《論語·為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何晏《論語集解》引漢馬融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熹《論語集注》：「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賢，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⑨封畛：封地的邊界。畛，音枕。⑩二王：指夏桀王、殷紂王兩位亡國之君。⑪暗：不明瞭，不瞭解。⑫經世：治理國事。⑬土崩：比喻崩潰破敗，無法收拾。⑭陵夷：衰頹，衰落。

【譯文】世襲制度，由於七雄相爭而衰敗。從前，成湯以夏朝為借鑒，周公旦以殷商為借鑒，（因此夏商周三代的）文質三統相輔相成，但在具體做法上（後世）會隨時代變遷而有所調整。然分封五等爵位的禮制，却没有因時代的改變而變更。諸侯封疆而治的制度，（甚至比前代）更加的尊崇和興盛。難道是他們輕視夏桀、殷紂的禍亂，不明瞭治理政事之謀略嗎？（他們）當然知道百世的基業難以憑空實現，再好的制度也有不足之處。（但是）王室的權威遭到（諸侯的）輕視，要好過宗祀的滅絕，而王權消亡要比王權削弱的災禍更加慘痛。因此開創大業能够從中多獲福慶，而考慮將來則希望其弊害最小。（所以反復權衡事情的利弊得失，決定仍然實行五等分封制。）

【原文】非謂侯伯①無可亂之符②。郡縣非致治③之基（基作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④。主弱憑於其翼戴⑤。及其承微積弊⑥。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遺後嗣。皇統⑦幽⑧而不輟。神器⑨否⑩而必存者。豈非事勢⑪使之然與。

【注釋】①侯伯：泛指諸侯。②符：古代憑證符券。符節，符傳等信物的總稱。③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④釋位：用為贊輔朝政之稱。⑤翼戴：輔佐擁戴。⑥積敝：累積弊病。⑦皇統：世代相傳的帝系。⑧幽：微弱。⑨神器：代表國家政權的實物，如玉璽。寶鼎之類。藉指帝位。政權。⑩否：困厄，不順。⑪事勢：情勢、形勢、情況。

【譯文】不是說分封諸侯就一定不會引起動亂，郡縣制就一定不會使社會安定，而是國家處於憂患時需要諸侯來贊輔朝政，君王軟弱的時候需要諸侯輔佐擁戴。當分封制中的小問題和弊端愈積愈多時，王室會逐漸衰微。但是無論怎樣，王室的名位仍然得以保留，皇位依然能傳給後世子孫。皇統衰微却没有斷絕，國家陷於困厄但仍然存在，這難道不正是由於實行分封纔導致的結果嗎？

【原文】降及亡秦。弃道任術①。懲②周之失。自矜③其得。尋斧始於所庇④。制國昧⑤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⑥。雖速亡趨⑦亂。不必一道。顛沛⑧之豐。實由孤立。

【注釋】①弃道任術：指統治者不行王道而采用霸術。②懲：鑒戒。③自矜：自負，自誇。④尋斧始於所庇：即用斧砍去自己所需要庇護的樹蔭。這裏指代秦朝不能分封諸侯，皇室的子孫都沒有得到封國，反而待遇如同一般的平民。這樣皇帝周圍就沒有諸侯。藩王作為政權穩固的基礎，不能為中央朝廷庇護禍亂了。尋斧，用斧。⑤昧：愚昧，糊塗。⑥共害：共同承受禍患。⑦趨：同「趨」，趨向。⑧顛沛：滅亡，死亡。

【譯文】等到秦朝的時候，不行王道而行霸術。以為周朝因分封而導致國家滅亡，於是以此為戒，自鳴得意，以為找到了問題所在。用斧頭砍去了庇護自己的樹蔭，十分愚蠢地廢除了五等之制，通過剝奪諸侯的力量來治理國家。（其結果是）在國家安定的時期皇帝獨享其利，當國家憂患之時，就沒有人與朝廷共同承擔災難了。雖然王朝招致迅速滅亡和動亂的原因未必是一種因素，但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確實是由於取消了分封建而導致王室孤立無援所致。

【原文】是蓋①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②之可患。暗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③。有自來矣。國乏令主④。十有餘世。然片言⑤（片言舊作行官。改之）勤王⑥。諸侯必應。一朝震矜⑦。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⑨之志。豈劉。項⑩之能窺關。勝⑪之敢號澤⑫（澤舊作乎。改之）哉。借使⑬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興（共興作與共）亡。其覆滅之禍。豈在曩日⑭。

【注釋】①蓋：連詞。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②陵夷：衰頹，衰落。③不競：不强，不振。

④令主：賢德的君主。⑤片言：簡短的文字或語言。⑥勤王：謂盡力于王事。⑦震矜：即自得的意思。⑧請隧：請求隧葬。隧葬是天子死亡之後下葬時所使用的禮遇，而晉國在強大的時候，曾經請求要用天子下葬的禮遇。這是當時人說話委婉的方式，實際的意思指晉國想要取代周天子，自己作天子。典故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楊伯峻注：「請隧者，晉文請天子允許于其死後得以天子禮葬已耳。」⑨觀鼎：謂覬覦王位。這裏是指楚國在強大的時候，便想取代周而統治天下。典故出自《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王問鼎，有取而代周之意。⑩劉、項：指劉邦、項羽。⑪勝、廣：指陳勝、吳廣。二人是秦朝末年的起義將領。⑫號澤：這裏指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號令對秦朝不滿的人們跟隨他們造反。⑬借使：假設連詞。假如，倘若。⑭曩日：往日，以前。

【譯文】所以祇考慮五等制所產生的小仇怨，而忘記了諸侯國（維護天下）的大功德，祇知道王權削弱令人憂患，却不明白政權消亡更加慘痛。周朝沒有強盛下去，是有原因的。國家缺少賢德的君主，已有十餘世了。但是一旦王室需要扶助，諸侯必然響應，一旦某一諸侯國對王室不恭，即便是偏遠地方的諸侯國都會首先起來討伐它。所以強硬蠻橫的晉國收斂其僭越王室的圖謀，強橫凶暴的楚國停止其取代王室的想法。哪裏會發生像劉邦、項羽乘機入關，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那樣的事情。

啊！如果秦朝沿襲周朝的分封制度，雖然秦王無道，但是有諸侯國與其共同承擔，國家覆滅的災禍哪能在那個時候發生呢？

【原文】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逾溢①。不遵舊典。故賈生②憂其危。晁錯③痛其亂。是以諸侯阻④其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⑤犯其弱網。七子⑥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⑦。西京⑧病於東帝⑨。是蓋過正⑩之災。而非建侯⑪之累也。

【注釋】①逾溢：謂超過。②賈生：指漢賈誼。③晁錯：西漢文帝、景帝時的智囊人物。④阻：倚仗，憑藉。⑤六臣：指漢初的六反臣，即淮陰侯韓信、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韓王信、趙相貫高、代王陳豨。⑥七子：指漢景帝時同時起兵的吳楚等七諸侯國之王，史稱「七國之亂」。⑦黥徒：這裏指代淮南王黥布造反，高祖親自去平定叛亂時，中箭而受傷。⑧西京：西漢都長安，東漢改都洛陽，因稱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⑨東帝：東方的帝王，漢景帝時吳王劉濞自稱。吳王濞曾反叛漢朝廷而被平定。⑩過正：過分，過頭。⑪建侯：封立諸侯，封侯建國，立功封侯。

【譯文】漢代糾正了秦代的錯誤，大批分封諸侯王，但是諸侯王所劃分的疆土，却過分廣大，超過了上古先王的常例。所以賈誼爲（這樣不符合先王成例而分封諸侯）而擔憂（有叛亂的）危險，晁錯則痛心（諸侯封地過大）會帶來禍亂。因此諸侯依仗其封國的富強、百姓的力量，勢力强大的就率先

謀反，國土狹小的則隨後謀反。漢高祖時六臣趁著綱紀不健全起兵謀反，漢景帝時七王窺視法網有疏漏而發動叛亂。漢高祖在平叛淮南王黥布的謀反中受傷，西京長安被自稱東帝的吳王劉濞所侵占。這些是矯枉過正帶來的禍患，不是分封諸侯制度本身的過錯。

【原文】逮至①中葉②。忌其失節。割削宗子③。有名無實。天下曠然④。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⑤作威。不忌萬邦⑥。新都⑦襲漢。易於拾遺⑧也。

【注釋】①逮至：及至，等到。②中葉：中世，中期。③宗子：皇族子弟。④曠然：虛空貌。⑤五侯：指同時封侯的五人。漢成帝封其舅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人稱「五侯」。⑥萬邦：所有諸侯封國。後引申為天下、全國。⑦新都：王莽曾被封為新都侯。這裏指王莽篡位而亡西漢的歷史。⑧拾遺：比喻輕而易舉。

【譯文】等到漢朝中期，朝廷恐怕諸侯謀反，於是削減宗族勢力，致使諸侯制度有名無實，國家內部統治空虛，重新沿襲亡秦的舊制。所以王氏五侯作威作福，不再懼怕諸侯，王莽篡權，輕而易舉。

【原文】光武中興①。纂隆②皇統③。而猶遵覆車之遺轍④。養喪家之宿疾⑤。僅及數世。奸宄⑥充斥。卒有強臣專朝⑦。則天下風靡。一夫⑧縱橫⑨。而城地自夷。豈不危哉。

【注釋】①光武中興：王莽篡漢，西漢結束，改國號為新。新莽政權被推翻之後，劉秀恢復漢室，國號仍為漢，史稱為東漢，劉秀即光武帝。在位期間，使東漢初年出現了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人口增長的局面，因此劉秀統治時期，史稱「光武中興」。②纂隆：猶言繼承大業。③皇統：世代相傳的帝系。④遺轍：猶遺軌。比喻前人留下的法度規則等。⑤宿疾：比喻舊的弊端。⑥奸宄：指違法作亂的人。⑦專朝：獨攬朝政。⑧一夫：指東漢末年的亂臣董卓。⑨縱橫：肆意橫行，無所顧忌。

【譯文】光武中興時代，恢復繼承了劉氏帝系，然而仍然沒有吸取西漢滅亡的教訓，埋下國家敗亡的禍根。僅過了幾代，就奸佞充斥，腐敗不堪。最終導致強臣（梁冀）獨攬朝政，天下（趨炎附勢之人）於是紛紛投靠，董卓肆意橫行，無所顧忌，於是城池就不攻自破，東漢的天下還能不危險嗎？

【原文】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①者七臣②。干位③者三子。嗣王④委其九鼎⑤。凶族⑥據其天邑⑦。鉦鼙⑧震於闔宇⑨。鋒鏑⑩流乎絳闕⑪。然禍止畿甸⑫。害不覃及⑬。天下晏然⑭。以治待⑮亂。是以宣王⑯興於共和⑰。襄⑱。惠⑲振於晉鄭⑳。豈若㉑二漢陞聞㉒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㉓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注釋】①放命：逆命，違命。②七臣：這裏指周朝七位人臣打算篡權的事情。李善注：「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頽叔桃子、賓起。」③干位：僭位（越分竊據上位），求位。④嗣

王：繼位之王。⑤九鼎：相傳夏禹鑄九鼎，象徵九州，夏商周三代奉為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之寶。⑥凶族：原指與堯舜部族敵對的四個部落。後亦泛稱敵對的民族或惡人。⑦天邑：謂帝王之都，指京都。⑧鉦鼙：音征皮，即鉦鼓，古代行軍或歌舞時用以指揮進退、動靜的兩種樂器。⑨閭宇：指京城之內。⑩鋒鏑：鋒，刀口；鏑，箭頭。泛指兵器。⑪絳闕：宮殿寺觀前的朱色門闕。亦藉指朝廷、寺廟、仙宮等。⑫畿甸：泛指京城郊外的地方。⑬覃及：延及。⑭晏然：安寧，安定。⑮待：防備，抵禦。⑯宣王：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周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周宣王在位時，西周國力得到短暫恢復，史稱「宣王中興」。⑰共和：周厲王時，京城的人起義，周厲王逃到一個叫「彘」的地方，到周宣王即位的時候，中間有十四年。這十四年號「共和」，由召、周二相共同執政。⑱襄：周襄王。東周第六代國王，周惠王的兒子。惠王死後，襄王懼怕異母弟王子帶爭奪王位繼承權，秘不發喪，并派人向齊國求援，襄王直到大局已定纔公布父王死訊。公元前六三六年，王子帶欲圖篡位，以狄人攻周，大敗周師，周襄王逃到鄭國。當時晉文公勢力強大，在公元前六三五年出兵助襄王，殺王子帶，迎接周襄王返回洛陽復位。⑲惠：周惠王。東周第五代國王，周莊王的兒子。惠王二年有五大夫作亂，立王子頹為周天子，惠王奔溫（今河南溫縣南），鄭厲公在櫟地（今禹州市）收容惠王，并在惠王四年與虢國攻入周朝，協助平定「子頹之亂」，惠王復辟，鄭國因功獲賜予虎牢（今河南滎陽汜水鎮）以東的地方，虢國也獲賜土地。⑳晉鄭：晉國和鄭國。㉑豈若：猶何如，表示不如。㉒陞：陞。陞，宮殿的臺階；閭，內門、小門。㉓孽臣：奸邪嬖幸之臣。

【譯文】周朝衰微的時候，王室災亂頻起，有七個大臣違抗天子的命令（逆謀篡權），有三個大臣（子頽、叔帶、子朝）試圖僭位，（於是）周王室的繼承人奔國出奔，離開了京城。叛亂的人占據京都，戰鼓敲得震動京城，兵刃和亂箭落到皇家官殿。但禍亂也僅僅局限在京師附近，災害沒有波及天下，天下依舊安定寧靜。國家政權正是仰仗著這種安定嚴整的局面來抵禦禍亂的，所以周宣王能在「國人暴動」之後，中興周室於「共和」時期，襄王、惠王纔能够藉助晉國和鄭國的力量重振王業。不像兩漢，朝廷剛剛被侵擾（指王莽剛剛篡權），天下就隨之大亂，孽臣（董卓）早晨纔進入朝廷，晚上全國就陷入混亂了。

【原文】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①擅權之際。億兆②悼心③。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④之志歟。蓋遠績⑤屈於時异。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⑥扼腕⑦。終委寇讎⑧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⑨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⑩。下皆市人⑪。師旅無先定之班⑫。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注釋】①董卓（？—公元一九二年）：字仲穎，漢臨洮（今甘肅省岷縣）人。桓帝時，官羽林郎，靈帝時，爲前將軍。靈帝崩，引兵至京師，誅宦官，廢少帝，立獻帝，弑太后，自爲太師，淫亂凶暴。袁紹等因而起兵討伐，後爲呂布所殺。②億兆：指庶民百姓。猶言衆庶萬民。③悼心：傷心，

痛心。④匡合：謂糾合力量，匡定混亂的天下。⑤遠績：遠大的功績。⑥烈士：有節氣有壯志的人。⑦扼腕：亦作「扼腕」。用一隻手握住另一隻手腕，表示振奮、惋惜、憤慨等情緒。⑧寇讎：亦作「寇仇」。仇敵，敵人。⑨鳩合：聚集，糾合。⑩奧主：深沉明睿之主。⑪市人：指市井流俗之人。⑫班：職位等次，等級。

【譯文】想想前代王莽篡位的事情，看看近世董卓專權的情形，天下百姓不論愚智，都感到痛心疾首。然而周朝因分封制而延續，漢因分封制而滅亡，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難道是國家缺少周朝時候的治世能臣，士人沒有匡正天下的志向嗎？（并非如此。）而是因為（能臣的）遠大功績無法在當時發揮出來，（士人的）偉大理想和抱負因勢卑力微而受挫。所以忠烈之士（雖然對國家政事）憤慨惋惜，但最後也祇能委身於寇仇；忠心耿直的臣子最終改變志節，輔助殘害國家的凶暴之人。雖然不斷有志士仁人聚在一起（力圖匡扶漢室），然而在上沒有深沉明睿的君主，下面參加義軍的也多為市井流俗之人。軍隊沒有事先確定好上下等級秩序，君臣之間沒有相互保全的志願，所以（雖然）義兵雲集，却無法拯救王室面臨的災禍。百姓擁立漢室的心雖然沒有改變，却祇能眼見著漢室很快滅亡了。

【原文】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①。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②。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治③。夫德之休明④。黜陟⑤日用。長率⑥連屬。咸述其職⑦。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⑧。百度⑨自悖。鬻

官^⑩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⑪。皆群后^⑫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注釋】

①比迹：齊步，并駕。謂彼此相當。②官方庸能：官，授給某人官職、使爲官。方，方正、剛直。庸，用、任用。③政治：政事的治理。④休明：美好清明。⑤黜陟：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⑥長率：長官與下屬。⑦述其職：諸侯向天子陳述職守。古時規定，諸侯每五年朝見天子一次。⑧衰陵：衰敗陵夷。⑨百度：百事，各種制度。⑩鬻官：賣官。⑪萌：通「氓」。「氓」。百姓，黎民。⑫群后：四方諸侯及九州牧伯。

【譯文】

有人認爲，（雖然）諸侯的爵位是世代相傳的，（但却）不一定能够永遠保全；昏庸、暴虐的君主，有時也會一個接一個地出現，所以五等封爵制容易發生變亂。而當今郡縣上的長官，任用的都是方正剛直有能力的人，雖然或許有時任用不當，但是稱職的人還是居多，所以郡縣制更易於政事的治理。當天下的德行清明美好的時候，各級官員的升降成爲常例，地方諸侯都進京向天子述職，淫亂昏昧的國君也無法隱瞞其過失。如此，天下怎麼能不大治呢？所以前代君王有因爲實行了分封制而使國家興盛起來的。如果一旦衰敗陵夷了，那麼國家的各種制度就會出現謬誤混亂，賣官的官員，會以收受賄賂的多少而授予官職。這些貪婪凶殘之民，都像（無道的）諸侯，國家怎麼會不動亂呢？所以後代的君王有因爲實施了郡縣制而導致了國家的衰亡的。

【原文】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①。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②之。蓋企及③進取。仕子④之常志。修己安民⑤。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⑥以養名⑦者。官長所夙夜（夜作慕）也。

【注釋】①思治：想望治世。②徵：證明，證驗。③企及：指希望或企求趕上。④仕子：仕宦之人。亦泛指文人、學子。⑤修己安民：修己，自我修養。安民，安定人民生活、安撫人民。⑥實事：切實有益的事。⑦養名：博取虛名。

【譯文】而且舉其大要而言之，五等制的諸侯，是爲了自己纔盡心治理領地；郡縣的長官，是爲財物以滿足自己纔去治理的。爲什麼這麼說呢？努力進取（以求顯達），是仕宦之人夙有的志向；通過修養自身的德行以安定百姓的生活，是賢良之士所希求的。進取的心意通常很急切，而安民濟世的名譽却來得緩慢。所以侵占百姓的利益以滿足自己的私利，這是官員們極力追求的事情，不去做對國家切實有益的事情，而以（華而不實的事情）來博取虛名，這是官員們日思夜想、夢寐以求的事情。

【原文】君無卒歲①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②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③。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④之義。使其并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⑤之制。幾可以一理⑥貫。秦漢之

典。殆⑦可以一言蔽也。

【注釋】①卒歲：終年，整年。②嬰：遭受，遇。③堂構：比喻繼承祖先的遺業。語出《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孔安國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况肯構立屋乎？」意謂父親要蓋房子，并已確定房子的蓋法，而兒子却不肯去築堂基、蓋房子。④膠固：鞏固團結。⑤八代：五帝、三王。五帝，上古傳說中的五位帝王，即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唐堯、虞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⑥一理：同一準則。⑦殆：大概。幾乎。

【譯文】采用郡縣制，做國君的沒有長遠打算，輔佐之人也祇考慮短期利益，而五等分封制却不會這樣。（諸侯）知道國土是自己的國土，人民都是自己的人民，人民安定則自己受益，國家衰亡則自己也會深受其害。所以前王希望政權世代相傳，後君也希望繼續祖業。君王沒有苟且度日之心，群臣明白團結一心的道理。（假如分封制和郡縣制雙方都）讓賢明的人居位治理，那麼成效會有大有小；如果雙方都讓愚鈍之人處於亂世之中，那麼過失就會有輕有重。如此，那麼上古八代的制度，幾乎可以用同一個準則來貫通；秦漢制度（的失敗），大概也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

【原文】胡威①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爲荊州刺史

也。威自京都定省^②。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厩^③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④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⑤如此。於是^⑥名譽著聞。

【注釋】①胡威（？——公元二八〇年）：字伯虎，淮南壽春人。曹魏末年及西晉官吏，三國時曹魏官員胡質之子，父子皆以清廉著名。②定省：泛指探望問候父母或親長。③厩：馬房。泛指牲口棚。④要：約請，邀請。⑤清慎：清廉謹慎。⑥於是：當時，其時。

【譯文】胡威，字伯武，淮南郡人。他的父親名質，字文德，清白廉潔。在胡質做荊州刺史的時候，胡威從京都洛陽前去探望，因爲家貧，每到客舍，都是親自喂驢，打柴（做飯）。到荊州拜見父親，住在馬厩中十多天。臨走告別父親時，父親賜絹一匹作爲路上的盤纏。胡威跪拜向父親說：「大人清白高潔，不知從何而得此絹？」胡質說：「這是我官俸剩餘的錢，給你做口糧錢。」胡威收下絹，辭別父親回鄉。胡質手下有位

都督聽說胡威要回去，就告假回家，帶著錢糧在路上邀請胡威作旅伴。（一路上，）這位都督凡事都予以幫助，並買來飯菜給胡威吃。胡威感到懷疑，就詢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當胡威弄清原因後，就取出父親所送的絹給都督，並向其道謝，請他回去。後來胡威因為別的事情寫信給父親，信中順便提及此事，胡質為此打了都督一百板子，並免除了他在官府中的差事。胡氏父子就是這樣的清廉謹慎，（因此）在當時其名望和聲譽廣為傳揚。

【原文】為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化①大行。後入朝。世祖②因言次③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為尚書。

【注釋】①政化：政治和教化。②世祖：晉武帝司馬炎。③言次：言談之間。

【譯文】胡威後來做了安豐太守，（又升遷為）徐州刺史，政治和教化施行得非常好。後來胡威入朝，武帝司馬炎在言談間問胡威道：「你和你父親比較，誰更清廉？」

胡威回答說：「臣不如父親清廉。」武帝問道：「爲什麼說他勝過你呢？」對曰：「臣父親的清白唯恐別人知道，而臣的清白却唯恐別人不知道，這是臣遠遠不如父親的地方。」武帝認爲胡威的說法正直而委婉，謙虛而合理，數次調任他做豫州刺史，後來晉武帝又徵召他入朝廷任尚書。

【原文】周顗^①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②。王敦^③作逆^④石頭^⑤。既王師敗績。顗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⑥犯順^⑦。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⑧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舊無正字。補之）。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顗避敦。曰。吾備位^⑨大臣。朝廷喪破。寧可^⑩復^⑪草間^⑫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注釋】①周顗（公元二六九年—公元三二二年）：字伯仁，汝南安城（今河南省汝南縣東南）人，西晋安東將軍周浚之子。顗，音已。②尚書左僕射：尚書僕射，尚書省的副官。三國時開始分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右僕射。③王敦（公元二六六年—公元三二四年）：字處仲，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爲東晋丞相王導的堂兄。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曾與王導一同協助司馬睿建立東晋政權，成爲當時權臣，但他一直有奪權之心，最後發動政變，史稱「王敦之亂」。④作逆：作亂，造反。⑤石

頭：古地名，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贛水》：「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⑥戎車：兵車。⑦犯順：叛亂。⑧王旅：天子的軍隊。⑨備位：居官的自謙之詞。謂愧居其位，不過聊以充數。⑩寧可：豈可，難道能够。⑪復：還，返回。⑫草間：草叢間，比喻鄉野、民間。

【譯文】周顗，字伯仁，汝南郡人。（晉元帝司馬睿時）官居尚書左僕射。王敦在石頭城反叛朝廷，晉朝軍隊討伐却被王敦打敗。周顗奉詔前往見王敦，王敦說：「伯仁，你背叛了我。」周顗回答說：「您率軍隊背叛了朝廷，下官親率六軍討伐，不能完成使命，使王師敗北，我是在這件事情上對不住您。」王敦感到他義正辭嚴，不知如何回答。周顗左右的文武官，勸周顗避開王敦，周顗說：「我身為朝廷的大臣，現在朝廷衰落破敗，我怎能逃奔到鄉野民間去求保命，投奔到異族蠻夷那裏去呢？」不久，周顗被王敦捉拿，在石頭城被王敦殺害。

【原文】陶侃①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政刑②清明。惠施③均治。故楚郢④士女⑤。莫不相慶。引接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⑦。豈可逸游⑧荒醉⑨。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

也。諸參佐^⑩或以談戲廢事^⑪者。乃命取蒲博^⑫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⑬。曰。樗蒲^⑭者。牧（牧下有猪字）奴^⑮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⑯。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⑰養望^⑱。自謂宏達^⑲邪。於是朝野用命^⑳。移風易俗。

【注釋】①陶侃（公元二五九年—公元三三四年）：字士行，本為鄱陽（今江西鄱陽）人，後徙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西），晉朝名將。出身寒門，後因戰功遷太尉，掌握重兵，統領八州軍事并任荊江兩州刺史，在他的治理下，荊州太平安定，路不拾遺，深受人民愛戴。②政刑：政令和刑罰。③惠施：施恩。④郢：古邑名，春秋戰國時楚國都城。⑤士女：泛指人民，百姓。⑥引接：延見接待。⑦分陰：謂極短的時間。陰，日影。⑧逸游：放縱游樂。⑨荒醉：沉湎於酒。⑩參佐：部下，僚屬。⑪廢事：曠廢職務。⑫蒲博：樗蒲，古代的一種博戲，後亦泛指賭博。⑬鞭朴：亦作「鞭扑」，「鞭撲」，用作刑具的鞭子和棍棒。此處指用鞭子或棍棒抽打。⑭樗蒲：古代一種賭博遊戲，後世亦以指賭博。⑮牧奴：對放牧者的蔑稱。⑯法言：合乎禮法的言論。⑰亂頭：指頭髮蓬亂。⑱養望：培養虛名。⑲宏達：謂才識宏大暢達。⑳用命：執行命令，聽從命令。

【譯文】陶侃，字士行，廬江郡人。他任荊州刺史時，政令刑罰清正廉明，施恩公

平，遍及轄境以內。所以楚地郢城的男女百姓，沒有人不為有這樣的父母官而感到慶幸的。陶侃很少把時間花在與人親近、結交上，因此門前沒有等著見他的客人。他經常向人說：「大禹是位聖人，還珍惜每一寸光陰。至於一般人，更應當愛惜每一分光陰，怎麼可以放縱游樂、沉湎於酒色呢？活著的時候對國家沒有益處，死後也湮沒無聞，無人知曉，這是自甘落後、不求上進啊！」他手下的僚屬，有人因為談笑、賭博而耽誤職事，陶侃就下令沒收他們的賭博用具，將這些用具悉數投於江中，對犯事的吏員將領則加以鞭打，并告誡說：「樗蒲這種賭博遊戲，是那些牧猪奴僕的娛樂。老子、莊子的哲學浮華不實（當時的士大夫盛行藉助老子、莊子的哲學思想而談玄說妙，陶侃此話是針砭時弊），這不是合乎先王禮法的言論，不可以奉為行為的指導。作為有道德的君子，應當端正衣冠，保持自己的威儀，怎能披頭散髮、培養虛名，還以此為才識宏大、廣博通達呢？」於是朝野內外遵從他的要求辦事，起到了移風易俗的社會效應。

【原文】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①。哀帝^②雅好服食^③。崧諫以為非萬乘^④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修鴻寶^⑤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注釋】①侍中：古代職官名。晉以後，曾相當於宰相。北宋猶存其名，南宋廢。②哀帝：晉哀帝司馬丕（公元三四一年—公元三六五年），字千齡，為東晉的第六代皇帝在位期間，大將桓溫當國，哀帝形同傀儡。後因服食丹藥中毒而死，年僅二十五歲。③服食：服用丹藥。道家養生術之一。④萬乘：指帝王。⑤鴻寶：道教修仙煉丹之書。

【譯文】高崧，字茂琰，廣陵郡人。經多次升遷成為（在皇帝身邊服侍的）侍中。哀帝司馬丕平素喜愛服用丹藥（以養生），高崧勸諫哀帝，認為「這不是身為萬乘之尊的帝王所應該做的。陛下做這樣的事，恰好是像日蝕月蝕一般（自行降低聖明的光芒）」。哀帝打算修行道教煉丹的鴻寶術，高崧反復上表勸諫，皇帝最終打消了這個念頭。

【原文】何充①字次道。廬江人也。為護軍②中書令③。顯宗④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⑤等不從。故康帝⑥遂立。帝臨軒⑦。冰。充侍坐。帝曰。朕嗣⑧洪業⑨。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⑩。臣冰⑪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⑫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⑬。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⑭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注釋】①何充（公元二九二年—公元三四六年）：字次道，廬江郡灊縣（今屬安徽霍山）人。晉朝重要官員，在東晉官至中書鑒、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在晉康帝和晉穆帝時輔政。②護軍：秦漢時臨時設置護軍都尉或中尉，以調節各將領間的關係。魏晉以後，設護軍將軍或中護軍，掌軍職的選用，亦與領軍將軍或中領軍同掌中央軍隊。③中書令：漢設中書令，掌傳宣詔令，以宦者爲之，後多任用名望之士。④顯宗：晉成帝司馬衍（公元三二一年—公元三四二年），字世根，東晉的第三代皇帝，晉明帝之子，廟號顯宗。⑤庾冰（公元二九六年—公元三四四年）：字季堅，潁川鄆陵（今河南鄆陵）人。東晉官員，中書令庾亮之弟。王導死後以中書鑒身分在內朝掌權，亦促成晉成帝傳位給弟弟晉康帝，以鞏固庾氏勢力，及後出鎮江州。⑥康帝：晉康帝司馬岳（公元三二二年—公元三四四年），是東晉的第四代皇帝。⑦臨軒：皇帝不坐正殿而御前殿。殿前堂陛之間近檐處兩邊有楹楯，如車之軒，故稱。⑧嗣：繼承君位。⑨洪業：大業。古時多指帝王之業。⑩龍飛：帝王的興起或即位。⑪冰：庾冰。⑫睹：看到。⑬孝宗：即晉穆帝司馬聃（公元三四三年—公元三六一年）。康帝死後，司馬聃以太子即位，年僅兩歲，由褚太后聽政。在位十七年，於十四歲時親政。親政後曾一度名義上統一了中國。⑭臨朝：臨御朝廷（處理政事）。

【譯文】何充，字次道，廬江郡人，曾經擔任護軍、中書令之職。成帝司馬衍剛剛駕崩，（庾冰建議，因國家北方有強敵，應該立皇室中年長者爲君，）何充建議說：「父

傳位於子，這是先王舊典的定規，突然隨便加以改變，恐怕不是長久之計。」庾冰等人不聽從何充的建議，於是成帝司馬衍的弟弟司馬岳即位成為晉康帝。一天，康帝坐在前殿，庾冰和何充陪侍在皇帝左右。康帝說：「朕得以繼承皇位，都是你們二位的功勞啊！」何充回答說：「陛下能登上皇帝的寶座，是庾冰的功勞。如果按照臣的意見，那就看不到現在的升平景象了。」康帝（兩年後）駕崩，何充奉（康帝）遺旨，擁立（年僅兩歲的太子）司馬聃為穆帝。何充升任總領尚書事并加侍中一職。他在朝處理政事，神色莊重，以國家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的官吏，都優先任用有功之臣，從不徇私任用親戚，議論者因此對他很敬重。

【原文】吳隱之①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②。愛敬著於色養③。幾滅鄣④（鄣恐性）於執喪⑤。居近韓康伯⑥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⑦輟食⑧。當織投杼⑨。為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為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⑩。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⑪。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⑫懷千金。試使夷齊⑬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⑭愈厲。化被幽荒⑮。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⑯過人。祿均九

族^{①⑦}。處可欲^⑱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⑲惟錯^⑳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㉑。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㉒。

【注釋】①吳隱之（？—公元四一四年）：字處默，東晉濮陽鄆城人。曾任中書侍郎、左衛將軍、廣州刺史等職，官至度支尚書，著名廉吏。②孝謹：孝順而恭謹。③色養：《論語·為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朱熹《論語集注》：「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後因稱人子和顏悅色奉養父母或承順父母顏色為「色養」。④滅鄣：鄣，應作「性」。滅性，謂因喪親過哀而毀滅生命。⑤執喪：《禮記·檀弓上》：「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後以「執喪」為奉行喪禮或守孝之稱。⑥韓康伯：名伯，字康伯，東晉玄學思想家，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西）人。⑦饌：陳設或準備食物。⑧食：同「餐」。⑨杼：織機的梭子。⑩清級：顯貴的官位。⑪踐境：身臨其境。⑫歃：音煞，飲。⑬夷齊：伯夷和叔齊的并稱，兩人曾互相禮讓王位。⑭清操：高尚的節操。⑮幽荒：荒遠之地。泛指九州之外。⑯孝友：事父母孝順，對兄弟友愛。⑰九族：以自己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孫，為九族。⑱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⑲饗：通「享」，泛指享用。⑳惟錯：這裏指吳隱之所處的官職、俸祿以及禮物、貢品繁多。廣州一直是商貿中心，在漢代，這裏已經是海外奇珍異寶進入中國的主要貿易中心。典出《書·禹貢》：「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蔡沈集傳：「海物非一種，故曰錯。」㉑嗇：節省，節儉。㉒斛：

稱量糧食的單位，古代一斛爲十斗。

【譯文】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郡人。他早年喪父，侍奉母親孝順恭謹，特別是注重以和顏悅色來奉養母親。（後來母親過世）守孝之時，他差點（因傷悲過度而）喪命。他和韓康伯家是鄰居。康伯的母親是一位賢明的婦人，每次聽到吳隱之哭，吃飯時就停下來，織布時就丟下梭子，爲吳隱之哭泣。就這樣，一直到喪期結束。她對韓康伯說：「你以後如果做了負責選拔官吏的官員，應當推舉任用像吳隱之這樣（孝敬母親）的人。」等到康伯到吏部做官時，便推薦提拔吳隱之。最終吳隱之晉升爲身分顯赫的官員，官拜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廣州的北部有一處泉水，名叫「貪泉」。當地父老傳說：「飲了這個泉的水，清廉的官員會改變節操而貪污。」吳隱之一踏入廣州地界，便先到貪泉去，舀水來喝，并賦詩一首說：「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他在廣州刺史任職期內，清廉操守更爲嚴格，他的教化影響都達到邊遠地區。（晉安帝）頒詔（褒揚、嘉獎他）說：「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把所得的俸祿，均分給他的九族親屬。他處於高名厚利的誘惑之中，却能够不改變清操；置身奇珍異寶的環境中，家人也不改變樸素布衣的穿著。他堅持革除奢靡，務求節儉，令南方（奢侈的社會風氣）大爲改變。朕要嘉獎他，恩准加封爲『前將軍』，賜賞錢五十萬，穀一千斛。」

群書治要卷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題解】《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爲周初呂望（姜太公）所著。經後人研究，大多認爲是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作品。《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爲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爲偽書。然而，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司馬

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爲《武經七書》之一，爲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十六世紀傳入日本，十八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今本《六韜》共分「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卷，共六十篇，約兩萬餘字，但在《群書治要》中並沒有收錄「豹韜」。魏徵在《群書治要》中輯錄的《六韜》保存了該書的佚文。

《群書治要》輯錄的《六韜》的內容，主要涉及如何治國，君主如何修身，如何選擇將吏等方面；而有關軍事戰略戰術的細節，未錄。

《六韜》序言指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此一段堪稱《六韜》之精要，從中可看出，魏徵等人節錄此書之目的，旨在勸諫唐太宗倡行仁義大道，而非習軍事、爭霸之術。本卷所選《六韜》的內容，精彩而豐富，雖流傳千古，仍熠熠生輝，其中不乏許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觀魏徵對太宗的諫言，可知其從本書中亦獲益良多。

【作者簡介】《六韜》一書，《隋書·經籍志》題爲「周文王師姜望撰」，實際爲後人所著，作者已不可考，成書約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

序

【原文】文王田^①乎渭^②之陽^③。見太公^④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⑤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⑥。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⑦。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⑧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注釋】①田：狩獵。②渭：水名。黃河最大支流，源出甘肅省鳥鼠山，橫貫陝西省中部，至潼關入黃河。③陽：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④太公：即姜子牙。商周之際軍事家，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生卒不詳。又名尚，姜姓，呂氏，字子牙，俗稱姜太公。⑤情：道理，情理。⑥緡：釣絲。⑦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劉寅《直解》曰：「以國而取人之天下，則天下可盡得

而服之。」⑧擅：獨攬，專。

【譯文】周文王在渭水北岸打獵，見到姜太公正坐在長滿茅草的河岸上釣魚，便問道：「您喜歡能釣到魚嗎？」太公說：「凡是垂釣都是爲了得魚。這其中包含的道理很深奧，從中可以看出大的道理。」文王說：「我想聽聽這其中的道理。」太公說：「魚貪吃魚餌，就會被釣絲牽制；人享受國家的俸祿，就會服從於君王。所以用魚餌釣魚，就有魚可供烹食；用爵祿網羅人才，就可使其竭盡所能；以家爲基礎來取得國，國就會爲你所有；以國爲基礎來奪取天下，天下就可全部征服。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利益的人，就可以取得天下；獨占天下利益者，就會失去天下。天有四時，地有財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愛，實施仁愛的人，天下人就歸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難，救助人民的災患，接濟人民的急需，這些就是恩德。布施恩德者，天下人就歸順他。和人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就是義。重義者，天下人就歸附他。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樂於生存，喜歡得到好處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獲得利益的，就是道。有道者，天下人就歸附他。」

文韜

【題解】文韜，即治國用人的韜略。本篇所選內容，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形式，圍繞治國之道展開論述。在與文王的談話中，太公指出：天下治亂，「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治國之道在愛民，治國之所貴在於「法令之必行」，治國之大失在於不依法令制度行事，又從善惡兩方面說明君主的所作所為與天地自然的感應；以及人君當長持「六守」的原則，保全「三寶」，如此國家纔能安定昌盛。是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①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②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③之所謂賢君也。堯王^④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⑤。錦繡^⑥文綺^⑦弗衣^⑧。奇怪^⑨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⑩之樂弗聽。宮垣^⑪室屋弗崇。茅茨^⑫之蓋不翦。衣履不敝^⑬盡不更爲。滋味^⑭重累^⑮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⑯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⑰也甚寡。役賦也甚薄。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⑱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注釋】①天時：猶天命。②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③上世：遠古時代。④王：念去声。統治，稱王。⑤服：佩戴，佩帶。⑥錦繡：花紋色彩精美鮮艷的絲織品。⑦文綺：華麗的絲織物。⑧衣：穿（衣服）。⑨奇怪：不尋常的事物。⑩淫佚：恣縱逸樂。⑪宮垣：泛指房舍或其他建築物的圍牆。特指皇宮的圍牆。⑫茅茨：茅草蓋的屋頂。亦指茅屋。⑬敝：破爛，破舊。⑭滋味：美味。⑮重累：猶重疊。相同的東西層層相積。形容多。⑯留：拖延，擱置。⑰自奉：謂自身日常生活的供養。⑱戴：尊奉，擁戴。

【譯文】文王問太公，說：「天下紛雜，有時安定，有時混亂，之所以這樣，是什麼原因呢？是天命的變化自然就會這樣嗎？」太公說：「君主不賢明則國家危亡而人民動亂；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定而天下大治。國家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賢，而不在於天命。」文王說：「可以把古時候賢君的事跡講給我聽聽嗎？」太公說：「從前的堯帝，上古時代的人們稱他是賢君。堯帝統治天下時，不佩戴金銀珠玉，不穿著錦繡華美的衣服；不觀賞珍貴奇異的物品，不珍藏供玩賞的寶器；不聽淫佚的音樂，不修建高大的圍牆和宮室；不修剪茅草覆蓋的屋頂；衣服鞋子不破舊就不去更換；不食衆多的美味佳餚，不因服役勞作的緣故而耽誤百姓耕種的農時；去除私心、約束欲望，致力於無爲之治。堯帝自身日常生活的供養則很微薄，徵用勞役賦稅也很少，所以天下萬民富足安樂而沒有飢寒的面色。百姓尊奉他們的君主如同日月一樣，看待他們的君主如同父母一

般。」文王說：「偉大啊！這就是賢君的德行。」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①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游觀以疲民^②。則苦之也。吏爲苛擾^③。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④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注釋】①爲國：治國。②疲民：使民窮困。③苛擾：狠虐、騷擾。④御民：謂統治人民。

【譯文】文王問太公說：「我想知道治國的方法。」太公答：「愛民。」文王問：「如何愛民呢？」太公答：「要給予人民利益而不要加以傷害；要幫助成全人民而不要加以毀壞；要保護、生養人民而不要濫用刑罰殺害；要施與人民恩惠而不要掠奪；要使

人民安樂而不要使他們勞苦；要讓人民心生歡喜而不要使他們怨怒。」文王說：「應該怎樣做呢？」太公說：「不使人民失去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就是利益人民；不耽誤耕種、收穫的農時，就是成全人民；減省刑罰，就是保護和生養人民；減輕賦稅，就是施與人民恩惠；不大肆修建宮室臺榭，就是使人民安樂；官吏廉潔自守而不可苛刻盤剝，就是讓人民心生喜悅。反之，使人民失去本來的營生，就是損害他們的利益；使人民錯過耕種、收穫的時節，就是敗壞人民的生計；無罪而妄加懲罰，就是殺害人民；橫徵暴斂，就是掠奪人民；大興土木修建宮室臺榭以供游覽，使人民窮困疲乏，就是苦了天下百姓；官吏苛刻擾害，就會激起人民的憤怒。所以，善於治國的君主，統馭人民就像父母愛護子女，兄長愛護弟弟一樣。看到他們飢寒就為他們哀傷，看到他們勞苦就為他們悲痛。」文王贊嘆道：「太好了！」

【原文】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①害公法^②。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③者有賞。後宮^④不荒^⑤。女謁^⑥不聽。上無淫匿^⑦。下無陰害^⑧。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⑨臺池以罷民^⑩。不雕文刻鏤^⑪以逞^⑫耳目。官無腐蠹^⑬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

【注釋】①私善：猶私惠。不以法為標準而實行的恩惠。②公法：猶國法。③進賢：謂進薦賢能之士。④後宮：妃嬪所居的宮殿。⑤荒：縱欲迷亂，逸樂過度。⑥女謁：謂通過宮中嬖寵的女子干求請托。⑦淫匿：指邪惡不正。⑧陰害：猶隱患（隱藏著的禍患）。⑨游觀：供游覽的樓臺。⑩罷民：謂使民疲勞。⑪雕文刻鏤：謂在器物上刻鏤花紋圖案，以為文飾。⑫逞：快心，稱願，滿意。⑬腐蝕：猶腐蝕。

【譯文】文王問太公：「賢德的君主如何治理國家呢？」太公答道：「賢德的君主治理國家，其政令要公平，官吏不施苛政；賦稅有節制，他個人日常生活的供養微薄。不因為私惠而損害國法；賞賜不給予無功之人，刑罰不施加於無罪之人；不因高興而濫賞，不因發怒而責罰；危害人民者加罪，進薦賢才者有賞；後宮不荒淫放逸，不聽婦人之言；居上位者沒有邪惡不正的行為，居下位者沒有隱藏著的禍患；不供應宮室額外的開銷來耗費錢財，不過多修建供游覽的樓閣臺榭而使百姓疲勞，不在器物上雕花鏤刻來滿足耳目的享受；官吏中沒有腐敗之人的隱藏，國內也沒有流離飢餓的百姓。」文王說：「太好了！」

【原文】文王問師尚父①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②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

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③七害。六賊者。一曰大作宮殿臺池游觀淫樂^④歌舞。傷王之德。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⑤（作業作勢作任氣^⑤作業）。游俠^⑥犯歷^⑦法禁。不從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⑧。比周^⑨爲權。以蔽賢智。傷王^⑧之權。四曰抗智^⑩高節^⑪。以爲氣勢^⑫。傷吏威^⑬（吏威作王之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⑬。羞爲上犯難^⑭。傷功臣之勞。六曰强宗^⑮侵奪。陵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⑯。僥幸於外。王者慎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出入异言。揚美掩惡^⑰（揚美掩惡作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⑱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⑲辨辭^⑲。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爲方伎^⑳咒詛^㉑。作蠱道^㉒鬼神不驗^㉓之物。不詳訛言^㉔（不詳訛言作不祥之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而巧僞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宰相（宰相作相一字）不能富国强兵。調和陰陽^㉕。以安萬乘^㉖之主。簡練群臣。定名實^㉖。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宰相作相一字）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㉗而審聽。

神^{②⑧}其形。散其精（散其精作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②⑨}之深不可測也。

【注釋】

①師尚父：齊太公呂望的尊稱。《詩·大雅·文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

「師，大（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玄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②取：選拔。③六

賊：謂危害天下的六種惡人。④淫樂：靡靡之音。舊指不同於正統雅樂的俗樂。⑤任氣：謂處事縱任

意氣，不加約束。⑥游俠：猶任俠（憑藉權威、勇力或財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幫助他人）。⑦犯歷：

猶違反。⑧朋黨：指同類的人以惡相濟而結成的集團。後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宗派。

⑨比周：結黨營私。⑩抗智：《六韜》原文作「抗志」。抗志，高尚其志。⑪高節：高其節操，堅守

高尚的節操。⑫氣勢：指聲勢。⑬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⑭犯難：猶冒險。

⑮強宗：豪門大族。⑯輕戰：謂輕率出戰。⑰惡：粗劣，不好。⑱博文：《六韜》原文作「博聞」。⑲辨

辭：把話說得迷人動聽。辨，通「辯」。⑳方伎：泛指醫，卜，星，相等術。㉑咒詛：謂念咒語。㉒蠱

道：蠱術（指祈禱鬼神、詛咒等厭魅邪術）。㉓不驗：不切實際，不能應驗。㉔調和陰陽：謂使陰陽

有序，風調雨順。㉕萬乘：指能出兵車萬乘的大國。亦泛指國家。㉖名實：名稱與實質，實際。㉗徐

視：《六韜》原文作「深視」。㉘神：《六韜》原文作「示」。㉙川：《六韜》原文作「淵」。

【譯文】文王問老師尚父（即太公）：「為人君者，應推崇何人，斥退何人？應選拔

何人，摒棄何人？應禁止什麼，防止什麼？」尚父說：「應推崇有德才的人，斥退不肖之人；應選用誠實守信之人，摒棄巧詐虛偽之人；應禁止暴亂之事，制止奢侈之風。所以爲人君者應當知道有『六賊』、『七害』。所謂『六賊』：一是（臣有）大肆修建華屋亭榭樓臺，以供游覽觀賞，沉溺於靡靡之音、歌舞行樂的人，就會損害君主的德行；二是（民有）不從事農耕蠶桑，意氣用事，自以爲仗義救難，違犯法律禁令，不服從官吏管教的人，就會傷害君主的教化；三是（臣有）拉幫結派，結黨弄權，以蒙蔽賢智之臣的人，就會損害君主的權威；四是（士有）抗志不屈、自負高節來故作聲勢的人，就會損害君主的威嚴；五是（臣有）輕視爵位，藐視官員，羞於爲君主冒險的人，就會有損功臣的功勞；六是豪門大族相互爭奪，凌辱欺壓貧弱之民，就會損害百姓的利益。所謂『七害』：一是沒有才智與謀略的人，爲了獲得重賞高官的緣故，便會恃勇強橫，輕率赴戰，企求僥幸之功，君主千萬不要讓這種人擔任將帥；二是有名無實，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掩人之善，揚人之惡，進退專爲巧好之事的人，君主千萬不要與他共謀大事；三是外表樸素，衣著粗惡，談論『無爲』，實際上是沽名釣譽，口稱『無欲』，實際上是貪求利益，這是虛偽之人，君主千萬不要親近他；四是博聞善辯，空談高論，却非議世俗，這是奸邪之人，君主千萬不可寵信他；五是魯莽輕率不顧性命，祇是爲了貪求官爵俸祿，不顧大局，見利而動，君主千萬不要任用這種人；六是務求雕文刻鏤以及

精巧的技能、華麗的裝飾，因而妨害農業生產，君主對此必須加以禁止；七是使用方技、咒語，利用蠱術，假借鬼神，以不切實際的事物及不祥之言，迷惑欺騙善良的民衆，君主對此必須加以制止。所以，人民不盡力勞作，就不是吾國之民；士人不忠誠守信而巧詐虛偽，就不是吾國之士；臣不能忠正直諫，就不是吾國之臣；官吏不公平廉潔、愛護人民，就不是吾國之吏；宰相不能使國家富裕，軍力强盛，使陰陽有序、風調雨順，以安定國君，選拔訓練群臣，審定名實，嚴明賞罰，使百姓富裕安樂，那就不是吾國之相。所以爲君之道，猶如神龍之首，高瞻遠矚，深刻地觀察，審慎地諦聽，顯現其形象，隱藏其內心的情感，使人覺得他像天空那樣高遠而不可窮極，像深淵那樣深邃而不可測量。」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①者進。少黨者退^②。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

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④。而各以官舉人。案^⑤名察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哉。

【注釋】①多黨：謂多所比附，結黨營私。②退：罷黜，貶退。③蔽賢：埋沒賢能的人。④分職：各司其職，各授其職。⑤案：通「按」。依據，按照。

【譯文】文王問太公：「君主致力於選用賢能，却不能獲得成效。社會愈來愈混亂，以致國家陷於危亡的邊緣，這是為什麼呢？」太公說：「選拔賢才但不能加以任用，這是有舉賢的虛名而無用賢的實效。」文王問：「產生這種過失的原因在哪裏？」太公答：「其過失在於君主喜歡任用世俗所稱贊的人，而得不到真正的賢人。」文王問：「喜歡任用世俗所稱贊的人會怎麼樣？」太公答：「（君主）相信世俗所稱贊的人，可能會把不是賢人的人當作賢人；可能把沒有才智的人當作有才智的人；可能把不忠的人當作忠臣；可能把沒有誠信的人當作有誠信的人。君主把世俗所稱贊的人當作賢智之士，把世俗所詆毀的人當作不肖之徒，那麼黨羽多的人就會被提拔，不拉幫結派的人就會被排擠。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埋沒賢人，忠臣無罪而被置於死地，奸臣憑藉

虛名騙取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文王問：「應該怎樣選用賢才呢？」太公答：「將相各司其職，各自按官位職能推舉選拔賢才，再依照各種官職名分考核其政績，選取人才，考察其能否勝任，要使其才能與名分相稱，名副其實，這樣就會獲得舉用賢才之道。」文王道：「說得好！」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①。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②通。通則民大利。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③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群邪成俗。而君沉^④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注釋】①貴：崇尚，重視。②治道：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等。③善：喜好。④沉：沉溺，沉迷。

【譯文】文王問太公：「我想知道治理國家要重視哪些方面？」太公答：「要重視國家的法令必須能貫徹施行。能實施，則治國的方針、政策就會通暢，通暢則人民就會得到很大的利益，人民獲得了大的利益，君主的仁德就會得到彰顯。如果君主不效法天地之德，反而附和世俗的喜好來制定法令，那麼這樣的法令一旦頒布，必定會引起混亂，

出現混亂後就再更改法令，所以導致了法令被屢次修改，這就使得奸邪的風氣流行起來，而君主就會沉溺於世俗之中，因此國家就免不了危亡了。」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①而不合法。國君不悟②。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合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合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合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合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合法則國昏亂③。國昏亂則臣爲變。不合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④。君不悟則兵革⑤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注釋】①作：創制，設立。②不悟：沒有覺察。③昏亂：指政治黑暗，社會混亂。④病：貧困。⑤兵革：指戰爭。

【譯文】文王問太公：「我想知道治國最大的失誤是什麼？」太公答：「治國最大的失誤就是制定了法令而不按法令辦事，而國君却没有覺察，這就是最大的失誤。」文王問：「希望您講講不按法令辦事，而國君却没有覺察所造成的後果。」太公答：「不按法令辦事，政令就無法落實執行；政令無法實施，君主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傷。不按法令

辦事，奸邪之事就不能禁止；奸邪之事不能禁止，必會引發禍亂。不按法令辦事，刑罰就會被濫用；濫用刑罰，那麼獎賞也就起不到作用。不按法令辦事，則國家就會政治黑暗社會混亂；國家政治黑暗社會混亂，臣子就會生變。不按法令辦事，水旱的災害就會發生；水旱災害發生，則萬民就會貧困。君主如果不能及時醒悟，戰亂就會興起；戰亂興起，君主就會失去天下。」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①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③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④。大宮室。多游^⑤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⑥畢弋^⑦。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⑧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⑨。壅塞^⑩大川。決^⑪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⑫。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⑬。太白^⑭失行^⑮。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以之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⑯哉。

【注釋】①動作舉事：動作，行為舉動。舉事，行事，辦事。②無：於句末，表示疑問，相當於「否」。③備：防備，戒備。④賦斂：田賦，稅收。⑤游：帝王游樂的宮觀。⑥田獵：打獵。⑦畢弋：「否」。

畢爲捕獸所用之網，弋爲射鳥所用的繫繩之箭。泛指打獵活動。⑧禾穀：穀類作物。⑨名山：著名的大山。古多指五岳。⑩壅塞：阻塞。⑪決：謂掘堤放水。⑫滋：滋生，生長。⑬薄蝕：薄食，指日月相掩食。⑭太白：星名，即金星。又名啓明，長庚。⑮失行：不按軌道運行。⑯誠：確實。

【譯文】文王問太公說：「君主的言行舉止及行事，其善惡會有福禍的報應和鬼神的保佑嗎？」太公回答道：「有的。君主的言行舉止及行事，如果不善，上天就會報之以懲罰；如果是善的，大地就會報之以恩德；逆天行事，人民就會以力對抗；若是順從天意，神靈就會授予他職權。所以，君主如果喜好加重賦稅，大造宮室，多建游賞的宮觀樓臺，廣大的民衆就會因此貧困而怨怒，霜露則會傷害五穀，絲麻欠收。如果君主喜好打獵而不避開時令的禁忌，則該年會多刮大風，莊稼難以結實。君主任意破壞名山，阻斷大河，破堤導流名水，則該年會多發大水，傷害百姓所種的五穀，使其不能生長。君主好戰，戰事不停，則會出現日蝕、月蝕，太白星的運行偏離軌道。所以，君主行動、做事，有善行則上天降之以恩惠；有惡行則民衆會以力抗拒，神靈就會剝奪他的職位，善惡之報就像回響應聲，影子隨形一樣。」文王說：「確實如此啊！」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

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轉作專）。使之而觀其無隱^①。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②。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轉作專）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慎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六守長^③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注釋】

①隱：隱瞞。②窮：困窘，窘急。③長：長久，永久。

【譯文】文王問太公：「統治國家管理人民的君主，之所以會失掉他的國家和人民，是爲什麼呢？」太公答：「那是用人不慎造成的。君主應堅守六條用人的原則并擁有三樣珍寶。所謂六條原則：一是仁，二是義，三是忠，四是信，五是勇，六是謀。這就是要堅守的六條原則。」文王問：「如何慎重地選拔符合這六條標準的人才呢？」太公答：「使他富有來觀察他能否不觸犯禮法；使他尊貴來觀察他能否不自高自大；授予他職權來觀察他是否獨斷專行；使他有所作爲來觀察他是否有所隱瞞；讓他身處危難來觀

察他是否臨危不懼；讓他處理突發事件來觀察他是否不會困窘計窮。富有而不觸犯禮法即是仁；尊貴而不自高自大即是義；授予職權而不獨斷專行即是忠；使其有所作為而無隱瞞即是信；身處危難而不恐懼即是勇；面對突發事件而不困窘即是謀。君主應該慎重地選拔具有這六方面的人以為己用。君主不要把『三寶』借給他人，若借給他人，君主就會喪失自己的威勢。大農、大工、大商就是三寶。長久堅持『六守』的原則，國家就會繁榮昌盛；『三寶』能够保全，國家就會長治久安。」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義勝怠^①者王。怠勝敬者亡。

【注釋】^①怠：據前文之意，此「怠」字，疑當作「欲」，譯文按欲字翻譯。

【譯文】文王問太公：「先世的聖人之道可以講給我聽聽嗎？」太公答：「道義勝過私欲，國家就會昌盛；私欲勝過道義，國家就會衰亡；敬慎勝過怠慢，則諸事吉祥；怠慢勝過敬慎，則功業毀滅。所以道義勝過私欲者可以統治天下，怠慢勝過敬慎者就會滅亡。」

【原文】武王^①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③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④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⑤。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⑥強正衆曲^⑦。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⑧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⑨忠諫^⑩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⑪。賢者不用。

【注釋】①武王：周武王姬發，周文王次子。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紂王所殺，故得以繼位。他繼承父親遺志，於公元前十一世紀消滅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謚號「武」，史稱「周武王」。②獨無：猶言難道沒有。③不必：沒有一定，未必。④強諫：極力諍諫。⑤異物：珍奇的東西。⑥直：公正；正。

直。⑦曲：邪僻；不正派。⑧阿：徇私，偏袒。⑨白：當作「曰」。⑩忠諫：忠心規勸。⑪上流：指有權勢的社會集團。

【譯文】武王問太公：「桀、紂之時，難道沒有忠臣賢士嗎？」太公答：「忠臣賢士，爲天地之所生，怎麼會沒有！」武王說：「作爲臣子，而讓他的君主凶殘暴虐，被後世耻笑，能稱得上忠臣賢士嗎？」太公答：「那是因爲臣子的進諫君主未必聽從，賢良之士未必得到重用。」武王說：「不能讓君主納諫，就是不忠；不能讓君主納賢，就是不賢呀！」太公答：「并非如此。進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說：「希望您能講講這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說：「君主喜好興建宮室臺池，臣諫不聽；君主喜好發怒，隨意殺人，臣諫不聽；君主喜好所愛之人無功德而使其富貴，臣諫不聽；君主喜好財利，巧取豪奪於百姓，臣諫不聽；君主喜好珠玉等奇珍異寶，臣諫不聽。這就是『六不聽』。所謂四必亡：一是強諫而不能阻止君主爲非者，必亡；二是強諫後君主已知道但不肯采納者，必亡；三是人少力單的公正之士去極力糾正人多勢衆的奸邪之輩，必亡；四是人少力單的正直之士去極力糾正衆多的邪僻之事，必亡。所謂七不用：一是君主勢弱而親族勢強，賢者不被重用；二是君主不能明辨是非，正義之臣少，奸佞之人多，賢者不被重用；三是叛臣在外，奸黨

在內，賢者不被重用；四是法律政令偏袒宗族，賢者不被重用；五是君主把欺騙他的人當作忠臣，賢者不被重用；六是忠心規諫之臣被誅殺，賢者不被重用；七是財富流向上層權貴，賢者不被重用。」

【原文】武王伐殷。得①二丈夫②。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③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④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⑤。大者如箕⑥。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餒⑦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⑧。以信爲欺。欺者爲真。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喜治宮室。修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⑨糟丘⑩。而牛飲⑪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⑫。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注釋】①得：值，遇。②丈夫：男子。指成年男子。③妖：指反常，怪异的事物。④雨：像下雨一樣降落。⑤椎：捶擊的工具。後亦爲兵器。⑥箕：簸箕。揚米去糠的器具。⑦餒：餵養。⑧誣：誣蔑，誣陷。⑨酒池肉林：酒池，謂以酒爲池。《韓非子·喻老》：「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

酒池，紂遂以亡。」肉林，食用之肉極多，懸掛如林。《史記·殷本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後即以「酒池肉林」形容極度豪華奢侈。⑩糟丘：積糟成丘。極言釀酒之多，沉湎之甚。⑪牛飲：俯身而飲，形態如牛，故云。⑫升斛：量名。升與斛的合稱。

【譯文】武王討伐殷商，遇到兩位男子，便問道：「殷國將要滅亡了，也發生過反常怪异的事情嗎？」其中一人答道：「有。殷國曾下過血雨、灰雨、石雨，小的像椎，大的如箕，六月下雪深達尺餘。」另一人說：「這還不是殷國大的反常、怪异之事。紂王喜歡用人來餵虎；喜歡挖人的心；喜歡剖開孕婦的肚子；喜歡殺人之父，使人成爲孤兒；喜歡豪奪和誣陷；把誠信當成欺詐，把欺詐當作真實，把忠臣視爲不忠；忠心勸諫者被處死，阿諛奉承者受到賞賜，以君子爲卑下之人；政令苛急，暴取豪奪；喜好打獵，出入不避時節；喜好修造宮室臺池，日夜不停；喜好建造酒池、肉林和酒糟堆成的小山，還招集三千人狂飲；且飲酒者不分長幼的次序，沒有貴賤的禮節；喜歡聽信奸邪之人的讒言，并任用他們舉薦的人，使無功者受賞，無德者富有；所喜愛的人是專制而獨攬政令之人；不講禮義、不講忠信，目無聖人，無視賢士，國無法度，沒有升斗等大小的標準，也沒有量長短、稱輕重的統一準則。這些都是殷國大的反常、怪异之事。」

武韜

【題解】武韜，在《六韜》中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在本篇中，太公爲文王講述了替天下除去殘暴，當順應天道、人事的道理。其次說明了爭取天下，當以人爲先，禮待賢士，對其「勿臣而友之」，則可得天下，進而又爲文王說明如何治理天下，得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的結論。其後，武王問以論將之道，太公向武王列舉了爲將者的「五才十過」，說明將爲先王所重，「置將不可不察」；最後太公又以「八徵」之法，告以武王如何職別人才，若君主能行此「八徵」，則士之賢不肖自別。

【原文】文王在豐^①。召太公曰。商王罪殺^②不辜^③。汝尚助余憂民^④。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⑤。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⑥。人道無灾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⑦。又見人灾。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⑧相救。同情相成^⑨。同惡相助^⑩。同好相趣。無甲兵^⑪而勝。無衝機^⑫而攻。無渠塹^⑬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⑭。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

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翕翼^⑮。猛獸將擊。俯^⑯（俯作弭）耳^⑰。俯伏^⑱。聖人將動。必有過^⑲（過作愚）色^⑳。唯文唯德。誰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㉑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群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㉒。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㉓。群臣好得。而賢者逃伏^㉔。其亂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鄆^㉕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㉖。民有常生^㉗。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注釋】①鄆：古地名。本爲商代崇侯虎邑，周文王滅崇後曾都於此。後爲周武王之弟的封國，故地在今陝西省戶縣北。②罪殺：猶虐殺。③不辜：指無罪之人。④憂民：謂關心人民疾苦。⑤下賢：屈己以尊賢。⑥先唱：率先倡導。⑦天殃：天降的禍殃。⑧同病：比喻遭遇相同。⑨同情相成：指有共同志趣，利害關係一致的人互相幫助把事情辦好。同情，指同心志者。⑩同惡相助：謂對共同憎惡者，必相互援助以對付之。⑪甲兵：披甲的士兵。亦指軍隊。⑫衝機：古戰具。衝車和雲梯。機，

械，雲梯之屬。^⑬渠塹：溝渠。渠，壕溝。^⑭濟：渡河。^⑮鷺鳥將擊，卑飛翕翼：比喻欲擒故縱，伺機而後發。鷺鳥，凶猛的鳥。如鷹鷂之類。卑飛，低飛。翕翼，合攏翅膀。^⑯俯耳：《六韜》原文作「弭耳」。弭耳，猶帖耳。形容動物搏殺前斂抑之貌。^⑰俯伏：俯首伏地。^⑱過色：《六韜》原文作「愚色」。愚色，愚戇的表情。^⑲衆口：衆人的言論；輿論。^⑳殘賊：殘忍暴虐。^㉑好貨：貪愛財物。貨，財物，金錢珠玉布帛的總稱。^㉒逃伏：逃亡隱匿。^㉓郭：同「障」。防堵。^㉔常形：固定的形態。^㉕常生：一定的生性。

【譯文】文王在鄴邑召見太公，對他說：「商紂王殘酷殺害無罪之人，您還得幫助我爲百姓操心，現在我應該怎麼辦呢？」太公說：「君王應當先修養自身的德行，屈己以尊賢，施惠於民，以觀察天意。若上天還沒有降灾禍於殷商時，不可率先倡導征伐；人事上還沒有出現禍亂時，不可先行謀劃起事；必定要見到天殃又看到人禍，才可以策劃行動。應當與人民共享利益，與百姓處於同樣的遭遇而互相救濟，同心同德而互相成就，同仇敵愾而互相援助，喜好相同而互相促進。如此，即使沒有軍隊也能取勝，沒有衝車和雲梯也能進攻，沒有壕溝也能防守。爲人民謀利益的人，天下人都會開門歡迎他；殘害百姓的人，天下人都會對他閉門不納。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奪取天下，就像追捕野獸一樣，得到了，天下人就會有分享獵物之肉的心。又像同船渡河一樣，渡過

去了，大家就得到了共同的利益；舟壞了，大家則同受其害。能做到利害與共，那麼天下之人都會歡迎他，而沒有反對他的。不掠奪人民利益的，就可以取得民心；不奪取國家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國家的政權；不奪取天下人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取得民心者，人民使他得利；取得國家政權者，國家使他得利；奪取天下者，天下人使他得利。所以道之微妙在於衆人無法見到，事情的嚴密在於衆人無法聽聞，取勝之巧妙在於衆人無法預知。微妙啊！微妙啊！猛禽將要襲擊目標時，必先低飛斂翅；猛獸將要捕捉獵物時，必先帖耳俯伏；聖人將要有所舉動時，必會呈現出愚戇的表情。說到美德，誰會爲之疑惑呢？不觀察不研究，怎麼知道它的深遠極致呢？現在的殷商王朝，衆人的言論互相迷惑。我觀察他的田野，茅草叢生蓋過了莊稼；我觀察他的民衆，荒誕奸邪壓倒了公平正直；我觀察他的官吏，凶狠殘忍，敗壞法紀，亂施刑罰，而君臣上下還執迷不悟，這是該亡國的時候了。君主貪愛財物，群臣貪得利益，而賢者紛紛逃避隱藏，國家的混亂已經到了。」太公說：「天下之人就像流水，阻塞它就停止，敞開它就通行，動蕩它就渾濁，使它靜止就會清澈。哦！其中變數真是神妙莫測！聖人看到它的起始，就能推斷其結果。」文王問：「如何能使天下安定呢？」太公說：「上天有一定的變化規律，人民有一定的常業，君主能與天下之人共安生業，天下就會安定了。」

【原文】文王在岐周^①。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②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③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④。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⑤之金板^⑥。於是文王所就^⑦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注釋】①岐周：岐山下的周代舊邑。地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境，周建國於此，故稱。②收：聚集。③莫：代詞。沒有誰。④與：親附，陪從。⑤著：登記，記載。⑥金板：天子祭告上帝鏤刻告詞的金屬板。亦用以銘記大事，使不磨滅。⑦就：指主動親近，俯就。

【譯文】文王在岐周召見太公問道：「爭奪天下的權力，何者爲先呢？」太公說：「人爲先。人與領土是相對稱的，（有了人和土地）那麼萬物就齊備了。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對待天下的賢士，不把他們當作臣下，而以朋友相待，那麼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文王問：「我的領地小而且民衆少，將如何能得到天下呢？」太公說：「可

以。天下有土地，賢者能得到它；天下有糧食，賢者能享用它；天下有民衆，賢者能使他們聚集。天下並不是一個人的天下，沒有誰可以長久擁有天下，唯有賢能之士可以得到它。自身賢德而能謙恭待人，誰不會跟隨他呢？地位尊貴而能順從他人，能屈能伸，又有什麼人不能得到呢？把自己一個人放低，而被萬人推崇至上者，唯有聖人纔能做到。」文王說：「太好了。就把這些話刻在金板上，讓我永遠銘記。」於是，文王登門拜訪的賢德長者有六人，前去求訪的賢者有七十人，以朋友相稱的才俊之士達上千人。

【原文】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①天下。太公對曰。大蓋②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③天下。仁蓋天下。然後可以求④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⑤。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⑥之。殺天下者天下賊⑦之。徹⑧天下者天下通之。窮⑨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⑩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注釋】①爲：治理。②蓋：超過，勝過。③約：約束，檢束。④求：《六韜》原文作「懷」。⑤恃：依賴，憑藉。⑥德：感恩，感激。⑦賊：害，傷害。⑧徹：通，貫通。⑨窮：貧苦。⑩灾：危害。

【譯文】文王問：「怎樣纔可以治理天下呢？」太公答：「器量蓋過天下，然後纔能包容天下；誠信蓋過天下，然後纔能約束天下；仁愛蓋過天下，然後纔能懷服天下；恩德蓋過天下，然後纔能統治天下；威勢蓋過天下，然後纔能不失天下；遇事決斷不疑，然後纔能被天下依恃。這六個條件具備了，然後就可以治理天下的政事。所以爲天下謀利益的，天下人就擁護他；使天下人受禍害的，天下人就反對他；使天下人得以生養的，天下人都感激他；殺戮天下人的，天下人都毀害他；順應天下意願的，天下人就歸順他；使天下窮困的，天下人都仇視他；使天下安居樂業的，天下人都依靠他；給天下帶來危難的，天下人就共同危害他。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祇有有道之人，纔能得到天下。」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①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②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③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④（用作任）者。有慥^⑤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⑥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⑦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

智而心怯者。可窘^⑧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⑨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⑩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慊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⑪者。國之大器^⑫。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⑬將不可不審察也。

【注釋】①輕死：以死事為輕，不怕死。②心怯：畏縮；害怕。③愛民：《六韜》原文作「愛人」。

愛人，指將帥為保持自身廉潔，對部屬過於苛求，不能給予士兵物質上的優厚待遇。④自用：

自行其是，不接受別人的意見。⑤慊：同「懦」。畏怯軟弱。⑥暴：欺凌，凌辱。⑦遺：給予，饋贈。

⑧窘：困迫。⑨誑：惑亂，欺騙。⑩襲：出其不意的進攻。⑪兵：軍隊。⑫大器：喻重要的事物。⑬置：

任命，任。

【譯文】武王問太公說：「如何評論為將之道呢？」太公說：「為將者有五種才德，十種缺陷。所謂五種才德是：勇、智、仁、信、忠。勇敢就不可被侵犯，明智就不可被擾亂，仁慈就會愛護士卒，誠信就不會欺騙別人，忠誠就沒有二心。所謂十種缺陷是：將領有勇敢而輕率赴死的，有急躁而心求速成的，有貪婪而好利的，有仁慈而流於姑息的，有聰明却膽小怕事的，有誠信却輕信於人的，有廉潔而不肯厚愛士兵的，有聰明却猶豫不決的，有強毅而剛愎自用的，有懦弱而喜歡依賴別人的。勇敢而輕死的，可以凌

辱激怒他；急躁而心求速成的，可以用持久戰拖垮他；貪婪而好利的，可以賄賂他；仁慈而流於姑息的，可以勞擾他；聰明而心怯怕事的，可以脅迫他；誠信而輕信別人的，可以欺騙他；廉潔而不愛人的，可以輕侮他；有智謀却猶豫不決的，可以襲擊他；強毅而剛愎自用的，可以使他輕舉妄動；懦弱而喜歡依賴別人的，可以愚弄欺侮他。所以軍隊是國家重要的支柱，它關係著國家的存亡大事，而軍隊的命運就掌握在將帥手裏。將帥是先王所重視的，因此任命將帥時不可不審慎考察。」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①英雄^②。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③。一曰微察（無微察二字）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④。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⑤。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貪作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⑥。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注釋】①簡練：演習訓練。②英雄：指才能勇武過人的人。③徵：證明，證驗。④間諜：離間，搬弄是非。⑤顯問：謂明顯之事而故意詢問。⑥貞：操守堅定不移，忠貞不二。

【譯文】武王問太公說：「君王興師起兵，想選拔英雄，對將士德才的高低，有什麼辦法可以知道呢？」太公答道：「瞭解他們，有八種考驗的方法：一是提出問題，觀察他的如何回答；二是詳盡追問，以觀察他的應變能力；三是對他說挑撥離間的話，以觀察他是否忠誠；四是明知故問，看他有無隱瞞，借以考察他的德行；五是讓他有得財的機會，以觀察他是否廉潔；六是用女色進行試探，以觀察他是否堅貞正直；七是將危難告訴他，觀察他是否勇敢；八是使他痛飲醉酒，以觀察他酒後是否失態。這八種方法都用過了，一個人的賢與不肖就可以區別清楚了。」

龍韜

【題解】龍韜，在《六韜》中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本篇主要闡述了如何立將、樹立將領威嚴等問題，指出若欲三軍奮勇作戰，捨身忘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將領要和士兵「共寒暑，共飢飽勤苦」；軍隊攻伐當適時而動，面臨戰機不可猶豫狐疑，在天道、地利、人事三者中，太公特別提出了要依靠人事和地利，若將領於作戰時一味注重天道，則會受到九種束縛。

【原文】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①大小。猶斗不以盛石^②。滿則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③。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間里^④。察奸伺^⑤猾。權數^⑥好事。夜臥早起。雖遽^⑦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⑧。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⑨。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⑩好勝。疾賊侵陵^⑪。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⑫。知人飢飽。習人劇易^⑬。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⑭。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⑮。此十萬之將

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⑮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⑯。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⑰。乃天下之主也。

【注釋】①參差：不齊貌。②石：計算容量的單位，十斗為一石。③殆：危亡，危險。④閭里：里巷，平民聚居之處。⑤伺：窺伺，窺探，觀察。⑥權數：猶權術。⑦遽：通「劇」。勞碌。⑧希言：少言，少說話。⑨刑戮：受刑罰或被處死。⑩訟辨：爭辯。「辨」通「辯」。⑪侵陵：侵犯欺凌。⑫切切：懇摯。⑬劇易：艱難。⑭戰戰慄慄：敬畏戒慎貌。⑮誠必：謂遵守信用，說到做到。⑯緩：謂刑政等寬弘，寬恕。⑰成事：成功，辦成事情。⑱率：表率，楷模。

【譯文】武王問：「人的才能高下有哪些差別？」太公答：「有九種差別。」武王道：「希望能聽您講講。」太公說：「人的才能大小參差不齊，猶如不以斗來裝一石之物，裝滿後，其餘的便祇能抛弃。使用不合適的人，怎能不危險呢？第一種人多言惡語，口不積德，整天說壞話、傳是非，連睡在床上都不安生，為大眾所憎恨，被他人所厭惡，這種人祇是會說長道短的市井小人；第二種人察人奸邪，窺探人之狡詐，多有權術，好攬事務，晚睡早起，雖勞碌而不懊悔，這種人祇是管理妻子兒女的一家之長；

第三種人在說話前先觀察情況，言行謹慎，多做少說，分配平均，這種人可以做十人之主；第四種人，理事無論長短，不輕易聽信別人的說法，多用刑戮，依法行事而不徇私情，這種人可以做百人之將；第五種人愛與人爭論，好勝心強，疾惡如仇，訓斥他人依循法度，希望以此來矯正大眾，這種人可作千人之將；第六種人外貌溫雅，言語懇切，瞭解衆人的飢飽，懂得他人的艱難，這是萬人之將；第七種人敬畏戒慎，做事一天比一天謹慎小心，親近賢者，善於採納別人意見，以禮待人，言語恭敬不輕慢，爲人忠實守信，這是十萬人之將；第八種人溫和善良，實幹多謀，用心專注不二，見賢舉用，執法公正不阿，這是百萬人之將；第九種人一舉一動，連鄰國也無不知悉，所在之處，百姓親近擁戴，誠實守信而寬厚大度，能正確領導人民，能指導成就大事，又能拯救危難，反敗爲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看待四海之內的人民就如同自己家人一樣，這是濟世英雄的楷模，是天下之君主啊！」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①。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②。擇日授斧鉞^③。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授下有將）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④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

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治似衍）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⑤。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⑥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還請作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⑦。兵不接刃^⑧。而敵降服。

【注釋】①正殿：宮殿或廟宇裏位置在中間的主殿。②齋於太廟：齋，古人在祭祀或舉行其他典禮前清心寡欲，淨身潔食，以示莊敬。太廟，帝王的祖廟。③授斧鉞：即「賜鉞鉞」，古時天子以鉞鉞賜於諸侯或大臣，授以征伐之權。鉞，古兵器。圓刃，青銅製。形似斧而較大。盛行於殷周時。④制：控制。⑤中：特指宮禁之內。亦借指朝廷。⑥疑志：猶豫寡斷，意志不堅定。⑦馳驚：疾馳，奔騰。⑧接刃：兵刃相接觸。謂交戰。

【譯文】武王問太公：「立將之道是怎樣的呢？」太公回答：「凡是國家遭遇危難時，國君就避開正殿，在偏殿召見主將，向他下達詔令說：『國家的安危，全在於將軍。』主將接受命令後，國君齋戒於太廟，選擇吉日，向將帥頒授斧鉞。（到了吉日）

國君進入太廟，面向西而立；主將進入太廟，面向北方站立。國君親自拿著鉞的頭部，把鉞柄交給主將，宣告：『從此以後，軍中上至於天的一切事務全由將軍處置。』然後又親自拿著斧柄，以斧刃授予主將，宣告：『自此以後，軍中下至於淵泉的一切事務全由將軍裁決。』主將接受任命後，說：『臣聽說治理國家不可受外部的干預，領軍作戰不能由朝廷遙控指揮，臣懷二心就不能忠心侍奉君主，將帥受君主的牽制而疑慮重重，就不能專心致志去對付敵人。臣既已奉命執掌征伐大權，（不獲勝利）不敢生還。請您授全權之命於臣，您不允許，臣不敢擔任主將。』國君答應之後，主將就辭別君主率軍出征。從此軍中一切事務，不聽命於國君而全部聽命於主將，臨敵決戰，專心一意。這樣，主將就能上不受天時節制，下不受地形限制，前無敵人敢於抵擋，後無君主從中牽制。這樣，就能使智謀之士都願爲他出謀劃策，勇武之人都願爲他殊死戰鬥，士氣昂揚，直衝霄漢，行動迅速如快馬奔騰，兵未交鋒而敵人就已降服。」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爲明下舊有何以爲審四字。刪之）。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①爲威。以賞小^②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③振^④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⑤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⑥當路^⑦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廝養^⑧。是賞下通也。刑上

極^⑨。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⑩。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⑪也。

【注釋】①誅大：誅殺地位尊貴的人。②賞小：獎賞地位低微的人。③三軍：軍隊的通稱。④振：通「震」。驚懼或使驚懼。⑤說：通「悅」。喜悅，高興。⑥貴重：位高任重。⑦當路：執政，掌權。⑧廝養：猶廝役（舊稱幹雜事勞役的奴隸）。⑨極：至，到達。⑩勸：獎勉，鼓勵。⑪紀：引申爲事物的端緒。

【譯文】武王問太公：「將軍用什麼來樹立威信？用什麼來體現明察？用什麼來做到令行禁止？」太公答：「將軍通過誅殺地位尊貴的人來樹立威信，通過獎賞地位低下的人來體現明察，通過慎重、嚴明的懲罰來做到有禁必止，有令必行。因此殺一人能使全軍震懼的，就應將他殺掉；賞一人能使萬人喜悅的，就應予以獎賞。所以誅殺貴在誅殺地位高貴的人，獎賞重在獎賞地位低下的人。誅殺那些位高任重、執掌大權之臣，是刑法施及到上層；獎賞牧牛養馬的士卒，則是賞賜通行於下層。刑罰能施及於上層權貴，

獎賞能通行於下層士卒，這是將軍威嚴之所在。若殺一人而三軍無動於衷；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曉；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懼怕；即便多殺，這位將軍也不能使人敬畏重視。提拔一人而三軍都不滿意；給一人封爵而萬人都得不到鼓勵；獎賞一人而萬人都欣喜，這是因為受獎賞的人沒有功勞，被封爵而尊貴的人沒有才能。如果這樣，三軍就不會聽從他的號令，這是失去衆心的根源啊！」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①爭先赴。聞金聲②而怒。聞鼓音③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④。冬日不服裘⑤。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⑥。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⑦無以知士卒（無士卒二字）之寒暑。出隘塞⑧。犯泥塗⑨。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⑩。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敢食。軍不舉火⑪。將亦不火食⑫。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欲下有將字）。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⑬。矢石⑭繁下。士爭先登。白刃⑮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注釋】①野戰：交戰於曠野。②金聲：指鉦聲。古時作戰，將士聽到鉦聲而撤退。③鼓音：戰鼓的聲音。古時作戰將士聽到鼓聲而進攻。④三禮：《六韜》原文作「三勝」。⑤裘：用毛皮製成的禦寒衣服。⑥蓋幕：蓋，此指遮雨的用具，如傘蓋。幕，懸空平遮在上面的帷幔。⑦服禮：遵行禮法。服，從事，執行。⑧隘塞：狹窄險要的關塞。⑨泥塗：泥濘的道路。⑩次：謂軍隊駐紮。⑪舉火：生火做飯。⑫火食：舉火煮飯。⑬高城深池：高高的城牆，深深的護城河。⑭矢石：箭和壘石，古時守城的武器。⑮白刃：鋒利的刀。

【譯文】武王問太公：「我想使全軍將士，親愛他們的將帥如同其父母一樣。攻城時爭相先登，野戰時爭先衝鋒，聽到撤軍的金聲就惱怒，聽到進軍的鼓聲就歡喜，如何纔能做到這樣呢？」太公說：「為將者有三禮：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張傘篷，這就是三禮。將帥不能身先垂範，就無從體會士卒的冷暖。翻越狹窄險要的關塞，通過泥濘崎嶇的道路，將帥必先下馬步行，這樣的將帥叫力將。將帥不身體力行，就無從體會士卒的勞苦。士兵們安營紮寨就緒，將帥纔進入自己的帳舍；全軍的飯菜都已做好，將帥纔開始就餐；全軍士卒沒有生火做飯，將帥也不舉火煮飯。這樣的將帥叫止欲將。為將者不律身克制私欲，就無以體會士卒的飢飽。因此上將能與士卒同寒暑，共飢飽，同勞苦。所以全軍官兵聽到前進的鼓聲就歡喜，聽到退兵的金聲便惱怒。攻打

高城深池時，即使面臨箭石如雨的危境，士卒也會爭先恐後，奮勇登城；短兵相接時，士卒也會勇往直前。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死亡、樂於受傷，而是由於他們的將帥對其冷暖困苦關懷備至，對其飢飽體察入微，對他們的勞苦明瞭於心的緣故啊！」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資作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①傳（傳作登）^②於無窮之源。故至事^③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成作至）者。其言不足^④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⑤。倏然^⑥而往。忽然而來。能獨轉（轉作專）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⑦。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人作國）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⑧也。事莫大於必成（成作克）。用莫大於必成（無用莫大於必成六字）。用莫貴於玄眇^⑨。動莫神於不意。勝（勝作謀）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灾。莫大於狐疑。善（善作智）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⑩。反受其灾。善者從而不擇（擇作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⑪不及掩耳。卒^⑫電不及瞬目^⑬。起（起作赴）之若驚^⑭。用之若狂。當^⑮之者破^⑯。近之者亡。孰能待^⑰之。武王曰。善。

【注釋】①奇正：古時兵法術語。古代作戰以對陣交鋒爲正，設伏掩襲等爲奇。②登：指形成。

③至事：指最重要的事務。古代多指軍國大事。④不足：不可，不能。⑤見：顯露。⑥倏然：迅疾貌。⑦張軍：陳兵。軍隊展開列陣。⑧國工：一國中技藝特別高超的人。⑨玄眇：深奧，微妙。⑩後時：失時；不及時。⑪疾雷：急遽發出的雷聲。⑫卒：突然。後多作「猝」。⑬瞬目：眨眼。⑭驚：馬受突然的刺激而行動失常。⑮當：抵敵，抵當。⑯破：擊潰，攻破。⑰待：防備，抵禦。

【譯文】武王問太公：「攻伐之道是什麼？」太公答道：「作戰的態勢要根據敵人的行動而決定，戰術的變化產生於兩軍臨陣對壘之中；奇正戰法的恰當運用，來源於將帥無窮的智謀。所以，機要的大事不能泄露，用兵的策略不可外傳。極爲重大的機密，不容議論；作戰意圖和軍隊部署不能暴露於敵人。軍隊的調遣，突然而去，忽然而來，能獨立行動而不受制於人（這是用兵的原則）。善於作戰的人，不必非要陳兵列陣纔能作戰；善於消除禍患的人，消除隱患於未然；善於戰勝敵人的人，取勝於無形之中。最高的作戰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用白刃殊死相搏來爭勝的，不算好的將領；失守之後再來設防戒備的，不是能駕馭大局的人。智慧與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稱爲國師；技藝與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算是一國中的能工巧匠。用兵最重要的莫過於克敵制勝，作戰最重要的莫過於神妙難測，行動最重要的莫過於出其不意，計謀最重要的莫過於不被識

破。凡必勝之軍，都是先示弱於敵，然後進行決戰，這樣自然可以事半而功倍。對用兵的損害，最大的是猶豫；軍隊的災難，莫過於狐疑。明智的將帥，見到有利的情况絕不放過，遇到有利的戰機絕不遲疑。失去有利的情况，錯過戰機，反而會遭受其害。所以，明智的將帥抓住戰機就不會放過，機智的指揮者一經決定就不再遲疑。所以纔能有迅雷不及掩耳，閃電不及瞬目之勢。進軍如驚馬奔馳，作戰如狂風驟雨，阻擋者即被擊破，靠近者無不敗亡，誰能抵抗得了這種軍隊呢？」武王說：「您講得太好了！」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①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譎^②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③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④龜筮^⑤。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⑥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注釋】

①任：憑依，依據。②譎：奇異，變化。③德厚：猶仁厚。④待：依靠，依恃。⑤龜筮：占卦。古時占卜用龜，筮用著，視其象與數以定吉凶。⑥設伏：布設伏兵。

【譯文】武王問太公：「凡是用兵的最高戰略中，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哪個爲先？」太公答：「天道難見，地利、人事容易掌控。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主要在於飢飽、勞逸、文治武備等方面。所以，即使順應了天道不一定都有吉祥，錯過了也不一定就有禍害。但失去了地利，士卒就會感到迷惑；人事方面不能和諧，就不可以進行征戰。因此征戰不必取決於天道，人民的飢飽、勞逸、文才和武略等則是最急迫的問題，地利也是很寶貴的條件。」武王問：「天道鬼神，順應它的就能生存，違逆它的就會滅亡，爲什麼唯獨不重視天道呢？」太公答：「這是聖人所提出來的，用意在於警示後世莫違背天意，所以被當作奇詭玄祕的書。如果把勝利寄托在天道上，這無益於軍事上的克敵致勝之道，衆將領也會因此受到九種思想上的束縛。」武王問：「請問這九者是哪些？」太公答：「不能行使法令，反而任意欺凌殺戮；沒有仁厚之德，却迷信於日月術數以待天時；不順應敵人的強弱變化而調整對敵之策，却存在寄希望於天道的僥幸

心理；沒有智謀而依據預示吉凶的雲氣而行動；缺乏勇力而指望天道降福；把因不熟悉地形而造成的過失却歸罪於天時；敵軍膽怯，却不敢進攻，而是靠占卜來決定；不去招募訓練士卒而相信依靠鬼神之助；不巧妙地布設伏兵而任意背對或面向敵軍，以為天道運氣能相助勝利。凡是天道鬼神，是看不到、聽不見、求不得的，不可以決定勝敗，不能控制死生，所以明智的將軍不去效法這些。」

【原文】太公曰。天下有粟^①。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注釋】①粟：糧食的通稱。

【譯文】太公說：「天下有糧，由聖人分配享用；天下有民，由聖人治理；天下的萬物，由聖人裁處。為天下謀利益者取得天下，使天下安定者擁有天下，愛護天下百姓者可以長久地統治天下，仁德普施天下者可以化育天下。」

虎韜

【題解】虎韜在《六韜》中主要論述了戰爭環境與戰術。今本篇所錄爲《虎韜》之佚文。周伐商紂，天下新定，武王於此時間太公安定天下之道，太公提出了「先定民之所利」，勿使民怨、民畏、民擾的建議，進而要求君主應爲百姓謀利，以賞「成民之生」，以罰「使人無罪」，如此則「天下化矣」。

【原文】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①。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②。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③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④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

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注釋】

①幾：通「機」。《法言·先知》：「或問爲政有幾。注：要也。」②懾畏：畏懼。③神農：傳說中的太古帝王名。始教民爲耒耜，務農業，故稱神農氏。又傳他曾嘗百草，發現藥材，教人治病。也稱炎帝，謂以火德王。④官：授給某人官職；使爲官。

【譯文】武王討伐殷商獲勝，召見太公問道：「現在殷國的人民不能各安其處，如何纔能使天下安寧呢？」太公答：「那些有利於人民的措施，譬如冬天的陽光和夏天的陰涼。冬天曬太陽，夏天乘陰涼，不用召請，人們自己就來了。因此養育百姓之道，要先制定利民的措施，然後人民自然就會前來歸附。治理民衆有三個要點，不可讓它不斷地變更，不斷變更則孕育著危險。明令賞賜則不能面面俱到，不能面面俱到就會引起民怨；明令懲罰就會使人民感到畏懼，民心畏懼就會產生變故；嚴明苛察百姓就會受到侵擾，民衆受到侵擾就不會安居其處，容易激起變故。所以聖明的君主對於其人民，使他們對好惡去從都不擔心也不挂礙，使人民安居樂業，天下就會安寧。快樂啊！聖人與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安樂了。」武王問：「那怎樣去做呢？」太公答：「聖人守護著無窮的府庫，用天下無窮的財富去造福人民，而受到天下人民敬仰；受到天下人民的敬仰，就

能實現天下大治了。有了神農的禁令，春夏之際萬物纔會顯現生機，對天地萬物都不去要破壞，要謹慎地利用大地的資源，以利於萬物的成長。不要侵奪人民的利益，那麼農業生產就能順應其時節；委任使用賢能的人，讓有德有才者擔任官職，那麼賢者就會前來歸附。所以獎賞的目的在於成就人民的生產，刑罰的目的是使人不會犯罪。因此，賞罰用來治理化育百姓，天下就會太平了。」

犬韜

【題解】犬韜，在《六韜》中主要是論及軍隊的指揮訓練。今本篇所錄爲《犬韜》之佚文。在武王與太公的對話中，爲我們闡述了大、衆、強、安和天子、賊殘等概念的含義，以及君主如何做到「進必斬敵，退必克全」的策略。

【原文】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①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②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③億^④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⑤。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⑥成事^⑦乎。太公曰。審^⑧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强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

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⑨。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注釋】

①握炭流湯：握熾炭，蹈沸湯。喻不畏危難，敢於用命。②趨行：急行。趨同趨。③介士：武士。④億：數詞。古代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此當指前者。⑤細：微小。與大相對。⑥濟功：成就功業。⑦成事：成功，辦成事情。⑧審：副詞。確實，果真。⑨綵帛：彩色絲綢。

【譯文】武王率軍到達殷商，將要與商朝的軍隊交戰，見到紂王的士卒中有不怕危難、敢於拼命者十八人；以牛為禮晉獻朝廷者三千人；能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疾行五百里，還能高舉長矛射殺百步之外的敵人者五千人；武士十八萬。武王恐懼，說：「天下都認為商朝的國土大，而周的國土小；認為商朝的人口多，而周的人口少；認為周的國力弱，而商朝的國力强；認為周的形勢危險，而商朝的形勢安全；認為周是諸侯，而紂王是天子。如今我們攻打商紂，是以諸侯的身分攻打天子，以小國攻打大國，以人數少攻擊人數多，以弱小攻擊强大，以不利形勢攻打有利形勢，以這五個短處，攻擊對方五個長處，這可以成就功業嗎？」太公答：「果真是天子就不可攻打，果真是領土廣大就不可攻打，果真是人口眾多就不可攻打，果真是國力强大就不可攻打，果真是

形勢安全就不可攻打。」武王非常擔心而感到害怕。太公說：「您不用擔心害怕。所謂大者，是指能得到天下人民的擁護；所謂衆者，是指能得到天下百姓的支持；所謂强者，是指天下人都願爲他效力；所謂安者，是指能順從天下人的願望；所謂天子，是指能做到與天下人相親相愛如同父子一般，這纔稱得上是天子。當今的行動，是爲天下除去殘暴之人。周雖小，可曾有過殘賊一人的不當之事嗎？」武王大喜道：「什麼叫殘賊呢？」太公答：「所謂殘者，就是收集天下的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及糧食，搜刮無有休止，這就叫殘。所謂賊者，就是網羅凶狠殘暴的官吏，殺戮天下的人民，無貴無賤，不遵循法令制度，這就叫賊。」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①全。其略^②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③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④而違衆。勿以辯士^⑤爲必然。勿以謀簡^⑥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注釋】

①克：能够。

②略：謀略，智謀。

③苟：隨便，馬虎，不審慎。

④獨見：指一己之見。

⑤辯

士：能言善辯之士，游說之士。⑥簡：怠慢。

【譯文】武王問太公：「我想在軍事上有深遠的謀劃，進必殺敵，退可保全，這謀略該如何制定呢？」太公答：「君主以禮用將，將以忠心受命。國家有難，君主召將指示道：『見到敵人虛弱就進攻，見到敵人強大就避開。不要因統帥三軍為貴就輕視敵人，不要因接受君命為重而盲目進攻；不要因地位尊貴而輕視他人，不要因固執己見而違背衆意；不要認為能言善辯之人說的話都是正確的，不要自認為有謀略而怠慢他人，不要因他人有謀略而自甘落後於人；士卒未休息你也不要休息，士卒未吃飯你不要先吃飯；無論寒暑都和士卒同甘共苦。這樣就可以克敵制勝了！』」

陰謀

【題解】《陰謀》一書，《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然道家類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存目》錄《太公兵法》一卷，案此書「俚其偽托，不待辯也」。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一認為，《陰謀》與《六韜》《金匱》等「皆《兵》八十五篇中之子目」。河北定縣四十號漢墓出土有《太公》竹簡，其簡文有的標明出自《陰謀》，證明余說極是。亦見《陰謀》是《太公》之一篇，乃為漢初流傳的先秦典籍。

《群書治要》輯錄《陰謀》的文字不多，其中有關太公答武王的賢君治國教民之法，是對《六韜》的進一步闡述。表明了賢君治國的根本方法在於「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太公答武王的賞罰之道則說明了賢明君主的賞罰之道。太公教誡武王的五句話實為至理，值得人人銘記。而太公舉出的五帝之戒，則告訴為君者要時刻謹慎，不可驕慢。這些道理，均為賢君治國的根本方法，也是每個人修身的要道，應當終生學習。

【作者簡介】關於該書的作者，《隋書·經籍志》標明《太公》爲「周文王師呂望撰」，此說不實，《太公》既非太公自著，亦非僞托，而是戰國時期「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①。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②。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③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孕^④（孕恐媵誤）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臺觀。發^⑤人丘墓^⑥以爲苑囿^⑦。僕媵^⑧衣文繡^⑨。禽獸犬馬^⑩與人同食^⑪。而萬民糟糠^⑫不厭^⑬。裘褐^⑭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⑮。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⑯倡樂^⑰。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⑱。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注釋】①以私害公：謂因私情而損害公道或公德。②仇讎：仇人；冤家對頭。③好生：愛惜生靈，不嗜殺。④妾孕：疑作「妾媵」。⑤發：挖掘。⑥丘墓：墳墓。⑦苑囿：古代畜養禽獸供帝王玩樂的園林。⑧僕媵：婢妾。⑨文繡：刺繡華美的絲織品或衣服。⑩犬馬：特指良狗名馬。引申爲玩好之物。⑪同食：吃同樣的食物。⑫糟糠：酒滓、穀皮等粗劣食物，貧者以之充饑。⑬不厭：不滿足，不飽。「厭」，通「饜」。⑭裘褐：粗陋衣服。⑮府庫：舊指國家貯藏財物、兵甲的處所。⑯專恣：縱任。⑰倡樂：倡優的歌舞雜戲表演。⑱邪佞：奸邪小人。

【譯文】武王問太公：「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教化人民，其方法是什麼呢？」太公答道：「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不因私情損害公道；獎賞不給予無功之人，刑罰不施於無罪之人；法令制度的實施，不因對待自己的仇人而偏廢，也不避諱自己所寵愛的人；不因一時憤怒而濫殺人，不因一時歡喜便獎賞人；不建築高臺深池而役使民衆，不雕文刻畫而耽誤農時；不極盡耳目的享受而擾亂政事。這就是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之法。（相反）不愛惜生命却喜好殺戮，不喜歡成就而喜歡敗壞，不喜好利益他人而喜好損害人，不喜好施與而喜好掠奪，不喜好獎賞而喜好刑罰，妻妾干預政事，使朝廷內外互相猜疑，君臣不和；侵占他人的田宅來建築樓臺宮觀，挖掘他人的墳墓來修建園林；婢妾穿著秀美華麗的衣服，禽獸狗馬和人吃同樣的食物，而百姓却連糟糠也吃不飽，穿的則是粗陋衣服且不完整。君主不知下情且加重賦稅，掠奪百姓的財物，收藏於國家府庫；賢能之士逃避隱匿於山林，奸邪小人擔任要職；無功者受到封爵，無德者反而顯貴；放縱沉溺於歌舞之中，男女悖亂；不體恤百姓，違背陰陽調和之氣；不接受忠臣的勸諫，信任委用奸邪小人。這就是亡國之君的治國之法。」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①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

三軍振^②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③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④也。

【注釋】

①勸善：勉勵爲善。

②振：整頓。

③懲：鑒戒。

④威福：統治者的賞罰之權。

【譯文】武王問太公說：「我希望減輕刑罰而增加威嚴，減少賞賜而勉勵更多的人爲善，簡化政令而使大衆都得到教化，如何纔能做到呢？」太公回答說：「如果殺一人能使千人畏懼，就殺了他；殺兩人能使萬人畏懼，就殺了他們；殺三人能使三軍得到整頓，就殺了他們。如果獎賞一人能讓千人喜悅，就獎賞他；獎賞兩人能讓萬人喜悅，就獎賞他們；獎賞三人能使三軍喜悅，就獎賞他們。命令一人能使千人奮進，就命令他；制止兩人能使萬人止惡，就禁止他們；教育三人能够使三軍得到糾正，就教育他們。殺一人來警誡萬人，賞一人來激勵大衆。這是賢明君主的賞罰之道啊！」

【原文】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①。四言爲海內宗^②。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

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③。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④。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⑤。順時^⑥容養也。

【注釋】①雄：指强有力者，杰出者。②宗：指宗主。③言行相副：說的和做的相符合。④用諫：猶納諫。⑤否泰：《易》的兩個卦名。天地交，萬物通謂之「泰」；不交閉塞謂之「否」。後常以指世事的盛衰，命運的順逆。⑥順時：謂順應時宜，適時。

【譯文】武王問太公：「我希望能有一句話使我終身銘記；第二句話能與天地長存；第三句話能使我成爲諸侯中的杰出者；第四句話能使我成爲天下的宗主；第五句話可以將天下代代相傳無有窮盡，我可以聽您講講嗎？」太公說：「第一句可以使您終身銘記的話，就是要內心寬宏，對外仁愛；第二句可以與天地共存的話，就是要言行相符，像天地那樣公正無私；第三句可以讓您成爲諸侯中杰出者的話，就是要尊敬賢者，虛心納諫，還要謙卑地禮待士人；第四句讓您可以成爲天下宗主的話，就是要恭敬謹慎地對待不肖之人，不分貧富、貴賤、善惡、愛憎；第五句可以使您將天下代代相傳無有窮盡的話，就是要通達吉凶盛衰的規律，順應時宜，包容天下，涵養萬物。」

【原文】武王問尚父^①曰。五帝之戒^②可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③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④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⑤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⑥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⑦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⑧懼不敢怠。

【注釋】①尚父：即姜太公，此為尊稱。②戒：告誡。③搖搖：心神不定貌。④振振：戰栗。⑤兢兢：小心謹慎貌。⑥慄慄：畏懼貌。⑦戰戰：戒慎貌，畏懼貌。⑧翼翼：恭敬謹慎貌。

【譯文】武王問尚父說：「我可以聽您講講五帝的訓誡嗎？」尚父說：「黃帝之時，常告誡自己，我位居人民之上，常心神不安，唯恐夕不至朝；堯帝位居百姓之上，戰戰慄慄如臨深淵；舜帝位居百姓之上，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禹王位居百姓之上，畏懼小心，唯恐連一天都維持不了；成湯位居百姓之上，敬慎畏懼祇恐挨不到天明。」武王說：「寡人現在剛剛兼并殷商，位居萬民之上，當恭敬謹慎，戒懼而不敢怠慢。」

鬻子

【題解】《鬻子》舊題爲（周）鬻熊撰。《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鬻子》二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載《鬻子說》十九篇；《四庫全書》錄《鬻子》一卷，列「子部·雜家類」；《守山閣叢書·子部》錄《鬻子》一卷，并有唐逢行珪注及清人錢熙祚校勘記等。今本《正統道藏》有《鬻子》二卷，凡十四篇，亦有逢行珪注及序。關於該書作者、時代及真偽，因史料缺乏，不可詳考。杜預《左傳注》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史記·楚世家》謂「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略異，蓋鬻熊約周文、武時人。然《鬻子》一書似非自著，係托名偽作，亦爲隋唐以前的流傳版本。

魏徵等人在《群書治要》中輯錄《鬻子》雖不足千字，但辭多治國之道，通篇貫穿了仁政、王道精神和以民爲本思想，以及弘道濟世之術。唐朝人逢行珪在爲《鬻子》作序中稱「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魏徵所輯，其旨在告誡唐太宗要內而修法治身，外而勵志治國，尤要以仁爲本，知善而

行，纔能達到「理國」的目的。

【作者簡介】鬻熊（鬻音玉），姓聿（音米），名熊，又稱為熊蚤，聿蚤。祝融氏的後代，是陸終第六個兒子季連的後裔。鬻熊九十歲拜見文王，文王把他當作老師。到了武王，成王都把他當作老師。成王大量分封異姓諸侯，其時鬻熊已經去世，他的兒子熊麗，孫子熊狂也都已去世。故封他的曾孫熊繹於楚地，子孫都以熊為姓。傳有三十一世四十三位君主。鬻熊有《鬻子》一卷。《史記·楚世家》記載：「鬻熊先生輔佐文王，去世早。熊通說：『我的先人鬻熊淵博，是周王的老師。去世早。』」但《鬻子》說九十歲纔見文王，之後有武王、成王向他求教封康叔於衛的事，算起他的年齡應該超過一百一二十歲纔對。所以前面說到的去世早指的是未及受封就去世，而不是說不長壽。故楚人以鬻熊為始祖（楚人奉顓頊帝高陽氏為先祖，老童、祝融為遠祖，鬻熊為始祖）。

【原文】君子不與人之謀（本書之謀作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①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②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③（仁作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④者行是。而惡惡^⑤者行善。而道諭^⑥矣。

【注釋】①見受：被接納，被接受。②入：接受，采納。③非仁：《鬻子》原文作「非人」。非人，責備別人。④非非：謂否定應該否定的事物。非所當非，不是就是不是。⑤惡惡：憎恨邪惡。⑥諭：表明，顯示。

【譯文】君子不爲人出謀劃策則已，如果爲人謀劃，除却道義便無所依憑了。所以君子之謀，一定能做到遵從道義，但不一定會被人接受；一定能做到盡忠無私，但不一定會被人采納；一定能做到誠實不欺，却不一定會被人相信。君子責備他人，不表露於言辭，而是體現於行動。所以否定應當否定之事物者，行爲正確；憎惡邪惡之行者，行爲美好。這樣，道義就會彰顯了。

【原文】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太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太忌奈

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①其身。乃喪其軀^②。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③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庠^④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注釋】①賊：害；傷害。②軀：指生命。③最：會聚，聚合。④庠：低下。

【譯文】文王問鬻子說：「請問人有重大的忌諱嗎？」鬻子回答：「有。」文王問：「請問重大的忌諱是什麼呢？」鬻子回答說：「最大的忌諱是知道自己身上的過失却不改正，以致損害自身，喪失生命。這樣的行爲，就是人之大忌。」從前的帝王所以英明的原因，是憑藉他的官吏；從前的君子所以有功績的原因，是憑藉他的百姓。力量產生於民衆，而功勞聚集於官吏，幸福歸於君主，百姓的地位最爲低下。如果讓他們選取官吏，必定會選取他們所喜愛的。因此，十人喜愛他，他就是這十人的官吏；百人喜愛他，他就是這百人的官吏；千人喜愛他，他就是這千人的官吏；萬人喜愛他，他就是這萬人的官吏。

「原文」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①鼓^②鐸^③磬^④而置鞀^⑤。以待四海之士。爲銘^⑥於筍簴^⑦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⑧鐸。告寡人以憂^⑨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⑩者揮^⑪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⑫而七起。日中而不暇^⑬飽食^⑭。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⑮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⑯者（無者字）。

【注釋】①鐘：古代樂器。青銅製，懸掛於架上，以槌叩擊發音。②鼓：打擊樂器。多爲圓桶形或扁圓形，中間空，一面或兩面蒙著皮革。③鐸：古代樂器，大鈴的一種。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或遇戰事時用之。青銅製品，形如鉦而有舌。其舌有木製和金屬製兩種，故又有木鐸和金屬之分。④磬：古代打擊樂器，狀如曲尺。用玉，石或金屬製成。⑤鞀：音桃，有柄的小鼓。⑥銘：刻寫在器物上的文辭。⑦筍簴：即「筍虞」，音損具。古代懸掛鐘磬的架子。橫架爲筍，直架爲虞。⑧振：揮動，搖動。⑨憂：憂患，禍患。⑩訟獄：訴訟。⑪揮：舞動，搖動。⑫饋：指進食。⑬不暇：沒有時間；來不及。⑭飽食：吃飽。⑮門廷：宮門，朝門外的地方。⑯羅雀：形容門庭寂靜或冷落。

【譯文】周公說：「我聽說關於政務方面的事，知道是好事而不施行的叫做狂；知道是惡行而不改正的叫做惑。狂與惑是聖人所戒慎的。」不賢之人不認為自己不賢，但不賢却表現在他的行動上；不賢之人即使自認為賢能，別人還是都認為他不賢。愚昧的人不認為自己愚昧，而愚昧却顯現在他的言談中；愚昧的人即使自認為聰慧，別人還是都認為他愚昧。禹王通過聆聽五種聲音來治理天下。朝堂門上懸掛著鐘、鼓、鐸和磬，旁邊擺放著鞀，以此接待天下士人，並在懸掛鐘磬的木架上刻著銘文，說：「以道教導我的請擊鼓；以義教導我的請敲鐘；教導我如何處理國家大事的請搖鐸；告知我國家憂患的請擊磬；告訴我訴訟之事的請敲鞀。」這就是所謂的五聲。因此，禹王曾經在吃一頓飯的期間七次起身處理政務，一直忙到正午都沒有時間吃飽飯。禹王說：「我不怕天下的士人停留在路上，我擔心他們滯留在我的門庭啊！」因此天下士人紛紛前來投奔（能夠各得其所），也因此，禹的朝廷很清靜。

【原文】夫卿相①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②治③。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④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⑤治謀⑥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⑦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⑧而不行⑨其

器者（舊無不行其器者五字。補）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注釋】

①卿相：執政的大臣。②因：沿襲，承襲。③治：指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與「亂」相對。④一日：謂短暫，一時。⑤治志：治國平天下的志向。⑥治謀：治理國家、治理天下的謀略規劃。⑦器：用具，器具。此言道、和、信、仁，皆為君主治國之利器。⑧有為：有作為。⑨行：使用，行使。

【譯文】卿相沒有世代相承的，祇有賢德者可以居其位；國家沒有沿襲不變的太平，要靠智者來治理。智者憑藉的不是一時的志向，治理國家者靠的不是一時的謀略。治國平天下的志向、治國的謀略，都決定於帝王。然後百姓就知道哪些應當保持，哪些應當避免。發布實施政令，為天下百姓造福的，叫做道；上下互相親愛，叫做和；百姓未乞求，便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叫做信；除去天下的禍害，叫做仁。仁與信、和與道，是帝王治國的利器。凡做各種事情都要依靠工具和方法，所以想要有所作為而不使用其工具的，就不會成功。想要統治天下也是如此，不使用帝王治國的利器，也是不會成功的。

【原文】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①往守②於殷③。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④有

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注釋】

①衛康叔：姬姓，名封，周文王第八子，武王、周公之弟。武王滅商後，將其封於畿內的康國，故稱康叔。成王時，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亂後，徙封康叔於衛（今河南淇縣朝歌），建立衛國，為衛國第一代國君。②守：治理，管理。③殷：古都邑名。在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商代君王盤庚遷都於此。④失：錯過，放過。

【譯文】從前，魯周公派衛康叔去監管殷地，告誡他說：「與其妄殺無辜的人，不如放過有罪的人。沒有無罪而被妄殺的，也沒有有功而不被賞賜的。封賞，要警戒啊！誅殺和賞賜要慎重啊！」

群書治要卷三十二

管子

【題解】《管子》是一部托名管仲的論文集。非一人所作，亦非成於一時。究竟各篇何人所作和作於何時，已無記載可考，後世多認為成書於戰國中後期。西漢劉向在校定群書時，原有《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及其他有關管子篇文一百七十五篇，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其後散失十篇，今存七十六篇。

《管子》內容豐富而宏博，包括政治、法律、經濟、軍事、哲學、倫理、歷史及自然科學等方面。它以齊國法家政治思想為主導，兼融道家、儒家、兵家、陰陽家、農家、輕重家的學說。其中《牧民》《形勢》《權修》《乘馬》等篇存有管仲遺說。《輕重》等篇是中國古代典籍中闡述經濟問題篇幅較多的著作，在生產、分配、交易、消費和財政等方面均有所論述。《心術》《白心》《內業》等篇，保存了一部分道家關於「氣」的學說。《水地》篇提出了以「水」為萬物根源的思想。《度地》篇專論水利，《地員》篇專論土壤。注釋有唐房玄齡注（今皆認為尹知章注）、清戴望《管子校正》和今人郭沫若等的《管子集校》等。

《管子》對各家學說都有借鑒，但處處以天道人心爲上，以刑法禮教爲輔助。《管子》把「道」看成是天地萬物的「大法」。在《霸言》篇中說：「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把「道」作爲立法依據，在《心術》篇說：「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管子》在歷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爲本」的民本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霸言》）。

《群書治要》從《管子》的《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七法》《五輔》《法法》《中匡》《小匡》《霸形》《霸言》《戒》《君臣》《小稱》《治國》《桓公問》《形勢解》《板法解》《明法解》《輕重》等二十篇中節錄了部份內容，約一萬餘字，成爲魏徵等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

《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爲了貞觀政略的理論來源。很多政治措施都從《管子》借鑒而來，如「均田制」借鑒於「均田分力」；如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定居等。李世民有些話直接是從《管子》中來的，如「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則兆庶（百姓）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卷八）、「家給人足，本藉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隋珠，沙石皆爲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飢寒」（《冊府元龜》卷一五七）。

【作者簡介】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名夷吾，字仲，謚敬，故又稱管敬仲。

周王同族姬姓之後，生於潁上（潁水之濱）。青年時曾經商、從軍，又三度擔任小官，均被辭。齊襄公時，與摯友鮑叔牙同為齊國公室侍臣。周莊王十二年（公元前六八五年），在齊國內亂中，助公子糾同公子小白（齊桓公）爭奪君位失敗。雖一度為齊桓公所忌恨，終以經世之才，經鮑叔牙力薦，被桓公重用為卿，主持國政，並在齊國進行改革。在政治方面，整頓行政區劃和機構：把國都劃分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工商鄉六個，鄉民專營本業，不服兵役，農鄉十五個，鄉民平時種田，戰時當兵；國都以外分為五屬，設各級官吏管理；在軍事方面，「作內政而寄軍令」，實行兵民合一、軍政合一的政策，又組建三軍，在每年春秋之際，通過狩獵訓練軍隊，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在經濟方面，革新了賦稅制度，主張按土地好壞分等徵稅，適當徵發力役，禁止掠奪家畜，并用官府力量發展鹽鐵業，鑄造和管理貨幣，調劑物價。經過管仲的一系列改革，齊國國力大振。此後輔佐桓公以「尊王攘夷」為號召，擁護西周王室，北攻山戎，救邢存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位霸主。管仲因有殊勛於齊，被桓公尊為「仲父」。

牧民^①

【題解】「牧民」為《管子》第一篇，講治國治民的大綱原則，把「禮」「義」「廉」「耻」看作是治國立政的「四維」，認為「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特別強調政令要順應民心，君主要以身作則。

【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②。守^③在倉廩^④。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⑤。四維^⑥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

【注釋】①牧民：意謂治民。該篇主要闡述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理論和原則。內容分做「國頌」「四維」「四順」「十一經」「六親五法」五節。②四時：指一年四季的農時。③守：職守。④倉廩：貯藏米穀的倉庫。⑤上服度則六親固：尹知章注：「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服度，遵守禮法。六親，謂父母兄弟妻子。⑥四維：舊時以禮、義、廉、耻為治國之四綱，稱為「四維」。

【譯文】凡擁有國土、治理民衆的國君，其要務在於依順四季的農時督課農事，其職責在於保證糧倉的儲備。糧倉充實，人民纔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人民纔知道榮辱。在上者遵守禮法，六親纔能團結穩固；「四維」能够伸張，君主的政令纔可順利推行。「四維」不能伸張，國家就會滅亡。立國有四維，其中一維斷絕，國家就會傾斜；其中二維斷絕，國家就會危險；其中三維斷絕，國家就會翻覆；四維全都斷絕，國家就會滅亡。傾斜了可以將它扶正，危險了可以使它安定，翻覆了可以將它興起，滅亡了就無法再恢復了。

【原文】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政之所行^①（本書行作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②。我逸樂^③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④。我存安^⑤之。民惡滅絕。我生育^⑥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⑦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注釋】①政之所行：王念孫云：「唐魏徵《群書治要》與《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及《御覽》治道部五皆引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今譯文從王說。②憂勞：憂慮勞苦。③逸樂：閑適安樂。④危墜：猶危亡。⑤存安：使之保全、平安。⑥生育：生長，養育。⑦上位：特指君位。

【譯文】所謂「四維」，一是禮，二是義，三是廉，四是耻。政事所以能推行，在於順應民心；政事所以會廢弛，在於違逆民心。民衆厭惡憂勞，我就使他們安樂；民衆厭惡貧賤，我就使他們富貴；民衆厭惡危險急難，我就使他們生存安定；民衆厭惡犧牲絕後，我就使他們生養繁衍。國君如果能讓民衆安樂，民衆就情願爲他憂勞；能讓民衆富貴，民衆就情願爲他忍受貧賤；能讓民衆平安，民衆就情願爲他冒險；能讓民衆生養繁衍，民衆就情願爲他犧牲生命。所以刑罰不足以使民心畏懼，殺戮也不足以使民衆心服。因此刑罰繁苛而民心不懼，那麼政令就不能推行了；殺戮衆多而民心不服，那麼君主的位置就危險了。因此，順從民衆上述的四種願望，遠方的人自會前來親附；實行民衆厭惡的四種事情，親近的人也會叛離。由此可知，施與民衆就是取於民衆，這是爲政的法寶。

【原文】措^①國於不傾之地。積^②於不凋^③（凋作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④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凋之倉。務五穀^⑤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⑥、育六畜^⑦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⑧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强^⑨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⑩取壹世^⑪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

【注釋】①措：放置，安置。②積：積聚，貯藏。③凋：《管子》原文作「涸」。涸，竭；盡。

④於：孫星衍云：「『於』字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如』。」《史記·管晏列傳》於此亦作「如」。今譯文從「如」。⑤五穀：五種穀物。所指不一。⑥桑麻：桑樹和麻。植桑飼蠶取繭和植麻取其纖維，同爲古代農業解決衣著的最重要的經濟活動。⑦六畜：牛、馬、猪、羊、鷄、狗。⑧慶賞：賞賜。⑨强：强迫，勉強。⑩偷：苟且。⑪世：何如璋云：「『世』疑作『時』，以音近而訛。」今譯文從「時」。

【譯文】把國家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上，把糧食積存在取之不盡的倉廩，把物資貯藏在

用之不竭的府庫，下達政令就像水從源頭流下一樣，派遣民衆從事互不相爭的行業；明示百姓犯罪必死的道路；向百姓開啓有功必賞的大門；不做不能成功的事；不求不能得到的東西，不處在難以持久的位置，不去做不可重複的事情。把國家建立在不傾覆的基礎上，就是要授權給有道德的人，把糧食積存在取之不盡的倉廩，就是要致力於五穀的生產，把物資貯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庫，就是要種植桑麻，飼養六畜；下達政令像水從源頭流下一樣，是要使政令順應民心；派遣民衆從事互不相爭的行業，就是讓民衆各自都能發揮所長；明示百姓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要嚴格執行刑罰；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是要獎賞有信；不做不能成功的事，就是要衡量百姓的承受能力；不求不能得到的東西，是指不強迫民衆去幹他們厭惡的事；不處在難以持久的位置，是說不苟安於一時，而要有長久打算；不去做不可重複的事情，是說不要欺騙民衆。

【原文】如地如天。何私^①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②。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③。召^④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⑤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⑥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⑦。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⑧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⑨於未形^⑩也。天下不患

無臣。患無君以使人（人作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⑪。無私者可置以為政^⑫。審^⑬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吝^⑭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注釋】①私：張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

語本此。」今譯文從「疏」。②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尹知章注：「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

轡」。御人，駕馭他人。轡，指駕馭馬的繮繩。貴，重視。③先：教導，倡導。④召：丁士涵云：

「『召』，『詔』之假字。《爾雅·釋詁》：『詔，道也。』」⑤嗜：愛好，喜愛。⑥汝：指國君。

⑦城郭溝渠：城郭，城牆。城指內城的牆，郭指外城的牆。溝渠，此指為防守而挖的水道。⑧博地：

廣闊的土地。⑨備患：防備禍患。⑩未形：謂事情尚未顯出迹象、徵兆。⑪長：指長官。⑫政：通

「正」。長官，官吏。⑬審：察知，知道。⑭吝：吝嗇。

【譯文】要像天覆地載一樣，沒有親疏的分別；要像日月一樣普照萬物，這纔是君主治國的準則。統御萬民的關鍵，在於君主所重視的；引導百姓的門戶，在於君主所提倡的；引導萬民的途徑，在於君主所愛好和厭惡的。所以，君主追求之物，臣下就想得到；君王愛吃的美味，臣下就想嘗試；君王喜好的事情，臣下就想實行。不要隱藏你的

過錯，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則，賢者將不會幫助你。在室內講話，要讓滿室人都聽到；在堂上講話，要讓滿堂人都聽到，能這樣開誠布公，纔稱得上是聖明的君王。僅憑城牆和護城河，不足以堅守城池；僅憑武器精兵，不足以應對敵人；僅憑地廣財多，不足以擁有百姓；祇有有道德的君主纔能防患於未然。天下不怕沒有良臣，祇怕沒有明君去任用他們；天下不怕沒有財貨，祇怕沒有賢德的人去分配它們。因此，知時務者，可以立爲長官；沒有私心者，也可以立爲長官；通曉天下時勢、懂得國家財用，又能任用官吏者，可以奉爲國君。做事怠惰的人，總是落後於形勢；吝嗇財物的人，就會失去他的親信；信任小人的人，往往會失去賢士。

形勢^①

【題解】「形勢」，本指地之勢因形而成、人之勢因權位而定。全篇講的是管理政事的規律。強調必須按天道辦事，掌握了天道，事情就會自然而成功地成功，得民心纔能形盛而勢固。本書所選一節，說明為君者的言行舉止都應考慮長遠。

【原文】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②也。

【注釋】①形勢：指事物存在的形態和發展的趨勢。本篇旨在通過廣泛列舉事物形態和趨勢之間的因果關係，從哲學的角度，對治國理民的規律性進行探討。②大禁：指最大之禁忌。

【譯文】說一次而不可再說的話，君主就不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事，君主就不做。凡是不可重複的話，不可再做的事，都是君主最大的禁忌。

權修^①

【題解】「權修」意為以權治國之道。「修」意為「治」。本篇論述執政者應慎重使用權柄，國君、官吏應如何惜民力、薄賦斂、明賞罰、實倉廩、重教化。

【原文】萬乘之國^②。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③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④。官不可以無長^⑤。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⑥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⑦也。故末產^⑧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⑨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⑩用衆。民使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斂^⑪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勿謀^⑫己。不可得也。

【注釋】①權修：即指修治權力。意謂執政者當重視權力，善為運用，鞏固和加強君主政權。本篇主要論述了修重權力、鞏固政權、管理人民、治理國家的途徑和方法，體現了作者重視農業、愛惜民力、教化百姓、崇尚法治的思想。②萬乘之國：指能出兵車萬乘的大國。③野：泛指村野。④殷衆：衆多。⑤長：君長，首領。⑥闢：開墾。⑦無取：何如璋云：「『取』讀如督趣之趣。」

《釋名》：『取，趣也。』『民無取』者，謂兵無主以督趣之，乃衆而弱。下文『賞罰』云者，所以趣之也。』⑧末產：指手工業、商業。⑨舟輿：船和車。⑩輕：輕率；不慎重。⑪賦斂：田賦，稅收。⑫謀：圖謀，算計。

【譯文】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其軍隊不可以沒有主帥；國土遼闊廣大，其鄉野不可以沒有官吏；百姓衆多，百官不可以沒有首長；掌握人民的命運，朝廷不可以沒有法令制度。土地遼闊但國家貧困，是因為荒野還沒有開闢；百姓衆多但軍隊不强，是因為百姓無人督促。所以，不限制工商業，荒野就得不到開闢；賞罰無信，百姓就得不到督促。荒野得不到開闢、百姓得不到督促，對外不能抵禦敵人，對內不能固守疆土。土地已開闢而國家依舊貧困，是因為君王的車船過於雕飾，樓閣臺榭過於繁多；賞罰有信而兵力依舊不强，是因為隨便役使民力，使百姓勞苦不堪。百姓勞苦則民力衰竭。賦稅繁重，百姓就會怨恨君主；民力衰竭，政令就不能推行。百姓怨恨君主，政令也不能推行，如此而想要敵國不圖謀侵犯自己，是不可能的。

【原文】欲爲①天下者。必重②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③之。則往④而不可止也。無以牧⑤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

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壹^⑥。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⑦。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

【注釋】①爲：治理。②重：珍惜，珍重。③畜：容納，容留。④往：引申爲逃亡。尹知章注：「往，謂亡去也。」⑤牧：統治，駕馭。⑥壹：統一，一致。⑦徵：證明，證驗。尹知章注：「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

【譯文】想要治理天下者，必須珍惜本國的國力；想要治理國家者，必須珍惜本國的國民；想要治理百姓者，必須珍惜民力，不能用盡。沒有土地來收留人民，人民就會離去而不可阻止；沒有辦法治理百姓，百姓留下來也不能被役使。遠方的人來歸附而不離去，是因為有收留他們的土地；百姓衆多而可以步調一致，是因為有管理他們的方法和制度。見到民衆行爲正當，感到歡喜就應該給予賞賜；見到民衆行爲不正當，感到厭惡就應該予以懲罰。君主對他所見到的能够賞罰分明，那麼即使君主看不到，那些不被看到的人還敢爲非作歹嗎？見到民衆行爲正當，感到高興却不予賞賜；見到民衆行爲不正

當，感到厭惡却不予懲罰。對所見到的都不能賞罰不明，却希望他看不到的人受到教化，是不可能的。

【原文】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①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②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③（正作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正作止）。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④。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⑤而輕地利⑥。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⑦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⑧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⑨（安下有難字）。兵士之死節⑩。不可得也。

【注釋】①度量：限度。②疾：嫌怨，怨恨。③正：《管子》傳世諸本均作「止」。④本事：古代指農業。⑤時事：指合於時節而應做的事。多指農時農事而言。⑥地利：對農業生產有利的土地條件。⑦商賈：商人。⑧婦言：后妃妻妾之言。⑨安：《管子》原文作「安難」。今譯文從「安難」，謂不避禍難。⑩死節：為保全節操而死。

【譯文】土地生產財物有一定的時節，人民付出勞力也有倦怠的時候，而人君的欲望却没有止境。用通過一定時間生產的財物和出力有倦的民衆，來奉養欲望沒有窮盡的君主，如果這其間沒有一定的限度，那麼君主和百姓之間就會相互怨恨。所以，對人民的徵收有限度，使用民力有節制，國家雖小，也必然安定；對人民的徵收沒有限度，使用民力沒有節制，國家雖大，也必然危殆。修身，是治國的根本。所以，君主不重視農業，工商業就不能得到限制；工商業得不到限制，人民就會怠慢於四時的農事而輕視土地之利；輕視土地之利，却希求田野的開墾、倉廩的充實，是不可能的。商人在朝做官，財貨就會流向上層；后妃妻妾議論政事，賞罰就不能守信；男女沒有界限，人民就沒有廉耻。如此，却希望百姓不避禍難、兵士爲國捐軀，是辦不到的。

【原文】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①不審②。衣服無等③。下賤侵節④（下賤侵節作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⑤。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閑欺⑥。臣下賦斂競得。使⑦民偷壹⑧。則百姓疾怨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⑩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⑪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⑫穀⑬。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⑭。

【注釋】①度量：法度。②審：明白，清楚。③無等：沒有等級差別。④下賤侵節：《管子》原文作「上下凌節」。凌節，逾越法度。⑤尊：同「遵」。遵行，遵從。⑥閑欺：暗地裏欺騙。尹知章注：「閑，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⑦使：役使，使喚。⑧偷壹：尹知章注：「偷取一時之快。」⑨疾怨：怨恨。⑩君國：謂居君位而御其國。⑪宗廟社稷：宗廟，朝廷和國家政權的代稱。社稷，舊時亦用為國家的代稱。⑫樹：種植；栽種。⑬穀：糧食作物總稱。古代經傳常以百穀、九穀、六穀、五穀稱之。⑭樹人：培養造就人材。

【譯文】朝廷不整肅，貴賤不分明，長幼無區別，法度不詳明，服制無等差，上下逾越法度，然而却希望百姓遵從君主的政令，是辦不到的。君主喜好詭詐欺騙，臣下競相搜刮聚斂，役使百姓貪圖一時之快，百姓就會怨恨，然而却希望百姓親近君主，是辦不到的。擁有土地而不致力於農事，統治國家而不能使人民和合一致，然而却希望國家沒有危機，是辦不到的。做一年的打算，沒有比種穀物更好的了；做十年的打算，沒有比種樹更好的了；做一生的打算，沒有比培育人才更好的了。

立君^①（立君作立政）

【題解】「立政」篇之「立」通「莅」字。莅政即國君臨政之道，本篇主要論述制定典章制度的原則。國君臨政所審有三：一是德當其位，二是功當其祿，三是能當其官。另外還有「四固」「五經」等治政原則和富國之道。

【原文】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②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③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④。功力^⑤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⑥重祿^⑦。臨事^⑧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矣。

【注釋】①立君：《管子》中作「立政」，指君主臨政治國。全篇共分九節，討論了執政者必須面對的九個方面的重大問題，內容涉及官職任用考察、政策法令和服制禮制的制定、發展經濟的要務、導致國家敗亡的錯誤思想、理想的治國遠景等。②當：對等，相當。③原：本原，根本。④尊位：高位。⑤功力：功勞，功業。⑥與：給予。⑦重祿：厚俸，高薪。⑧臨事：特指治理政事。

【譯文】君主所應注意的問題有三個：一是臣子的德行與他的爵位不相稱，二是臣子的功勞與他的俸祿不相稱，三是臣子的能力與他的官職不相稱。這三個根本問題是國家安定與動亂的根源。所以，國中有德義尚未顯明於朝廷的人，就不可以加封尊貴的爵位；功績沒有表現於國內的人，就不可以賜予豐厚的俸祿；治理政事不能取信於民的人，就不可以讓他擔任高官。所以，使德行深厚者地位卑下，叫做失當；使德行卑薄者地位尊貴，叫做錯誤。寧可任用君子失當，也不可錯誤使用小人。任用君子失當，造成的怨恨淺；錯誤使用小人，造成的禍患深。

【原文】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①（位作德）不至仁。不可授國柄^②。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③。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④。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⑤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⑥。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注釋】^①大位不至仁：《管子》原文作「大德不至仁」。郭沫若云：「『大』與『至』均是動

詞。……『大德不至仁』者，即徒以德爲大而不至於仁，所謂僞君子也，……」②國柄：國家權柄。

③主兵：掌握兵權，統率部隊。④都邑：城市。⑤卿相：執政的大臣。⑥和同：和睦同心。

【譯文】君主所應謹慎對待的問題有四：一是標榜道德但却做不到仁，這樣的人不可授予國家大權；二是見到賢者而不能謙讓，這樣的人不可賜予高貴的爵位；三是執行刑罰時却避開親戚、權貴，這樣的人不可讓他統率軍隊；四是不重視農業、不注重地利，而隨意徵收賦稅，這樣的人不可讓他擔任地方長官。這四條要務是國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說，卿相得不到大眾的擁戴，是國家的危險；大臣不和睦同心，是國家的危險；軍中主帥不足以使人敬畏，是國家的危險；百姓不關心自己的生產，是國家的危險。因此，有大德而又做到仁愛，執掌國政就能得到大眾的擁戴；見到賢者能够謙讓，那麼大臣之間就會和睦同心；執行刑罰而不避開親戚、權貴，那麼國家的威勢就可以傳布到鄰近的敵國；重視農業，注重地利，那麼百姓就會關心自己的生產。

七法^①

【題解】「七法」意為七種為政、治國、治軍的原則。它指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七個方面，而側重於治軍問題。本書所選內容，為論述賞功罰過的重要性。

【原文】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②。若是^③而能理民^④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⑤矣。

【注釋】①七法：指治軍用兵的七種基本原則，即則（尋求規律）、象（瞭解情況）、法（掌握標準）、化（施行教化）、決塞（善於權衡）、心術（把握思想）、計數（精於計算），合稱「七法」。全篇分為「七法」「四傷」「為兵之數」「選陳」四節，以論兵為核心，是《管子》中重要的軍事論文。②誅：懲罰，責罰。③若是：如此，這樣。④理民：治理百姓。⑤治安：謂政治清明、社會安定。

【譯文】言論正確的人不能被任用，言論錯謬的人不能被斥退；對有功勞的人不能獎賞，對有罪過的人不能懲罰。如此而能治理百姓的，從來沒有過。言論正確的人必定被

任用，言論錯誤的人必定被斥退；有功必定獎賞，有罪必定懲罰。如此，國家就會太平安定。

五輔^①

【題解】「五輔」指德、義、禮、法、權五種治國的措施。本篇第二段指出：「德有六性，義有七本，禮有八興，法有五務，權有三度」。五輔即概括此五項重大措施。這五項措施，都是爲了實現以人爲本的原則。本書所選爲此篇的總述性的文字。

【原文】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②廣譽^③。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④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⑤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⑥而地削^⑦。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

【注釋】①五輔：謂德、義、禮、法、權，此五者足以輔助治政，故云「五輔」。《五輔》論述了這五項政策措施的內容、表現和作用，最後提出要落實「五輔」，就必須除奸邪、禁淫巧、戒奢侈，舉賢任能，減輕百姓負擔。②明名，猶盛名。③廣譽：到處皆知的好名聲。④得人：謂得人心。⑤霸：做諸侯聯盟的首領，稱霸。⑥挫：失敗。⑦削：侵削，剝削。

【譯文】古代的聖王，能得到盛大的名聲和廣泛的贊譽，建立豐功偉績，顯揚於天下，不被後代所忘記，而不是因為獲得人心，這是從未聽說過的。暴君之所以失去國家，危害社稷，顛覆宗廟，被天下人所滅亡，而不是因為失去人心，這也是從未聽說過的。現在擁有國土的君主，都希望閑居時能安定，行動時有威嚴；作戰能獲勝，防守能堅固。實力強大的想能稱王天下，實力小一點的想稱霸諸侯，但他們却不致力於得到人心。因此，他們小則兵敗地削，大則身死國亡。所以說，人心不可不注重，這是天下最重要的問題。

【原文】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爲政者。田疇^①墾而國邑^②實。朝廷閑^③而官府治。公法^④行而私曲^⑤止。倉廩實而囹圄^⑥空。賢人進而奸民^⑦退。其君子^⑧上^⑨忠正而下^⑩諂諛。其士民^⑪貴武勇^⑫而賤得利。其庶人^⑬好耕農^⑭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⑮。下必聽從而而不疾怨^⑯。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

【注釋】①田疇：泛指田地。②國邑：城邑。③閑：無事。④公法：猶國法。⑤私曲：謂偏私阿曲，不公正。⑥囹圄：監獄。⑦奸民：亂法犯禁、不務正業的人。⑧君子：對統治者和貴族男子的通稱。

常與「小人」或「野人」對舉。⑨上：通「尚」。崇尚，看重。⑩下：鄙視，輕視。⑪士民：猶言軍民。⑫武勇：威武勇猛。⑬庶人：平民，百姓。⑭耕農：指務農。⑮解舍：謂免除徭役。尹知章注：「解，放也；舍，免也。」⑯疾怨：怨恨。

【譯文】那麼爭取人心的方法，莫如給人民以利益；讓人民得到利益的方法，莫如教化他們。所以，善於執政的人，能使田野得到開墾而城邑變得殷實，朝廷安閑無事而官府治理有方，國法推行而偏私不正之風得以禁止；糧倉充實而監獄空虛，賢人得到進用而奸民則被斥退；官吏崇尚忠誠正直而鄙視巴結奉承，軍民重視威武勇猛而鄙視貪得私利，百姓歡喜務農而厭惡飲食奢靡。於是財用充足而飲食、薪柴、菜蔬豐富。因此，國君一定會寬宏大度而減免徭役，臣民一定服從而不怨恨國君，上下和睦同心而有禮義。所以國君纔能閑居時安定而行動有威嚴，作戰可得勝而防守可堅固。

【原文】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凶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囷圖實。賢人退而奸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①而食飲薪菜乏。上彌②殘苟③而無解舍。下愈覆鷺④而不聽從（舊無其庶人至聽從三十七字。補之）。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

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注釋】①匱：窮盡，空乏。②彌：益，更加。③殘苛：劉績曰：「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今譯文從之。④覆鷙：覆，通「復」，固執、乖戾。王念孫《讀書雜誌·管子一》：「覆，讀爲懷。懷、鷙皆狠也……懷字從心，復聲，故與覆通。」鷙，凶猛、狠戾。

【譯文】不善於執政的人，使得田地荒蕪而城邑空虛；朝廷險象環生而官府混亂不堪；國法廢弛而偏私不正之風盛行，倉庫空虛而監獄暴滿，賢人隱退而奸民進用；官吏崇尚阿諛奉承而鄙視忠誠正直，士民注重貪得私利而輕視勇武，百姓喜好大吃大喝而厭惡農耕，於是財用匱乏而飲食、薪柴、菜蔬不足；國君更加殘暴苛刻而不減免徭役，臣民更加刁蠻狠戾而不服從，上下互相牽制而不和睦同心。因此國君閑居不安樂，行動無威嚴，戰而不勝，防而不固。所以，小則兵敗失地，大則身死國亡。由此看來，國家的政事不可不慎重啊！

法法^①

【題解】「法法」主要討論法令執行中的原則問題。如：法令已出不能輕易廢除；「刑廉而不赦」，不輕易赦免罪犯；「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即使聖人，也不能廢除法令而使國家得到治理。

【原文】聞賢而不舉。殆^②也。聞善而不索^③。殆也。見能而不使。殆也。親仁^④而不固、殆也。同謀^⑤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⑥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⑦。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⑧之。刑法已措^⑨又移^⑩之。如是。則賞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鬥士^⑪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注釋】①法法：意謂以法爲法、以法行法。本篇主要從立法、執法兩個方面論述了法治的重要性。首先，作者認爲立法者應該帶頭守法、執法，這樣，法纔能够貫徹執行。其次，強調執法要堅

決、嚴格，公正無私，保持法的嚴肅性。②殆：危亡，危險。③索：尋求。④親仁：親近有仁德的人。⑤同謀：共謀，一同謀劃。⑥正言直行：正言，直言，說實話。直行，行正道，按照道義去做。⑦內：親信。⑧遷：變更，變化。⑨措：施行，運用。⑩移：變動，改變。⑪鬥士：戰士。

【譯文】聽到有才德的人却不舉用，國家會危險；聽到有善行的人不去訪求，國家會危險；見到有能力的人而不任用，國家會危險；親近仁德之人而信心不堅定，國家會危險；共同謀事而又相背離，國家會危險。國君行事不周密，正言直行的人就會危險；正言直行的人危險，國君就會孤立而無親信，國君孤立而無親信，那麼臣下就會結黨組派。使國君孤立而無親信，臣下結黨組派，這不是臣下的罪過，而是君主的過錯。號令已發出又更改，禮義已實行又廢止，法度已制定又變動，刑法已實施又改變。像這樣，獎賞即使豐厚，人民也不會勤勉努力；殺戮即使繁多，人民也不會畏懼。要讓賢德之人靠纔能享受俸祿，讓戰士靠功勞享受俸祿。賢德之人靠纔能享受俸祿，國君就會尊貴而臣民就會順從；戰士靠功勞享受俸祿，士兵就會輕視禍患而傲視敵人。這二者實施於國家，就會天下太平而君主安樂了。

【原文】凡赦^①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

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②也。無赦者。瘞疽^③之砭石^④也。先王制軒冕^⑤。足以著^⑥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⑦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注釋】①赦：寬免罪過。

②委轡：委，捨棄。丟棄。轡，駕馭馬的繮繩。

③瘞疽：猶癰疽。毒

瘡。④砭石：古代用以治癰疽、除膿血的石針。

⑤軒冕：古時大夫以上官員的車乘和冕服。

⑥著：明

示。⑦小人：平民百姓。指被統治者。

【譯文】大凡赦免罪過，都是利益小而危害大的事，所以長久施行就會禍患無窮；不施行赦免，是危害小而利益大的事，所以長久施行就會獲福無窮。因此，赦免罪過，就像狂奔的馬丟棄了繮繩；不赦免罪過，就像患癰疽者得到了用以治病的石針。先王制定不同車服的樣式，是用以顯示貴賤的等級，不是爲了追求美觀。使君子靠行道生活，讓百姓靠勞力生活。君子靠行道生活，那麼君主就會尊貴而百姓就會順從；百姓靠勞力生活，那麼財用就會豐厚而給養也會充足。

【原文】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

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故曰。堂^①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②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③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暮年^④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⑤。出而不入謂之絕^⑥。入而不至謂之侵^⑦。出而道止謂之壅^⑧。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⑨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

【注釋】

①堂：殿堂。②門廷：宮門、朝門外的地方。③情：實情，情況。④暮年：一年。⑤請入而

不出謂之滅：尹知章注：「臣有情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請，通

「情」。實情、情況。⑥出而不入謂之絕：尹知章注：「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⑦入而不至謂之侵：尹知章注：「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

⑧出而道止謂之壅：尹知章注：「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道止，中道而止。

壅，堵塞，阻擋。⑨杜：堵塞，封閉。

【譯文】大凡君主之所以能成爲君主，是因爲擁有權勢。如果權勢在臣下手裏，君主就會受制於臣下；如果權勢在君主手裏，臣下就會受制於君主。所以君臣調換位置，是

因為權勢在臣下手裏的關係。所以說堂上有時比百里還遠，堂下有時比千里還遠，宮門外有時比萬里還遠。現在，步行者走一天，百里之內的情況就都知道了，如果朝堂上有事情，十天之後君主還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比百里還遠；步行者走十天，千里之內的情況就都知道了，如果朝堂下有事情，一個月之後君主還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比千里還遠；步行者走一百天，萬里之內的情況就都知道了，如果宮門之外有事情，過了一年君主還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比萬里還遠。所以說，事情報入朝廷而政令不能發出稱為「滅」（消失），政令發出而執行情況却不能報入朝廷稱為「絕」（斷絕），事情報入朝廷却不能上達君主稱為「侵」（扣而不發），政令發出却在中途被阻攔稱為「壅」（阻塞）。遭逢滅、絕、侵、壅這四種情況的君主，並不是因為有人堵塞了他的門，把守住了他的家，而是因為政令不能推行造成的。

【原文】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①而逮^②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③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④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注釋】①過：過分。②逮：及，到。③不法：不合法度，違法。④辯：文辭華美、巧妙。尹知章注：「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

【譯文】政，就是「正」。聖人顯明「正」的涵義以治理國家。正，是用來防止過分和補充不足的。過分和不足，都不是「正」。不正，那麼對國家的損害是一樣的。勇敢却不合乎道義會損害軍隊，仁愛却不合乎法度會損害公正。所以，軍隊的失敗，產生於不合乎道義；法度的破壞，產生於不合乎公正。所以言辭巧辯浮華即非正務，行為怪誕難為即非善行。所以，言辭必定要切合正務，不苟且於浮華巧辯；行為一定要考慮正確，不苟且於怪誕難為。

【原文】規矩①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②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③方圓。聖人能生法④。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⑤。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⑥（至作用）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注釋】①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工具。②拙：粗劣。③正：糾正，修正。④生法：制定法令。⑤高行：高尚的品行。⑥至：《管子》原文作「用」。今譯文從「用」。

【譯文】圓規矩尺，是畫方圓的標準。即使有明銳的眼睛和靈巧的雙手，也不如粗劣的圓規矩尺能矯正方圓。所以，巧匠能制造圓規矩尺，却不能捨棄圓規矩尺來矯正方圓；聖人能制定法令，却不能廢棄法令來治理國家。所以，君主即使有聰明智慧、高尚的品行，若違背法度而治理國家，就如同捨棄圓規矩尺來矯正方圓一樣。賢人不來稱為「蔽」，忠臣不被重用稱為「塞」，有令而不能施行稱為「障」，有禁而不能制止稱為「逆」。遭逢蔽、塞、障、逆這四種情況的君主，并非有人堵塞、把守他的門戶，是因為賢人不來，政令不能施行的緣故。

【原文】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①以自治。立義②（義作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③修制。公國壹民。以聽④於世。忠臣直進⑤。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⑥以干⑦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⑧（徑作經）也。

【注釋】①置法：立法，執法。②立義：《管子》原文作「立儀」。立儀，確立準則或法度。③行法：按法行事。④聽：治理。⑤直進：謂以直道進身。⑥誣能：謂虛誇其才能。⑦干：求取。⑧徑：《管子》原文作「經」。經，常道。指常行的義理、準則、法制。

【譯文】人民順從君主，不是順從他口頭所說的話，而是順從他性情所喜好的。君主喜好勇敢，人民就輕視死亡；君主喜好仁德，人民就輕視財利。所以君主所喜好的，百姓必定更喜好。所以，聖明的君主知道人民必定會以君主的心意為心意，所以設立規範以自我管理，確立準則以自我規正。因此，君主不躬行，人民就不聽從。所以，有道之君依法行事，修訂制度，以公治國，統一民心，來處理天下政務；讓忠臣能通過正常途徑求得進用，以此來評定他的能力。明君不因私心而把爵祿授予所喜愛的人，忠臣不虛誇其才來求取爵祿。君主不以私心治國，臣子不虛誇其才，能實行這個辦法，即使國家未能達到大治，也可以成為端正人民行為的準則。

中匡^①

【題解】「中匡」前承「大匡」，後接「小匡」，三篇相連。「匡」意為輔助，三篇具體記述了管仲運籌帷幄。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的故事。

【原文】管仲朝。公曰。寡人^②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③。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④、長心、長德^⑤。此為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為國也。法行而不苟。刑廉^⑥而不赦^⑦。此為天下也。

【注釋】①中匡：本篇記載了管仲與齊桓公的問答。內容為管仲向齊桓公講述為身、為國、為天下以及成就霸業之道。②寡人：古代君主的謙稱。《禮記·曲禮下》：「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孔穎達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③為身：治身，修身。④長年：長壽。⑤長心長德：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引于省吾曰：「『長』宜讀為養……『長心長德』即養心養德。」長心，謂修養身心。長德，謂修養德行。⑥廉：少。⑦赦：寬免罪過。

【譯文】管仲上朝，桓公說：「我希望聽聽關於國君信用的話題。」管仲回答說：「人民愛戴他，鄰國親附他，天下人都信任他，這就是國君的信用。」桓公說：「好。請問從哪裏開始做纔可以呢？」管仲回答說：「先從修養自身開始，進而治理國家，最後成於治理天下。」桓公說：「請問如何修身？」管仲回答說：「調理血氣，以求壽命長久、修養身心、提高德行，這就是修身；選拔與自己疏遠的賢才，慈愛百姓，這就是治國；法律實施而不嚴苛，刑罰簡少而不妄赦，這就是治理天下了。」

小匡^①

【題解】這一段節錄了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管仲任宰相，認為自己不如管仲的有五點，而齊桓公向管仲請教為政之道，管仲則又向桓公推舉了五位賢能之人的史實。說明了君主要能夠任用賢能，為臣的要能夠推舉賢能，國家纔能強盛。

【原文】桓公自莒^②反於齊。使鮑叔牙^③為宰^④。辭^⑤曰。君有加惠^⑥於其臣。使臣不凍餒^⑦。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⑧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⑨。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⑩執枹^⑪。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⑫。殆^⑬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也。君若宥^⑭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於廟而問為政焉。

【注釋】①小匡：本篇主要記叙管仲輔佐齊桓公完成霸業的史事。②莒：春秋時諸侯國名。故址在

今山東省莒縣。齊襄公時，荒淫無道，朝政混亂。公子糾（襄公之弟，桓公之兄）在管仲輔佐下逃往魯國，公子小白（齊桓公，襄公之弟）在鮑叔牙輔佐下逃往莒國。此後小白由莒國先於公子糾返回齊國即位，是為齊桓公。③鮑叔牙：春秋時齊國大夫，穎上（今屬安徽）人，管仲的好朋友。因他善於知人，舉賢讓能，曾推薦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以知人并篤於友誼著稱於世。④宰：輔佐國君執政的百官之長。⑤辭：推辭，辭謝。⑥加惠：加，同「嘉」。嘉惠，對他人所給予的恩惠的敬稱。⑦凍餒：謂飢寒交迫。⑧寬惠：寬厚慈惠。⑨失柄：喪失統治權力。⑩介冑：披甲戴盔。⑪枹：鼓槌。⑫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起初，公孫無知殺齊襄公，自立為君，一年後，雍林人殺公孫無知，齊國一時無君，魯國發兵護送公子糾回國，并命管仲率兵前去攔截從莒國返回齊國的公子小白。雙方遭遇後，管仲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帶鉤，小白倒地詐死騙過管仲，并兼程趕回齊國，終於在公子糾之前回國即位。鉤，即帶鉤，束腰革帶上的鉤。一端曲首，背有圓鈕，或作動物形，或鑄有花紋，不一。多用銅製，亦有用鐵或玉等製作者。⑬殆：大概；幾乎。⑭宥：音又，寬恕，赦免。

【譯文】桓公從莒國返回齊國即位，任命鮑叔牙為宰相。鮑叔牙推辭說：「君主有嘉惠於臣，讓臣免於飢寒，就是君主的恩賜了。如果一定要讓臣治理國家，就不是臣所能做到的了，大概祇有管夷吾可以。臣不如管夷吾的地方有五個：寬厚慈惠，仁愛百姓，臣不如他；治理國家不失大權，臣不如他；忠信可以結交於諸侯，臣不如他；制定禮儀

可以使四方效法，臣不如他；披甲戴盔，手執鼓槌，立於軍門，使百姓都能增加勇氣，臣不如他。管仲，好比是人民的父母。您想要治理子女，就不可以拋棄他們的父母。」桓公說：「管夷吾親自用箭射中了寡人的帶鉤，寡人險些喪命，現在却任用他，可以嗎？」鮑叔說：「他是爲了他的君主纔那樣做的。您如果赦免其罪并使他返回齊國，他爲您也會是這樣的。」桓公派人到魯國去請管仲。於是魯國用囚車把管仲送回齊國，桓公親自到郊外去迎接，然後和管仲同回，在廟堂上以禮相見，并向管仲請教爲政之道。

【原文】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①。管仲曰。升降揖讓^②。進退閑習^③。臣不如隰朋^④。請立以爲大行^⑤。闢土^⑥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⑦。請立以爲司田^⑧。平原廣牧^⑨。車不結轍^⑩。士不旋踵^⑪。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⑫。臣不如王子城父^⑬。請立以爲大司馬^⑭。決獄折中^⑮。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⑯。請立以爲大^⑰（大下有司字）理^⑱。犯^⑲君顏色^⑳。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㉑貴富。臣不如東郭牙^㉒。請立以爲大諫^㉓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注釋】

①諾：表示同意、遵命的答應聲。

②揖讓：賓主相見的禮儀。

③閑習：熟習。

④隰朋：春

秋時齊國大夫。齊莊公曾孫。與管仲、鮑叔牙等輔佐齊桓公，齊國大治。曾率軍會合秦軍，安定晉國的內亂，擁立晉惠公。管仲病重時薦他自代，與管仲同年死。^⑤大行：古代接待賓客的官吏。尹知章注：「大行，大使之官。」按此即《周禮·秋官》的大行人。漢稱典客，景帝時改名大行。^⑥闢土：開墾土地。^⑦寧戚：春秋衛人，齊大夫。長期擔任齊國大司田，為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⑧司田：管理農務的官。^⑨牧：牧地；郊外。^⑩結轍：轍迹交錯。謂退車回駛。^⑪旋踵：轉身。指畏避退縮。^⑫視死如歸：把赴死看作如歸家一樣。形容不怕死。^⑬王子城父：春秋時期琅琊人，齊國著名將領。^⑭大司馬：官名。掌軍旅之事。^⑮決獄折中：決獄，判決獄訟。折中，調節使適中。^⑯賓胥無：亦作「賓須無」，春秋時齊國著名大夫，曾與管仲等共同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⑰大理：掌刑法的官。^⑱犯：觸犯；冒犯。^⑲顏色：指尊嚴。^⑳撓：屈，屈服。^㉑東郭牙：春秋時期齊國著名諫臣，是桓公時的五杰之一，由管仲所推舉。^㉒大諫：古代官名，掌諫諍。尹知章注：「所以諫正君。」

【譯文】管仲為相三個月時，請求向桓公評議百官。桓公說：「好的。」管仲說：「升降臺階、賓主揖讓，進退舉止，嫻熟從容，臣不如隰朋，請立他為『大行』；開墾土地、積聚糧食，盡力開發地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他為『大司田』；在平坦的原野、廣袤的牧地（此指戰場）上，戰車不停息、士卒不退却，擊鼓而使三軍將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他為『大司馬』；決斷獄訟，使判刑適中，不錯殺無辜者，不誣

陷無罪者，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他爲『大司理』；敢冒犯君主的尊嚴，進諫必定忠誠，不避死亡，不屈從於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他爲大諫之官。這五個人，臣一個也比不上。然而您如果想治國強兵，用這五個人就够了；如果想成就霸王之業，有我夷吾在此。」桓公說：「好！」

霸形^①

【題解】「霸形」謂霸業之形，講述管仲幫助桓公建立成就霸業的根本，并援助刑國和衛國。《群書治要》節錄管仲向桓公闡述百姓爲其成就霸業之本，闡述「國以民爲本」的治國原則。

【原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②。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今彼鴻鵠^③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④大水有舟楫^⑤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⑥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飢。而稅斂^⑦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飢。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⑧矣。

【注釋】①霸形：本篇主要以對話的形式，記錄了齊桓公與管仲圖謀霸業的言論以及成就霸業的實踐。②間：一會兒，頃刻。③鴻鵠：即鵠。俗稱天鵝。④濟：渡河。⑤舟楫：泛指船隻。⑥霸王：成就

霸業或王業。⑦稅斂：稅收。⑧聞命：接受命令或教導。

【譯文】桓公在朝，管仲、隰朋進見。站了一會兒，有兩隻鴻鵠飛過，桓公嘆息道：「那些鴻鵠有時飛向南，有時飛向北，四方無論多遠，想到哪裏就能飛到哪裏。我有仲父，就像飛鴻有翅膀、渡大河有舟船一樣。仲父難道不發一言來教導我嗎？」管子回答說：「國君想要成就霸王之業的大事嗎？那就一定得從根本之事做起。」桓公問道：「請問什麼是根本？」管子回答說：「齊國的百姓，是您的根本。人民很擔心挨餓，而賦稅沉重；人民很畏懼死亡，而刑法政令凶險嚴苛；人民疲於勞役，而國君舉事沒有定時。如果您減輕賦稅，人民就不擔心挨餓；寬緩刑政，人民就不怕動輒死罪；舉事有時，人民就不會疲於勞役。」桓公說：「寡人接受您的教誨。」

霸言^①

【題解】「霸言」，謂成就霸王之業的言論和道理。本篇雖然極言依靠權謀和法術，但是更強調運用權謀和法術的前提是順應天道和民心。《群書治要》節錄此段，說明英明的君主處事原則是：做好充分準備，以等待時機，恩德惠及百姓，就會威震天下。

【原文】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闕作門）之勞^②（勞作營）而輕四境^③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④。智者善謀。不如當時^⑤。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⑥。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拂^⑦。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注釋】①霸言：本篇內容敘寫了霸王之業的規模與形勢。主要記載齊桓公與管仲關於如何成就霸業的對話。②重宮闕之勞：《管子》原文作「重宮門之營」。今譯文從原文之意。③四境：四方疆界，四方邊境地區。④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尹知章注：「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輔時，謂順應時勢。違時，謂違背當時的形勢或時代的趨勢。⑤當時：適時。⑥興事：興建政事。⑦拂：

違背，違逆。

【譯文】英明的君王所輕視的是寶馬與美玉，所重視的是政事與軍隊。然而，輕於把政事交給他人，却重視賜人寶馬；輕於把軍隊交給他人，却重視贈人美玉；重視宮門的營建，而輕視邊境的防守，這就是國家削弱的原因。聖人能順應時勢，而不能違背時勢；智者善於謀劃，也不如適合時宜。善於把握時機的人，費時少而功效多；謀劃沒有主見就會困惑，辦事沒有準備就會荒廢。所以聖王努力地做好準備，謹慎地守候時機；用充分的準備來等待時機，以有利的時機來興辦事業。恩德惠及百姓，聲威震懾天下，政令推行，無人敢違抗，近國無不服從，遠地無不聽命。

戒^①

【題解】「戒」是勸戒。本篇管仲告誡桓公，任重而道遠，祇有君子纔能做到。

【原文】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②。塗之畏者莫如口^③。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注釋】①戒：本篇主要記述了管仲對齊桓公的勸誡之語。②任之重者莫如身：尹知章注：「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③塗之畏者莫如口：尹知章注：「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塗，道路。畏，險惡。

【譯文】管仲又對桓公說：「責任再重大也比不上身體重要，路途再險惡比不上人言可畏，時間再長遠比不上年代久遠。擔負著重大的責任，行進於險惡的路途，長期堅持，祇有君子纔能夠做到。」

君臣^①

【題解】「君臣」是論君臣之道的，強調君君臣臣，不可僭越，否則生亂。《群書治要》節錄此段，說明了國家動亂的四個原因，從宮亂、家亂、國亂到衆亂，此段雖然簡短，却指出了國家動亂的根本原因在夫婦一倫不正，如此則會導致家不齊則國不治。而正天下首正人倫，正人倫首正夫婦，說明夫婦關係之重要。

【原文】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②妻之妾。此宮亂也。庶^③有疑嫡^④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⑤無能。此衆^⑥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⑦。群官朋黨^⑧。以懷其私。則失強^⑨（強作族）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⑩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注釋】①君臣：其主要內容是論述爲君之道、爲臣之道以及君臣關係。《管子》中有「君臣上」和「君臣下」兩篇，本文節選自「君臣下」。②疑：通「擬」。比擬，類似。下兩「疑」字同。③庶：非正妻生的孩子，宗族的旁支。與「嫡」相對。④嫡：正妻。⑤任官：委任官職。⑥衆：指百官，群臣。⑦體：體統，體制。⑧朋黨：謂結爲朋黨。⑨強：《管子》原文作「族」。今譯文從「族」。

⑩直立：張佩綸云：「『直立』當作『正直』。」今譯文從張說。

【譯文】國家之所以動亂的原因有四點：宮內有與正妻地位相當的寵妾，這是宮廷動亂的原因；庶子中有與嫡子地位相當的，這是家中動亂的原因；朝廷中有權力與宰相相當的寵臣，這是國家動亂的原因；所任用的官吏沒有才能，這是百官動亂的原因。對這四種情況不能識別，君主就會有失體統；群臣結為朋黨，各懷私心，君主就會失去宗族的支持。所以，嫡妻必須要確定，嫡子必須要正名，宰相必須正直以聽政，百官必須忠信以敬業。

小稱^①

【題解】「稱」意爲舉。「小稱」，即略舉君之過錯。此篇管仲指出桓公用人不當之處，建議桓公罷黜奸佞之臣。《群書治要》節錄此篇共分三段。第一段指出君主應該把過錯歸結給自己。第二段則是管仲在臨終前告誡桓公要遠離易牙、豎刁、堂巫、開方等奸佞之臣，可惜桓公沒有聽從，導致殺身之禍。第三段則是鮑叔牙向桓公說明不要忘記危難之時的境況，祇有安不忘危，國家纔不會有危險。

【原文】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己知^②。民之觀也察^③矣。不可遁逃^④。故我有善則立^⑤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⑥。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⑦。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⑧也。可無慎乎。

【注釋】①小稱：尹知章注：「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意謂管仲小舉桓公過

失，以督促其改正。②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已知：尹知章注：「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③察：明察，詳審。④遁逃：亦作「遯逃」。猶逃走。⑤立：立刻。⑥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尹知章注：「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⑦往喜民，來懼身：尹知章注：「善往則人喜也，過來則懼身也。」⑧失身：喪失生命。

【譯文】管子說：「祇怕自身的行為不善，而不怕別人不瞭解自己。人民的觀察是細緻的，凡事逃不過人民的眼睛。因此，我有善行，人民就會馬上稱贊我；我有過錯，人民就會馬上指責我。面對人民的稱贊和指責，就不必再回去問家人了。所以聖明的君王有過錯，就歸過於自身；有善行，就歸功於人民。有過錯而歸過於自身，自身就會戒懼；有善行而歸功於人民，人民就會喜悅。善行歸於人民而使人民高興，過錯歸於自己而使自己戒懼，這就是明君能治理百姓的原因。至於桀、紂就不是這樣，有了善行就歸功於自己，有了過錯就歸罪於人民。有過錯而歸罪於人民，人民就怨怒；有善行而歸功於自己，自己就驕傲。過錯歸於人民而使人民怨怒，善行歸於自己而使自己驕傲，這就是他們身死國亡的原因。能不慎重對待嗎？」

【原文】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①矣。若不可諱②。將何以

詔^③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④、豎刁^⑤、堂巫^⑥、公子開方^⑦。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⑧嬰兒之未嘗^⑨也。於是烝其首子^⑩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⑪於公。公喜宮而妒^⑫。豎刁自刑^⑬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⑭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桓公曰。善。

【注釋】①病：重病。②不可諱：死的婉辭。③詔：教導，告誡。④易牙：人名。又稱狄牙、雍

巫。春秋時齊桓公寵臣，長於調味，善逢迎，傳說曾烹其子爲羹以獻桓公。⑤豎刁：春秋時齊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諛事桓公，頗受寵信。桓公卒，諸公子爭立，寺人貂等恃寵爭權，殺群吏，立公子無虧，齊國因此發生內亂。⑥堂巫：姓堂之巫醫也。⑦公子開方：又稱「衛開方」，春秋時期衛國人，追隨齊桓公十五年。桓公病重時，易牙、豎刁、衛開方等人，禁錮桓公於室，築高牆不准他人入內，冬天桓公餓死。⑧烝：同「蒸」。⑨嘗：食，吃。⑩首子：長子。⑪有：親愛，相親。⑫妒：桓公后宮眾女相互嫉妒。⑬自刑：自殘肢體。⑭歸視：回家看望。

【譯文】管仲有病，桓公前去探問，說：「仲父的病變重了，如果萬一發生不幸，您可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嗎？」管仲回答說：「臣希望您疏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

方。易牙以烹飪來侍奉您，您說：『唯有蒸嬰兒的味道不曾嘗過。』於是易牙就蒸了他的長子獻給您。就人之常情來說，人沒有不愛自己兒子的，易牙對自己的兒子都不愛，怎麼會愛您呢？您喜愛後宮嬪妃而她們却相互妒忌，豎刁就自施宮刑來替您管理內宮。就人之常情來說，人沒有不愛自己身體的，豎刁對自己的身體都不愛，怎麼會愛您呢？公子開方侍奉您十五年，未曾回家探望父母，他連父母都不愛，怎麼會愛您呢？」桓公說：「好。」

【原文】管仲死。已葬。公召^①（召作憎）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②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③。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④素幘^⑤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揚門^⑥之扇^⑦。以不終用賢也。

【注釋】①召：《管子》原文作「憎」。②悖：謬誤，荒謬。③作難：作亂，起事。④援：執，持。⑤素幘：白色布帕。王念孫《讀書雜誌·管子六》：「幘謂帟襖也。」又《呂氏春秋·知接》：「（桓公）蒙衣袂而絕乎壽宮。」⑥揚門：亦作「楊門」，即蔽簷。本為車簷，用以蔽塵。也做門

扉。一說，門名。尹知章注：「謂用門扇以掩尸也。」⑦扇：用竹或葦編的門。泛指門扇、門扉。

【譯文】管仲去世，殯葬之後，桓公憎惡這四個人，並罷免了他們的官職。但驅逐了堂巫，桓公就生起病來；驅逐了易牙，許多美味就吃不到；驅逐了豎刁，內宮就變得秩序混亂；驅逐了公子開方，朝政就得不到治理。桓公說：「啊！聖人原來也有謬誤之處呀！」於是恢復了四人的官職。過了一年，四人作亂，把桓公拘禁在一間房子裏，十天不能與外界溝通。桓公說：「唉！死了沒有知覺就罷了，如果有知，我有什麼面目到地下去見仲父呢？」於是就拿白頭巾包住頭自絕而死。死後十一天，尸蟲爬出戶外，人們纔知道桓公死了，遂用揚門的門板草草收葬了尸體。這都是因為他不能始終如一地聽從賢人的話啊！

【原文】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飲酣①。桓公謂叔牙曰。盍②不起爲寡人壽③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④在於魯也。使寧戚無忘飯牛⑤車下也。桓公避席⑥再拜⑦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注釋】

①酣：謂飲酒盡興、半醉。②盍：猶何，怎麼。③壽：祝壽，祝福。多指奉酒祝人長壽。

④束縛：指被拘囚。⑤飯牛：《呂氏春秋·舉難》：「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⑥避席：古人席地而坐，離席起立，以示敬意。⑦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古代的一種禮節。

【譯文】當初，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一起飲酒。飲到盡興之時，桓公對鮑叔牙說：「爲什麼不起身爲我祝福呢？」鮑叔牙捧杯起身說：「希願您不要忘記出逃莒國的時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記被囚禁在魯國的時候，希望寧戚不要忘記在車下喂牛的時候。」桓公離席起身，對鮑叔牙拜了又拜，說：「寡人和兩位大夫能够不忘記先生的話，那麼國家社稷就必定沒有危險了。」

治國^①

【題解】本篇主要論述粟多則民富，粟多則民強，粟多則人民安定、戰鬥力強。特別論述了農業是治國的基礎，說明糧食問題是治國的頭等大事。

【原文】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必作則）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②。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③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④。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⑤常富而亂國^⑥必（必作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⑦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⑧文巧^⑨。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⑩。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

【注釋】①治國：本篇主題是論述治國之道。作者認爲，富民是治國的根本。如此則必須大力發展農業，增加糧食生產，爲農業興利除害，然後纔能富國、強兵、王天下。②畏罪：畏懼罪刑。③危鄉：不安於本土。④凌上犯禁：凌上，侮犯尊長。犯禁，違反禁令。⑤治國：安定、太平的國家。⑥亂

國：動亂不安的國家。⑦粟：糧食的通稱。⑧末作：古代指工商業。⑨文巧：華麗奇巧。⑩游食：游蕩無業，不勞而食。

【譯文】凡治國的方法，一定要先讓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窮困就難以治理。怎麼知道會是這樣呢？百姓富裕就會安於本土而重視家庭。百姓安於本土而重視家庭，就會尊敬上級而畏懼罪刑。人們尊敬上級、畏懼罪刑，國家就容易治理。人民窮困就不會安於本土而輕視家庭。人民不安於本土而輕視家庭，就敢於凌侮尊長、違反禁令。人們凌侮尊長、違反禁令，國家就難以治理。所以安定太平的國家常常是富裕的，動亂不安的國家常常是貧窮的。因此，善於治國者，一定要先讓人民富裕，然後再治理國家。從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令制度并不一致，號令也不相同，然而都能稱王於天下，為什麼呢？一定是國富而糧多的緣故。國富、糧多來源於農業，所以先王重視農業。大凡治國的當務之急，必定先要禁止工商業中奢侈品的生產與經銷。奢侈品的生產和經銷被禁止，人們就無法游蕩求食，人們無法游蕩求食就必然會從事農業生產，人民都去從事農業生產，國家就富裕了。

【原文】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

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①易習。毆衆移民^②。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③不能必行（必行下舊無上令至必止十二字。補之）。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④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⑤。治國之道也。

【注釋】①變俗：改變原有的習俗。②毆衆移民：毆衆：謂使民衆聽從意旨。毆，「驅」的古字。移民，往他地遷移居民。③上令：國君的政令。④寄生：依附他人而生活。⑤大務：重大的事務。

【譯文】先王善於爲民除害興利，所以天下百姓歸附他。所謂興利，就是做有利於農業生產之事；所謂除害，就是禁止危害農業生產的事。國家富裕，人民就會安於鄉土（重視）家庭。人民安於鄉土（重視）家庭，即使改變其風俗習慣，使民衆聽從驅使，遷移百姓，甚至處死，人民也不會怨恨。人民貧困，就會輕視家庭，容易離家出走；百姓輕視家庭而容易離家出走，國君的政令就不一定能執行；國君的政令不一定能執行，所禁止的事就不一定能被制止；所禁止的事不一定能被制止，那作戰就不能必勝、防守就不能必固了。政令不能必行，禁止之事不能必止；作戰不能必勝，防守不能必固，這

樣的君主就被稱為「寄生之君」。這都是由於不實行利農政策、缺少糧食造成的危害。生產糧食，是成就王業的根本，是國君的要務，是治國的方法準則。

桓公問^①

【題解】本篇管仲向桓公講述古聖先王聽取民意的的方法，強調要想長久地保持國家社稷，就要有通暢的渠道聽取民意，以改進國策。

【原文】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②。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③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④之議。堯有衢室^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⑥。禹立諫鼓^⑦於朝。湯有總街之庭^⑧。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注釋】①桓公問：指桓公問管仲。本篇主要論述了君主納諫的作用。②忘：通「亡」。喪失，失去。③時：時機，機會。④明臺：傳說爲黃帝聽政之所。⑤衢室：相傳爲唐堯徵詢民意的處所。⑥告善之旌：爲獎勵人臣進諫而設的旗幟。⑦諫鼓：設於朝廷供進諫者敲擊以聞的鼓。⑧總街之庭：通衢大道旁的亭舍。指商湯聽取民意之處。

【譯文】齊桓公問管仲說：「我想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權力而不喪失，做到這一

點有方法嗎？」管仲回答說：「不要標新立異，時機來臨就隨之行事；不要以個人的好惡來損害公正，瞭解人民所討厭的事，以便自己引以為戒。黃帝建立了明臺的議政制度，堯帝設有衢室的諮詢制度，舜帝設有獎勵人們進諫的旌旗，夏禹在朝廷上設立進諫之鼓，商湯設有通途大道旁的亭舍，用來瞭解百姓的批評意見。這就是古代聖君賢王所以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權力而不喪失的方法。」

形勢解

①（舊無解字。加之）

【題解】本篇是對「形勢」篇重要結論和語句的闡釋和解讀。《群書治要》節錄本篇數段，旨在說明，君主要為天下興利除害，行事要符合道義，對民衆要愛護，要效法古圣先王、要依靠衆人的智慧等治國大道。

【原文】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②則令行。禁於殺害人^③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注釋】①形勢解：本篇是對《形勢》篇的逐句詮釋，有少部分内容亡佚。②生利人：讓人生存和得利。③殺害人：使人被殺和遭禍。

【譯文】國君之所以能够做到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其所命令的一定符合百姓所喜好的，而所禁止的也正符合人民所討厭的。人之常情是沒有不希望生存而畏懼死亡的，沒有不希望得到利益而懼怕災害的。所以，國君的政令旨在使人生存、得到利益，就能有

令則行；所禁止的旨在防止人們被殺和受害，就能有禁則止。命令所以能够貫徹執行，一定是百姓歡喜君主的政治，因而政令纔能够推行。所以說：「貴在命令能够貫徹執行（此指受到百姓歡迎）。」

【原文】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①利除害也。故德澤②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萬民歡③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④。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⑤。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⑥。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⑦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⑧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莅民⑨如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民作之）純厚⑩。遇⑪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⑫。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⑬。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注釋】①致：招引，招致。②德澤：恩德，恩惠。③歡：高興，快樂。④務本疾作：務本，指務農。疾作，努力勞作。⑤盡節死敵：盡節，盡心竭力，保全節操，多指赴義捐生。死敵，猶死戰。⑥卑辱：卑微屈辱。⑦四旁：四近，四周。⑧起：興起。⑨莅民：管理百姓。⑩純厚：純樸淳厚。⑪遇：對待。⑫親民：親近愛撫民衆。⑬仇讎：仇人，冤家對頭。

【譯文】國君所以能使臣民盡心盡力而親附君上的原因，一定是因為他能為天下謀利益、除禍害。所以，他的恩德施加於天下，施惠厚及於萬物，使人們父子得以安樂、衆生得以繁育。因此，萬民歡喜而竭盡其力，樂於為君主所用。百姓在家時就從事農耕、努力勞作，以充實糧倉；在外（作戰）時就盡節殺敵、拼死戰鬥，以安定國家。即使勞苦卑辱，也絕無怨言。人民，有利於他們就會來，有害於他們就離去。人民逐利，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對四方沒有選擇。所以，要使民衆前來，先興辦對其有利之事，即使不呼喚，民衆也會自動到來。假使做他們所討厭的事，即使召請他們，民衆也不會來。治理百姓像父母對待兒女一樣，百姓就會親近愛戴他。用純厚之德來引導百姓，用實際利益來對待百姓，即使口中不說「我愛人民」，而人民也會親近他。治理百姓像對待仇敵一樣，百姓就會疏遠他。不以純厚之德引導百姓，對待百姓沒有實際利益，即使口中聲稱「我愛人民」，人民也不會親近他。

【原文】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①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注釋】①偷：苟且（祇圖眼前，得過且過）。

【譯文】聖人選擇可以說的話，然後纔說；選擇可以做的事，然後纔做。祇圖眼前得到利益而將來會有禍害、祇圖眼前得到快樂而將來會有憂患的事，聖人是不會做的。所以，聖人選擇說什麼話，一定會考慮到它可能造成的麻煩；選擇做什麼事，一定會考慮到它可能帶來的憂患。

【原文】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①。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人下有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②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注釋】①理義：公理與正義。②賴：依靠。

【譯文】聖人選擇要做的事，先考察它是否合乎理義，考慮它是否可行。合乎理義就去做，不合乎理義就不做；可行就去做，不可行就不去做。所以他所辦成的事情，常常會成爲自身寶貴的經驗。小人選擇做事，不考察它是否合乎理義，不考慮它是否可行。不合乎理義也去做，不可行也去做。所以，他所辦成的事情，未必能作爲依靠。所以

說：「一定能做到的事，是不足信賴的。」

【原文】人主者。溫良寬厚^①。則民愛之。整齊嚴莊^②。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③懷且威^④。則君道備矣。

【注釋】①溫良寬厚：溫良，溫和善良。寬厚，寬大厚道。②嚴莊：嚴肅莊重。③且：副詞。再，又。④威：畏懼，敬畏。

【譯文】君主溫和善良、寬大厚道，那麼人民就愛戴他；君主號令整齊、嚴肅莊重，那麼人民就敬畏他。所以，人民愛戴他就親近他，敬畏他就會爲他所用。人民親近又能爲君主所用，正是君主所急需的。所以說：「（人民對君主）又懷念又敬畏，那麼爲君之道就完備了。」

【原文】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①。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注釋】①死之：爲君主而死。

【譯文】君主能使他的人民安樂，那麼人民侍奉他們的君主，就像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樣。因此，君主有憂慮，人民就爲他分憂；君主有危難，人民就爲他效死。君主看待人民如泥土，那麼人民就不願爲其所用。君主有憂慮，人民不肯爲他分憂；君主有危難，人民也不肯爲他效死。所以說：「君主不能使人民安樂，人民就不會爲他分憂；君主不能使人民生存，人民就不會爲他效死。」

【原文】民之所以守戰①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②。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注釋】①守戰：防守與進攻。②責：索取，求取。

【譯文】百姓之所以防守、攻戰至死而鬥志不衰，是因為君主施於百姓的恩惠豐厚的緣故。所以，君主對百姓施恩豐厚，那麼百姓對君主的回報也豐厚；君主對百姓施恩微

薄，那麼百姓對君主的回報也微薄。所以施惠少而索取多，君主就不能從臣下那裏得到什麼，父親也不能從兒子那裏得到什麼。

【原文】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①。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②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④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⑤者與天^⑥。

【注釋】①順：順理，合乎事理。②遇人：猶待人。③滿而不溢：器物已滿盈但不溢出。比喻有資財而不亂用、有才能而不自炫，善於節制守度。④法象：效法，模仿。⑤持滿：猶持盈。⑥與天：謂凡合乎天道者，則得天助。

【譯文】人民追隨有道之君，就像飢餓時搶先吃飯、寒冷時搶先穿衣、暑熱時搶先避蔭。所以，君主有道，人民就歸附他；無道，人民就背離他。所以，祇要道在於自身，那麼言語自會順理，行為自會端正，侍奉君主自會忠誠，侍奉父親自會孝順，待人接物自然合乎情理。天之道，是盈滿而不外溢，長盛而不衰敗。賢明的君主效法天道行事，

所以尊貴而不驕傲、富裕而不奢侈，因此能長久地保有富貴，長久擁有天下而不失去。所以說：「能保持滿而不溢者，則與天道相合，故得天助。」

【原文】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①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②。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③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④以安之。無度數⑤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⑥。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⑦。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注釋】①待：依靠，依恃。②與人：合乎民意取得人心。③盛滿：富足，殷實。④德厚：猶仁厚。⑤度數：規則。⑥涸：竭，盡。⑦自安：自以爲安定。

【譯文】賢明的君主，是拯救天下災禍、安定天下危機的人。（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依靠百姓能爲他所利用，而後纔能做到。所以說：「安定危難者，要與民心相合。」土地廣大、國家富足，人口衆多、軍隊強盛，這是殷實富足的國家。雖然已經殷實富足，君主若是沒有仁厚之德來安定它，沒有法度規則來治理它，那麼國家就將不是他的國家，

人民也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所以說：「違背自然的法則，雖一時盈滿，後必乾涸。」臣下不親近他們的國君，百姓不相信他們的官吏，上下離心不相和睦，雖然自認為安定，也必將走向危亡。所以說：「上下不和，雖一時安定，也必將危亡。」

【原文】古者。三王^①五伯^②。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③。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④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⑤視之往。

【注釋】①三王：指夏、商、周三代聖君。夏禹、商湯、周文（武）王。②五伯：五個霸主。說法有多種。一般指春秋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公、秦穆公。③幽、厲：周代昏亂之君幽王與厲王的并稱。④困傷：困窘而毀敗。⑤來者：將來的事。

【譯文】古代的三王、五伯，都是君主中有利於天下的人，所以自身顯貴而子孫蒙受其恩澤；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都是君主中危害天下的人，所以自身困窘受損，而子孫蒙受其災禍。所以說：「對當今有懷疑的，可以監察古代；對未來不明白的，可以查看以往。」

【原文】古者。武王地方不過①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②者。不知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大。賤可以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注釋】①不過：副詞。祇；僅僅。②戮：羞辱。

【譯文】從前，周武王的領土不過方圓百里，士卒的人數不過萬人，然而戰則能勝、攻則能取，最終成爲天子，被世人稱爲聖王，這是因爲他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夏桀、商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很大，士兵很多，然而却身死國亡，被天下人羞辱，這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能治理天下，弱小的可以變爲強大，卑賤的可以變爲尊貴；不能治理天下，即使身爲天子，別人也能奪取他的地位。

【原文】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①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②不能之罪③也。

【注釋】①亂主：昏庸無道的君主，暴君。②強：強迫，勉強。③罪：過錯，過失。

【譯文】賢明的君主衡量人們的力量能夠達到，然後再去役使他們。所以命令人們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命令就能執行；役使人們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事情就能成功。昏亂的君主不衡量人們的力量，命令人們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所以命令會廢弛；役使人們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所以事情會失敗。令出而廢弛，做事而失敗，這是強為不可為之事的過錯。

【原文】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①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②天下之智力③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國舊作圖。改之）。勞而多禍。

【注釋】①起事：辦事。②因：依托，憑藉。③智力：才智與勇力。

【譯文】賢明的君主不靠自己的智慧，而用聖人的智慧；不靠自己的力量，而用衆人的力量。所以憑藉聖人的智慧來思考問題，就沒有不明白的；用衆人的力量來做事，

就沒有不成功的。能够自己解脫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來興起，就會自身安逸而多福。昏亂君主祇靠自己的智慧，而不用聖人的智慧；祇靠自身的力量，而不用衆人的力量。所以他自身煩勞而多禍。所以說：「君主自以爲是、獨斷專行的國家，勞苦不堪而多禍端。」

【原文】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①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注釋】^①親心：親愛的心。

【譯文】賢明的君主，在人們還沒有見到他時就有親愛之心，是因爲他有使百姓親近他的辦法。因此，他的地位安穩而百姓都來歸附。所以說：「對那還未見面就想親近他的君主，可以去投奔。」

【原文】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①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②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

也。故明君不言也。

【注釋】①悖：違逆，違背。②離：離間。

【譯文】君主講話不違背民心，不違背理義，他所講的話就足以安定天下，人們唯恐他不再多講。如果所講之話會離間父子的親情，疏遠君臣的關係，危害天下的百姓，這種話是不能重複的，所以賢明的君主決不會說。

【原文】人主身行①方正②。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舊無行字。補之）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③。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注釋】①身行：操行，品行。②方正：指人行為、品性正直無邪。③法式：法度，制度。

【譯文】君主品行端正，用人有其道理，待人有其禮節，自身的行為舉止可以成為天下人的榜樣，百姓唯恐他不再這樣做。如果自身行為不端正，役使百姓凶狠殘暴，待人

不講誠信，其行為舉止被天下人所耻笑，這是不可以重複做的行為。所以說：「不可以重複做的行為，君主不做。」

【原文】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①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②也。

【注釋】^①暴賊：殘暴。^②大禁：指在法令、習俗或道德上最禁忌、最避諱之事。

【譯文】不可以重複說的話，這種話就是不誠信的；不可以重複做的行為，這種行為就是殘暴的。因此，說話不講誠信，百姓就不會歸附；行為殘酷暴虐，天下就會怨恨。百姓不歸附，天下有怨恨，這就是國家滅亡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所以賢明的君主禁忌這種言行。所以說：「凡是那種不可重複的言行，都是君主最大的禁忌。」

板法解

【題解】本篇主要論述為政的綱領。明君之明在於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勝六攻」是強調君主能克服六種干擾，這樣纔能順利地建立「三器」。這些施政綱要應刻在板上，作為常法，時時提醒國君，所以名叫「板法」。

【原文】治國有三器^①。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②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③也。斧鉞^④也。祿賞^⑤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⑥也。色也。巧佞^⑦也。玩好^⑧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⑨衆。非祿賞無以勸^⑩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⑪也。

【注釋】①三器：三種治國的手段，指號令、斧鉞、祿賞。②勝：克制，制服。③號令：發布的號

召或命令。④斧鉞：斧與鉞。泛指刑罰、殺戮。⑤祿賞：俸祿和獎賞。⑥貨：財物，金錢珠玉布帛的總稱。⑦巧佞：奸詐機巧，阿諛奉承。⑧玩好：供玩賞的奇珍異寶。⑨威：震懾，使知畏懼而服從。⑩勸：鼓勵。⑪自守：自保，自為守衛。

【譯文】安定的國家有「三器」，混亂的國家有「六攻」。賢明的君主能制服「六攻」而確立「三器」，所以國家太平；不肖的君主不能制服「六攻」而確立「三器」，所以國家不太平。「三器」是什麼呢？就是號令、斧鉞、祿賞。「六攻」是什麼呢？就是親信、權貴、財寶、女色、巧言諂媚之人、珍奇玩賞之物。「三器」的作用是什麼？回答說：「沒有號令就沒辦法役使臣民，沒有斧鉞刑罰就沒辦法威懾民衆；沒有俸祿獎賞就沒辦法鼓勵百姓。」六攻的害處是什麼？回答說：「即使不聽號令也可得以存在，即使違犯禁律也可得以免刑，即使沒有功勞也可得到財富。」國家有不聽號令而可得以保全的現象，號令就不能驅使臣下，有違犯禁律而可得以免刑的現象，斧鉞刑罰就不能威懾民衆；有沒有功勞而可以得到財富的現象，俸祿獎賞就不能鼓勵百姓。如果號令不能驅使臣下，斧鉞刑罰不能威懾民衆，俸祿獎賞不能鼓勵百姓，那麼君主就沒有辦法保全自己的地位了。

明法解

【題解】「明法」即嚴明法度。法度嚴明，要靠君主不因所親而賞，不因所憎而罰。《群書治要》節錄本篇數段，說明國家制定法令要公正，不能任私意，忠臣務明法術、奸臣使法不明，選拔賢人要「使法擇人」，君主行事要依法而行等問題。

【原文】明主者。審於法禁^①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②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③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④。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⑤明也。

【注釋】①法禁：刑法和禁令。②分職：各司其職，各授其職。③蔽：隱覆，埋沒。④職：常，正常。謂正常的生活及常業。郭沫若等集校：「職既訓爲常，則不失其所常，正謂不失其恒養耳。」⑤主道：君主治國之道。

【譯文】賢明的君主，明悉於法律禁令，於是禁令不可違犯；詳察於百官職分，於是職分不容紊亂。因此，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貴臣不能埋沒地位低下的人才，近臣不能

阻隔遠離朝廷者，孤寡老弱不會失去日常的供養。這就是安定、太平的國家。因此說：「所謂安定、太平的國家，是因為君主治國之道英明。」

【原文】法度^①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私意^②者。所以生亂長奸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③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④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⑤於法之外。

【注釋】①法度：法令制度。②私意：猶私心。③案：通「按」。依據，按照。④留意：關心，注意。⑤淫意：游心肆意。

【譯文】法度，是君主用來控制天下、禁止奸邪的；私心，是滋生禍亂、助長奸邪而危害公正的根源。所以，法度暢行則國家太平，私意盛行則國家混亂。賢明的君主對於自己心中喜愛却無功勞之人，也不予獎賞；對於自己心中憎惡却無罪過之人，也不加懲罰。按照法規制度來檢驗功過得失，不合法度之事則不去留意。所以說：「先王治理國家，不放縱其心於法度之外。」

【原文】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①（賞罰作其當宜）。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弗敢避也。夫賞功誅罪者。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②弗去。則害禾穀^③。盜賊弗誅。則傷良民^④。夫捨公法而行私惠^⑤。則是利奸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⑥而望^⑦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捨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注釋】①案賞罰：《管子》原文作「案其當宜」。②草茅：雜草。③禾穀：穀類作物。④良民：舊時指安分守法的百姓。⑤私惠：私人的恩惠。⑥偷幸：苟且僥幸。⑦望：怨恨，責怪。

【譯文】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依據事物恰當適宜的原則，按照正確的道理行事。應當賞賜的，群臣不得推辭；應當懲罰的，群臣不敢逃避。賞功罰罪，是用來爲天下興利除害的。雜草不鋤掉，就會危害禾苗；盜賊不懲罰，就會傷害良民。如果捨棄國法而施行私惠，就是利於奸邪而助長暴亂；施行私惠而獎賞無功者，就是使人民苟且僥幸而怨恨君主；施行私惠而赦免有罪的人，就是使人民輕視君主而容易去做壞事。捨棄國法而施用私惠，明君是不會做的。所以說：「不在法度之內另行私人恩惠。」

「原文」權衡^①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②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③。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④。故奸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注釋】①權衡：稱量物體輕重的器具。權，秤錘。衡，秤桿。②事：侍奉，供奉。③枉法：謂歪曲和破壞法律。④待物：對待他人。

【譯文】秤錘秤杆，是用來顯示輕重的數量的。然而，人們不侍奉它，並不是因爲心中不喜歡利益，而是因爲秤錘不能爲人們增多或減少稱量的數值，秤杆不能爲人們減輕或加重稱量的數量。人們知道侍奉秤錘秤杆是沒有利益的，所以不侍奉它。因此，賢明的君主居於上位，官員就不能枉法，官吏就不能行私。百姓知道侍奉官吏沒有利益，所以就不用財物去賄賂官吏。能做到像秤錘秤杆一樣公平正直地對待他人，那麼奸詐的人就不能營私舞弊了。所以說：「有秤錘秤杆的稱量，就無法在輕重上欺騙人。」

【原文】尺寸尋^①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②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③。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注釋】①尋：古代長度單位。一般爲八尺。②益：增加。③損短：減短。

【譯文】尺、寸、尋、丈這些長度單位，是用來量出長短的情況的。所以，用尺寸去量長短，就是量一萬次也不會有一次相差。所以，尺寸的計量，即使是面對富裕顯貴、人多勢盛者，也不會爲他而增長；即使是面對卑微屈辱、貧窮下賤者，也不會爲他而減短。能做到像尺寸一樣公平而無所偏私，那麼奸詐之人就不能妄言騙人了。所以說：「有了尋、丈的計量，就不會在長短上出差錯。」

【原文】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①主明於度數^②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奸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奸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③。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奸邪之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

主間^⑤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奸臣無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⑥。而邪臣起於非功^⑦。

【注釋】①佐：輔助，幫助。②度數：標準，規則。③寤：醒悟，覺醒。④方正：指人行爲、品性正直無邪。⑤間：嫌隙，隔閡。⑥非罪：強加之罪，無罪。⑦非功：無功。

【譯文】凡是所謂的忠臣，必是通曉法令政策、日夜輔佐國君而使其明白法規制度的道理，以便治理天下的人。奸邪之臣知道法令政策修明則國家必會安定，國家安定則奸臣就會陷入困境，而通曉法令政策的人就會尊顯。所以，奸邪之人所努力做的事，是使法度不修明、君主不覺悟，而自己就能爲所欲爲了。因此，品行正直的臣子得到進用，那麼奸邪之臣就會困窘而受損了。這就是正直之臣與奸邪之臣不能同時進用的形勢。奸邪之臣在君主身邊，就不能不憎惡正直之臣；既然憎惡，就必會窺伺君主與正直之臣有嫌隙時而日夜進言危害。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而聽用其言，忠臣就會無罪而被迫害至死，奸臣就會無功而得到富貴。所以說：「忠正之臣往往死於無罪，奸詐之臣往往興起於無功。」

【原文】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蔽^①欺侵陵^②。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奸臣之擅^③主也。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④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注釋】

①蔽：蒙蔽，壅蔽。②侵陵：侵犯欺凌。③擅：獨攬，專。④數：策略；權術。

【譯文】富貴尊顯、長久地擁有天下，君主沒有不嚮往的；令行禁止、海內無敵，君主沒有不嚮往的。蒙蔽、欺騙、侵犯、欺凌，君主沒有不厭惡的；喪失天下、滅絕宗廟，君主沒有不厭惡的。忠臣希望使法令政策修明以實現君主之所求，並消除君主所厭惡的事。奸臣獨攬君權，就有辦法用私術來危害他們，那麼忠臣就沒有辦法進獻其公正的策略了。所以說：「無罪的而被處死，無功的而被起用，那麼爲人臣者自然就會重私而輕公了。」

【原文】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

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①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②者得用。任人而不課^③。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④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注釋】

①戰攻：進攻，征戰。②妄言：謬說。③課：考核，考查。④專任：單獨依靠。

【譯文】明主選拔賢人，對號稱有勇氣的人，就用作戰來檢驗他；對號稱有智慧的人，就用做官來檢驗他。在作戰上進行檢驗而有功勞的，就提拔他；用做官進行檢驗而事情處理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征戰之事來評定勇敢和怯懦，用為官的政績來評定愚鈍和聰慧。所以，勇武、怯懦、愚鈍、聰慧的顯現，就像黑白一樣分明。昏亂的君主則不是這樣。聽其言論而不試驗，所以言談荒謬者也得以任用；委用人而不考核，所以不肖者也不會困窘。因此，明主依照法度根據其言論來考察他的實際，把官職授於他來考核他的政績，祇依法度來選擇而不自推舉。所以說：「先王治理國家，使用法度選擇人才，不私自推舉。」

【原文】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①。治境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②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③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④。而主不自與^⑤焉。故曰。使法量功^⑥。不自度也。

【注釋】①主法：王法。②暴：欺凌，凌辱。③匡：糾正，扶正。④各得其宜：謂人或事物都得到適當的安置。⑤與：參與。⑥量功：考核功績。

【譯文】凡是所謂功勞，就是使君主安定、使萬民得利的事。破敵軍，殺敵將，戰則勝，攻則取，使君主沒有危亡的憂慮，使百姓沒有死亡、被俘的擔憂，這是軍士可用來作爲功勞的事。奉行國家法令，治理境內政務，使強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勢衆者不欺辱人少勢單者，使百姓都歡喜地竭盡其力來奉養君主，這是官吏可用來作爲功勞的事。匡正君主的錯誤，補救君主的過失，闡明理義來引導君主，使君主沒有邪僻的行爲，沒有被蒙蔽欺騙的憂患，這是大臣可用來作爲功勞的事。因此，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明確

官吏各自的職責，并考核其功績，有功者受賞，擾亂安定者受罰。懲罰獎賞的施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必親自參與。所以說：「使用法度考核功績，不用自己衡量。」

【原文】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①。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②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廢^④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注釋】

①事情：事物的真相，實情。②充：符合。③廢：黜免。④困廢：困頓而廢滯。

【譯文】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審明是非，考察事實，用法度來衡量，符合法度的就實行，不符合法度的就廢止；功績能符合他所說的就獎賞，否則就予以懲罰。所以，所謂有智謀和才能的人，必定要見到其功績，而後再舉用他；所謂有劣迹敗德的人，必定要見到其罪過，而後纔廢黜他。這樣，賢士就能與君主相通而沒有人能嫉妒他，不肖者則受困頓遭廢棄而沒有人能舉用他。所以說：「有才能者不會被埋沒，敗德之輩也不能偽飾。」

輕重

【題解】《輕重》篇包含輕重甲、乙、丙、丁……庚，其中丙、庚已經亡佚。「輕重」，即以輕易重，講述了管仲在齊國造貨幣、通有無的方法和理論。此篇是《管子》經濟思想中的重要理論。主要討論財政經濟與管理工商業的問題，其核心就是利用物價的升降規律去管理財政、增加儲備、提高國家富強程度。《群書治要》所選的，則是「素賞之計」「以無易有」，皆出自於《輕重乙》篇。輕重論并非權謀和欺騙，其目的仍是強國富民。

【原文】管子入復^①桓公曰。終歲^②之租金^③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④軍士。桓公即（即作曰）。諾。期於泰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即^⑤壇^⑥而立。管子執枹^⑦而揖^⑧軍士曰。誰能陷陣^⑨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⑩而前。問曰。幾何^⑪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⑫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舊無千人之長四字。補之。千人上疑脫曰字）。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⑬之所指。而得執將^⑭首者。賜之千金。

言能得者累千人^⑮。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⑯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⑰虛。

【注釋】①入復：馬非百曰：「入復，猶今言向上彙報。」②終歲：終年，整年。③租金：出租者所收或承租者所付的租賃田地房屋之類的代價。④素賞：預先行賞。⑤即：乘；登。⑥壇：高臺。古代祭祀天地、帝王、遠祖或舉行朝會、盟誓及拜將的場所，多用土石等建成。⑦枹：鼓槌。⑧揖：拱手行禮。⑨陷陣：攻入敵人的營壘或陣地。⑩秉劍：意謂持劍。⑪幾何：猶若干，多少。⑫卒長：古代軍隊百人爲卒，其長官稱卒長。⑬旌旗：旗幟的總稱。⑭執將：主將。⑮千人：何如璋云：「『千人』當作『十人』。」今譯文從何說。⑯外：安井衡云：「外，出列迫敵也。」⑰廓然：空虛貌。

【譯文】管子向桓公報告說：「全年的地租收入有四萬二千金，請用一個早晨預先賞給軍士。」桓公說：「可以。」於是約定在泰舟之野召集軍隊。桓公登壇站立，管子拿著鼓槌向士兵們拱手行禮說：「誰能衝鋒陷陣，擊敗敵衆，就賜給他百金。」問了三遍無人應答。有一人持劍向前，問道：「多少人的敵衆呢？」管仲說：「一千人的敵衆。」此人說：「一千人的敵衆，臣能攻破。」於是賜給他百金。管仲又說：「在短兵相接、弓弩大張的激戰中，誰能擒獲敵軍卒長，就賜給他百金。」一人問：「多少人的

卒長？」管仲說：「一千人的卒長。」此人說：「一千人的卒長，臣能擒獲他。」於是賜給他百金。管仲又說：「誰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取回敵軍主將的首級，就賜給他千金。」說自己能做到的共有十人，於是賞賜每人千金。其餘自報能殺敵斬首的，賜給每人十金。一個早晨的預先行賞，四萬二千金一掃而空。

【原文】桓公惕然①大息②曰。吾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③報德。無北④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⑤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

【注釋】①惕然：惶恐貌，憂慮貌。②大息：亦作「太息」。大聲長嘆，深深的嘆息。③爭名：爭名望或爭名譽。④北：敗逃。⑤非特：不僅，不祇。

【譯文】桓公憂慮地嘆息說：「我如何理解這種賞賜呢？」管子回答說：「君主不要擔心，只須對外顯揚他們的名聲於國內，在鄉里爲他們的父母記功，在他們的家中給他們的妻子施予恩德。這樣，士兵們必然會爭取名聲，報答君恩，就沒有臨陣敗逃的想法了。我們舉兵進攻，打敗敵軍，占領敵國土地，那就不僅僅是四萬二千金的利益了。」

桓公說：「好。」

【原文】乃戒大將^①曰。百人^②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③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④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禮^⑤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⑥於鄉乎。

【注釋】

①大將：古代軍隊中的中軍主將。亦指主帥。②遺：給予，饋贈。③見禮：受到禮遇。

④反：還歸，回。

【譯文】於是告誡軍中主將說：「統領百人的軍官來進見，一定要向他施以朝禮參拜；統領千人的軍官來進見，一定要下兩級臺階拜而相送。對那些有父母的，一定要送給他們酒四石、肉四鼎；對那些沒有父母的，一定要送給他們的妻子酒三石，肉三鼎。」這種辦法推行了半年，父親教導兒子、兄長教導弟弟、妻子勸告丈夫，都說：「我們受到國家如此的禮遇，如果不死戰於陣前，還有面目返回家鄉來嗎？」

【原文】桓公終舉兵攻萊^①。戰於莒^②。鼓旗^③未相望。而萊人大遁^④。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⑤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⑥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注釋】①萊：古國名。今山東省黃縣東南有萊子城，即古萊國舊址。②莒：西周諸侯國名。故址在今山東省莒縣。③鼓旗：鼓和旗。古代軍中用以指揮戰鬥的工具。④遁：逃跑。⑤列地：猶列土。謂分封土地。⑥禽：「擒」的古字。俘獲，被俘，制伏。

【譯文】桓公終於發兵攻打萊國，交戰於莒地。在雙方還未互相看到旗鼓時，萊國人就大肆潰逃了。於是趁勢擊破了萊國的軍隊，兼并了萊國的土地，俘虜了萊國的將領。因此，國家還沒有裂地封爵，也沒有出錢行賞（因為攻占萊國後所得不止四萬二千金），就攻破了萊國的軍隊，吞并了萊國的土地，擒獲了萊國的君主。這就是「素賞」之計（國家實際上不付出賞金的計策）。

群書治要卷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兵法

晏子

【題解】《晏子春秋》是記載春秋時期齊國丞相晏嬰言行活動的一部書，成書於戰國時期，西漢劉向曾對其加以整理，分爲內篇六卷和外篇二卷，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清末蘇輿、張純一分別著有《晏子春秋校注》，現代吳則虞著有《晏子春秋集釋》。今本《晏子春秋》共八篇，分二百一十五章，每章記述一事。其中以晏子即事勸諫景公治國利民、賢明爲政的內容居多。晏子或犯顏直諫，析義明理，或婉言諷勸，發人自省，表現了一位國家重臣忠心耿耿地輔弼君主的崇高責任感。此類篇章大多以記言爲主，而略於記事。書中較富於文學意味的，是記述有關晏子行事的一些傳說故事。表明晏子是一位臨危不懼、憂國恤民、廉潔奉公、善於辭令的大臣。

晏嬰曆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世，他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而稱道於齊國。晏子尚「禮」，反對齊君對人民的掠奪和榨取，反對統治者窮奢極侈的生活方式，主張省刑

薄賦，提倡節儉廉政、仁愛惠人，這些都值得後世之人借鑒。其對為君為臣之道的論述，指出為君者要以仁德為政，為臣的要選拔推舉賢能之人，均為至論。

《群書治要》節錄《諫上》七章，《諫下》三章，《問上》十五章，《問下》五章，《雜上》八章，《雜下》四章，合計四十二章內容，從中可見晏子形象之一斑。

【作者簡介】晏嬰（公元前五九五年—公元前五〇〇年），字仲，謚平，習慣上多稱平仲，又稱晏子，夷維人（今山東高密）。晏嬰是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齊靈公二六年（公元前五五六年），繼其父晏弱任齊卿，歷仕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世，前後從政五十六年，聲名顯於諸侯，是春秋後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內輔國政，主張修文德，要求齊君善理政事，多關心人民疾苦。對外他富有靈活性，又堅持原則，出使不受辱，使楚時曾舌戰楚王，捍衛了齊國的國格和國威。司馬遷非常推崇晏嬰，將其比為管仲。晏子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聞過則喜。孔子贊他是「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據說晏嬰身材不高，其貌不揚，但頭腦機靈，能言善辯。他生性樂觀，對生死淡然視之，活到九十五歲。

諫上

【題解】本篇主要通過晏子對齊景公的諫言告誡君王：欲使國家長治久安，必須堅持「禮」不可廢；存「仁愛」之心以行「仁政」；親「賢德」而遠「小人」，以「德」治國；日「三責」己身以反躬自省。「禮」壞則國將崩，失「仁愛」則民怨將積，親「小人」則國將蔽矣。如此國亂將至矣。

【原文】景公①飲酒數日。釋②衣冠（釋衣冠原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甕③。問於左右④曰。仁人⑤亦樂此樂⑥乎。梁丘據⑦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⑧也。夫何爲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子。晏子朝服⑨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群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君應作上）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原無一字）邦⑩。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⑪。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⑫。無良⑬左右。淫蠱⑭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

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糞灑改席^⑮。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⑯。用三獻禮^⑰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⑱晏子之教也。

【注釋】①景公：齊景公（？——公元前四九〇年），薑姓呂氏，名杵臼，春秋後期齊國國君，齊靈公之子，齊莊公之弟，公元前五四七年至公元前四九〇年在位，共五十八年，是齊國執政最長的一位國君。②釋：解也。③甕：盛酒的罍子。④左右：近臣，侍從。⑤仁人：有德行的人。⑥亦樂此樂：第一個樂，喜愛，喜歡。第二個樂，快樂，歡樂。⑦梁丘據：生卒年無考，名丘據，字子猶，春秋時齊國的大夫，很受齊國君主齊景公的寵信。⑧猶人：謂如同別人。⑨朝服：古時君臣朝會時所穿的禮服，舉行隆重典禮時亦穿著。⑩臨其一邦：臨，治，治理。一邦，古代諸侯的一個封國，亦指一方。⑪胡不遄死：胡，為什麼。遄，迅速。⑫不敏：不明達，不敏捷。常用來表示自謙。⑬無良：沒有好的。⑭淫盪：惑亂。⑮糞灑改席：糞灑，灑掃。改席，改換座席，對客人表示尊敬的舉動。⑯三讓升階：三讓，古相見禮，主人三揖，賓客三讓。升階，自堂下拾級而上。⑰三獻禮：古代郊祭時，陳列好供品之後行三次獻酒，即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此即是三獻禮的由來。⑱章：表彰，顯揚。

【譯文】景公嗜好飲酒，有一次竟連飲數日，盡興之時，摘掉帽子脫去衣裳，親自

敲擊酒鐃子。他問身邊的近臣：「仁德之人也喜好此樂嗎？」梁丘據回答說：「仁德之人的耳朵眼睛，同別人都一樣，他們為何偏偏不喜好此樂呢？」於是景公令下臣駕車去請晏子。晏子身穿朝服而來。景公說：「我今天很高興，願與先生共同飲酒作樂，請你免去君臣之禮。」晏子答道：「假如群臣都免去禮節來侍奉您，恐怕君主您就不願意了。現在齊國的孩童，凡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氣都超過我，也能勝過您，然而却不敢作亂，是因為畏服禮義啊！君主假如不講禮義，就無法命令臣下；臣下如果不講禮義，就無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獸尊貴，就是因為有禮義啊！我聽說，君主如果不講禮義，就無法治理國家；大夫如果不講禮義，底下官吏就會不恭不敬；父子之間不講禮義，家庭就必有灾殃。《詩經》中說：『人如果不遵守禮義，不如趕快去死。』可見禮義不可免除啊！」景公說：「我自己不聰敏，也沒有好的近臣，加之他們還迷惑、引誘我，纔至於如此，請處死他們！」晏子說：「身邊的近臣沒有罪。如果君主不講禮義，那麼講究禮義之人便會悄然離去，不講禮義之人就會紛至還來；君主如果講究禮義，那麼講究禮義之人就會紛至還來，不講禮義之人便會悄然離去。」景公聽後說道：「先生說得是啊！」於是景公要求更換衣冠，并令下人灑掃庭院，更換坐席，然後重新召見晏子。晏子進入宮門，經過三次謙讓，纔登上臺階，采用「三獻之禮」。隨即，晏子再行拜別之禮，準備離去，景公以禮拜別，然後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樂，并對身邊臣

子說：「我這麼做是為了顯揚晏子的教誨。」

【原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①。公被狐白之裘^②。坐於堂側階^③。晏子入見。立有間^④。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⑤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⑥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舊無能字。補之）行其所善。

【注釋】①不霽：雨雪未晴。②狐白之裘：《說文》：「裘，皮衣也。」狐裘的價值也並不一，狐腋下之皮毛最為輕暖，因而是最高級的。狐腋純白，所以又稱狐白裘。古書中提到這種裘的地方很多，都反映了服之者的高貴身份。③堂側階：坐在殿堂側邊的臺階上。張純一校注曰：「當依《群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於堂側階。純一今從之。」④有間：有一定時間，有頃。⑤逸：安適，安逸。⑥聞命：聞命接受命令或教導。

【譯文】景公在位期間，有一年接連三天大雪而不見晴。景公身披狐白裘衣，坐在殿堂側邊的臺階上。晏子進見景公，站立片刻後，景公說：「真奇怪呀！大雪紛飛下了三

日，但天氣却不寒冷。」晏子問道：「天氣真的不寒冷嗎？」景公笑了。晏子接著說：「據我所知，古代的賢明君主，自己吃飽時，便想到挨餓的百姓；自己穿暖時，便想到受凍的百姓；自己生活安逸時，便想到勞苦的百姓。而您現在却感覺不到啊。」景公聽了後說：「說得有道理，我聽從您的教誨。」於是，景公下令取出庫中的皮衣，開放糧倉，救濟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孔子聽說此事後稱贊道：「晏子是能表明自己意願的臣子，景公是能實施晏子仁政思想的君主。」

【原文】淳于^①人納女^②於景公。生孺子荼^③。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④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上當有曰字）不可。夫以賤匹^⑤貴。國之害也。置子（置子應作置大）立少^⑥。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⑦之。君其勿易^⑧。夫服位有等^⑨。故賤不陵^⑩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⑪。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奸^⑫之本也。君其^⑬圖^⑭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⑮愛也。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⑯。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⑰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⑱。今君用讒人之謀。亂^⑲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⑳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㉑殺荼立陽生。殺陽

生立簡公^{②②}。殺簡公而取齊國。

【注釋】

①淳于：縣名，在北海。地志云：「淳于，國名，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②納女：謂獻女於天子、諸侯等。《禮記·曲禮下》：「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③孺子荼：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四八九年，薑姓，呂氏，名荼。魯哀公六年齊景公病重，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呂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東萊。不久田乞（陳乞）發動宮廷政變，遷晏孺子於駘，弑殺幼君呂荼，逐晏孺子母芮子，與諸大夫另立年齡較長的呂陽生為新君。晏孺子在位僅十個月而亡。④陽生：齊悼公，薑姓，呂氏，名陽生。田乞立齊悼公，開齊國田氏貴族專齊政的先河。齊大夫鮑牧與齊悼公有矛盾，悼公聽信讒言殺鮑牧於路邑，立其子鮑息以存鮑叔牙之祀。田乞獨相齊國。⑤匹：相配，相比，相當。⑥置子立少：廢太子而立少子。置，廢棄，捨棄。子，即太子。《國語·周語中》：「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⑦戴：尊奉，推崇，擁護。《國語·周語上》「庶民不忍，欣戴武王。」⑧易：改變，更改。《書·盤庚（中）》：「今予告汝不易。」⑨服位有等：服飾及職位有等級的差別。⑩陵：超越，越過，凌駕。《禮記·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之摩。」⑪孽不亂宗：孽，庶子，妾子。宗，宗子，嫡長子。⑫設賊樹奸：設，設置，安排。賊，傷害，禍害。樹，樹立，建立。奸，奸邪，罪惡。張純一校注曰：「設、施也。賊、害也。樹、植也。奸、亂也。」⑬其：副詞，表示祈使，猶

當，可。⑭圖：考慮，謀劃，計議。⑮立：建樹，成就。《論語·為政》：「三十而立。」⑯制樂以節：過制享樂以守節操。孔穎達解釋：「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以節，其道乃亨。」節，操守，節操。⑰讒諛：讒，在別人面前說陷害某人的壞話。《左傳·昭公五年》：「敗言為讒。」諛，諂媚，奉承。《莊子·漁夫》「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讒毀、阿諛之言。⑱責信：信任。⑲亂：橫暴無道。《管子·君臣下》：「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⑳資：資助，供給。㉑田氏：指陳完，後改名田完，即田敬仲。㉒簡公：即齊簡公，原名薑壬，齊悼公之子。悼公被殺後繼位，後為丞相田恒所殺。

【譯文】淳於國的人獻美女給景公，不久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叫荼。景公很喜歡他。許多大臣便謀劃廢掉長子陽生，立荼為太子。景公將此事告知晏子，晏子說：「不可！荼地位低賤，陽生地位尊貴，以賤庶當嫡貴，是國家的禍患；廢太子而立幼子，是混亂的根源。陽生年長且全國人民擁戴他，您還是不要改換太子吧！人的地位職務有等級，所以地位低賤者不可超越地位尊貴者；立太子也有禮法，所以妾子不可干擾嫡長子。若廢長立幼，便不能教育下屬，尊奉妾子而貶低嫡長子，不利於兄弟的親愛，對所寵愛的孩子也不利。年齡長幼沒有等次之分，嫡長子同妾子沒有區別，這是留下災害、種下禍亂的根源。您可要認真考慮！歷代的英明君主，并非不懂得盡情享樂，而是認為沉溺於情

欲享樂就會樂極生悲；并非不知道成就其所愛，而是認為喪失了道義就會出現憂患。所以要以要遏制享樂而應有所節度，立太子時也應依從禮法。至於那些用讒言、阿諛來侍奉君主的人，是不可以信任的。如今您若采納進讒者的謀劃，聽信奸邪無道者的言論，從而廢長子立幼子，我恐怕以後有人會利用君上的過錯來助長其邪惡，通過廢幼子而立長子來實現他們的利益。君上可要認真考慮！」景公不聽。死後不久，田氏殺死國君荼，立陽生為國君；後來又殺死陽生，立簡公為國君；再後來殺死簡公，最終奪取了齊國政權。

【原文】景公燕①賞於國內。萬鍾②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筴③之（筴之當作莫之從三字）。公怒。令之（無之字）免職計④。命三出而士師⑤筴（筴之作莫之從三字）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不能疏⑥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⑦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⑧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⑨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親當作勸）善⑩也。其去惡⑪。以禁暴⑫也。昔者。三代⑬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⑭。明所惡而邪僻滅⑮。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⑯。及其衰⑰也。行安簡易⑱。身安逸樂⑲。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⑳。明所惡而賢良滅㉑。

離散^{②②}百姓。危覆^{②③}社稷^{②④}。君上不度^{②⑤}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②⑥}之衰。逆政之行。有司^{②⑦}不敢爭^{②⑧}。以覆社稷。危宗廟^{②⑨}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③⑩}。

【注釋】

①燕：通「宴」，宴飲，宴請。

《詩·小雅·南有嘉魚》：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②萬鍾：指優厚的俸祿。鍾，古量名。張純一校注曰：「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爲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昭三年左傳杜注：『鍾六斛四鬥。』」③職計筴：職計，掌財務的官吏。筴，

「策」的異體字，箝制，莫之從。張純一校注曰：「職計猶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俞云、職

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④計：總計。⑤士師：官名，亦

作「士史」，古代執掌禁令刑獄的官名。古代兵刑不分，故用士或士師作爲刑官之稱。⑥疏：疏遠，

不親近。《荀子·修身》：「諂諛者親，諫爭者疏。」⑦君道：爲君之道。張純一校注曰：「君臣皆

順於道、是之謂君君臣臣。荀子《臣道篇》曰：『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⑧君僻：謂國君邪

僻不正。僻，邪僻，偏離正道。張純一校注曰：「君臣皆逆於道、是之謂君不君臣不臣。」⑨讒諛：讒毀和

阿諛。⑩親善：親近友善，又作勸善，勉勵爲善。⑪惡：厭惡，討厭，憎恨。⑫禁暴：亦作「禁虢」，制

止暴亂，制止強暴。《周禮·地官·司市》：「以刑罰禁虢而去盜。」⑬三代：指夏、商、周。⑭賢良

衆：賢良，是指有德行或才能的人。衆，許多的意思。⑮邪僻滅：邪僻，品行不端的人。滅，消失，

喪失。《管子·正世》：「邪僻，乖謬不正。」⑯和集：同「和輯」。⑰衰：衰微，衰亡。《易·雜

卦》：「《損》《益》，盛衰之始也。」⁽¹⁸⁾簡易：隨便，不拘禮節，為人簡易，無威儀。⁽¹⁹⁾逸樂：間適安樂，安逸享樂。⁽²⁰⁾繁：多。張純一校注曰：「孫云、繁當為繇。」⁽²¹⁾賢良滅：有德行的人減少。⁽²²⁾離散：分離，分散。張純一校注曰：「離則乖違而不和、散則逃亡而不集。」⁽²³⁾危覆：傾覆。張純一校注曰：「危、敗也。覆、滅也。」⁽²⁴⁾社稷：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社，土神。稷，穀神。舊時亦用為國家的代稱。⁽²⁵⁾度：圖謀，謀劃。⁽²⁶⁾惰君：私欲熾盛，敗國之君。惰，懶，懈怠，與「勤」相對。張純一校注曰：「惰君私欲熾盛、與聖王反、故衰。」⁽²⁷⁾有司：官吏。⁽²⁸⁾爭：同「諍」，強諫，規勸，諫諍。《荀子·子道》：「父有爭子，不行無理。士有爭友，不為不義。」⁽²⁹⁾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朝廷和國家政權的代稱。⁽³⁰⁾策：計謀，謀略。

【譯文】景公設宴對臣子進行賞賜。其中，受到萬鐘賞賜者三人，受到千鐘賞賜有五人。儘管賞賜命令下達多次，可是掌管財物的職計官却不從。景公大怒，命令罷免職計官，但命令下達多次，掌管刑獄的士師也不聽從。景公很不高興。晏子拜見景公，景公對晏子說：「寡人聽說主宰國家者，愛誰就能給誰利益，厭惡誰就會疏遠誰。而今我喜愛誰却不能給誰利益，厭惡誰却不能疏遠誰，這是失去當君的準則了。」晏子說：「我也聽說，君主公正而臣子服從稱為順從；君主不正而臣子服從稱為背叛。如今賞賜讒毀阿諛之人，却讓職計官吏一定服從，那就是讓君主失去其執政之原則，讓臣子有失其職

守了。先王確立其所愛，是爲了鼓勵善行，確立厭惡是以此禁止凶暴。昔日，夏、商、周三代興盛之時，有利於國家之人，君主就喜愛他；對有害於國家之人，君主就厭惡他。所以，明確其所愛，天下賢良的人就增多；明確其所惡，邪僻的人就消失。因此，天下清明，百姓和諧安定。然而，到三代衰落之時，其君主行爲安於放逸，不拘禮節，自身安於縱欲享樂。順從自己意願的人，君主就喜愛他；違背自己意願的人，君主就厭惡他。所以，明確了所喜愛的，天下邪僻的人就多了；明確了所厭惡的，天下賢良的人就消失了。百姓流離失散，國家危亡。今天君上您既不思考聖賢君主興盛的原因，又不觀察怠惰君主衰亡的原因，以吸取經驗教訓；對違逆時政的行爲，主管官吏們不敢諫，以至國家傾覆，危及宗廟。」景公聽後說：「寡人不知道這些情況啊，請按照士師的建議辦理吧。」

【原文】景公觀^①於淄上^②。喟然^③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④立^⑤。百姓不虛至^⑥。今君以政亂國^⑦。以行弃民^⑧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⑨并立^⑩。能終善者爲長^⑪。列士^⑫并立。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⑬而贊德之時。亡國^⑭恃以存^⑮。危國^⑯仰以安^⑰。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⑱其德。行

遠征暴^{①⁹}。勞者不疾^{②⁰}。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②¹}之行。不能進^{②²}焉。及其卒而衰。怠^{②³}於德而並於樂。身溺^{②⁴}於婦侍^{②⁵}。而謀因於豎刁^{②⁶}。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②⁷}而不舉^{②⁸}。蟲出而不收^{②⁹}。當是時也。桀紂^{③⁰}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③¹}。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國^{③²}（國當作君）。今君臨民若寇讎^{③³}。見善若避熱^{③⁴}。亂政而危賢。必逆^{③⁵}於衆。肆欲^{③⁶}於民。而虐誅^{③⁷}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③⁸}。則持節^{③⁹}以没世矣。

【注釋】①觀：觀察，察看，觀賞。②淄上：在淄河邊上。淄，今山東省內的淄河。③喟然：形容嘆氣的樣子，感嘆、嘆息貌。④不徒：不白白地。《墨子·修身》：「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⑤立：立身，立足。《易·恒》：「君子以立易方。」⑥不虛至：謂百姓不會憑空來歸附。⑦亂國：搞亂國家。張純一校注曰：「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是之謂以政亂國。」⑧弃民：抛弃民衆。張純一校注曰：「內寵之妾迫奪於國、外寵之臣矯奪於鄙、執法之吏并苛百姓、是之謂以行弃民。」⑨諸侯：古代帝王所分封的各國君主。⑩并立：同立，同時存在。《莊子·則陽》：「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人化。」⑪長：君長，領袖，首領。《孟子·梁惠王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⑫烈士：即元士，古稱天子之上士，別於諸侯之士。烈士，有志於建功立業之士。

《國語·魯語下》：「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⑬任賢：委用德才兼備的人。《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⑭亡國：將亡之國。^⑮恃以存：恃，依賴，仗著。以存，得以人活著，保留，留下。^⑯危國：謂局勢不安寧，面臨危急的國家。《戰國策·東周策》：「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⑰仰以安：國家依靠它得以安定。仰，依賴，依靠。《管子·君臣上》：「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⑱高：尊崇，推崇。^⑲征暴：征，用武力制裁，討伐。暴，指強暴凶惡的人或行為。^⑳不疾：不怨恨。張純一校注曰：「本大義征不義，故雖勞不怨。」^㉑盛君：聖明的君主。^㉒進：超過。張純一校注曰：「盧云、言不能有加也。」^㉓怠：懈怠，懶惰。《書·大禹謨》：「汝惟不怠，總朕師。」^㉔溺：沉湎，無節制。^㉕婦侍：宮中奉侍帝王的婦女。^㉖豎刁：生卒不詳，又名豎刀，春秋時齊國宦官。春秋時齊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諛事桓公，頗受寵信。桓公卒，諸公子爭立，寺人貂等恃寵爭權，殺群吏，立公子無虧，齊國因此發生內亂。後世用「豎刁」或「豎刀」蔑稱寺人貂。亦以泛指閹宦奸臣。^㉗胡宮：寢宮，亦稱壽宮。張純一校注曰：「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純一案胡宮、即齊先君胡公靜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㉘不舉：此處指不發喪。^㉙蟲出而不收：齊桓公死六十天不安排下葬，那些尸蟲都已經繁殖成堆，爬出了房間外而不收。^㉚桀、紂：桀和紂，相傳都是暴君，桀紂後泛指暴君。^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沒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終的。多用以告誡人們為人做事要善始善終。靡，無；初，開始；鮮，少；克，能。^㉜不遂其國：不能功成善終君王之位。張純一校

注曰：「言不能終其君之位」^{③③}寇讎：亦作「寇仇」，仇敵，敵人。《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後因以「視為寇讎」比喻極端仇視。^{③④}避熱：謂天氣炎熱時暫居涼爽之地。^{③⑤}逆：違背，拂逆。《書·太甲下》：「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③⑥}肆欲：猶極欲，任情。^{③⑦}虐誅：嚴其責罰，殘暴地殺害下屬。虐，殘暴，凶殘。^{③⑧}革：告誡。張純一校注曰：「孫云、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譚、更也。革省文。」^{③⑨}持節：保持節操。

【譯文】景公到淄河邊觀賞，嘆息著說：「哎！假如國家可以長期存在，并傳給子孫後代，這不是令人高興的事嗎？」晏子答道：「我聽說過，英明的君主不是隨隨便便能當的，百姓也不是憑白無故就來歸附的。如今，您因為施政有誤使國家混亂；因為行為失當抛弃百姓已有很長時間了，却想保有國家，不是很難嗎！我聽說，能够保持國家長久者，是能自始至終行善政的人。諸侯并立於世，自始至終能行善政者可為首領；衆多士人并立於朝，自始至終能行善事者，可以為師。過去先王桓公，初期任用賢才、崇尚道德的時候，將亡之國依靠他得以恢復，面臨危急的國家依仗他得以安定；因此百姓喜歡他的政策，世人推崇他的道德。他出兵遠征討伐殘暴之人，人民勞苦并不痛恨他；驅使天下諸侯去朝拜周天子，諸侯也都不怨恨他。在那個時期，盛名君主的德行都不能超過他。到他最終衰敗時，懶於修德而縱情享樂，自身沉湎於女色侍從之中，謀劃、決

策依靠奸臣豎刁。因此，百姓苦於他的政令，世人都責備他的行為，所以最後他死在寢宮都無人為之發喪，尸體上的蛆蟲爬出門外，仍沒有人收殮。按當時這種情況，即使夏桀和商紂的死亡，也沒有糟糕到這種程度啊！《詩經》中記載：『沒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終的。』不能從始至終行善政的人，是不成功的國君。如今您治民就如同面對讎敵一樣；看到善行就如同躲避炎熱一般；既搞亂政治，又危害賢良，這樣必然違背民心，極盡私欲搜刮民財；并殘暴地殺害下屬，恐怕要禍及自身了。我已經年邁，不能久事君上了，君上若不能改行更正，也應當有所節制保持到終身啊！」

【原文】景公出游。北面望睹^①齊國^②。曰。嗚呼。使^③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④以人之沒^⑤為善^⑥。仁者息焉^⑦。不仁者伏^⑧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⑨（丁公下有太公二字）將有齊國。桓。襄。文。武^⑩。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⑪。衣褐^⑫。執鉞耨^⑬。以蹲行畎畝^⑭之中。孰暇患死^⑮。公不悅。無幾何。梁丘據乘（乘作御）六馬^⑯而來。公曰。據與我和^⑰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北作面）望。睹箕星^⑱。召伯常騫^⑲使攘^⑳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㉑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㉒而受諫。雖不去箕星。將自亡。今君嗜

酒而并於樂。政不飾²³而寬於小人。近讒²⁴好優²⁵。何暇在（在疑去）簪。蒞²⁶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²⁷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

【注釋】①睹：看見，觀看。②國：指國都。③使：假使。《國語·吳語》：「使死者無知，則已

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④上帝：遠古的帝王。《素問·六節藏象論》：「歧伯曰：

『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王冰注：「上帝，謂上古帝君也。」⑤没：通「歿」，死。張純一

校注曰：「没亦死也。」⑥善：吉祥，好，美好。⑦仁者息焉：有德行的人休息了。⑧伏：隱藏，埋

伏，休息寢伏。⑨丁公：齊丁公？——公元前九七六年，姜姓，原名呂伋，齊太公之子。為西周初期的齊

國君主，是齊國始祖齊太公的兒子和繼任者。⑩桓、襄、文、武：齊桓公、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

⑪戴笠：用竹篾或棕皮編製的遮陽擋雨的帽子。笠，竹編雨帽。⑫衣褐：粗布或麻製的短衣，借指貧賤

者。⑬執鉋耨：執，拿，持。鉋耨，亦作「鉋耨」，鉋和耨，鋤田的用具。⑭蹲行呾畝：蹲行，屈兩腿

如坐、臀部不著地。呾畝，田畝，農田。⑮孰暇患死：哪裏還有閑暇憂患生死呢？孰，疑問詞，怎麼，

哪裏。暇，閑暇，空閑。⑯乘六馬：乘，作御，駕馭車馬。周時為六藝之一。六馬，謂駕車之馬衆多。

孔穎達疏：「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古代等級制度規定，天子

纔可以駕六匹馬拉的車，諸侯可駕四馬，如果景公駕六馬，大夫駕四馬，皆為僭越。現在梁丘據駕六

馬，更是違犯制度。^{①⑦}和：同，適中，恰到好處。^{①⑧}彗星：俗稱掃帚星，古代被認作妖星。《管子·輕重丁》：「國有彗星，必有流血。」^{①⑨}伯常騫：生卒不詳，字伯常，名騫。齊祝官。張純一校注曰：「孫云、伯常騫、字伯常名騫。」^{②⑩}攘：除掉，清除。《廣韻》：「攘，除也。」祈禱以求福除災。^{②⑪}天教：上天示意，以為教誨。^{②②}設文：謂借助天象以自警惕。^{②③}飾：整治，整頓。《管子·四稱》：「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②④}讒：指奸邪之人。^{②⑤}優：古代表演樂舞、雜戲的藝人。^{②⑥}第：字星。《穀梁傳·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孛之為言猶第也。」^{②⑦}屏而立：屏，照壁，對著門的小牆。立，亦作「泣」。

【譯文】景公外出游覽，向北仰望，看到齊國都城，感嘆道：「啊！假如自古以來沒有死亡，該如何呢？」晏子說：「以前，將人的死亡看成好事，仁德之人可得以休息了，不仁德者也終於藏伏了。假如自古以來沒有死亡，那麼丁公、太公將永遠享有齊國，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將輔助他，君主您也就祇能戴著斗笠，穿著布衣，手持大鋤小鋤蹲行、勞作於田野之中，哪裏還有功夫憂慮死亡呢？」景公很不高興。沒有多久，梁丘據乘著六馬大車從遠處趕來。景公說道：「梁丘據是與我很和諧的人啊！」晏子說：「這祇是氣味相投。所謂和諧，用口味做比方，君主如果嘗出甜味，臣子就應嘗出其中的酸味；君主覺得味淡，臣子就應嘗出其中的鹹味。就梁丘據而言，君主說是甜

味兒，他就說是甜味兒，此稱為氣味相投，怎能稱為和諧呢？」景公又不高興。過了一會兒，景公向西望去，看見了彗星，便召見伯常騫，叫他進行祈禱除災禍，讓彗星隱去。晏子說：「不可，這是上蒼在教誨人們，用以警誡不恭敬的行為。現在您如果修文德、納諫言，即使不祈禱彗星隱去，它也會自行消失。而您現在好酒貪杯且連日作樂，不整改朝政，却寬容小人、親近讒佞、喜歡伶人歌舞，豈止彗星出現，連孛星也會出現了。景公更不高興。此後沒有多久，晏子就去世了。景公走出門外，背靠照壁而立，嘆息說：「以前先生伴我出游，一天之內三次責備我，如今有誰來責備我呢？」

【原文】景公射鳥。野人^①駭^②之。公令吏誅^③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④。罪^⑤不知謂之虐^⑥。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⑦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⑧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⑨鳥獸之禁。無以拘^⑩民。

【注釋】①野人：泛指村野之人，農夫。②駭：驚起，興起。張純一校注曰：「孫云、驚鳥令去也。」③誅：殺戮。《孟子·梁惠王下》：「聞誅一夫紂矣。」④亂：無秩序，混亂。《逸周書·武稱》：「岨嶮伐夷，并小奪亂。」⑤罪：懲罰，治罪。⑥虐：殘暴。《尚書·湯誥》：「夏王滅德

作威，以數虐於爾萬方百姓。」⑦從欲：從，亦讀縱，縱欲。放縱自己的私欲。《左傳·僖公二十年》：「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⑧宜：應當，應該。《詩·邶風·穀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⑨弛：解除。張純一校注曰：「孫云、弛、太平御覽作未有。」⑩拘：束縛，拘束。《孫子·九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

【譯文】景公打獵，正準備射一隻鳥，却被一個農民驚飛了。景公便命令官吏將其處死。晏子急忙說道：「這個農民不知道您在射鳥啊。我聽說過，賞賜無功勞的人，是混亂；懲處不知情的人，是暴虐。這兩樣，均為先王所禁忌。因為一隻飛鳥便違犯先王禁忌，是不可以的。如今您未牢記先王的制度，而沒有仁愛之心，所以纔隨心所欲，輕易殺人。鳥獸，原本并不是人所養的，百姓驚飛了它，不是很正常嗎？」景公聽後說道：「您說得好！從今以後，解除有關捕捉鳥獸的禁令，不要以此來限制百姓。」

諫下

【題解】本篇承接上文，晏子以具體事例勸諫齊景公行仁政，遠小人。晏子以楚靈公因不惜民力最後身死乾溪，告誡景公當「仁愛」，少勞役；以逢於何為父母合葬之事告誡君王應依「禮」行事；以梁丘據為例，用對比的方式，說明什麼是真正的忠臣、孝子，使景公明白了真偽善惡，勸諫君王當遠小人以防蔽聽。

【原文】景公築路寢之臺^①。三年未息。而又為長庀^②之役^③。二年未息。又為鄒^④之長途^⑤。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⑥矣。君不息^⑦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⑧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⑨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⑩作為頓^{（頓作頃）}宮^⑪。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⑫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溪^⑬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溪。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道作遵）}明君之義。而修^⑭^{（修作循）}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庀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⑮收^⑯斬板^⑰而去之。

【注釋】①路寢之臺：古代帝王諸侯治事的宮室。張純一校注曰「孫云、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②長康：屋舍。景公修建長大的房舍。劉師培云：「原本玉篇，部引埤康倉云：『長康，臺，齊景公作也。』」③役：勞役，役作之事。④鄒：周朝國名，鄒國，在今山東鄒縣一帶。⑤長途：道路。《孫子兵法·軍爭》：「故迂其長途而誘之以利。」⑥勤：勞苦。張純一校注曰「勤、勞苦也。」⑦息：停止，停息。張純一校注曰「言當息事以恤民力。」⑧屈：竭盡，窮盡。張純一校注曰「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⑨窮民：窮盡百姓之力。《書·微子之命》「作賓於王家，與國鹹休，永世無窮。」⑩楚靈王：本名圍（？—公元前五二九年），楚共王的次子，殺了侄兒楚郢敖自立，即位後改名熊虔。偏愛細腰美女，「楚王好細腰，一國皆餓死」，就是指楚靈王。⑪頓宮：高大巍峨的宮殿。頓，作頃，形容其十分高大，望之欲傾墜，故稱。張純一校注曰「頃作頓。純一案頓是訛字。」⑫章華：章華臺，亦名乾奚臺，又稱汝陽臺。在今商水縣城關鎮北章華臺村下。⑬乾溪：乾溪臺，楚國臺名。《公羊傳·昭公十三年》：「靈王為無道，作乾溪之臺，三年不成。」⑭修：作循，沿著，順著。《左傳·僖公四年》：「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⑮令勿：令勿委壞也。張純一校注曰：「景公為鄒之長塗、須徵委壞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壞也。」⑯收：收，斂也。⑰斬板：謂斬斷約束築土板的繩索，亦指築土之板。

【譯文】景公下令修建路寢臺，三年沒有停止；又因為長康之勞役，兩年不曾停息；接著又修築通往鄒國的長途道路。晏子勸諫說：「民力已經用盡了，您不考慮停下來嗎？」景公說：「這條路將要修成了，等修成後再停息吧！」晏子說：「君主如果竭盡民財，最終會得不到利益；如果竭盡民力，最終亦得不到快樂。以前楚靈王修建寢宮，三年沒有停止；後修建章華臺，又是五年不曾歇息；後來又因為建乾溪臺勞民苦役八年，老百姓因力不從心，自行停止，楚靈王死於乾溪，百姓不將其尸體運回。而今您不遵循英明君主之道義，而重蹈楚靈王之覆轍，我擔心您有殘害人民之行為，會看不到長康宮室建成之時的快樂了，不如停止徭役吧」。景公聽後說：「好，如果不是先生，我還真不知自己已深深地得罪了天下百姓。」於是，命令不要收拾築路夾板，讓服徭役之百姓都回家去。

【原文】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①遭^②晏子於塗^③。再拜於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④在路寢之臺牖下^⑤。願請合骨^⑥。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爲子復^⑦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⑧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⑨之居。其臺榭^⑩儉。不殘^⑪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

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歡（歡當作安）處。死者離析^⑫。不得合骨。豐樂^⑬侈游^⑭。兼傲死生。非仁人（仁人當作仁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⑮。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⑯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⑰人之居。殘人之墓。凌^⑱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⑲則異室^⑳。死則同穴^㉑。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㉒去經^㉓。布衣玄冠^㉔。踴^㉕而不哭。躡^㉖而不拜。已乃涕洟^㉗而去之。

【注釋】①逢於何：生卒無考，姓逢，名於何。路寢臺之當地百姓。張純一校注曰「孫云、姓逢名於何、古人有逢蒙。」②遭：逢，遇到。張純一校注曰：「《北堂書鈔》（九十二）：作『逢於何遭晏子。』」《禮記·曲禮上》：「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③塗：同「途」。④兆：指墓地。《左傳·哀公二年》：「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杜預注：「兆，葬域。」⑤牖下：戶牖間之前，窗下。⑥合骨：既合葬。張純一校注曰：「孫云，請與其父合葬也。」⑦復：告訴，回答，回覆。《管子·中匡》：「管仲會國用，三分之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⑧作色：臉上變色，指神情變嚴肅或發怒。《禮記·哀公問》：「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

言也，百姓之德也。』鄭玄注：「作，猶變也。」⑨不侵生人：不侵奪活著的人。⑩臺榭：中國古代將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稱為臺，臺上的木構房屋稱為榭，兩者合稱為臺榭。⑪殘：毀壞，破壞。⑫離析：分裂，離散，分離。《論語·季氏》：「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⑬豐樂：歲豐熟，民安樂。亦謂富饒安樂。⑭侈：放縱，放肆。《齊桓晉文之事》：「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⑮細民：平民。⑯命之曰蓄：張純一校注曰：「蘇云，命名也。」蓄，積聚，儲藏。⑰削：侵削，剝削。《左傳·昭公元年》：「封疆之削，何國蔑有。」⑱凌：侵犯，欺侮。《史記·游俠列傳》：「豪暴侵凌孤弱。」⑲穀：生，活著。《國語·晉語七》：「若稟命而弃之，是焚穀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⑳异室：不同居室。高亨注：「异室，不得同居一室。」㉑同穴：夫妻合葬。亦用以形容夫婦相愛之堅。㉒衰：古代喪服，用粗麻布製成，披在胸前。㉓經：古代喪服所用的麻帶。紮在頭上的稱首經，纏在腰間的稱腰經。㉔玄冠：古代朝服冠名，黑色。㉕踴：向上跳，跳躍，以腳頓地貌。㉖躄：同「擗」，捶胸頓足，哀痛貌。㉗涕洟：涕泪俱下，哭泣。

【譯文】景公建成路寢臺後，逢於何遭遇喪事，行路中碰到晏子，在晏子馬前拜了又拜說：「我母親去世了，可我家祖墳的邊界就在路寢臺的臺基下，望您懇求君主允許將我母親與父親合葬。」晏子說：「唉！這事難啊！但即使很難，我也會為您向君主稟報此事。」晏子於是朝見景公，說：「有個名叫逢於何的，他母親剛去世，可他家

墳地的界域却恰好在路寢臺的台基下。他希望您允許他讓其母與父合葬。」景公臉色突變，很不高興地說：「自古及今，您曾聽說過請求將人埋葬在君主宮室旁的事嗎？」晏子回答道：「歷代君主，建造其宮室時都加以節制，不侵占活人的住處；建造其臺榭時都加以約束，不毀壞死人的墳墓；所以不曾聽過請求將死人埋葬在宮室旁邊的事。如今，您肆意修建宮室，侵占人家的住處；您廣修臺榭，損壞人家的墳墓。這是讓活著的人憂愁，不能安居；讓死了的人尸骨離散，不能合葬。您現在盡情地游玩作樂，對活人死人全都輕視，這不是仁德之君應有的行為。您用權力滿足私欲，不顧百姓疾苦，這也不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做法。況且我聽說，活人不能安居，稱之為聚積憂慮；死人不能安葬，稱之為聚積悲痛。聚積憂愁的人怨恨您，聚積悲痛的人危害您。您不如答應他吧。」景公說：「那就這麼辦吧！」晏子離開後，梁丘據對景公說：「從古至今，不曾聽過請求將死人埋葬於君主宮殿邊上的事情，您為何答應呢？」景公解釋道：「侵占人家的住處，損毀人家的墳地，傲視人家的喪事，又禁止人家合葬，這對活著的人是不施恩惠，對死去的人是不講禮儀。《詩經》中講：『活著不能住一屋，死後也要葬一墓。』我怎敢不答應呢？」於是，逢於何便將他母親埋葬於路寢臺的台基旁，脫去孝服，穿上布衣，戴上黑帽，祇行踴禮（跳動），但不啼哭，使勁捶胸，却不跪拜。埋葬完畢後，纔流著鼻涕眼淚離去。

【原文】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①其葬。高大^②其壠^③。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④。有司^⑤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⑥。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⑦。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⑧。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⑨父以鍾愛^⑩其兄弟。施行於諸父^⑪。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歡欣^⑫於夫。謂之不妒也。今四封^⑬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⑭。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⑮邪。據之防塞^⑯群臣。壅^⑰蔽^⑱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⑲。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壠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⑳。群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注釋】①豐厚：猶言豐盛隆厚。②高大：使高大，增高加大。《易·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③壠：墳墓。《禮記·曲禮上》：「適墓不登壠。」鄭玄注：「壠，冢也。」④玩好：供玩賞的奇珍異寶。《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⑤有司：指

官吏。^⑥存：在。張純一校注曰：「存，在也。」^⑦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專，獨占。張純一校注曰：「君之分事，在於善群。臣當輔君，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故君非一臣所得專也。」^⑧妒：因為別人好而忌恨。^⑨道：先導，引導。《左傳·隱公五年》：「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⑩鍾愛：特別喜愛。^⑪諸父：古代天子對同姓諸侯、諸侯對同姓大夫，皆尊稱為「父」，多數就稱為「諸父」。指伯父和叔父。^⑫歡欣：快樂而興奮。^⑬四封：四境之內，四方。^⑭貨：財物，金錢珠玉布帛的總稱。《書·洪範》：「一曰食，二曰貨。」^⑮寡：少。^⑯防塞：防衛堵絕。^⑰壅：障蔽，遮蓋。《韓非子·難四》：「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⑱蔽：蒙蔽，壅蔽。《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楊伯峻注：「蔽，塞也，壅也。」^⑲微子：微，非，不是。子，對人的尊稱，多指男子，相當於「您」。^⑳責：懲處、處罰。司馬貞索隱：「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譯文】梁丘據去世後，景公召見晏子說：「梁丘據忠誠熱愛於我，我想將其喪事辦得隆重些，將其墳墓建得高大些。」晏子說：「請問為什麼說梁丘據忠於您、熱愛您，能讓我聽聽嗎？」景公對答：「我喜愛的玩物，官吏們不能供奉給我，而梁丘據就將他自己的物品奉獻給我，因此，我說他忠誠於我；每當颶風下雨之日，即便夜裏找他來，他也一定會來問安，因此，我說他熱愛我。」晏子聽完景公的陳述後說：「如果我回答

您，便會有罪；如果不回答您，則是沒有盡職。我怎敢不回答呢？我聽說，臣子獨受君主偏寵，是不忠；兒子獨受父親喜歡，是不孝；妻子獨受丈夫偏愛，是嫉妒。爲臣子者，引導君王對父兄親近，對群臣有禮，對百姓施與恩惠，對諸侯有信義這叫做忠。爲人子者，要引導父親對他的弟兄鍾愛，并讓他們同樣的對待所有的長輩，慈愛、施惠於所有子女，對他的朋友誠信，稱爲孝；爲人妻者，讓所有的妾全都獲得丈夫的喜愛，稱爲不嫉妒。如今齊國境內所有百姓，均爲您的臣民，祇有梁丘據竭盡其力來熱愛君主，爲何熱愛您的人這麼少呢？齊國四方封疆之內的財貨，都是君主所有，却祇有梁丘據以私人財物來表示對君主的忠誠，爲何忠誠於您的人這麼少呢？梁丘據阻斷衆臣的忠誠與熱愛，堵塞、遮蔽君主的視聽，恐怕再沒有比這更厲害了吧？」景公說道：「您說得太好了！如果不是您的分析，我還真想不到梁丘據的行爲用心竟到了如此地步。」於是下令停止爲梁丘據修墓的工程，廢除厚葬的命令，讓官吏依據法制來懲處，命令群臣陳述君主的過失以示勸諫。所以，此後官吏沒有不執行法律的，臣子們沒有不竭忠盡力的，於是百姓非常喜悅。

問上

【題解】本篇通過晏子與莊公、景公的問答，闡述了君子之行、為臣之道、治國之道；講述了君主如何纔能富國安民，「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指出君王治國應「以仁愛為根本，以道義為準繩」。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①曷若^②。對曰。衣冠不中^③。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④。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⑤。治事不公。不敢以莅^⑥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⑦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⑧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注釋】①常行：指平時的行為準則，永久實行的準則。漢東方朔《答客難》：「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②曷若：什麼樣，怎樣。《荀子·強國》：「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為天下大笑，曷若？」③不中：不正。④不義：不合乎道義。《國語·周語中》：「佻天不祥，乘人不義。」⑤身行不順：自身行為不順理。⑥莅：臨視；治理。《易·明夷》：「明夷，君子以莅衆。」⑦奇僻：亦作「奇闢」，奇特，異常。⑧阿黨：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於下，結

黨營私。

【譯文】景公問晏子說：「君子素常的行為應該如何？」晏子說：「假如衣冠不正，就不敢進入朝廷；假如言談不符合道義，就不敢以此要求君主；假如自己行為不順理、處事不公平，就不敢面對衆人。衣冠符合禮儀規定，因此朝堂上就不會有奇裝異服；言談符合道義，因此下屬便不會有欺騙上級的報告；自己的行為順理，處理政事公正，因此國內就不會有結黨營私的現象發生。這三個方面，是君子素常應有的行為。」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①。不私其利^②。薦^③善而不有其名。稱身^④居位。不爲苟^⑤進。稱事^⑥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⑦其功。此臣道也。

【注釋】①通：通報，傳達。②不私其利：不把利益據爲己有。私，謂占爲己有，利己。③薦：推薦，介紹。④稱身：謂衡量自己的才德。⑤苟：苟且。⑥稱事：與事功相當。《禮記·中庸》：「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稱，權衡，比較。⑦伐：自我誇耀。《易·繫辭上》：「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譯文】景公問晏子說：「請問爲臣之道當如何？」晏子答道：「遇到有道德的人，必予奏報，不圖個人私利；舉薦賢人而不求自己出名；衡量自己才德而居官位，不求苟且升官；衡量自己功業而接受俸祿，不求苟且獲取；君主采納其建言，可使大家得到利益，而不誇耀自己的功勞。這就是爲臣之道。」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①之以行。養民不苛②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④以禁邪。不窮⑤之以勞。不害之以罰⑥。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⑦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注釋】①先：率先，先行。②苛：苛刻，狠虐，嚴厲。③不務：必務。張純一校注曰：「『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字而誤也。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求於下者，必務於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矣。」④中聽：指治獄得當。孔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⑤窮：盡，完。⑥不害之以罰：不用刑罰害民。⑦相違：彼此違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譯文】景公問晏子：「英明的君主是怎樣教化人的？」晏子答道：「闡明教義和政令，且自己率先履行；教育人民不用苛政，不以刑罰來預防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須要先做到。但禁止百姓做的事情，自己絕不能去做。因此，下屬就會聽從其教導。要估量事情的輕重來使用民力，要恰當地處理訴訟來禁止邪惡；不使百姓因過度勞役而筋疲力盡；不用懲罰來傷害百姓；在上者以愛護百姓為準則，在下者以相親相愛為道義。這樣，天下之人就不會互相背離。這就是英明的君主教育人民的方法。」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①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②而富（富當作封）之。疏爵^③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④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⑤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⑥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注釋】①出亡：出逃，逃亡。《墨子·非命上》：「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②裂地：劃分土地。《漢書·黥布傳》：「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③疏爵：分封爵位。④謀：勸諫。⑤妄死：謂無意義的死。

⑥納善：接納善言。《漢書·梅福傳》：「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譯文】景公問晏子：「忠臣應當如何輔佐君主？」晏子答道：「君主有危難時不爲他送死，君主出逃時不去送行。」景公很不高興地說：「君主分封土地使臣子富足，分封爵位使臣子顯貴，君主有災難却不捨身拼死，出逃却不送行，這種說法是何道理？」晏子答道：「忠臣的諫言如果被採納，君主終身都不會有難，忠臣怎麼會死呢？忠臣的計謀如果被採用，君主終身都不會出逃，忠臣怎麼會送君主出逃呢？如果言語不被採納，君主有危難，忠臣即使爲君主殉難，那也是白白送死；計謀如果不被採用，君主出逃，忠臣却去送他，這是虛偽欺詐的行爲。所謂忠臣，是能給君主出謀劃策，使君主接納善言，而不是和君主同陷於危難境地的臣子。」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①。稱身就位。計能受祿。睹^②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③君以爲行。不稱位^④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⑤下以諛上。順^⑥即進^⑦。否即退。不與君行邪。

【注釋】①內：親近。②睹：看見，觀看。《禮記·禮運》：「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③權：稱量，衡量。④稱位：與職位相符。⑤刻：刻薄，苛刻。《呂氏春秋·處方》：「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⑥順：順理，合乎事理。⑦進：進仕，出仕。進奏，進言。

【譯文】景公問晏子說：「忠臣的行持應是怎樣的？」晏子答道：「推薦賢良選拔有能力的人，而不偏向自己親近的人；衡量自己的德能來擔任適當的官職，估量自己的才能來接受合適的俸祿；遇到賢人，自己的職位不超越他，接受的俸祿不超過賢者；不權衡君主的好惡去做事，不計量自己的地位去盡忠；不遮蔽賢才而埋沒其長處，不苛刻地對待下屬而奉承、討好上級；能順遂自己的志向就入朝爲官，否則就隱退，不與君主一起做邪惡之事。」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臨國①莅民②。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③（無獄作同欲）。而百姓無恐（恐作怨）也。

【注釋】①臨國：謂治理國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②莅民：管理百姓。莅，臨視，治理。《易·明夷》：「明夷，君子以莅衆。」③無獄：作同欲，同心，同一願望。

【譯文】景公問晏子說：「治理國家管理人民，最應憂慮的是什麼呢？」晏子答道：「應憂慮之事有三點：忠臣得不到信任，這是憂慮之一；受信任的臣子不忠，這是憂慮之二；君臣不同心同德，這是憂慮之三。英明的君主處在高位，沒有忠臣不信任的，沒有受信任却不忠君的，所以君臣之間同心同德，百姓也就沒有什麼埋怨了。」

【原文】莊公①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②。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③者。能禁暴④國之邪。中聽⑤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⑥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舊無禍字。補之）。

【注釋】①莊公：此指齊莊公呂光（？——公元前五四八年）。姜姓，呂氏，名光，公元前五五三年到公元前五四八年在位。后因与大夫崔杼妻子棠姜私通，被崔杼联合棠无咎所杀，立其弟杵臼（景公）为君。②時邪：時運嗎？時，時運。《左傳·文公十三年》：「死之短長，時也。」邪，語氣助詞，表疑問。《莊子·至樂》：「夫子有憂色，何邪？」③死力：用最大的力量，拚死之力。指能不顧性命地為君主盡忠竭力。④禁暴：制止暴亂。⑤中聽：聽中正之言。《書·呂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⑥逆諫：拒諫，不聽從諫阻。漢劉向《說苑·君道》：「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⑦名實：猶名與利。《淮南子·精神訓》：「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

【譯文】莊公曾問晏子說：「威震當代而使天下臣服，是靠時運嗎？」晏子答道：「是要靠自己的德行。」莊公問道：「是什麼樣的德行和作為呢？」晏子說：「能愛國內之民的人，就能使國外不善的人敬服；敬重士民中拚死效力的人，就能制止損害國家的邪惡勢力；聽中正之言而任用賢能的人，就能震懾諸侯；安於施行仁義之政，又樂於造福社會的人，就能使天下歸服。反之，不能愛國內之民的人，就不能使國外不善的人敬服；輕慢士民中拚死效力的人，就不能制止損害國家的邪惡勢力；不聽從諫阻和傲視賢德的人，就不能威震諸侯；背弃仁義而貪圖名利的人，不能成為威震當代而使天下敬

服的人。這就是威震當代而使天下人歸附的辦法啊！」莊公沒有聽信晏子的話，而任用勇猛力强的人，又輕視臣下、奴僕的生死，用兵作戰沒有休止，導致國家疲困，人民受害。僅過了一年，齊國百姓大亂，莊公自己也遭到崔杼的殺害。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①作事反天時^②。從政^③逆鬼神。藉斂單^④百姓。四時易序^⑤。神祇^⑥并怨。道忠者^⑦不聽。薦^⑧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⑨者有罪。故聖人伏匿^⑩隱處。不干^⑪長上^⑫。靜^⑬（靜當作潔）身守道。不與世陷^⑭於邪。是以卑^⑮而不失義。蔽^⑯（蔽當作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⑰。藉斂和^⑱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⑲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⑳。天明象^㉑而致贊^㉒。地育長而具物^㉓。神降福而不靡^㉔。民服教^㉕而不僞。治無怨業^㉖。居無廢民^㉗。此聖人之得意也。」

【注釋】①上：上位，指社會的最高層君王。《書·呂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②反天時：違逆天道運行的規律。③從政：參與政事。《左傳·定公元年》：「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④藉斂單：搜刮民財殆盡，徵收稅賦。藉，通「籍」。單，通「殫」。盡，竭。

盡。^⑤四時易序：四季失去正常次序。易，失常。孫星衍疏：「易者，《賈子·道術篇》云：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曾運乾正讀：「按：易，失常也。」^⑥神祇：天神與地神。^⑦道忠者：言忠言者。^⑧薦：進獻，送上。^⑨救失：補救失誤。《禮記·學記》：「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⑩伏匿：隱藏，躲藏。《楚辭·九辯》：「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⑪干：干涉，干預。^⑫長上：官長，上司。^⑬世陷：世，世俗。陷，墜入，陷入。^⑭卑：卑微。張純一校注曰：「處卑微而好義。」^⑮蔽：應作「瘁」，勞累。^⑯舉事調乎天：行事調和於天時。舉事，行事、辦事。調，調和、調配。^⑰和：適中，恰到好處。《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楊樹達注：「和，今言適合、恰當、恰到好處。」^⑱懷：懷念，思念。^⑲虐：災害。《書·盤庚中》：「殷降大虐，先王不懷。」^⑳象：徵兆，迹象。^㉑致贊：表達佐助。^㉒具物：萬物。^㉓靡：盡。^㉔服教：遵從教化，接受教誨。^㉕怨業：積聚的事。怨同「蘊」，積聚。業，事。^㉖居無廢民：居民中没有游惰的百姓。

【譯文】景公問晏子：「聖人不得志之時將會怎樣？」晏子答道：「君主做事情違反天時，執政因私欲違逆鬼神，徵斂賦稅將百姓錢財搜刮殆盡；四季交替失去正常次序，天地神靈全都怨恨；講忠言君主不願聽，進獻良策君主不實行；奉承君主過錯的人被獎賞，補救君主過失的人被治罪。因此，聖人伏藏隱居，不干預君上的政事，靜身潛修德

業堅守道義，不與混亂的世道同陷於邪私不義。這樣，雖然處於卑微的地位，但不喪失道義；雖然生活勞苦，但不失貞廉。這就是聖人不得志時的情況。」景公又問：「聖人得志之時將會怎樣呢？」晏子答道：「社會安定，政治清平，行事調和於天時，徵收賦稅適合於民力；人民歡喜贊許君主的政治清明，遠方之人思念君主的道德；四季交替有序，風雨調順不降災害；上天顯示禎祥之兆來表達對君王的贊許，大地孕育生長而萬物齊備；神靈降福而無有止盡，人民服從教化而不弄虛作假；管理上沒有積壓的政事，居民中沒有閑游怠惰的百姓。這就是聖人得志之時的情況。」

【原文】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①則視其所舉^②。窮^③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④者取人。其可乎。

【注釋】①通：顯達，亨通。《莊子秋水》「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②舉：推薦，選用。③窮：特指不得志。窮，與「達」相對。《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④數物：幾個事類。

【譯文】景公問晏子訪求賢能的事。晏子回答說：「得志時，就觀察其所推舉的人；不得志時，就觀察其所不做的事；富裕時，就觀察其是否與人分享；貧窮時，就觀察其是否不苟且取財。最賢者難於受聘入朝，但却容易辭去；次一等者容易受聘入朝，但也容易辭去；下等者容易受聘入朝，但却難於辭去。憑藉這幾個方面事類選擇人，也就足够了！」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①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遍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洽②（洽作給）矣。求焉無饜③。天地有不能贍④矣。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⑤乎左右。阿黨⑥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⑦。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⑧也。

【注釋】①責：索取，求取，要求。《墨子·公孟》：「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②洽：應作「給」，供給、供養。《莊子·讓王》：「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③饜：滿足。《左傳·哀公十六年》：「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④贍：滿足。⑤邇：近。⑥阿黨：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於下，結黨營私，是謂阿黨。《禮記·月令》：「〔孟冬之月〕是察

阿黨，則罪無有掩蔽。」⑦工：擅長，善於。《韓詩外傳》卷二：「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⑧大略：大概，大要。

【譯文】景公問晏子：「古代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的君主，他們如何任用人才？」晏子曰：「土地適宜種的作物各不相同，却不加選擇種植同一種作物，要求它們都能生長，這是做不到的；人們的才能各不相同，却委任同樣的職事，不可能要求其都能幹好。如果對人的要求無窮無盡，就算有才智的人也有不能供給的時候！如果貪求永無止盡，就是天地也有不能滿足其需要的時候。因此英明的君主任用人才，不讓阿諛諂媚之人近在身邊，不讓結黨營私之人在朝為官；用人之長，不勉強其所短，發揮人擅長的方面，不勉強其做不擅長之事。這就是任用人才大的方面的原則。」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①則民富。中聽②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注釋】①節欲：克制欲念。②中聽：判斷訟事恰當適中。

【譯文】景公問晏子道：「讓百姓富裕、萬民安定，難嗎？」晏子答道：「容易。君主節制私欲，人民就會富裕；處理訴訟公正，人民就會安定。做好這兩件事就可以了。」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①其民。而隕失^②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③。智薄而好專^④。尚^⑤讒諛^⑥而賤^⑦賢人。樂簡慢^⑧而輕百姓。國無常法^⑨。民無經紀^⑩。好辨^⑪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湏^⑫而忘國。好兵^⑬而忘民。肅^⑭於罪誅而慢^⑮於慶賞^⑯。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⑰。政不足以匡^⑱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讎仇。此古之離其民隕^⑲其國常行也。

【注釋】①離散：分離，分散。《逸周書·時訓》：「鴻雁不來，遠人背叛。玄鳥不歸，室家離散。」②隕失：喪失，失落。③好大：喜好做大事。《管子·侈靡》：「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④專：專斷，擅自行事。⑤尚：尊崇，重視。《易·剝》：「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⑥讒諛：讒毀和阿諛。⑦賤：輕視，鄙視。⑧簡慢：輕忽怠慢。⑨常法：固定的法律、制度。⑩經紀：綱常，法度。⑪好辨：亦作「好辯」，謂喜歡與人辯論。《孟子·滕文公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⑫流湏：沉溺於酒。^⑬好兵：愛好戰陣攻殺之事，好戰。^⑭肅：嚴峻，嚴格。^⑮慢：輕忽，怠忽。《書·鹹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⑯慶賞：賞賜。^⑰懷人：使人懷念，安撫人。^⑱匡：救，幫助，挽救，救助。^⑲隕：失去，喪失。《詩·大雅·綿》：「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譯文】景公又問：「歷代造成百姓流離失散，以致喪失其國家的人，他們素常的所作所爲是什麼樣的？」晏子回答說：「國家貧困却好大喜功，才智匱乏却獨斷專行；重視讒佞諂諛之人而輕視賢德之人，喜歡傲慢輕浮却不重視百姓；國家沒有固定的法律，人民沒有可遵循的綱紀；以能言善辯者爲智慧，將刻薄待百姓者看作忠臣；沉湎於飲酒作樂而忘記國家大事，喜好用兵而忘記人民的疾苦；嚴急於懲罰誅殺而輕忽於獎勵賞賜，將自己的快樂和利益建立在別人的哀痛和危難之上；恩德不足以讓人懷念，政令不足以幫助百姓；賞賜不足以鼓勵人做好事，刑罰不足以防止人作奸犯科：這些是導致國家滅亡的行爲。如今人民聽到君主的命令，就如同遇見盜匪仇敵一樣，這就是歷代造成百姓流離失散、喪失其國家之人的一貫行爲。」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①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

如。晏子曰。謀度^②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③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④之術也。

【注釋】①術：方法，手段。《禮記·祭統》：「惠術也，可以觀政矣。」②謀度：考慮揆度。《國語·晉語三》：「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③反義：反，翻轉、顛倒。義，道義。④謀事：謀劃事情。《左傳·襄公元年》：「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譯文】景公問晏子說：「要使謀劃的事情一定實現，所做之事一定成功，有什麼方法嗎？」晏子回答說：「有。」景公問：「有哪些方法？」晏子答道：「謀劃與道義相合的就能實現，辦事順於民心的就能成功。違反道義來謀劃，違背民意來行事，從未聽說過能長久的。以前，夏、商、周三代興盛之時，謀劃必定考慮是否符合道義，做事必會依照人民的意願。到他們衰敗的時候，所謀劃的辦法違背道義，所興辦之事傷害百姓。所以符合道義、依照民意，是謀劃和做事的正確方法。」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①而行與^②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③不善矣。雖然。則奚^④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⑤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群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曰。夫子何少^⑥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⑦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⑧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⑨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⑩。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⑪。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⑫不留^⑬。患日不足。群臣皆得畢^⑭其誠。讒諛安得容^⑮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⑯之有鼠也。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⑰也。是故難去也。

【注釋】①良臣：忠良賢臣。②行與：結交，親附。③誠：真正，確實。《孟子·梁惠王上》：「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④奚：疑問詞，猶何、爲何、爲什麼。《論語·爲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⑤繆：錯誤，乖誤。鄭玄注：「繆，誤也。」⑥少：語·爲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⑤繆：錯誤，乖誤。鄭玄注：「繆，誤也。」⑥少：

輕視，鄙視。《戰國策·趙策三》：「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⑦矯：拂逆，違背。《管子·君臣上》：「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⑧材能：才智和能力。⑨謹：通「勤」。盡力多做，不斷地做。⑩益：增加。《易·謙》：「天道虧盈而益謙。」⑪密近：指帝王左右親近信用之人。⑫聽治：斷獄治事。《周禮·天官·太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⑬留：拖延，擱置。《後漢書·鄭太傳》：「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⑭畢：竭盡，用盡。⑮容：容許，許可。⑯社：社壇。古代封土爲社，各栽種其土所宜之樹，以爲祀社神之所在。《左傳·昭公十七年》：「伐鼓於社。」⑰自守：保護，自爲守衛。《穀梁傳·襄公二十九年》：「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

【譯文】景公問晏子：「治理國家，也有常存的憂患嗎？」晏子回答說：「善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而常在君主身邊的這些人，喜歡誹謗忠良的大臣，同時結交小人。這是治理國家常存的憂患。」景公繼續問：「讒佞之人，也的確不是善良之輩。然而，他們何嘗是國家常存的憂患呢？」晏子說：「君主把他們當作耳目親信之人，喜歡和他們謀劃國事，這便使君主的耳目出現了錯亂。他們對上淆亂君王的視聽，對下讓群臣都失去其職守。難道不值得憂慮嗎？」景公說：「原來如此啊！我將讓他們離去。」晏子說：「君主不可能讓其離去。」景公很不高興地說：「先生爲什麼這樣輕視寡人呢？」晏子

答道：「臣怎敢拂逆輕視您呢？凡是能僅憑自己的力量就被君主任用的人，才能均一般。那些內心包藏著極大虛偽不忠的人，外表必定勤於小事上的誠實，以便實現他們的奸偽大不忠。他們入宮則搜求君主的欲望嗜好并盡力隨順滿足，如果君主埋怨忠良的大臣，他們就將忠良的大臣以往之錯一一列舉出來，以增加其罪狀；出朝在外，他們就假借君主之威斂貪財富。那些能和君主親近的、不為有大的利益而改變氣節且極力引導君主實行道德仁義的人，則難以得到，也難以知其真正的面目啊。」景公說：「既然這樣，那先前的聖人是如何對付讒諛之人的呢？」晏子答道：「先前的聖人治理國家審慎地對待賓客，斷案理政從不擱置，惟恐時間不夠用，所以群臣都能够盡其忠誠，讒諛之人的私欲還怎麼能得逞呢？」景公說：「既然如此，那先生幫寡人杜絕這些讒佞之人，寡人辦事也不任用他們了。」晏子回答說：「邪惡讒佞之人和善進讒言之人在君主身邊，就如同土地廟裏有了老鼠，却不能用煙火熏走它。讒佞之人，隱身於君主的權威之下來保護自己，因此難以除去。」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①。其行何如。對曰。薄②於身而厚③於民。約④於身而廣⑤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⑥行教。而不以威⑦下。其取財也。權⑧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⑨。誅⑩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⑪。不遁⑫

於哀。盡智道民^⑬而不伐^⑭焉。勞力事民而不責^⑮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⑯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⑰。不肖^⑱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注釋】①盛君：聖明的君主。張純一校注曰：「盛君，有德之君。」②薄：儉。張純一校注曰：「薄身，身爲者輕。儉也。」③厚：豐厚。與「薄」相對。④約：儉約。張純一校注曰：「約於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⑤廣：寬宏。《詩·魯頌·泮水》：「濟濟多士，克廣德心。」⑥明政：使政治清明。⑦威：震懾，威懾。⑧權：平均，平衡。鄭玄注：「權，平也。」⑨嗜欲：嗜好與欲望。多指貪圖身體感官方面享受的欲望。⑩誅：懲罰，責罰。⑪淫於樂：過度無節制的享樂。⑫遁：同「循」，沿著，順著。⑬道民：引導人民。⑭不伐：不自誇耀。《易·繫辭上》：「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⑮勞力事民而不責：勞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責。⑯廢罪：指官吏的任免，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糾正錯誤，平反冤屈。廢，停止、不再使用（罷免，革除）。⑰不華：奢侈，浮華，奢華。⑱不肖：品行不好，不成材，不正派。⑲同欲：同心，同一願望。

【譯文】景公問晏子說：「歷代仁德之君主，他們的行爲如何呢？」晏子回答道：

「他們自己日常享用很薄儉，而給百姓的則很豐厚；他們不役於物，保全本性之善，而能廣施於世間。他們居於高位，足以使政治清明、教化推行，而不以權勢武力威懾臣下和百姓；他們收取財物，是為平衡有無，調劑貧富，而不用所得的錢財滿足自己的私欲嗜好；懲處不避權貴，賞賜不漏貧賤；不過分享樂，不沉迷於哀傷；竭盡才智引導人民向善，而不誇耀自己的功勞，為民事日理萬機，但不向人民責求回報；政治崇尚互惠互利，所以下層不會有相互對立傷害的行為；教化崇尚互相仁愛，所以人民不以互相醜化毀謗來爭名；施行刑罰符合法律，罷免無德能者并推舉賢德的人為官、糾正錯誤平反冤屈都順應民心。因此，賢德之人居高位而重實行，不浮華，不成材的人甘處於下而不怨恨。普天之下，君臣同心同德，（仁德君主）在世時有厚利給予當時的人民，死去後有遺教永垂於後世。這就是仁德君主的所作所為。」

問下

【題解】《問下》篇借晏子與景公對話的形式，指出國家要想強大、統率天下，必須依靠君主的德行與群臣的德能，政令必須順民，同時要具備完整的管理體系。

【原文】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①海而南。至於琅邪^②。寡人何修^③以則^④夫先王之游^⑤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⑥諸侯爲巡狩^⑦。諸侯之天子爲述職^⑧。故春省耕^⑨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⑩。夏語（語作諺）曰。吾君^⑪不游。我曷以休^⑫。吾君不豫。我曷^⑬以助。壹游壹豫。爲諸侯度^⑭。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而下有糧食二字）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⑮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⑯之游。無荒亡^⑰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⑱以與貧者三千鐘^⑲。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注釋】①循：沿著，順著。《左傳·僖公四年》：「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②琅邪：山名。在今山東省諸城縣東南海濱。③修：效法，遵依。④則：仿效，效法。⑤游：

特指帝王春季巡行。《管子·戒》：「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⑥之：往，至。⑦巡狩：亦作「巡守」，謂天子出行，視察邦國州郡。古時候天子五年一巡守。《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⑧述職：諸侯向天子陳述職守。⑨省耕：古代帝王視察春耕。⑩豫：古代專指帝王秋天出巡。⑪君：天子，君王。《儀禮·喪服》：「君，至尊也。」鄭玄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⑫休：修整。⑬我曷：我何。⑭諸侯度：諸侯的法度。巡游視察，成為諸侯的榜樣。⑮從高：游山。⑯流連：耽於游樂而忘歸。⑰荒亡：謂沉迷於田獵酒色之類，縱欲無度。⑱粟：穀物名，北方通稱「穀子」。⑲鐘：古容量單位。春秋時齊國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後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

【譯文】景公外出游玩，問晏子道：「我想沿著海岸往南走，一直到達琅琊山，我該怎樣纔能遵從效法先王的出游呢？」晏子說：「我聽說，天子到諸侯那裏去，稱為巡狩；諸侯朝於天子，稱為述職。所以，春天視察耕種情況，對無力耕種的百姓給予幫助，叫做游；秋天視察收割情況，對收成不好的農戶給予補助，叫做豫。夏朝有句諺語：『我們天子春天不出游，我們怎麼能得以休整？我們天子秋天不出游，我們怎麼能得到財物的救助？天子春秋各出游一次，行恩布德，可以成為諸侯的法度。』現在您出

游却不是這樣。人馬所到之處消耗大量的糧食，貧困的百姓得不到補助，勞苦的百姓得不到休息。縱情游山經久不回叫做流，縱情玩水經久不回叫做連，追逐獵物不願返回叫做荒，縱情享樂忘記返回叫做亡。歷代的聖賢君主游山玩水不流連忘返，沒有沉迷於狩獵酒色荒廢政事的行為。」景公感嘆道：「您說得好啊！」於是，命令官吏從糧庫取出三千鐘糧食分給貧民。景公親自拜見了七十餘名老人，然後纔返回。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①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②犧牲^③。令祝宗^④薦^⑤之乎上帝宗廟^⑥。意者^⑦。禮（禮疑祀）可以干福^⑧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⑨宮室。不敢大斬伐^⑩。以無逼^⑪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⑫。以毋逼川浦^⑬（浦作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⑭。今君政反於民。而行悖^⑮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逼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逼川浦（浦作澤）。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⑯薦至^⑰（薦至作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⑱。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⑲。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焉。

【注釋】①意氣：精神，神色。《史記·李將軍列傳》：「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②珪璧：古代祭祀朝聘等所用的玉器。《墨子·尚同中》：「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③犧牲：供祭祀用的純色全體牲畜，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鄭玄注：「犧牲，毛羽完具也。」④祝宗：古代主持祭祀祈禱者。⑤薦：祭祀時獻牲。《易·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⑥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⑦意者：表示測度。大概，或許，恐怕。⑧千福：求福。⑨節：適，適度。《禮記·文王世子》：「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⑩斬伐：砍伐。⑪逼：逼迫，威脅。《國語·晉語四》：「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文公，謀作亂。」⑫田漁：打獵和捕魚。⑬浦：應作「澤」，聚水的地方。⑭納禄：致福。《書·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⑮行悖：違逆，違背。《禮記·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⑯司過：掌糾察過失的官。⑰薦至：應作「薦罪」。薦罪，司過。⑱革心易行：改正錯誤思想，改變錯誤行為。《漢書·嚴助傳》：「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⑲羨：超過。司馬相如《上林賦》：「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

【譯文】景公對晏子說：「寡人精神漸衰，身體多病。現在，寡人打算備好珪璧和牛羊牲畜等祭品，讓祝宗官獻給天帝和祖宗神靈，心想用祭禮來求福，可行嗎？」晏子答道：「據我所知，歷代君主求福的做法是：政事一定要符合民心，行為一定要順應

神意；修建宮室加以節制，不敢大量砍伐樹木，以便不掠奪性地開發山林；飲食必有節制，不敢頻繁打獵捕魚，以便不掠奪性地開發川澤湖沼。他們讓祝官、宗官祭祀，祇是悔過謝罪，不敢祈求福壽。因此神靈、百姓都順從君主的意願，高山河流獻出自己的財富。目前，您的政事違背民心，行為違背神意；擴大宮室，大量砍伐，以致掠奪性地開發山林；羨慕美食佳餚，頻繁地打獵捕魚，以至掠奪性地開發川澤湖沼。因此神靈、百姓都怨怒，高山河湖將收回應賜之福。司過官舉出您的大錯，祝官、宗官却為您祈福，我想這不是互相抵觸嗎？」景公說：「假如沒有先生，寡人就聽不到這些道理，請允許寡人改正錯誤思想、改變錯誤行為吧。」於是，景公下令：取消去公阜游覽的計劃，停止地方進獻海味，砍伐樹木者要遵循時節規律；打獵捕魚要限制數量、居住飲食須有節制而不要過於豪華、奢侈；祝官、宗官祭祀之時祇向神靈悔過謝罪而不敢有所祈求。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①。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解。辭令不給。則隰朋^②昵侍^③。左右多譽（譽作過）。獄讞不中^④。則弦寧^⑤昵侍。田野不修。民萌^⑥不安。則寧戚^⑦昵侍。軍士情。戎士^⑧肆。則王子城甫昵侍。居處逸怠。左右懾畏^⑨。則東郭牙^⑩昵侍。德義不中。意

行衰怠。則管子昵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⑪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⑫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注釋】①具官：配備應有的官員。②隰朋：春秋時齊國大夫，齊莊公曾孫。與管仲、鮑叔牙等輔佐齊桓公，齊國大治。③昵侍：在旁奉侍。④獄讞不中：刑獄議罪不適合。⑤弦寧：齊桓公臣，生卒年不詳，官任大理，掌管刑法。⑥萌：開始，產生。⑦寧戚：齊桓公臣，生卒年不詳，姬姓，寧氏，名戚。長期任齊國大司田，主管農業生產。⑧戎士：兵士。《左傳·成公二年》：「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⑨懾畏：畏懼。《國語·吳語》：「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⑩東郭牙：生卒年不詳，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諫臣，齊桓公時期的五杰之一，由齊國名相管仲所推舉。管仲在推舉東郭牙時曾說：「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⑪續：繼續，接著。⑫致胙：古時天子祭祀後，將祭肉賞賜。

【譯文】景公問晏子：「寡人想聽從先生意見，將齊國的政事處理好，可以嗎？」晏子答道：「據我所知，國家有齊備的官吏，然後纔可以治理好。」景公變了臉色，不高興地說：「齊國雖然小，但為何說官吏不齊備呢？」晏子說：「以前，我們的先君桓公

在其身體懈怠、言辭遲鈍時，則有隰朋在旁奉侍，來提醒他；當左右近臣有了過錯、刑獄議罪不公時，則有弦寧在旁奉侍，來糾正他；當田地不能整治、百姓心存不安時，則有寧戚在旁奉侍，來提醒他；當軍吏怠惰、士兵肆意妄為時，則有王子成甫在旁奉侍，為他謀劃；當桓公身處安逸，追求享樂，左右侍臣畏懼時，則有東郭牙在旁奉侍，向他當面諫諍；當他道德信義有所不當、意志衰弱怠惰時，則有管仲在旁奉侍開導他。先王能用別人的長處彌補自己的短處，用別人的厚重彌補自己的衰薄，因此諸侯因其善德來拜見他，周天子也把祭祀用過的肉送給他。而今，您的過失太多，可是沒有一個人把您的過失告訴您，所以我說官吏尚未齊備。」景公說：「您說得在理啊！」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①三百乘^②。九合諸侯^③。一匡天下^④。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⑤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⑥。右有仲父^⑦。今君左為倡^⑧。右為優^⑨。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注釋】①從車：扈從之車，跟從的車。《周禮·夏官·馭夫》：「馭夫當馭貳車、從車、使車。」②乘：車子。春秋時多指兵車。③九合諸侯：諸侯多次會盟。《論語·宪問》：「桓公九合諸侯。」

侯。」邢昺疏：「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一說謂糾合。朱熹《論語集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④一匡天下：使天下得到匡正。匡，安定。⑤逮：趕上，追上。⑥鮑叔：鮑叔牙，春秋時齊國大夫，以善於知人著稱。⑦仲父：即管仲，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仲父是齊桓公對他的尊稱。⑧倡：古代表演歌舞雜戲的藝人。⑨優：古代表演樂舞、雜戲的藝人。

【譯文】景公向晏子問道：「以前，我們的先君桓公，率領兵車三百輛，多次盟會諸侯，使天下得到安定。如今我率領兵車一千輛，可以在先君桓公之後成就霸業嗎？」晏子答道：「桓公之所以能率領兵車三百輛，多次盟會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是因為左有鮑叔，右有管仲。如今您左右都是歌舞樂人，進讒言之人在前，諂媚奉承之人在後，又怎能趕上先君桓公而成就霸業呢？」

【原文】高子①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注釋】①高子：齊景公大臣。

【譯文】高子問晏子說：「您相繼侍奉靈公、莊公及景公，他們都尊敬您。這是三位君主的心志一樣呢，還是先生您的心志有三樣呢？」晏子回答說：「我聽說，一心一意可以侍奉百位君主，三心二意不可侍奉一位君主。所以說，三位君主的心意並不一樣，我的心意也不是三樣。」

雜上

【題解】《雜上》篇以具體事例描述了晏子作為臣子如何勸諫君主，啓發君王當行仁愛之政，表現了其明辨是非、堅持原則、遵守禮儀、盡忠職守的高尚品德。

【原文】景公使晏子爲阿^①宰^②。三年而毀^③聞^④於國。公不悅。召而免^⑤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⑥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⑦。急^⑧門閭^⑨之政^⑩。而淫民^⑪惡之。舉儉力^⑫孝悌。罰偷窳^⑬。而惰民惡之。決獄^⑭不避貴強。貴強^⑮惡之。左右^⑯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⑰體^⑱不過禮^⑲。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⑳毀乎^㉑外。二讒^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㉓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㉔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㉕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注釋】①阿：地名，即今山東省東阿縣。②宰：古代官名。縣宰，邑宰。③毀：毀謗，詆毀，詈罵。④聞：傳布，傳揚，傳告。⑤免：辭職，解職。⑥譽：名譽，聲譽。⑦蹊徑：指小路。⑧急：重視。⑨門閭：城門與里門。指鄉里、里巷。⑩政：指家庭或團體的事務，如家政、校政。⑪淫民：游樂怠惰的人。⑫儉力：節儉並勤於耕作。⑬窳：懶惰。張純一校注曰：「窳，惰也。又器不堅緻也。」⑭決獄：判決獄訟。⑮貴強：位尊勢大者。⑯左右：身邊的親信，近侍。⑰貴人：顯貴的人。⑱體：體統，體制。《左傳·定公十五年》：「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⑲過禮：超過常禮。⑳三邪：三種邪惡的事。張純一校注曰：「謂淫民、惰民、貴強。」㉑乎：張純一校注曰：「乎，孫本作於。」㉒二讒：張純一校注曰：「二讒謂左右與貴人。」㉓阿：徇私，偏袒。㉔譽：稱贊，贊美。《論語·衛靈公》：「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㉕誅：懲罰，責罰。

【譯文】景公委派晏子任阿城的邑宰，過了三年，詆毀晏子的話傳遍全國。景公很不高興，便召回晏子欲將其罷免。晏子謝罪說：「我已知道我的過錯了，請允許我再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後，好名聲必會傳遍全國。」景公便又委派他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後，好名聲果然傳遍全國。景公很高興，召回晏子欲賞賜他，晏子推辭不受。景公問他為什麼不願受賞，晏子答道：「以前，我治理阿城的時候，修築小路，加強住宅、里巷門戶防務，以致游樂怠惰的人憎恨我；提倡生活節儉，力行孝順父母、熱愛兄長，懲罰苟

且、懶惰的人，以致懶惰之人怨恨我；判決訴訟不包庇顯貴、豪強，以致顯貴豪強厭惡我；身邊辦事的人有所求，合法的就給予，不合法的就不給，以致身邊之人討厭我；接待地位顯貴之人，規格不超過禮儀規定，因此地位顯貴之人不喜歡我。於是，三種邪惡之人在外邊毀謗，兩種讒佞之人在內部毀謗。因此，三年內這些毀謗都傳到您的耳邊了。如今，我改變了原來的做法，停止修築小路，放鬆住宅、里巷門戶防務，游樂怠惰之人便高興；不推崇生活節儉和盡力孝順父母、親愛兄長，不懲罰苟且懶惰之人，懶惰之人便高興；判決訴訟時偏袒顯貴豪強，顯貴豪強便高興；身邊之人有所求，全都答應，身邊之人高興；接待地位顯赫之人，規格超過禮儀規定，地位尊貴之人高興。因此，三種邪惡之人在外部稱贊，兩種讒佞之人在內部稱贊。於是三年內，我的好名聲就傳到您的耳邊了。以前，我受到責備的那些事情，實際上應該受到獎賞。如今，我受到獎賞的這些事情，實際上應該受到責罰。所以我不敢接受賞賜。」景公聽罷，深有所悟，於是委任晏子主持國政。

【原文】景公正晝^①。被髮。乘六馬^②。御婦人。以出正門。別跪^③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④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⑤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⑥之賜^⑦。得率百

姓以守宗廟。今見戮^⑧於刖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情君。民多諱言^⑨。君有驕行^⑩。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⑪。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⑫。而刖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⑬無徵^⑭。時朝無事。

【注釋】①正晝：猶言大白天。《史記·龜策列傳》：「正晝無見，風雨晦冥。」②六馬：謂駕車之馬衆多。周制天子乘六匹馬駕的車，諸侯乘四匹馬駕的車。齊侯以大國地位僭用天子的禮制。③刖跪：刖，砍掉脚或腳趾，古代酷刑之一。刖跪，同「刖危」，斷足的人。④慚：羞愧。《易·繫辭上》：「將叛者其辭慚。」⑤昔者：往日，從前，昨天。⑥大夫：古職官名。⑦賜：賞賜，給予。⑧戮：羞辱，侮辱。⑨諱言：因有所顧忌而不敢說或不願明說。⑩驕行：驕縱的品性行爲。漢劉向《說苑·正諫》：「民多諱言，君有驕行。」⑪直辭：正直的言詞。⑫君有失行：君上有錯誤的行爲。⑬倍資：加倍，加倍。資，貨物、錢財。⑭徵：指徵收賦稅。《左傳·僖公十五年》：「於是秦始徵晉河東，置官司焉。」

【譯文】齊景公大白天披散著頭髮，乘著六匹馬駕的車，載著婦人經正門而出，門口

一個受過砍脚酷刑的守門人，擊打景公的車馬，讓其返回宮中，并說：「您這個樣子可不是我們的君主啊！」景公感到很慚愧，因而沒有上朝。晏子入宮拜見。景公說：「昨天，我有過錯，我披散著頭髮，乘著六匹馬駕的車要出宮門，被砍了脚的守門人攔住馬匹，讓我返回宮內，并說：『您這個樣子可不是我們的君主啊！』大夫，我因您和諸大夫的輔助，能够統率百姓保有宗廟，如今受到了被砍了脚的守門人的羞辱，使國家蒙受耻辱，我還能跟諸侯們平等嗎？」晏子說：「君主不要厭惡守門人。我聽說，如果屬下沒有直諫之辭，君王的行為就會懈怠；如果百姓多有忌諱之言，君主就會有放縱的行為。古時英明的君主在位，屬下便多直諫之辭；君主好善，百姓就沒有忌諱的話。如今您有失禮行為，而被砍了脚的守門人制止了您，這是您的福氣啊！因此，我來恭賀您。請您賞賜他，以表明君主喜歡良言；請您尊敬他，表明君主接受勸諫。」景公笑著說：「可以這樣做嗎？」晏子說：「當然可以。」於是，景公下令加倍賞賜被砍了脚的那個守門人，且免除了他家的稅賦。此後一段時間，朝廷平安無事。

【原文】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①曰。君至。晏子被玄端^②立於門。曰。諸侯得微^③有故^④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⑤而夜辱^⑥。公曰。酒醴^⑦之味。金石^⑧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⑨。陳簠簋^⑩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⑪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⑫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兵作叛者二字）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無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句）。君何爲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夫子作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⑬竽。行歌^⑭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注釋】①款門：敲門。②玄端：古代的一種黑色禮服。祭祀時，天子、諸侯、士大夫皆服之，天子晏居時亦服之。③得微：恐怕，莫非。微，非、不是。張純一校注曰：「微，無也」。④故：意外或不幸的事變。⑤非時：不是時候，不在正常、適當或規定的時間內。⑥辱：勞駕，降臨。張純一校注曰：「辱，謂辱臨。」⑦醴：甜酒。⑧金石：指鐘磬一類樂器。⑨薦席：亦作「薦蓆」，墊席。《廣雅》：「薦，席也。」⑩簠簋：簠與簋，兩種盛黍稷稻粱之禮器。亦借指酒食、筵席。⑪司馬穰苴：生卒不祥，姓田，爲齊國大司馬。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禦燕晉之師。⑫介冑：披甲戴盔。《管子·小匡》：「介冑執枹，立於軍門。」⑬挈：提起，懸持。⑭行歌：邊走邊唱。

【譯文】景公舉行酒宴，晚上時想把宴席轉移到晏子家去。前邊帶路的隨從敲晏子家的門說：「君主到了！」於是，晏子身披黑色朝服來到門口，一見景公便問：「諸侯們該不會有什麼變故吧？國家該不會有什麼事故吧？君主為何這個時候屈駕前來？」景公說：「現有香醇的美酒和優雅的音樂，我願與先生共同享受。」晏子答道：「鋪席設宴，安排簠簋等器具，有專人負責，我不敢參與。」於是景公便又轉移到司馬穰苴家去飲宴。前邊帶路的隨從敲司馬穰苴家的門說：「君主來了！」司馬穰苴穿上甲冑、手持戟立於門口，一見景公便問：「莫非諸侯中有叛亂的麼？大臣是不是有不服從命令的呢？君主為何這時候前來？」景公說：「我帶有香醇的美酒、動聽的音樂，願與您共同享樂。」司馬穰苴回答說：「鋪設坐席，擺放簠簋等器具，有專人負責，我不敢參與。」景公祇好又轉移到梁丘據家去。帶路的隨從敲梁丘據家的門說：「君主到了！」梁丘據左面有人抱著琴，右面有人持著箏，邊走邊唱出門迎接。景公說：「今夜飲酒，我真快樂啊！假如沒有那兩個人，怎麼能治理我的國家？假如沒有這一個人，怎麼讓我快樂？」

【原文】景公探^①雀^②。穀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

晏子曰。君（君下當有有仁愛二字）探雀鷖。鷖弱。故反之。是長幼^③也。君曾禽獸之加^④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注釋】①探：取，摸取。②雀鷖：須母鳥哺食的雛鳥。③長幼：慈憐幼小。④加：施及，加以。《孟子·盡心上》：「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譯文】景公掏到一隻幼雀，因幼雀太弱小，就又把它放回鳥窩。晏子聽到此事，沒等朝見之時便進宮拜見景公。晏子面北一再拜賀，對景公說：「我們君主具有聖賢君王之道了。」景公詫异地問道：「我掏了一隻幼雀，幼雀太弱小須母餵食，所以又放回鳥窩。您把這事當作聖賢君王之道，這是為什麼呢？」晏子答道：「君主有仁愛之心，所以您掏到一隻幼雀，見這隻幼雀很弱小，便又將它放回窩裏。這是慈憐幼雀讓它好好成長啊！君主連禽獸都施以恩惠，更何況對人呢？這就是聖賢君主之道啊！」

【原文】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①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②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③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

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舊無所字補之）最善馬^④。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⑤之。

【注釋】①刀解：用刀分割動物或人的肢體。《左傳·宣公四年》：「宰夫將解黿。」②軀：身體。③屬：委托，囑咐。④善馬：良馬。《史記·秦本紀》：「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⑤赦：免除，釋放。

【譯文】景公讓馬夫餵養自己喜愛的馬，但馬得急病死了，景公大怒，命令侍衛拿刀肢解馬夫。此時，晏子正好陪伴景公，看見侍衛手握鋼刀往前走去，晏子制止侍衛并問景公：「請問古時候堯、舜肢解活人，先從身體的哪一部分開始呢？」景公猛然恐懼起來，遂下令停止。景公又說：「將他交給獄吏治罪。」晏子說：「請允許我數說他的罪狀，讓其知道自己的罪過，然後再交給獄吏治罪。」景公說：「可以。」晏子對馬夫說道：「你的罪狀有三條：君主讓你養馬，你却將馬給養死了，應當判死罪，這是第一條；你養死了君主最喜愛的馬，當判死罪，這是第二條；因為你，使君主因一匹馬病死

的緣故而殺人，百姓聽後一定怨恨我們君主，諸侯聽後一定輕蔑我們的國家，因為你養死了君主之馬，致使百姓對君主積下怨恨，使軍隊因喪失一匹良馬而弱於鄰國，你當判死罪，這是第三條。應將你交給獄吏治罪。」景公有悟，嘆息說：「放了他吧！」

【原文】魯昭公^①失國^②。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本^③作君何年之少，而弃國之蚤^④十字。奚道^⑤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⑥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⑦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⑧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⑨也。孤其根荄^⑩。密其枝葉。春氣至。債^⑪以揭^⑫也。（春至也作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⑬。溺者不問隧^⑭。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⑮而遽^⑯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注釋】①魯昭公：生於公元前五六〇年，卒於公元前五二〇年，名姬裯（《史記》作「稠」），魯襄公之子，魯國之二十四代君主。②失國：失去國家政權。③奚道：奚，疑問詞，猶何、爲何、爲什麼。道，介詞，從、由。④體：通「禮」。禮遇，厚待。⑤志：志向，志願。《論語·公冶長》：「盍各言爾志？」⑥輔弼：輔佐君主的人，後多指宰相。⑦秋蓬：秋季的蓬草。⑧荄：草根。《漢書·禮樂

志》：「青陽開動，根荄以遂。」⑨僨：倒覆，僵僕。⑩揭：掀起，拉開。⑪賢：有德行、有智慧的人。⑫隧：路，通路。⑬臨難：謂身當危難，常指面臨死亡。⑭遽：倉猝，匆忙。

【譯文】魯昭公喪失政權逃至齊國，齊景公問他說：「您登位還不久，為什麼會弄到這種地步呢？」昭公說：「我年輕時，很多人都愛我，而我自己却未能禮遇親近他們；很多人勸諫我，而我却沒能採納他們的建議。因此，身邊沒有監察糾正我過失的臣子，朝堂上沒有輔佐我的臣子。輔佐我的沒有一個人，然而阿諛奉承我的人却很多。這就好比秋天的蓬草，草根孤單，枝葉尚密，春風來到，很輕易就被吹倒。」景公把魯昭公的話告訴晏子，說：「假如讓魯昭公返回自己的國家，難道他不會成為像古代那樣的賢明國君嗎？」晏子答道：「不會是這樣。愚蠢之人總愛後悔，不賢德者總認為自己有德行；被水淹死者多因為不打聽水的深淺，迷失方向者多是因為不問路。這就好比面臨外敵入侵的危難時纔急急忙忙鑄造兵器，吃飯噎著以後纔急急忙忙去挖井，即使很快，也來不及了。」

【原文】景公游於麥丘①。問其封人②曰：「年幾何？」對曰：「鄙人③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

封人曰。使君之嗣（舊無之嗣二字。補之）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④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⑤。

【注釋】①麥丘：地名，戰國時齊邑，在今山東省商河縣西北。②封人：官名。《周禮》謂地官司徒所屬有封人，掌管修築王畿、封國、都邑四周疆界上的封土堆和樹木。春秋時各諸侯國都設有封人，典守封疆。同時掌管築城之官亦稱封人。③鄙人：知識淺陋的人。謙辭，對人稱自己。④誠：真正，確實。⑤邑：封地，采邑。《周禮·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譯文】景公出游到了麥丘，問此地鎮守邊界的官員說：「您高齡多少？」那人答道：「鄙人八十五歲了。」景公說：「您真長壽啊！請爲我祝福。」那人說：「但願您壽命比國家壽命還長。」景公聽後說：「好啊！您再祝福一遍。」這位守邊官員說：「願您的子孫後代都長壽，都像我這年齡。」景公說：「太好了！您再祝福一遍。」這位守邊官員說：「願您切勿得罪百姓。」景公反問道：「的確有百姓獲罪於君主，這是可能的，怎會有君主獲罪於百姓的呢？」晏子回答說：「您錯了！恕我冒昧地問一句，

夏桀和商紂是被君主殺死的，還是被百姓殺死的呢？」景公聽後說：「我是錯了。」於是，將麥丘賞賜給這位守邊官員作為世祿的封地。

【原文】晏子侍^①於景公。朝寒。曰。請進暖^②食。對曰。嬰非君奉餽^③之臣也。敢辭^④。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茵席^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⑥。別^⑦上下之義^⑧。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⑨。使得其所。作為辭令。可布^⑩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注釋】①侍：陪從或伺候尊長、主人。《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②暖：溫暖，暖和。③餽：通「饋」，進食於人。④辭：推辭，辭謝。《書·大禹謨》：「禹拜，稽首固辭。」⑤茵席：亦作「茵蓆」。褥墊，草席。《韓非子十過》：「茵蓆雕文。」⑥能立社稷：能够確立穩定國家。⑦別：區分，辨別。⑧義：謂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⑨序：按次序區分、排列。《詩·大雅·行葦》：「序賓以賢。」⑩布：公布，宣布。

【譯文】晏子陪伴著景公，早晨的天氣非常寒冷，景公便說：「請給我盛碗熱飯！」晏子說：「我不是爲您端飯的臣子，因此，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景公又說：「請給我穿上毛皮衣。」晏子接著說：「我不是負責您穿衣鋪席的臣子，因此，仍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景公反問道：「既然如此，那您爲我做什麼呢？」晏子答道：「我是社稷之臣。」景公繼續問道：「所謂社稷之臣是什麼樣？」晏子說：「能够穩定國家。辨別君臣上下各自應遵循的道義，使他們做事合乎原則；設定百官的等級，使他們各自得到適合自己的職位；制定的辭令，能够傳布四方。」從此以後，景公凡是禮義不完備時，就不敢召見晏子了。

雜下

【題解】本篇通過晏子的言行及晏子去世後景公的言行，表現了晏子「正己化人，行為世範」的影響力，也說明了良才難得。

【原文】晏子朝^①。乘弊車，駑馬^②。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佞^③（佞作任）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④之路輿^⑤（路輿作輅車）乘馬。三反^⑥不受。公不悅。趨^⑦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⑧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⑨。以先^⑩齊國之民。然猶恐^⑪侈靡^⑫而不顧行也。今路輿（路輿作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⑬。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注釋】①朝：臣下朝見君王。孔穎達疏：「旦見君謂之朝。」②駑馬：劣馬。《周禮·夏官·馬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③不佞：不好。④遺：給予，饋贈。《書·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⑤路輿：即路車、輅車，古代天子或諸侯貴族所乘的車。⑥三反：多次往返。《戰國策·齊策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⑦趨：通

「促」。催促，催促。⑧監：察看，督察。⑨養：奉養，事奉。⑩先：教導，倡導。⑪恐：擔心，恐怕。《書·盤庚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⑫侈靡：奢侈浪費。《呂氏春秋·節喪》：「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⑬無義：不講禮儀。

【譯文】晏子上朝時，坐著破車，駕著劣馬。景公見到這種情景，說：「嘿！夫子的俸祿少嗎？爲何乘坐如此不好的車呢？」晏子走後，景公派梁丘據給晏子贈送一輛大車和四匹馬，去了多次，晏子都不接受。景公很不高興，讓人快去召晏子入宮。晏子來到後，景公對他說：「您如果不接受所贈車馬，我以後也不乘坐馬車了。」晏子答道：「您讓我監督群臣百官，因此我節制自己衣服飲食的供應，爲齊國人民做出表率。儘管如此，我仍然擔心人民會奢侈浪費而不顧自己的行爲是否得當。您作爲君王乘坐四馬大車，我作爲臣下也乘四馬大車，那麼面對百姓中不講道義、衣食奢侈而多不考慮自己行爲是否得當的人，我就無法禁止了。」於是，晏子還是沒有接受。

【原文】晏子相①景公。其論人②也。見賢即進③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注釋】①相：古官名，百官之長，後通稱宰相。②論人：選拔人才。論，通「掄」。《墨子·所染》：「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③進：推薦，引進。

【譯文】晏子作爲景公的宰相，他選拔人才的原則是：遇到賢德之人就推薦他，不迎合君主的喜好；看到不賢德的人就罷免他，不避開君主所寵愛的人。自己的所作所爲無私心，規勸君主直言不諱。

【原文】景公游淄^①。聞晏子卒^②。公乘而驅^③。自以爲遲。下車而趨^④。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⑤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⑥而號^⑦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⑧。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⑨。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⑩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

【注釋】①淄：水名。即今山東省的淄河。《書·禹貢》：「嵎夷既略，濰淄其道。」②卒：古代指大夫死亡，後爲死亡的通稱。《禮記·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③驅：鞭馬前進。孔穎達疏：「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④趨：疾行，奔跑。⑤比至：及至，到。⑥伏尸：伏在尸體上。《戰國策·燕策》：「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

⑦號：哭，大聲哭。⑧尺寸：形容事物些許、細小或低微。⑨收：約束，控制。張純一校注：「收，斂也。」⑩不加：不予。

【譯文】景公出游淄水，聽說晏子逝世，急忙驅車返回。景公自以為車行得慢，便下車奔跑，發現奔跑不如坐車快時，又上車急馳。及至到達都城後，他先後四次下車奔跑。邊走邊哭，趕到晏子家，臥在晏子的尸體上痛哭，說：「大夫，您白天黑夜勸諫寡人，大小事都不放過，儘管如此，寡人仍然奢侈放縱而不知收斂，使百姓的怨恨累積深重。如今，上天降災於齊國，不降到寡人身上，却先降到夫子身上。齊國的江山危險了，百官中還有誰能指出我的過失呢？」

【原文】晏子没①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②。堂③上唱善④。若出一口⑤。公作色大息⑥。播⑦弓矢。弦章⑧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⑨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⑩食黃其身黃。食蒼⑪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⑫人之言乎。公曰。善。

【注釋】①没：通「歿」，死。②出質：射出的箭未中箭靶。③堂：殿堂上，正廳上。《儀禮·聘禮》：「堂上八豆，設於戶西西陳。」④唱善：稱善。猶叫好。⑤一口：一人之口。⑥大息：同「太息」，大聲長嘆，深深地嘆息。⑦播：分散。引申為拋灑。⑧弦章：春秋齊人，名賓胥無，字弦章，桓公時為大司理（主管獄訟）。⑨智：智慧。《老子》：「絕聖弃智，民利百倍。」⑩尺蠖：蛾的幼蟲，生長在樹上，顏色像樹皮色，行動時身體一屈一伸地前進。北方稱步曲，南方稱造橋蟲。⑪蒼：多指灰白色或植物的青色。以此引申出蒼老、蒼涼等會意詞。⑫諂：奉承，獻媚。《禮記·少儀》：「頌而無諂，諫而無驕。」

【譯文】晏子死後十七年，景公請諸位大夫飲酒。景公酒後射箭脫靶，殿堂上飲酒的諸位大夫高喊「射得好」，喊聲整齊，若出一人之口。景公臉色大變，大聲嘆息，拋掉了弓箭。這時弦章入見，景公說：「弦章啊！自從我失去晏子，至今十七年了，未曾聽到誰說我有不對之處。今天我射箭脫了靶，大喊『射得好』者如出一人之口。」弦章答道：「這是諸臣不成材呀！以他們的智慧，不足以發現君主的過錯；以他們的勇氣，不敢觸犯國君而當面諫言。這樣便出現了衆口一詞的情況。我聽說，君主喜歡穿的，臣子們便樂意穿；君主喜歡吃的，臣子們便樂意吃。尺蠖吃了黃葉，身體就發黃；吃了青葉，身體就發青。君主大概還是喜歡聽諂媚者的話吧！」景公說：「你說的太好了！」

司馬法

【題解】「司」是掌管，「馬」是馬匹，掌管馬匹名為「司馬」。軍政中最急的事，古時為馬匹，所以掌軍政的官古稱「司馬」。本篇稱《司馬法》，就是國家軍政的法律。本書係周初（前一一四〇年後）草稿，迄今已有三千餘年，相傳原作是姜太公及周公所做。孫星衍說：「古有黃帝兵法、太公六韜、周公司馬法」。據《史記·卷六四〇·司馬穰苴列傳》記載，戰國初期齊威王命令大臣追述古代的《司馬法》，同時也把春秋末期齊景公時的將軍司馬穰苴的兵法附入其中。於公元前三七八年後成書。周武王本此原則伐滅商紂王。周公本此原則以東征平亂，建立周朝八百年基業。齊桓公、齊景公、齊威王本此原則成就霸業。有很多人用本書文句注證《孫子兵法》。

《司馬法》這本書是治國、平天下的書，所以《漢書·藝文志》把此書列為禮部書而不視作兵法。漢志著錄《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隋、唐諸志皆著錄三卷。該書亡佚情況嚴重，今殘存《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等五篇。

本書第一篇首先指出「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說明治國要以仁慈博愛為出發點，用義來治國。《群書治要》所錄的是《仁本》《天子之義》兩篇的部分內容，認為治國治軍都應以仁為根本以義為宗旨，而對其中關於軍法軍規的內容則較少涉及，足見魏徵

等人與古人觀點一致，強調以仁義治國、平天下。

【作者簡介】姜太公（約前一二八一約前一〇一五），本名呂尚，薑姓，字子牙，被尊稱為太公望，武王尊之號為「師尚父」，後人多稱其為薑子牙、薑太公。中國歷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司馬法》相傳是薑子牙所寫，但到戰國時已散失。

【原文】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①。治民用兵。平亂討暴^②。必以義。是故殺人安^③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可以生^④也。攻^⑤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⑥。雖戰可也。故仁^⑦見親^⑧。義見悅。智見恃^⑨。勇見方^⑩。信見信^⑪。將有五材^⑫。則民親悅恃方而信之也。故內^⑬得愛焉。所以守^⑭也。外得威^⑮焉。所以戰也。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

【注釋】①正：合乎法度、規律或常情。②討暴：討伐、懲治暴亂。③安：使安定。④生：生存，活。與「死」相對。⑤攻：攻擊，進攻。⑥以戰去戰：用戰爭消滅戰爭。⑦仁：慈仁。⑧親：被親近。⑨恃：依賴，憑藉。⑩方：法式，取法，效法。⑪信：信從，相信。⑫五材：亦作「五才」，指忠、信、仁、智、勇。⑬內：指朝廷。⑭守：守衛，防守，把守。⑮威：顯示的使人畏懼懾服的力量。《老子》：「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譯文】古人以仁愛爲根本，用合乎道義的方法來治理國家，這種治理的方法叫做常法（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定要合乎道義）。因此，殺掉壞人而使大眾得到安寧，殺人是可以的（殺人是爲防止更多的殺戮。如此殺人可以讓更多人活下來）；攻打別的國家，是爲了愛護它的民衆，攻打是可以的（爲民除害，去除亂君）；戰爭的目的是爲了制止戰爭，雖

然去戰爭，也是可以的。因此，君主施行仁道民衆會親近，堅持道義會使民衆悅服，有智慧會使民衆有所依靠，勇敢會爲民衆所效法，以誠信取信於民（將領有五種德性——仁、義、智、勇、信，則人民會親近、會喜悅、會有所依靠、會有所效法，并能信任他）。所以，在國內得到人民的愛戴，所以可以守衛國土；在外具有威懾力量，所以能戰勝敵人（利益給予人民，則可以固守國土；威懾力量加於敵人，則能戰勝敵人）。

【原文】故戰道^①。不違^②時^③。不歷^④民病^⑤。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興師^⑥爲違時。飢疲^⑦不行^⑧。所以愛己（本書已或作民）也。不加喪^⑨。不因凶^⑩。所以愛其民也。敵有喪飢疲不加兵^⑪。愛彼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大寒甚暑。吏士懈倦。難以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⑫。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彼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⑬秋獮^⑭。振旅^⑮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注釋】①戰道：戰爭的規律或法則。②違：違背，違反。③時：指天時。④歷：選擇。⑤民病：民衆的苦難。⑥興師：舉兵，起兵。⑦飢疲：飢餓疲乏。⑧不行：不行進，不前進。⑨喪：指禍難。⑩凶：災荒，收成壞。⑪加兵：發動戰爭，以武力進攻。⑫暴：通「曝」。晒。⑬春蒐：帝王春季的射獵。《左傳·隱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⑭獮：亦作

「獮」，秋天打獵。⑮振旅：整頓部隊，操練士兵。

【譯文】作戰的原則是：不違背天時氣象，不選擇民衆苦難時興兵，以愛護自己的民衆（春季與秋季舉兵，爲不合時令。飢餓疲乏不前進。這都是爲了愛護百姓）；不乘敵人禍難時去進攻它，也不趁敵國灾荒時去進攻它，以愛護敵國的民衆（敵人有禍難或飢餓疲乏，不以武力進攻，以愛護敵國的民衆）；不在冬夏兩季興兵作戰，以愛護敵我雙方的民衆（大寒大暑，吏士鬆軟疲困，難以警戒。大寒暴露，則生外疾；大暑以曬，則生內疾。故不出師，以愛護敵我雙方的民衆）。所以國家雖然強大，好戰必定滅亡；天下雖然太平，忘記備戰必定危險。天下既已平定，每年春秋兩季還是要用打獵來進行軍事演習，整頓和訓練軍隊，這都是爲了不忘備戰。

【原文】古者。逐奔①不遠②。從綏③不過三舍④。不窮⑤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⑥而鼓⑦。是以明其信也（舊無是以明其信也六字。補之）。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⑧服⑨。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⑩也。五德⑪以時合散（散作教⑫）。以爲民紀⑬。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捨⑭。爲民綱紀⑮。古之所傳政道⑯也。

【注釋】①逐奔：追逐逃跑者。奔，敗北。《穀梁傳·隱公五年》：「伐不逾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②不遠：古時追擊戰敗逃跑的敵人不超過一百步。遠，遙遠、距離長。③從綏：從，追逐。綏，退軍。④三舍：古代一舍三十里，三舍為九十里。⑤窮：困厄，使陷於困境。《禮記·儒行》：「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⑥成列：形成隊列，排成行列。⑦鼓：指擊鼓使進。《易·中孚》：「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⑧舍：開釋，赦免。《周禮·秋官·司圜》：「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⑨服：順從，降服。⑩知：「智」的古字。聰明，智慧。《禮記·中庸》：「好學近乎知。」⑪五德：比喻物的五種特徵。古謂玉有仁、智、義、禮、信五德。⑫教：教育。《孟子·梁惠王上》：「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⑬民紀：人民行為的準則。《禮記·祭義》：「致物用，以立民紀也。」⑭施捨：給人財物。⑮綱紀：法度，綱常。《荀子·勸學》：「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⑯道：方法，途徑。

【譯文】古時候，不窮追戰敗逃跑的敵人，追逐退却的敵軍不超過九十里。不使失去戰鬥能力的敵人陷於困境，并哀憐敵方的傷病人員，這顯示出他的仁愛精神；等敵人布陣完畢再發起進攻，這是為了表明他的誠信；爭禮義而不爭利益，這是為了表明他的正義；還能赦免已降服的敵人，這是為了顯示他的勇氣；能知道戰爭開始時的形勢并預知其結局，這是顯示他的智慧。五德（此指仁、信、義、勇、智）按相應的時機實施教育，

把它作為人民行為的準則，這是自古以來的法則（仁、義、勇、智、信這五德是人民行為的根本依據。隨時因機施教於人民，當作人民生活的法度，這是古時候所傳下來的為政方法）。

【原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①地之宜②。官人③之德。而正名④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⑤。立國⑥辨職⑦。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⑧懷⑨。海外來服⑩。服從己也。獄⑪弭⑫而兵寢⑬。聖德⑭之治（治作至）也。

【注釋】①設：適合。②宜：正當的道理，適宜的事情或辦法，適當的地位。③官人：選取人才，給以適當的職位。④正名：使名分與事實相符。⑤法：仿效，效法。⑥立國：分封諸侯國。⑦職：職位，亦指任職的處所。⑧悅：悅服。⑨懷：指心內、心中。⑩來服：順服。⑪獄：爭訟。⑫弭：止息。《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⑬寢：止息，廢置。⑭聖德：猶言至高無上的道德。一般用於古之稱聖人者，也用以稱帝德。

【譯文】從前的君王治理天下，順應天道，因地制宜，任用賢德的人為官吏，明確各自的名分，管理相應的事務（正的意思，是辨正官位名稱，使名實相符。名正則可為人民效法）；分封諸侯，區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職責（立國治民，分守疆界，各司其

職）。是諸侯心悅誠服，海外諸國也來歸附（指服從自己），國內訴訟止息，監獄一空，戰爭停息。這是聖德君主至高無上的治理方法和成效。

【原文】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①。興^②甲兵^③。以討不義。巡狩^④省方^⑤。會諸侯。考^⑥不同。其有失命^⑦。亂常^⑧。圯^⑧德。逆天之時。遍告於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⑨。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⑩與伯（伯作百官^⑪二字）布命於軍曰。入罪國（國作人）之地。無暴^⑫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弃（弃作毀）土功^⑬。無燔^⑭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⑮。無取禾粟^⑯。無取器械^⑰。見其老幼。奉^⑱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⑲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⑳其國。舉賢更立^㉑。明正復職^㉒。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㉓之職事也。

【注釋】①五刑：五種輕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為墨、劓、剕（刖）、宮、大辟（殺）。即刺面、割鼻、斷足、闕割生殖器等。殺頭等五種刑罰。②興：派遣，發動。③甲兵：指戰爭、戰亂。④巡狩：亦作「巡守」，謂天子出行，視察邦國州郡。⑤省方：巡視四方。⑥考：省察，察考。⑦失命：違誤命令。⑧圯：塌，毀壞。⑨正刑：謂正定刑律。明正典刑。⑩冢宰：周官名，亦稱太宰，為六卿之

首，即百官之首。⑪百官：古指公卿以下的衆官。後泛指各級官吏。⑫暴：欺凌，凌辱。⑬土功：指治水、築城、建造宮殿等工程。⑭燔：焚燒。⑮六畜：指馬、牛、羊、雞、狗、猪。泛指各種牲畜。⑯禾粟：穀粟。⑰器械：工具。亦泛指用具。⑱奉：幫助。⑲校：抵抗，抗爭。⑳修正：治理。㉑更立：改立。㉒復職：恢復原職。㉓五官：殷周時分掌政事的五個高級官職。

【譯文】其次，賢王制定禮樂制度，又設立五種刑罰；派遣軍隊，討伐不義之國；親自去各諸侯國巡視，會見諸侯，考察其是否遵守禮樂制度。他們若有違誤命令、擾亂綱常、泯滅道德、違逆天意的情况時，就遍告各國諸侯，公布其罪行，由天子明正典刑（刑是用以端正天子之法的。刑是用以討伐不義、伐不從天子者的方法）。每當這時，冢宰率各級官吏向軍隊發布命令：「進入有罪之人的封地，不準褻瀆損毀他們供奉的天神、地神等神靈之位；不準打獵，不準有暴虐行爲；不準毀弃治河、築城、建造宮殿等工程，不準燒毀房屋建築；不準砍伐樹木，不準擅取牲畜，不準私取糧食，不準私取用具；見到老人和兒童，要護送他們回家，不準傷害；即使遇到壯年人，祇要他們不抵抗就不和他爲敵；敵兵如果受傷了，給予醫治後讓他們回去。」有罪的人既已被誅殺，天子和諸侯們還要幫助治理好那個國家，選用賢人，改立國君，闡明政令，恢復其各級官職（天子與四方諸侯，討伐無道之國，整頓它的人民，推舉賢良之人，改立國君，奉尊王法，恢復百官的職

事）。

【原文】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①。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②。不及則難陷^③。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④之也。

【注釋】

①不及：趕不上，來不及。

②誘：欺誑，誘騙。

③陷：陷阱，坑穴。

④貴：崇尚，重視，

以爲寶貴。

【譯文】古人用兵，不遠追敗逃的敵人，追逐退軍不一定要趕上，這是爲了表明君子的禮讓。不遠追就不易被敵人所誘騙，不趕上就不容易陷入陷阱。予以禮讓是爲了鞏固自己，施以仁愛就能勝利。取勝以後，禮讓、仁愛的教育還可以再進行，因而君子很重視禮讓和仁愛。

【原文】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①。賞無所生。罰無所誡^②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③弃民^④也。能堪^⑤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⑥不賞不罰而民可用^⑦。至德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⑧也。殷罰而不賞。至威^⑨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⑩列^⑪。欲民速睹爲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⑫。罪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⑬也。大捷^⑭不賞。上下皆不伐^⑮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⑯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不登作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⑰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奔北^⑱。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進^⑲也。

【注釋】①簡氏：怠惰之民。②誠：《廣韻》：「言警也。」③損德：有損道德的行爲。④弃民：被社會摒棄之人。⑤堪：勝任。⑥有虞氏：古部落名。傳說其首領舜受堯禪，都蒲阪。⑦用：出力，效命。⑧至教：最好的教導。《禮記·禮器》：「天道至教。」⑨威：震懾，使知畏懼而服從。⑩不遷：不改變。《楚辭·九章·懷沙》：「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⑪列：行列，位次。⑫移時：經歷一段時間。⑬速疾：猶迅速。⑭大捷：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⑮伐：自我誇耀。⑯驕：驕傲，驕縱。⑰讓：謙讓，推辭。⑱奔北：敗逃。⑲進：晉升，提拔。《書·君陳》：「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譯文】所以，禮和法互爲表裏，文和武如左膀右臂，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古代賢明的君王，彰顯人民的美德，竭力鼓勵人民的善行，所以沒有敗壞道德的事，也沒有怠惰的人民，因而獎賞無從頒發，懲罰無從施行（人民有一種長處，就任以相應的一件事，因而能竭盡人民的善行，沒有損道德的行爲及被社會摒棄之人。都勝任他們所做的事，所以賞罰無所施行）。虞舜不用賞也不用罰，而人民都能爲他效命，這是由於最高的道德感召所致；夏代祇用獎賞而不用懲罰，這是由於最好的教化所致；商代祇用懲罰，而不用獎賞，這是由於強大的威勢震攝所致；周代賞罰并用，這是由於道德已經衰敗了。獎賞不要錯過時機，爲的是使人民迅速得到做善事的利益；懲罰就地執行，爲的是使民衆迅速看到做壞事的害處（賞功要立刻行賞，懲惡要就地執行。這是爲了勸善懲惡，讓民衆迅速看到果報）。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之後不頒發獎賞，上下就不會自我誇耀（一軍皆勝，上下都不會爭功）。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誇功，就不會驕傲自滿；處下位的人如果不自我誇耀，就不會有競比的心。上下都能這樣不自我誇耀，就會形成互相謙讓的好風氣。全軍大敗之後不進行懲罰，上下都會認爲過錯是在自己身上（一軍敗逃，每個人都有罪，之所以不誅殺，是因爲上下都有過失）。在上位的人如果認爲過錯在自己身上，必定悔改其錯誤；處下位的人如果認爲錯誤在自己，必定會遠離罪過的行爲。上下都像這樣爭著分擔過錯的責任，就會形成互相謙讓的好風氣（上下不自我誇耀長處。君王對待下位之人不驕傲，臣下不求晉升與提拔）。

孫子兵法

【題解】《孫子兵法》，亦稱《孫子》《吳孫子兵法》《孫武兵法》，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現存最早、最杰出的兵法，春秋末孫武作。《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兵法》為八十二篇，圖九卷。其後歷代著錄雖數不一，但皆為十三篇。今本十三篇有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軍事、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該書總結了春秋末期及以前戰爭經驗，提出了一些重要規律，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等，受到歷代兵家廣泛推崇，《孫子兵法》歷來被稱為「兵經」。《孫子兵法》注家甚眾，以曹操、杜佑、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等十一家注最有名，現存宋本較詳備。

魏徵以曹操注《孫子兵法》為底本，於《群書治要》中選錄了《孫子兵法》中八個篇段，可謂《孫子兵法》的精華。他向唐太宗進諫不僅是限於治軍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唐太宗知道「偃武修文，治國安民」的重大意義。故在節選《孫子兵法》時，沒有直接節錄在具體戰役中如何用兵的戰略、戰術，而是在宏觀上反復論述戰爭的性質、目的及意義，這些在本卷中都有明顯體現。

【作者簡介】孫武，字長卿，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孫武子、兵聖、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出生於公元前五三五年左右，春秋時期齊國樂安（今山東省廣饒縣）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受任為將。領兵打仗，戰無不勝，與伍子胥率吳軍破楚，五戰五捷，率兵六萬打敗楚國二十萬大軍，攻入楚國郢都。北威齊晉，南服越人，顯名諸侯。所著《孫子兵法》是我國最早的兵法，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孫子兵法》現已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成為國際間最著名的兵學典範之書。

【原文】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①爲上。破國^②次之。興兵深入^③長驅^④。據其都邑^⑤。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爲次也。全軍^⑥爲上。破軍^⑦次之。全卒^⑧爲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⑨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⑩。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

【注釋】①全國：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②破國：擊破敵國，消滅敵國。③深入：進入到內部或中心。漢賈誼《過秦論下》：「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④長驅：向前奔馳不止，長途向前驅馳。⑤都邑：指京城、京都。⑥全軍：謂不戰而以計謀使敵軍全部降伏。⑦破軍：敗兵。⑧全卒：保全步兵。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⑨非善：張預曰：「戰而後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⑩不戰而屈人之兵：未經战斗便让敌军降服。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李筌曰：「以計勝敵也。」王皙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

【譯文】孫子說：大凡用兵的方法，以保全國家爲上策，擊破敵國使之投降次之（發兵進入到敵國境內，長途向前驅馳，占據敵人的京都，斷絕敵軍內外的支援，讓敵方全國都來歸服爲最上。以兵擊破敵軍使敵國歸服而得勝爲次）；保持全軍完整是上策，打敗敵軍次之；保持全

卒完整是上策，擊破敵卒使之降服次之。因此，百戰百勝，還稱不上是最高明的，不交戰而使敵兵降服，纔是高明中最高明的（還沒開戰而敵人自動屈服）。

【原文】故上兵伐謀^①。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②。交。將合也。其次伐兵^③。兵形已成。下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④。攻之爲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⑤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⑥也。必以全爭^⑦於天下。故兵不鈍^⑧而利可全也。

【注釋】①伐謀：破壞敵方施展的謀略。一說以謀略戰勝敵人。顏師古注：「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爲。」杜牧注：「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②伐交：謂破壞敵方與其他方面的聯合。顏師古注：「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誤之，令其解散也。」張預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③伐兵：謂通過兩軍對戰而取勝。梅堯臣曰：「以戰勝。」④城守：城池的守備。⑤拔：攻取，攻伐。⑥不久：不能長久。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⑦全爭：謂不動一卒、不攻一城，完全用智謀使敵降伏。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⑧不鈍：不損壞。

【譯文】所以最高的戰略是破壞敵方施展的謀略而戰勝敵人（敵方纔開始有謀略，破壞它是比較容易的），其次是以破壞敵方與其他方面的聯合來戰勝敵人（交，聯合他方），再其次是以通過兩軍對戰而取勝（用兵的形勢已經形成），最下策是攻擊敵人的城堡或要塞（敵軍已經收回其外面的軍糧及城池的守備，而去攻之，爲下策）。因此善於用兵者，使敵軍屈服而用不著打仗，奪取敵城而不用強攻的辦法，毀滅敵國就當以速戰速決行之。不動一卒、不攻一城，完全用智謀使敵降伏而獲得天下，所以軍隊既不損傷又能達到獲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原文】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①。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②。

【注釋】①常形：固定的形態或形狀。②神：神奇，神異。韓康伯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

【譯文】用兵之道有如流水。水的特性是避開高處而奔流向下，用兵之道是避開主力

而攻擊薄弱之處。流水因地形而變化流向，用兵根據敵情而決定其制勝方法。所以戰爭沒有固定的形勢，流水沒有固定的形態。能根據敵情變化而變通策略從而取勝的人，纔算是用兵如神。

【原文】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①便於事。不拘②於君命也。無恃③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注釋】①苟：如果，假使。②不拘：不拘泥，不計較，不限制。③無恃：不依賴，不憑藉。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譯文】孫子說：大凡用兵的法則是，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假使方便行事，可以不拘束於君命）。不要指望敵人不來，而要依靠自己能有充分的準備來應戰；不要指望敵人不進攻，而要依靠自己有敵人不可攻破的條件。

【原文】夫唯①無慮②而易於敵者。必禽③於人。故卒未附親④而罰之。即不服。

不服即難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⑤。齊之以武^⑥。是謂必取^⑦。令素行^⑧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⑨也。

【注釋】①唯：獨，僅，祇有。陳皞曰：「惟，猶獨也。」②無慮：沒有深謀遠慮。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③禽：「擒」的古字。俘獲，被俘，制伏。④附親：使之歸附親近。⑤文：文治，文事，文職。與「武」相對。曹操曰：「文，仁也。」⑥武：刑罰。曹操曰：「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⑦取：容易地徵服別國或打敗敵軍。⑧素行：一貫認真執行。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⑨相得：彼此投合。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

【譯文】祇有那種既沒有深謀遠慮而又輕敵的人，纔必然被敵人所俘虜。所以未得軍心就施行處罰，士兵就會不服，不服就難以用他們去作戰；士兵已經依附而不執行軍紀刑罰，那麼也無法用以作戰。所以要用仁義道德來教導士兵，用刑罰來整治士兵，這樣一定能取得他們的信任。命令一貫認真執行，人民便會信服。命令一貫認真執行，就能與衆士兵相處彼此投合。

【原文】戰道^①必勝。主曰無戰。必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②。唯民是保^③。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④。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全（全作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專任^⑤。

【注釋】①戰道：戰爭的規律或法則。②退不避罪：退不逃避懲處。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覺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③保：安定。王皙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④深溪：深峭的山谷，危險之地。⑤專任：單獨依靠。

【譯文】因此作戰之道是：如果判定此戰必勝，即使君主下令不戰，主將一定要堅持開戰；如果據戰勢權衡此戰不能取勝，即使君主下令要戰，主將也要堅持不戰。總之，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祇求保全人民，又有利益於君主。這樣的將帥，是國家的珍寶啊！愛護士兵像對待嬰兒一樣，那麼士兵就可與他共赴深谷險境；對待士兵如同自己的愛子，那麼士兵就願意與他同生死共患難。如果厚待士兵而不能使之赴敵，愛兵如子而不能以令制之，違法亂紀而不加懲治，這就好像是驕縱的子女一樣，是不能

用來作戰的（恩不可以單獨使用，罰也不可以單獨使用）。

【原文】知吾卒之可以擊^①。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②。知天知地。勝乃可全^③。

【注釋】①擊：攻打，進攻。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②不殆：不危險。《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③全：保全。

【譯文】確知我軍之勢強可以進攻作戰，而不知此時的敵軍之勢亦強尚不可攻打，勝利的可能性祇有一半；知道此時敵軍勢弱可以去攻打，而不知道自己的軍隊此時（士氣和時勢都）不宜出擊，勝利的可能性也祇有一半；知道此時的敵軍可被攻擊，知道自己的軍隊也可以作戰，而不知地形不利於我軍作戰，勝利的可能性仍祇有一半（勝利的可能性祇有一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勝）。所以說，洞察敵軍之虛實及我軍之強弱，戰則必勝而不會有危險；既通天時，又懂地利，戰勝之功就可以保全。

【原文】明主慮①之。良將修②之。非利不赴③。非得不用④。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⑤而興軍。將不可以愠⑥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⑦之。此安國之道也。

【注釋】①慮：思考，謀劃。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克捷之功。」②修：學習，研習。③赴：起兵，興兵。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④非得不用：無必勝把握就不可輕易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⑤怒：氣憤，憤怒。⑥愠：含怒，怨恨。⑦敬：警戒，警惕。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譯文】賢明的君主定會慎重地考慮戰爭攻伐之事，賢良的將帥定會勤修作戰制勝的策略。對國家和人民不利就不要興師動衆，無必勝把握就不要輕易用兵，不是形勢危急就不要輕易開戰（不得已而用兵）。君主不可因憤怒而發動戰爭，將帥不可隨情緒而進行戰爭。有勝算之利纔可以用兵，無勝算之利就停止用兵。憤怒可以轉為歡喜，生氣可以轉為喜悅，然而國家亡了却無法復存，人死了也不可能再活過來。所以說，明智的君主用兵特別慎重，賢良的將帥要格外警戒而不輕戰。這是安定國家保全軍隊的關鍵！

【原文】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①。公家之奉。日千金^②。內外騷動^③。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④。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師下有舉字）。不事不耕（不耕作耕稼）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⑤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⑥也。非勝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⑦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⑧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⑨於度^⑩。不可以行事度也（不可以行事度也作不可以度數推）。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注釋】①費：財用，費用。②千金：極言錢財多。③騷動：動蕩，不安寧。④七十萬家：春秋時期兵制基於井田，一家從軍，七家從事後勤任務，因此興師十萬就有七十萬家不能正常從事耕作。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⑤爵祿：官爵和俸祿。⑥佐：指輔佐者。⑦先知：認識事物在衆人之前。⑧象：類推，類比。杜牧注：「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⑨驗：徵兆，徵象。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⑩度：推測，估計。

【譯文】舉兵十萬，出征千里之外作戰，人民所負擔的費用和公家的開支，每日要花

費千金，國家因而不能安心從事耕作的有七十萬家（古代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供奉。十萬之師去打仗，而導致不耕地不做事的有七十萬家）。敵我相持好多年，爲的是爭取最後有勝利的一天，如果因吝惜官爵、俸祿、金錢，（不使用間諜刺探敵方虛實）不能掌握敵情而導致失敗，那是最不仁慈的事！此類人不是領兵高明的將帥，不是以仁義輔佐君主的賢臣，也不是克敵制勝一方的主導者。所以聖明的君主以及賢德的將帥，之所以行動必穩操勝券，成就的功績遠超衆人，就在於他們事先洞察敵情。想要預先知曉敵情的人，不可通過求鬼神而獲知敵情，不可以憑藉類似事物的比較推斷敵情，也不能用徵兆去估計揣測敵情，必須通過謀略或間諜取得對方情報，纔能知曉敵情。

群書治要卷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題解】《老子》又名《道德經》或《德道經》，為老子在函谷關前所作。《老子》《易經》和《論語》被認為是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三部思想巨著。《老子》共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為上篇道經，第三十八章以下屬下篇德經，全書的思想結構是：道是德的「體」，德是道的「用」。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老子》闡述天地的大道是生養萬物而不加以干涉，令萬物各得其所；提出了聖明的君主應當效法天地之德，遠離欲望與名利，以清靜心去教化萬民，則天下自然歸於太平的「無為而治」的重要思想。

《老子》全文圍繞這一思想，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加以闡述和論證，觀點鮮明而論證精闢，內容豐富而富於哲理，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幾千年來，《老子》的思想光輝一直是中華民族最高智慧的象徵，成為人類文化史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群書治要》節錄了河上公注本《老子》的五十段，成為魏徵進諫唐太宗「偃武修文」「居安思危」

的重要理論依據。

【作者簡介】老子（約公元前五七一年—公元前四七一年），又稱老聃，字伯陽，謚號聃，又稱李耳（古時「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義）。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此地本是封於西周的陳國）人，做過周朝「守藏室之吏」（管理藏書的史官），孔子曾向他問禮。後退隱，著《老子》。老子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聖哲之一，被道教尊為始祖。

歷史上《道德經》注者如雲，甚至有幾位皇帝都為其作注。《道德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取捨之間，互有同異。其中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是由河上公作注的《道德真經注》，又名《河上公章句》，亦稱《道德經章句》，為最古的《道德經》注本。《群書治要》節錄的正是這一注本。

河上公亦稱「河上丈人」，河上真人，齊地琅琊一帶方士，黃老哲學的集大成者，河上公可謂是歷史上真正的隱士，其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章句》成書最早，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但是其姓名生地無人能知。

葛洪在《神仙傳》載：「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

令誦之，不通老子經者不得升朝。帝於經中有疑義，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陝州河上有人誦《老子》。』即遣詔使齎所疑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賀（駕）幸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謂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貴貧賤。』須臾，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空虛之中，去地百餘尺而止於虛空。良久，俯而答曰：『餘上不至於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大驚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能忝承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遂於西山築台望之，不復見矣。據說漢文帝開闢的文景之治與河上公的教誨有很大關係。

道經

【原文】聖人①處無爲②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之也。萬物③作④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⑤。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注釋】① 聖人：知行完備、至善之人，自身的品德與宇宙的法則融爲一體，智慧變通而沒有固定的方式。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內心光明如日月，却如神明般在冥冥之中化育衆生。② 無爲：順應自然，不妄爲。③ 萬物：宇宙間的一切事物。④ 作：產生，興起。⑤ 恃：持，矜持。

【譯文】聖人處事順應自然（以道治理天下），施行不用言詞的教化（以身作則來引導）。任由萬物按照其自身的本性去發展（各自興起），而不以自己的觀點去加以影響、妨礙（不拒絕、反對和使之停下來），生成萬物而不據爲私有（元氣生成萬物，但不占爲己有），以這樣的德行生育萬物而又不自居其功（所做的一切順乎自然，不依恃它們希望獲得回報）。

【原文】不尚^①賢^②。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③。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④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猶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注釋】①尚：尊崇。②賢：這裏指有才能的人。③盜：偷盜財物的人。④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

【譯文】不崇尚「能人」（「賢」是指世間所認爲的「能人」，不以之爲可貴），使人民沒有爭奪之心（不追求功業和名望，返回到自然的狀態）。不以稀見難得之物爲珍貴，使人民沒有偷盜之心（在上位的人內心清靜，下面就沒有貪得無厭的人）。不顯露足以引起人們欲望的東西（禁絕過分宣泄情感的音樂，遠離美色誘惑），使人們的思想不被擾亂（不邪惡放縱）。因此，聖人治理天下（這是說，聖人治理天下，猶如修正自己一身一樣，就是要使人常常以清淨心的智慧去取代繁雜無際的知識和欲望，返回到本來的樣子，保有淳樸的內心），使那些「聰明人」幡然醒悟，不敢再妄生事端（思考問題深遠，不輕易說話）。一切都隨順自然的道德法則，沒有自己個人的目的和追求（不隨意有所作爲，一言一行都因循自然之道），那麼天下

就沒有什麼不能治理的了（道德教化使人心淳厚，百姓安居樂業）。

【原文】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①。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

【注釋】^① 芻狗：古代祭祀時用草紮成的狗。

【譯文】天地無所謂仁慈（天地化育萬物，并非因爲有所仁慈而施恩於物，而是憑藉著自己完美無缺的德能，一切順其自然），對待萬物跟對待「芻狗」沒有什麼兩樣（天地生養萬物，看它們就像芻草紮的狗一般，從不指望它們有什麼回報）；聖人也無所謂仁慈（聖人愛護、養育萬民，也不是因爲仁慈才特別施人以恩惠，而是效法天地，所行皆合乎自然之道），對待百姓跟對待「芻狗」也沒有什麼兩樣。

【原文】金玉^①滿堂。莫^②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③咎^④。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⑤。身退。天之道也。言人所

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注釋】①金玉：珍寶的通稱。②莫：沒有誰。③遺：留下。④咎：過失，罪過。⑤遂：順利地完成，成功。

【譯文】金玉滿堂，沒有誰能守得住（嗜好、欲望會傷害人的精神，財富太多反而會使自身受累）。富貴而驕慢，必給自己留下禍根（富有的人本應救濟貧窮的人，高貴的人本應憐惜低賤的人，如果反過來驕縱恣肆，必定會遭受禍患）。功成、名就、身退，纔符合自然之理（這是說，一個人有所作爲，事業有成、功績卓著、聲名日盛，此時如果不全身而退、離開高位，就必將遭遇禍害，這是上天不變的法則。就好象太陽到了中午就會下移，月亮圓了以後就會虧缺，萬事萬物到了全盛以後就會衰落，快樂到了極處就會生出悲哀）。

【原文】五色①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②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也。五味③令人口爽④。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妄。失於道。馳騁⑤田獵⑥。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⑦妨⑧。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辱也。

【注釋】①五色：五種顏色，即青、白、赤、黑、黃，古人以這五種顏色為正色。②五音：亦稱「五聲」。指中國五聲音階中的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級。③五味：指酸、甜、苦、辣、鹹五種味道。④爽：舒服，使人感到愉悅。⑤馳騁：馳射，田獵。⑥田獵：打獵。⑦行：行為。⑧妨：損害，有害於。

【譯文】五彩繽紛的顏色，會使人眼花繚亂，對事物的真相徹底失去辨別的能力（貪求淫樂，喜好美色，則有傷腎精，會導致失明）；繁複的音樂，會使人的聽力麻木，再也感受不到天地間寧靜、和諧的韻律（喜歡聽世俗的音樂，胸中就會失去中正平和之氣）經常貪食濃烈的口味，也會使人的味覺錯亂，品嚐不出大自然真正的美味（「爽」是妄的意思。人喜好各種鮮美的味道，則口中多虛妄，於道有失）；跑馬打獵之類的競逐活動，會使人心變得狂躁不安（人的精神喜歡安靜。縱馬馳騁，呼吸急促，貯存在人體內的精氣神就會不斷地散亂耗費，所以纔會狂躁不安）；稀有難得的財物，會誘使人的行為偏離正道（「妨」是傷的意思。「難得之貨」，指金、銀、珠、玉等。心中貪婪，念念想要得到，就會有傷品行，使自身受辱）。

【原文】太上^①。下^②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樸淳也。其次親^③之譽^④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

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注釋】①太上：最上，最高。②下：臣下，百姓，群眾。③親：親近，擁戴。④譽：稱贊，贊美。

【譯文】最好的統治者，人們僅僅知道他的存在而已（「太上」，是指上古時期沒有姓名的君王。「下知有之」，是說百姓雖然知道上面有君王的存在，但不以臣道侍奉，內心質樸淳厚）；次一等的統治者，人們愛戴他、稱譽他（他的德行可以看見，他的恩惠值得稱道，所以百姓親近他、愛戴他、贊譽他）；更次一等的統治者，人們害怕他（設立法律和刑罰來治理）；最下等的統治者，人們欺騙侮慢他（禁令繁多，不能使人誠心歸向，所以纔會欺辱他）。所以，在上位者誠信不足，在下位者就會有不信任的心理（君王對下面的人誠信不足，下面的人就會以不信任來回應，並且欺騙君王）。

【原文】絕①巧②。棄③利④。塞貪路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爲文⑤。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⑥素⑦抱樸⑧。見素守真。抱其質樸。少私寡欲。

【注釋】①絕：斷，斷絕。②巧：虛浮不實，偽詐。③弃：扔掉，拋棄。④利：利益。⑤文：法令條文。⑥見：現，呈現，推出。⑦素：沒有染色的生絲。這裏比喻品質純潔、高尚的聖人。⑧樸：沒有加工的原木。這裏比喻合乎自然法則的社會法律。

【譯文】君王祇崇尚老實忠厚而不崇尚聰明機巧（摒除奸巧和欺詐），祇追求道義而不追求利益（堵塞通向貪欲之路），盜賊自然就沒有了（在上位者以公正無私化導百姓，百姓自然沒有邪惡自私的念頭）。光有禮儀規範、文采辭藻等形式的東西，是不夠的（僅靠形式的東西不足以教化百姓）。關鍵在於存心淳樸（現出本來的樣子，守住天然的真心，保持單純樸素的作風），減少私心，降低欲望。

【原文】曲①則全②。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③。窪④則盈⑤。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弊⑥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⑦爲天下式⑧。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⑨。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⑩。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

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注釋】①曲：委屈。曲意遷就的意思。

②全：完備，完整。③枉則直：意為曲己從人，則道可得伸。憨山注：「枉則直者，屈己从人曰枉。直，伸也。謂圣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从人，俯循万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④窪：低窪。⑤盈：滿。⑥弊：通「敝」。破舊，破損。⑦抱一：道家謂專精固守不失其道。一，指道。⑧式：榜樣；楷模。⑨伐：自吹自擂，誇耀自己。⑩矜：自誇，自恃。

【譯文】放下自己的執著，纔能對事物有全面的瞭解（委屈自己，聽從衆人的意見，不獨自專斷，則能保全）；經得起委屈，纔能成就自己的德行，所行之道纔能通暢自如。如同地面低窪之處纔能有積水盈滿（地面低窪，水纔能流進去；人謙虛下人，德行纔能增長）；舊的衣服污損破爛了，新的衣服纔會出現（自己不求名利，甘處卑下，甘受窮困，先人後己，大眾都會尊敬他。時間久了，道業成就，一切都會有根本的改變，如獲新生）。人的欲望越少，得到的東西就越多（自己享用得少，則得到的多）；享受得越多，人就會越容易迷失自己的本性（財富多了，人就會不明白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不受連累；學的知識多了，人就會被各種見解所迷惑，而無法恢復祇有心地清靜纔能顯示出來的真實智慧）。因此，聖人所做的，就是守住自

己的一顆清靜之心，作為天下人效法的榜樣（「抱」是持守的意思，「式」是法度的意思。聖人守住自己的清靜心，一心不亂，就能通達萬事萬物的真相，所以一言一行都能成為天下人效法的榜樣）。不固執己見，所以對事物看得分明（聖人通過天下人的眼睛來看，所以能明白通達）；不自以為是，所以對是非判得清楚（聖人不認為自己就是對的，別人就是錯的，所以能夠顯出他的真正智慧）；不自我誇耀，纔能成就功業（聖人的道德教化普遍傳播，沒有阻礙，却不認為是自己的功勞，所以對天下有大功）；不自高自大，纔能長久不危（聖人不自以為高貴，了不起，所以能夠長久保持而不陷於危機）。正因為不與人爭，這纔是聖人真正的功德所在，所以天下沒有誰能與他相爭（這是說，天下不論是有德行、有纔能的人，還是品行不端、沒有出息的人，都不能與不和人爭的人相爭）。

【原文】飄風①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況人欲為暴卒②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注釋】①飄風：旋風，暴風。②暴卒：指突然進犯之士卒。

【譯文】狂風刮不了一個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飄風」是指迅疾的風，「驟雨」是指暴雨。這句話是說，迅疾的不能持續，狂暴的不能長久）。是誰造成這一切的呢？是天地（「孰」是誰的意思）。天地的狂暴行為尚且不能持久，更何況是人呢（天地之氣最爲神異，它們相合形成的狂風暴雨，尚且不能從早到晚不停，何況是那些想要侵犯別人的人呢）？所以凡事要回歸於道（人們做事，應該像道一樣安靜，不應該像狂風驟雨一樣）。

【原文】自見^①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爲是而非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②者無功。所爲輒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道者不處^③。

【注釋】① 見：同「現」。② 自伐：自誇其功。伐，自我誇耀的意思。③ 不處：不處於此。意爲不會令自己處於這種境地。處，居於、處在。

【譯文】喜歡表現自己的人決不是什麼聰明人（就像一個人在別人面前搔首弄姿，還以爲自己這個樣子很美；有些人總喜歡在人前顯耀自己，自認爲自己的所作所爲很值得人稱道。却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已經使自己的樣子看上去很醜陋，品行已經很低劣了）；自以爲是的人，即使自己的

做法是正確的，也不會得到大眾的普遍贊同（自以為是的人總是喜歡否定別人，於是就會招致眾人的攻擊和誹謗，從而使他的長處也很難得到彰顯）；自誇其功的人，已經談不上有什麼功勞（有點功勞就自我表白，功勞就失去了）；自高自大的人，好景不會長久（好自大的人，雖然得勢也不能夠保持長久）。所以明白道理的人，決不會這樣做。

【原文】道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制。域中①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②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宣。地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清靜不言。萬物自成。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注釋】①域中：寰宇間，國中。②法：效法。

【譯文】道大（「道大」，就是無不包容），天大，地大，王也大（「天大」，就是能夠覆蓋一切；「地大」，就是能夠承載一切；「王大」，就是能夠統禦一切）。宇宙間有四「大」，君王占據其一（寰宇內有四樣東西可稱為「大」，君王就是其中的一樣）。人所效法的是大地（人應該效法地，安靜柔和，勞作但不抱怨，有功但不宣揚），地所效法的是上天（施與而不求

回報，雖使萬物生長，却無所收取），天所效法的是道（沒有任何想法，清清靜靜，默默無言，任憑萬物各自成就），道所效法的是自然之理（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所以實際上祇是依著自己的本性去運行而已，什麼也不需要效法）。

【原文】重爲輕根。

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

靜爲躁君①。

人君不靜則失威。治

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

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

而以身輕天下②

疾時王奢恣輕

淫也。輕則失臣。

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

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注釋】

①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根，指事物的本源、根由、依據。君，主宰的意思。憨山注：

「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即功名富貴。

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欲之情。意謂身爲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爲輕之根。性爲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欲，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爲躁之君。」②奈何萬乘之主，指一國之君。憨山注：「世人不知輕車萬乘的大國。亦泛指國家。古時一車四馬爲一乘。萬乘之主，指一國之君。世人不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傷性失真，馳情於嗜欲之境。奈何後之人主，沈暝

荒淫於聲色貨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也。故曰身輕天下。」

【譯文】重是輕的根本（人君不能莊重自守，就失去了自身的尊貴；不知道保身重命，而耽於對身外之物的貪戀，就會耗失精神），靜是動的主宰（人君不能守住心性的清靜，就會失去威嚴；身體如果不靜養，被欲望所牽引，就會有危險）。怎麼可以讓一個萬乘大國的君主（「奈何」，是在感慨當時的君主，爲他們感到傷痛），竟然爲了身外之物而不惜餞害自己的心性與身命，連天下國家都不顧了呢（痛心當時的君主驕奢恣肆、輕慢淫佚）？不顧天下就會失去臣民（君王輕慢淫佚，就會失去臣下；身體如果輕舉妄動、貪淫放逸，就會喪失體內的精氣），浮躁妄動就會失去主宰的地位（君主的行爲浮躁迅疾，就會失去君位；如同讓身體處於急躁不安的狀態，就會喪精耗神）。

【原文】聖人①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弃人②。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無弃物。不賤石而貴玉。

【注釋】①聖人：指古代聖明的帝王。上古時對帝王尊稱爲聖人。②弃人：被拋棄不管的人。

【譯文】古代的聖王在位，總是很善於挽救人（聖人之所以經常教人以忠孝之道，就是爲了挽救人的本性），所以沒有被拋棄不管的人（讓貴賤不同的人各自安於他們的本分）；總是善於利用萬物（聖人之所以經常教人順應四時節氣的變化，是爲了順應萬物興替演變的自然規律而加以合理的利用），所以沒有被廢棄的物品（物各有其用。不以普通石塊平常就輕視它，不因玉石罕見就特別看重它）。

【原文】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①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爲善。得以爲給用。不貴^②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③。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注釋】①資：給用。資材的意思。②貴：崇尚，重視。③要妙：亦作「要眇」。精深微妙。

【譯文】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師（行善的人，聖人讓他做衆人的老師）；不善的人，是善人的資材（「資」是給用的意思。人如果行爲不善，聖人就教他明白道理，使他改惡行善，從而成爲對社會有益之人）。不尊重老師，不愛惜老師的資材（老師沒有了教導的對象），這樣的人表面聰明，其實很糊塗（雖然自以爲聰明，其實迷惑得很深）。這是深妙的道理（能够明白這

個道理，纔叫懂得了微妙的道理）。

【原文】知其雄。守其雌^①。爲天下溪。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

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溪。爲天下溪。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溪。則德常在。不復離己。知其白。守其黑^②。爲天下式^③。白以喻

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④。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⑤。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

【注釋】①知其雄，守其雌：雄，比喻高強。雌，喻柔弱。憨山注：「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道超萬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无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其雌。」②知其白，守其黑：白，昭然明白，智無不知的意思。黑，昏悶無知貌。憨山注：「聖人智包天地，明并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③式：榜樣；楷模。④不忒：沒有變更，沒有差錯。⑤谷：水流會聚的地方。憨山注：「谷，乃虛而能應者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污辱賤下，蒙耻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

【譯文】知道什麼是自己的強勢，却能安守於柔弱，像水溪一樣甘願處於卑下的境地（「雄」是比喻尊貴，「雌」是比喻卑微。一個人雖然知道自己尊貴顯要，却應當保持卑微的姿態，捨「雄」之剛強而取「雌」的柔和，這樣，天下就會歸向他，就像水流彙入深溪一樣）。處於卑下之處，永恒的德性就不會偏離（人能像深溪一樣謙下，則德行將長在，不會和自己分開）。心中昭然明白，却能安守於暗昧，能這樣，便可以做天下的榜樣（「白」比喻清楚明白，「黑」比喻暗昧無知。一個人內心什麼都清清楚楚，仍應當就像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好像愚昧沒有見識，能够做到這樣，就可以作為天下的榜樣了）。一個人能做全天下的榜樣，在於他有永恒不變的德行，不會出現差錯（一個人能成為天下的榜樣，自己必定是擁有永恒不變的德行，不會再有差失）。知道自己的榮光高貴之所在，却能安守於污辱賤下之境，這樣，纔能成為衆望所歸，如世間那百川所匯的深谷一般（一個人知道自己擁有榮貴的地位，仍應當甘願承受污濁，這樣，天下就會歸向他，就像水流匯入深谷一樣）。

【原文】將欲①取②天下。而爲③之。欲以有爲治民也。吾見其不得已④。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⑤。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也。爲者敗⑥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實性也。執⑦者失⑧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是以⑨聖人去甚⑩。去奢⑪。

去泰^⑫。「甚」謂貪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

【注釋】①欲：想要，希望。②取：攻取，奪取。③爲：治理。④已：語氣詞。表肯定而帶感嘆語氣，相當於「啊」。⑤神器：代表國家政權的實物，如玉璽、寶鼎之類。借指帝位、政權。⑥敗：損害，損傷。⑦執：固執，堅持。⑧失：違背。⑨是以：所以，因此。⑩甚：過分。⑪奢：沒有節制。⑫泰：奢侈。

【譯文】誰要想占有天下（想要成爲天下的君主），並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它（想要有所作爲來治理百姓），我看他是達不到目的的（我看他與天道和人心不相應已經很明顯了。天道忌諱的是繁雜污濁，人心忌諱的是欲望太多）。天下是個神聖的東西，是不能去擺弄的（「器」是物的意思。人是天下神聖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喜歡安靜，不可以通過有所作爲來治理）。誰勉強去擺弄，就會把天下搞亂（通過有所作爲來治理，就會敗壞其本性）；誰想把持下去，誰就會喪失天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天下之人，就會使其失去真心，生出奸詐虛僞之心）。因此聖人必須不走極端，杜絕奢侈，不要過分（「甚」是指貪淫、聲色方面，「奢」是指服飾、飲食方面，「泰」是指樓臺、亭榭方面。摒除這三者，處於中正平和之中，行爲順應自

然，則天下就會自然化育）。

【原文】以道佐^①人主^②。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③強於天下。順天任德。敵人自服也。師^④之所處^⑤。荊棘^⑥生焉。農事廢。田不修。大軍^⑦之後。必有凶年^⑧。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也。善者果而已^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⑩也。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⑪。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⑫。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果而勿驕。驕。欺。勿以驕欺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以侵凌人也。

【注釋】①佐：輔助，幫助。②人主：古代專指一國之主，即帝王。③兵：軍隊。④師：泛指軍隊。⑤處：處所，地方。人或物所在的地方。⑥荊棘：泛指山野叢生多刺的灌木。⑦大軍：指重大的軍事行動。⑧凶年：荒年。⑨善者果而已：善，行善。果，果敢。一說善是擅長、善於的意思；果即結果。意謂兵乃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善用者了事即休，不可以之取強。憨山注：「聖人不爲己甚，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強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荊棘生。大軍之後，杀伤和氣，故五穀疵疠而年歲凶，此必然之勢也。然與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此也。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自矜」。

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嬌恃其氣。到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⑩休：美善的意思。⑪矜：自誇，自恃。⑫伐：自吹自擂，誇耀自己。

【譯文】用「道」輔佐君主（這是說人君能够用「道」來輔佐自己），不靠武力逞強於天下（順應天道，依靠德行的感化，使敵人自己歸服）。軍隊駐紮的地方，荊棘叢生（農事荒廢，田地得不到修整）。大戰之後，必有荒年（上天用惡薄的天氣來回應，農作物就會受害）。所以會打仗的人，臨戰果敢，獲得勝利就適可而止（雖然是爲了行善而征伐，應當果敢，但不以征伐爲美）。雖然果敢，但不一味以武力逞強（不敢因爲果敢而求取強大之名）。雖然果敢，但不自大（應該果敢於謙卑，不要自大）。雖然果敢，但不自誇（應該果敢於推讓，不要自誇）。雖然果敢，但不以傲氣凌人（「驕」是欺的意思，不要驕橫欺人）。雖然果敢，但不逞強好勝（雖然果敢，但不要自以爲強大，而去侵凌別人）。

【原文】兵①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惓爲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②殺人也。美得勝者。是爲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③於天下矣。吉事④尚⑤左。左。生位。凶事⑥尚右。陰道。殺也。偏將軍⑦處左。偏

將軍卑而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⑧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喪禮尚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注釋】①兵：兵器，武器。②樂：以……爲樂。③得志：實現志願。④吉事：吉祥之事。古指祭祀、冠禮、婚嫁等。⑤尚：尊崇。⑥凶事：指喪事。⑦偏將軍：係將軍的輔佐，此官制始設於春秋，通常由帝王拜授，也有大將軍拜授的。⑧上將軍：中國古代武將的官名。戰國已有。秦因之。漢不常置。金印紫綬，位次於上卿。職掌爲典京師兵衛，或屯兵邊境。

【譯文】凡兵戈甲冑，都是不吉祥的器物（兵革甲冑，都不是與人爲善的器物），不是君子的器物。君子迫不得已時纔會使用它（這是說，祇有遭遇衰變或者動亂時，纔用它來自衛），以清靜淡泊爲上（不貪求土地，不求取別人的財寶）。雖戰勝敵人，不以之爲美（雖然取勝，但不覺得歡喜）。如果認爲戰勝敵人是好事情，那就是以殺人爲樂了（以得勝爲美，這就是以殺人爲樂了）。要是以殺人爲樂，就不能實現統治天下的心願了。吉慶事以左邊爲貴（左邊是主生的方位），凶喪事以右邊爲貴（右邊表示憂凶之事，是主殺的方位）。因此，不

專殺的偏將軍，站在兵車的左邊（偏將軍地位低，居於左邊，這是因為他不能擅自殺戮）；主殺的上將軍，站在兵車的右邊（上將軍地位尊貴，居於右邊，這是因為他主掌生殺大權）。這就是說，它是按喪禮的位置排列的（喪禮是以右為尊的）。戰爭中殺人衆多，要以悲痛的心情來對待（感傷於自己的德行淺薄，不能用「道」來教化人民，以至於讓無辜者受害）。打了勝仗，也要用喪禮的儀式來處置有關善後事宜（古時候，戰爭取得勝利，將軍居於主喪者的位置，穿著白色的衣服痛哭，以表明君子以德行為貴，以武力為輕，萬不得已纔興兵誅殺惡人，心中實際上對此是不高興的，就好比是在辦理喪事）。

【原文】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智。自知者明^①。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自勝者強^②。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也。知足者富。人能知足。則保福祿。故為富也。強^③行者則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則可以久也。死而不妄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道^④常^⑤無為。而無不為。道以無為為常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注釋】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機智、聰穎。明，明白。慙山注：「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驕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②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勝人，指勝過別人。自勝，指戰勝自己的欲望。慙山注：「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③強：堅決，堅定。④道：指的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或指自然規律。⑤常：恒常，不變。

【譯文】能够瞭解別人的人是聰明人（能够知道別人的好壞是「智」），能够瞭解自己的人纔是有真實智慧的人（一個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賢能，這是能够返回來，在無聲無形之中觀照自己，所以爲「明」）。能够戰勝別人的是有能力的人（能够戰勝別人，不過靠的是威勢和武力而已），能够戰勝自己的毛病習氣的人纔是真正的強者（人能够克服自己的私情和欲望，則天下就沒有人能够與自己爭奪什麼，所以說是「強」）。知足纔是真正的富有（一個人能够知足，纔能真正享受自己的福報而無虧欠之憂，所以說是「富」），改過修善堅定不移纔叫做有志（一個人能够堅持勉力行善，則是有志於道的人）。所作所爲不離開自己本性的纔能持久（一個人能够自己節制，修身養性，不背離自己的天性，就可以長久），至死而德行不亂的人必

定能够長壽（眼睛不胡亂看，耳朵不胡亂聽，嘴巴不胡亂說，就不會被天下人怨恨、厭惡，所以就能够長久地活在這個世界上）。「道」看上去永遠是什麼都沒有做，但萬事萬物的盛衰興替無不都是它發揮作用的結果（「道」是以「無爲」作爲它的常態的）。身爲侯王，如果能明白這個道理，凡事都循道而行，那麼萬物都將無爲而化，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實現大治（這是說，侯王能够遵守「道」，萬物將自行化育，效法於自己）。

德經

【原文】上德不德。

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

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①。

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

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

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②。

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

上德無爲。

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

而無以爲。

言無以名號爲也。

下德爲之。

言爲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③。

言以爲己取名號。

【注釋】

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指上古有大德的聖王。不德，心中不落有德的迹象。意思

是雖然德澤萬物但自己却從不覺得有恩於人。憨山注：「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

體。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群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②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下德，指後來的帝王。不失德，即心中不忘修德，總想著要施恩於

人。是以，所以，因此。憨山注：「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

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難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③上德無爲而無

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恃的意思。憨山注：「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

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

【譯文】上古的聖王，德配天地，雖然澤及萬物，但自己却從不覺得有恩於誰（上德是指上古沒有名號的聖王，雖有大德，却没有留下德名，所以稱之為「上德」。他們能於無聲無息中順應天地萬物的客觀規律，長養人的天性和生命，而他們的恩德却不為人們所知，所以說是「不德」），所以說這纔是完全與「道」相合的真德（這是說其德合乎天地的大道，陰陽之氣衝和流布，人民的心性與生命都能得以保全）；後來的君王，心中念念不忘有恩於人（下德是指後來那些有謚號的君王，德能不如「上德」，故稱為「下德」。所謂不失德，是說其恩德可以看見，其功勞可以被衆人所稱道），所以實際上已經不再具備古聖王那種與道相合的純真之德了（這是因為已經有德名加身的緣故）。上古聖王的恩德，是出於無心而為（意思是能够效法「道」的安祥寧靜，任由萬物順著自己的天性自然化育而不附加絲毫外在的影響和改造），所以能長養萬物而不認為是自己的功勞（即無從賦予其任何德名）；後來的君王則是有心而為（指的是制定政教法令，實施政事等），所以事成則自居其功（是說為自己取得名號）。

【原文】前識^①者。道之華^②。不知而言知。為前識也。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暗之唱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③。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不處其薄^④。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處其實^⑤。處忠信也。不處其華。不尚言也。

【注釋】①前識：前人而識。有先見之明的意思。王弼注：「前識者，前人而識也，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②華：花。這裏是指浮華的外表。③厚：厚實，篤厚。④薄：輕浮，輕薄。⑤實：植物的果實。與「花」相對。這裏是真實內涵的意思。

【譯文】先見之明這回事，祇是「道」浮華的外表（在別人都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時就預先說出自己的準確判斷，這就是所謂的先見之明，這樣的人失去道的實質，祇是得到了道的皮毛），也是愚昧的開始（這是說喜歡顯示自己先見之明的人，恰恰是愚蠢的開始啊）。因此，大丈夫立身敦厚（大丈夫，是說有道德的君子。處其後，是說立身於敦厚淳樸），不居於淺薄（是說處世不違背大道，成爲別人的煩擾）；存心樸實（處世保持忠厚信實），不居於浮華（指不浮於言談）。

【原文】昔①之得一②者。昔。往也。一。無爲。天得一以③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④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⑤得一以盈⑥。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⑦。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也。天無以⑧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恐將分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

柔。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⑨。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⑩。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故貴必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⑪。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爲衆輻所湊也。此非以賤爲本邪。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

【注釋】①昔：以前，從前。②一：指宇宙人生的起源、萬事萬物的本體，即所謂「道」。象徵的是一種清靜無爲的境界。《說文》：「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淮南子》：「一也者，萬物之本也。」③以：則，那麼。《戰國策》：「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④神：這裏指的是人心。憨山注：「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爲萬物之靈。」⑤谷：指水流匯聚的地方。⑥盈：滿。⑦貞：假借爲「正」。端方正直的意思。⑧以：因爲。這裏指有所恃，是依賴、倚仗的意思。⑨王相休廢：消長興替的意思。陰陽家以王（旺盛）、相（強壯）、胎（孕育）、沒（沒落）、死（死亡）、囚（禁錮）、休（休退）、廢（廢棄）八字與五行、四時、八卦等遞相配

搭，以表示事物的消長更迭。⑩蹶：挫折，失敗。⑪孤、寡、不穀：分別都是古代王侯自稱的謙詞。河上公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衆輻所湊。」穀，一本作「穀」。

【譯文】上古之時，天地萬物皆處於一種最初始的「一」的狀態（昔，指往古的時候；一，大道清淨無為的象徵）。天有了「一」，因而清明；地有了「一」，因而安定（說的是天循道而行，所以能顯現清明的氣象；大地依道而住，所以能够安寧穩固、毫不動搖）；人心有了「一」，因而成為萬物之靈（人心應道而現，因而能喜怒哀樂變化於無形）；溪谷有了「一」，因而充盈（溪谷没人管它，自然形成，所以能水流充滿，綿綿不絕）；萬物有了「一」，因而能自由地生長化育（世間萬物皆因為自然規律的作用纔得以生長化育）；侯王有了「一」，因而能公正地對待天下（侯王奉道自守，清靜無為，故能作為全天下公平正直的表率）。假如天不是這樣清明，恐怕就會破裂（說的是天應當有陰陽和晝夜之分，很難保持永遠清明，否則恐怕終將有分裂之時，而不再成其為天）；假如地不是這樣穩定，恐怕就會有崩泄（大地也有高下、剛柔之別，很難保持永遠安定，否則恐怕也會有宣發泄露不成其為地的時候）；假如人心不是這樣富有靈氣，恐怕就會失去生機（人的心念有消長更迭的變化，不能長久保持在精神飽滿的狀態，否則恐怕終將有衰息之時，而失去其靈異）；假如溪谷不能長保充盈，恐怕就會有枯竭之日（溪谷終會有盈滿和退縮、空虛和充實的變化，不能一直盈滿下去，恐

怕最終也會枯竭而不成其為溪谷）；假如萬物不能順應自然之理而生長化育，恐怕就會有滅絕的一天（萬物總是隨著時令季節榮枯生滅，不會一直保持繁盛的狀態，否則恐怕終究會衰亡滅絕而不成其為物）；假如侯王不能體道凝神，洞悉無為之妙用，從而保持其高貴的品質，恐怕就會有敗亡的危險（侯王應當屈尊降貴、禮賢下士，一心求取賢才，不能祇想以顯貴凌駕於人，否則恐怕將要顛覆挫敗，終究會失去自己尊貴的地位）。所以貴必定以賤為根本（說的是如果想要尊貴，應當堅守卑微為本，就如同夏禹與后稷親身耕種、舜帝在河邊勞作、周公禮下寒士一樣），高必定以下為基礎（說的是如果想保住高位，應當堅守卑下為根基）。因此，侯王總是以「孤」「寡」「不穀」這些象徵卑賤的詞語來自稱（孤、寡，是比喻孤獨；不穀，比喻不能像車輪那樣，成為眾多福氣的匯聚）。它的意義不就是在於時時提醒自己「貴以賤為根本」嗎（侯王尊貴到極點了，能以孤寡自稱，這不是以賤為根本嗎）？

【原文】人之所惡①。唯孤。寡。不穀。而王公②以為③稱。孤。寡。不穀。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者得患。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也。強梁④者不得致其死。強梁者。尚勢任力。為天所絕。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吾將以為教父⑤。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

【注釋】①惡：討厭，憎惡。②王公：泛指顯貴的爵位。王公貴人。③以為：以之為。④強梁：強橫。⑤父：通「甫」。開始。

【譯文】「孤」「寡」「不穀」，這些都是人們所厭惡的，而王侯們却拿來自我稱呼（孤、寡、不穀，都是不祥的名稱。而王公之所以拿來稱呼自己，是處謙虛之位，效法空虛和柔和）。所以，一切事物，有時減損它，反而得到增加（求取時得不到，推讓時却反而能夠獲得）；有時候增加它，反而受到減損（刻意圖謀高位，反而會敗毀；一心貪求富有，反而會有禍患）。別人所教導我們的事（意思是別人所教的，是放棄柔弱而去追求剛強），我也反過來教導別人（意思是我所教人的恰恰相反，是放棄剛強而以柔弱自守）。強狠霸道的人不得善終（強橫的人，崇尚勢力、強暴，為天理所不容，必將兵刃加身，不得盡其天年而終），我要把這個道理作為教化人的開始（父，開始的意思。老子把強橫之人的例子作為教化、勸戒世人的起點）。

【原文】天下之至①柔。馳騁②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③入於無間④。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群生。不言⑤之教。法道不言。帥之以身也。無為之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

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治。無爲之治。治身。治國也。

【注釋】①至：極，最。②馳騁：縱馬疾馳，奔馳。在這裏是無所不通的意思。③無有：指沒有形質。④無間：沒有空隙。⑤不言：不依靠語言。

【譯文】天下最柔弱的東西，能够戰勝天下最強硬的東西（最柔的東西，是水；最硬的東西，是金石。水能够貫穿堅硬，入於剛強，無所不通）。沒有形體的東西，能够滲透進沒有間隙的地方（沒有形體的東西，說的是「道」。道無形無相，所以能出入沒有縫隙之地，通達神明，無處不在）。不用言辭的教導（效法於道，不依賴語言的說教，而是以自身作爲表率），清靜無爲的美善（效法於道，清靜無爲，修身則有益於精神，治國則有益於萬民，而不加以叨擾），天下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天下，是說人主。很少能做到，說的是無爲而治。修身、治國都是如此）。

【原文】甚①愛必大費②。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③亡④。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也。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⑤。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

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

【注釋】①甚：過分。②費：耗損。③厚：重，多。④亡：丟失，喪失。⑤殆：危險。

【譯文】過分珍愛，必會造成更大的耗費（過分愛色的人，耗費精神，過分愛財的人，遭遇災難。所能愛的很少，所失去的却很多，所以說是大耗費）；過多貯藏，必會遭受更重的損失（活著時財富多封藏在府庫中，死後的殉葬品多藏在墳墓中。活著時有被攻打劫掠的憂患，死後墳墓有被發掘的憂慮）。因此，知道滿足，便不會身遭侮辱（知道滿足的人，放棄對名利的追求，遠離欲望，便可使自身免於受辱）；知道適可而止，便不會身遇危險（知道該停止就停止，財利不會變成累贅，聲色不會擾亂耳目，則終身都不會陷於險境）。這樣纔能長久平安（人能知道適可而止，知道滿足，那麼福祿就能自己把握了，這樣修身則心神安寧，治理國家則人民安定，所以能够長治久安）。

【原文】大成①若缺②。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③不弊④。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大盈若衝⑤。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衝者。貴不敢驕。

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窮^⑥。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⑦。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大辯^⑧若訥^⑨。大辯。知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辭也。清靜以爲^⑩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注釋】①大成：完備。②缺：器具破損。引申爲缺漏而不完整。③用：功用，功能。④弊：衰落，疲憊。⑤衝：空虛。⑥窮：窮盡，完結。⑦屈：彎曲。⑧辯：能言善辯。⑨訥：語言遲鈍。⑩以爲：以之爲。

【譯文】最圓滿的東西，看上去却好像是有缺憾的（這裏說的是道德有大成的君子。好像還有缺憾，指的是因爲拋棄了名聲，隱藏起榮譽，所以總好像還有缺損而不完備），但它的作用永遠不會衰敗（他的用心是這樣，那麼就沒有衰敗窮盡的時候啊）；最充實的東西，看上去却好像是空虛的（這是說道德品行完備的君子。如空虛，指的是雖尊貴但却不敢驕傲，雖富有但却不敢奢侈），它的作用永遠不會枯竭（如此存心，其作用自然會無窮無盡）。最中直的看上去好似可彎可曲（大直，說的是修身行道的原則，正直如一。如屈，指的是不與別人爭長短，所以看上去好像可屈可折似的），最靈巧的好似笨拙（大巧，是說多才能和技巧。如拙，是說不敢向人展

現自己的才能），最雄辯的好似口鈍（大辯，是說智慧而無疑惑。如訥，是說不顯露言辭）。清靜無爲，可以使天下持正而長久（能清能靜，則能爲天下長久保持端正，那麼就沒有終止的時候）。

【原文】天下有道^①。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②以糞^③。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也。天下無道^④。謂人主無道也。戎馬^⑤生於郊^⑥。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⑦。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⑧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

【注釋】①有道：指政治清明，有德政。②却走馬：意爲好的戰馬都退役了。却，退、使退。走馬，即良馬，善走的馬。③糞：施肥。④無道：暴虐，沒有德政。⑤戎馬：軍馬，戰馬。⑥郊：郊野。泛指城外、野外。⑦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⑧咎：過失，罪過。

【譯文】國家治理有道（是說君主有道），好的戰馬都被趕去耕田（糞，是指耕種田地。軍隊不需要的時候，把好的戰馬都用於耕種農田。國家政治混亂（是說君主治理國家不遵循大道），戰馬便長年服役於郊野（戰亂不止，戰馬被用於國境荒野，久久不能歸來）。罪惡沒有

比任情縱欲更大的（荒淫好色），禍患沒有比不知足更大的（富貴但自己不知道有禁忌），災難沒有比貪得無厭更慘的（想得到民衆和財富，牟利并貪）。所以，祇有知足的富足，纔是長久的富足（沒有貪欲之心）。

【原文】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不窺牖^①。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其出彌^②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③。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也。不爲而成。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物自化也。

【注釋】①牖：窗户。②彌：更加，越發。③名：稱說。

【譯文】不出家門，就能知道天下之事（聖人足不出戶就知道天下，是因為瞭解了自己就瞭解了別人，知道了自己家就知道了別人家，所以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就能認識自然界的變化規律（天道與人道相感應。人君清淨無爲，天地之氣自然和順；人君多欲煩惱，天地之氣就會煩亂惡濁。吉凶和好壞，都是由於自己啊）。誰走得越遠誰就知道得越少（是說離開自己的家，

去觀察別人家；離開自身，去觀察別人。所觀察的越遠，所知道的就越少）。因此聖人不必遠行就能知道其實情，不必眼見就能說出其真相（君主崇尚大道，人民就崇尚德行；君主崇尚武力，百姓就會崇尚暴力。聖人推究小事就知道大事，觀照自己的內心就知道外面的一切），不必作為就能成就其事功（君主無所作為，那麼百姓就沒有事。家庭豐足人民滿足，自然得到教化）。

【原文】損①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以至②於無為③。無為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④。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治天下也。

【注釋】①損：指去除心中的欲望。損，減損、去除。②以至：達到。③無為：為就是「有」，一切起心動念造作都是「為」。無為，不起心動念。④無事：指無為。

【譯文】欲望減少再減少（減少情欲，再減少，這樣來漸漸去除欲望），以至於無所作為，遵從自然規律，看似無所作為，實則無所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就能惠及萬物，無所不成）。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得經常減少人為之事（取，是指治理。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應

當勞煩人民）。如果經常有勞民之事，就不可能治理好天下（等到治理國家多事，必定政務和教令煩復擾民，民不得安，所以不足以治理天下）。

【原文】聖人無常心^①。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②。吾善^③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信者^④。吾信^⑤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注釋】①無常心：沒有什麼一定的想法。不執著的意思。②善者：善良的人。③善：善待的意思。④信者：講信用的人。⑤信：以誠信相待。

【譯文】聖人永遠沒有自己的願望（聖人注重察機應時，隨緣而化，貴在遵循自然大道，好像沒有自己的想法一樣），以百姓的願望爲自己的願望（根據大衆根機的深淺，怎樣適合便怎樣去做）。對待良善的人，我報之以良善（百姓有了善行，聖人歡喜贊嘆，與之一起爲善）；對待不善的人，我亦報之以良善（百姓不能爲善，聖人以身作則，通過教化皆使之向善）。對待誠信的人，我報之以誠信（百姓講信用，聖人欣然響應，與之一起誠實守信）；對待不信的

人，我亦報之以誠信（百姓不講信用，聖人以身作則，通過教化使大家都能誠實守信）。

【原文】生①而不有②。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爲利。爲③而不恃④。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⑤而不宰⑥。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是謂玄德⑦。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也。

【注釋】①生：生養。②有：占有，據有。③爲：治理。④恃：依賴，依靠。⑤長：生長，成長。⑥宰：主宰。⑦玄德：指自然無爲的德性。王弼注：「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莊子》：「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隋書》：「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

【譯文】滋生萬物而不據爲己有（道生養萬物，不占有而取以爲利），幫助萬物而不恃功圖報（道所作爲，並不期望得到回報），育成萬物而不去主宰它們（道長久養育萬物，不加以支配而爲自己所用），這就叫做玄德（道所起用的地方，恩德在暗處，不能看見）。

【原文】大道①甚夷②。而民好徑③。夷。平易也。而民好徑③。徑。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易。而人好從

邪。不平正。朝^④甚除^⑤。高臺榭。官室修。田甚蕪^⑥。農事廢。不耕治。倉甚虛^⑦。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⑧文采^⑨。好飾僞。貴外華。帶^⑩利劍。尚剛強。武且奢。厭^⑪飲食。財貨有余。多嗜欲。無足時。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余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注釋】①大道：寬闊的道路。②夷：平坦。③徑：步行小路。④朝：指朝廷。⑤除：整潔。⑥蕪：土地不耕種而荒廢。⑦虛：空虛。⑧服：衣服，服裝。⑨文采：豔麗而錯雜的色彩。⑩帶：佩帶。⑪厭：吃飽，飽足。後作「饜」。

【譯文】大道很平坦（夷，平常而易於理解），有些人却愛走險僻之徑（徑，是邪曲不平坦的。大道非常平坦而易行，但人却偏偏喜歡走邪偏的小路，不喜平坦的正道）。宮殿很整潔（增高臺木榭，官室整飭），農田却很荒蕪（農事荒廢，不耕種修繕），倉庫很空虛（五穀的生長被傷害，國庫沒有儲備）；王侯們崇尚穿著華麗的衣服（喜愛裝飾，看重外在的浮華），佩帶鋒利的寶劍（崇尚剛猛強勢，炫耀武力并且奢侈），飽食終日，財物富裕有餘（嗜欲旺盛，沒有滿足時）。這就是「劫盜」的誇耀（百姓衣食不夠，而君主多有剩餘，這就如同是強盜偷來衣服，穿在身上游行來誇耀，不知道自己即將身死家破，連親戚眷屬也會受到連累），是不合乎

「道」的呀（君主的行為如果是這樣，這是不合道的啊）！

【原文】善建①者不拔②。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爲真人。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道於家。父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余慶。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

【注釋】①建：立。②拔：拔起，拔出。

【譯文】善於以道立身立國者，就會堅不可摧（建，立的意思。善於以大道修身立國，就能立於不敗之地，誰也不能動搖它）。以道修身，就能親身體悟到「德」的真諦，一生受用無窮（於自身修道，就會懂得珍護元氣，葆養正氣，涵養精神。德行能够像這樣，就可以稱爲真人了）；以道齊家，「德」的餘慶將會佑及子孫後代（於家修道，可以令做父親的慈愛，做兒女的孝順，做兄長的友愛，做弟弟的順從，做丈夫的誠信，做妻子的忠貞。德行能够像這樣，不僅全

家受益，還能蔭及子孫後代）；以道興鄉，就能使民俗淳厚，德風長久（於鄉里修道，尊敬長者老人，愛護養育嬰幼兒童。德行能够像這樣，則恩惠就能無所不及）；以道治國，就能德運隆盛，國泰民安（於國修道，那麼君主就會講信用，臣子就會忠心，政治公平沒有偏私。德行能够像這樣，就可稱得上隆盛了）；以道行於天下，就能使聖賢的德教得到普遍的弘揚（君主用大道治理天下，不頒布政令就能實行教化，不需要通過言教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百姓臣子效法君主，如影隨形，如響隨身，不會有絲毫差誤。德行能够像這樣，就能真正顯現出它廣大無際的影響了）。

【原文】天下多忌諱^①。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②。國家滋^③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人多伎巧^④。奇物^⑤滋起^⑥。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官觀。雕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⑦滋彰^⑧。盜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并至。故盜賊多有。我^⑨無爲。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

【注釋】①忌諱：避忌，顧忌。②利器：鋒利的武器。③滋：通「孳」。滋生，繁殖。④伎巧：指

精美奇巧的工藝品。⑤奇物：華而不實之物。⑥起：產生，發生。⑦法物：指技藝制作之物。⑧彰：明顯，顯著。⑨我：指君主自己。

【譯文】天下的禁令、忌諱越多，人民就越貧窮（天下，是指君主。忌諱，是指防備禁戒。

政令煩擾奸邪就會滋生，禁令繁多臣子就會欺詐。相互危害，所以會表現出種種不足）。民間利器越多，國家越混亂（利器，指權謀。百姓崇尚謀略、計策，則看的人目眩，聽的人迷惑，上下寡恩少義，所以國家政治會出現昏暗混亂的局面）。人主看重技藝機巧，奇麗奢華之物就會興起（人，是指君主。偏好技藝機巧，宮殿雕梁畫棟、禮服紋飾繁複，百姓效仿奢華的風氣就一天天地滋長起來了）。珍奇物品越多越精美，盜賊反而越多（法，是指好。珍貴的器物越多越精致，那麼農事就會荒廢，飢寒冷一起到來，所以盜賊就多了起來）。君王自己無所作爲，而民衆自然被教化（無所改變造作，而百姓的治理教化自然而成）；君王自己喜好清靜，而民衆自會回歸於中正之道（我不以言語去教導，百姓自然就會忠誠堅貞）；君王自己不濫施徭役，而民衆自會富足（聖人不徵徭役，所以百姓自然富有）；君王自己遠離欲望，而民衆自會質樸（我摒棄浮華修飾，百姓就會隨我追求淳樸）。

【原文】其政①悶悶②。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③。政教寬大。故民

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④。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缺^⑤。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禍兮。福之所倚^⑥。倚。因。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⑦。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孰^⑧知其極^⑨。禍福更相生。無知其窮極時也。

【注釋】①政：政治，政事。②悶悶：愚昧，渾噩。③醇醇：敦厚。④察察：苛察，煩細。⑤缺缺：疏薄，詐偽貌。⑥倚：依。⑦伏：潛藏，埋伏。⑧孰：誰，哪個人或哪些人。⑨極：盡頭，極限。

【譯文】政治寬厚（其政治教化寬厚大度，不苛求細察，好像不甚明了的樣子），人民就淳樸（政治教化寬厚大度，所以百姓也會淳樸，崇尚厚道，互相之間親愛和睦）；政令苛細（政治教化嚴苛繁複，政令出口即為決斷，耳朵聽到就必須執行），人民就會疏薄詐偽（百姓沒有生活的依靠，所以就會變得人情淡漠又多生偽詐）。禍是福的生長之地（倚，因的意思。福因禍而生。人遭遇災禍，若能忏悔自己的過失，修善行道，就會禍去福來），福是禍的藏身之所（災禍潛伏藏匿在福氣中，人們生在福中如果驕傲放縱，那麼就會福去禍來）。誰能知道它的結果最終是什麼呢（禍和福更替相互衍生，不能知道什麼時候纔是窮盡）。

【原文】治大國若烹小鮮^①。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去也。以道莅^②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注釋】①小鮮：小魚。②莅：治理，統治，管理。

【譯文】治理大國，好像煎小魚那樣，不要常常去攪動它（鮮，是指魚。烹飪小魚，不敢擾動，恐怕翻爛了。治國煩擾百姓就會混亂，修身煩擾則精氣就不存了）。用「道」這個原則來統治天下，人無邪僻之心，不求有妄之福，所以鬼魅之類就不能再顯現其神驗（以道德來治理天下，則鬼魅不敢顯現他的精神來冒犯人類）。不是鬼魅不神驗，而是這些鬼魅的精神已經不再對人構成傷害（並不是鬼沒有精神，而是人有正念，邪氣就不能侵犯正氣，不能傷害自然生長的人民）。不是鬼神不能傷害於人，是因為聖人清靜無為，鬼神協和而致福，所以不復傷害於人（并非是鬼神不能傷害到人，因為聖人在位，不允許傷害人民，所以鬼神不敢侵犯）。

【原文】道者。萬物之奧^①。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也。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②。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故爲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

【注釋】①奧：室內西南隅。古時祭祀設神主或尊者居坐之處。後泛指室內深處或隱秘處等。
②保：保護，不讓受到損害。

【譯文】「道」是萬物的歸宿（奧，是指封藏。道是萬物的歸宿，無所不能容），既是善人的珍寶（善人把道作爲立身之寶，不敢違背），也是不善人的護身符（道，是不善人可以用來保護自身的，遭受禍患和急難時，還知道自己懺悔，認爲自己卑微）。所以，「道」爲天下人所尊崇（無不周濟到，却看上去泰然無所作爲，所以可以被天下人所尊崇）。

【原文】爲無爲。事^①無事。除煩省事。味^②無味^③。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報怨^④以德。修德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⑤。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⑥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⑦必寡

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注釋】①事：侍奉，供奉。②味：辨別滋味，品嚐。③無味：謂平淡無奇，不含深致。④報怨：對所怨恨的人做出反應。報，回報。⑤細：小。⑥作：產生，興起。⑦輕諾：輕易許諾。

【譯文】按無爲的方針去作爲（無所造作），以不擾民的原則去做事（去除煩惱，減省雜事），以恬淡的心態去體味世道（深深思考，長遠考慮，體味道的真義）。以德報怨（修養大道，篤行善事，禍患的因素未發生就被消滅了）。欲做成難事，要從易做的時候就開始（想要解決難事，應當從易事開始，不要等到事情已經很難辦的時候纔去做）；欲辦成大事，要從相關的小事做起（想做大事，必須從小事做起，導致事業失敗的禍亂總是由小事造成的）。天下的難事，都是由易事演進而成的；天下的大事，都是由小事發展而成的。因此，聖人始終不自大（以謙虛處世），所以纔能成就大事（全天下的人都歸順他啊）。隨便允諾別人的要求，勢必很少兌現（不重視自己說出的話）；經常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勢必常常遭受困難（對於隱患不重視）。因此，聖人一直重視困難（聖人言行做事，無論進退，總是十分重視，都當作難事來辦，目的是要堵塞住困難的源頭），所以從沒有什麼辦不了的難事（聖人終其一生沒有災難之事，是因為知道從根本上避免災難）。

【原文】其安^①易持^②。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③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正。其脆^④易破^⑤。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⑥之木。生於毫末^⑦。從小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⑧。常於幾^⑨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

【注釋】①安：平靜，穩定。②持：掌握，控制。③兆：徵兆，顯露徵兆。④脆：易折斷。⑤破：它本作「泮」。⑥合抱：兩臂環抱，多形容樹身之粗大。⑦毫末：指幼苗，比喻細小。⑧從事：參與其

事。⑨幾：非常接近，相當於「幾乎」「差不多」。

【譯文】事物總是在安靜的狀態下纔容易把握（修身、治國，安定、寧靜的狀態容易守住正道），在尚無徵兆的時候容易導正（情欲和禍患，還沒有徵兆，這時容易矯正），在脆弱的時候容易分解（禍亂沒擾動朝廷，情欲未因容色而起，脆弱的時候容易破除），在微小的時候容易消除（問題還沒有很明顯，微弱細小，容易化解）。解決問題，要在問題還沒有產生的時候（要解決問題，應當在問題尚未萌芽的時候，堵塞它的端倪）；治理動亂，要在動亂還沒有開始的時候（修身、治國要在沒有禍亂的時候，應當提前關閉禍亂之門）。合抱的大樹，由幼芽長成（從小長成大）；九層的高臺，由筐土壘起（從低到高）；千里的行程，從腳下開始（從近到遠）。修身、治國不能守住清靜無為的原則，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張，最終必致禍亂（對於事情采取干涉做作的態度，就廢了自然之理）；想刻意去掌握，反而會失去（執著於利益，就會遭遇禍患。勉強要求得不到，推讓反而會回來）。所以聖人不去生事，所以就不會壞事（聖人不做虛榮浮誇的事情，不為利益美色而做事，所以沒有失敗和毀壞）。人們做事，常常功敗垂成（從，是做的意思。人們做事，常常功業德行接近成功，但貪圖權位追求名聲，奢侈過度驕傲盈滿，而敗壞了它）。若能慎終如始，就不會將事情弄糟（終結的時候如同開始，不應當懈怠）。因此，聖人需要常人所不要的東西（聖人要別人所不想要的。別人想

要文過飾非，聖人想要真實質樸；別人想要美色，聖人想要德行，不看重難得的財寶（聖人不輕視石頭而看重美玉）；聖人學習他人不願學的東西（聖人學別人所不能學的東西。別人學智術偽詐，聖人學習自然大道；別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衆人所犯的一切過失，在聖人這裏復歸於正（衆人的學問相反，丟掉根本去追求枝末，丟掉樸實去追逐浮華。復歸，就是使之返回根本）。聖人以此輔助萬物的自然發展（教導人們返回根本與樸實，是想幫助人們回歸萬物的自然本性），而不敢違背規律勉強去做（聖人舉止因循大道，不敢有所造作，生怕遠離了根本）。

【原文】古之爲善道者。

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①。

非以道教民明知奸巧。

將以愚之^②。

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僞也。

民之難治。

以其智^③多。

以其智太多而爲

巧僞也。

以智治國。

國之賊^④。

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

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

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爲國之福也。

【注釋】

①明民：教民以聰明智巧。

②愚之：指教民以笨拙、質樸之道。

③智：計謀，策略。

④賊：禍害。

【譯文】古時候善於行「道」的人（說古代善於依循大道修身和治國的人），不是用「道」

來使人民聰明（并非以大道教化人民學會巧飾多奸），而是用「道」來使人民質樸（而是用道德教化人民，使人們淳樸，不欺詐行偽）。人民之所以難於統治，是因為他們心機智巧過多（因為智謀太多而做欺詐之事）。用機巧智謀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患（使用智謀之士治國，必會遠離道德，妄圖憑借心機謀略取勝，作威作福，是國家之賊）；不以機巧智謀治國，是國家的福祉（不讓智謀之人執掌國家政事，那麼百姓就會謹守公平正直，上下親和，所以是國家的福祉）。

【原文】江海所以能爲百谷①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②。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也。處前而民不害③。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注釋】①谷：兩山間的夾道或流水道，或指兩山之間。②重：認爲重，有負擔的意思。③害：妨礙，妨害。這裏是認爲有妨礙的意思。

【譯文】江海所以能成爲百川所歸的總彙，是因為它善於讓自己處於卑下的地位（江海因爲地位卑下的緣故，衆多河流都歸向它，就像百姓歸附君主那樣）。因此聖人要想統治人民（想要位於衆人之上），言辭上必須謙下（效法江海，處世謙虛）；要想領導人民（想位於衆人之前），必須把自己擺在人民的後面（先考慮別人而後考慮自己）。所以聖人統治人民，人民不感到有負擔（聖人在百姓之上作主宰，不以自己的尊貴虐待臣民，所以百姓擁戴敬仰，不會感到沉重）；領導人民，人民不認爲有妨礙（聖人在百姓之前，不以自己的光環遮蔽臣民，像父母一般親愛他們，所以沒有想加害他的）。

【原文】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若赤

子。二曰儉。

賦斂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執謙退。不爲唱也。慈。故能勇。

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

儉。故能廣。

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

成器。

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

今捨慈且勇。

今世人捨慈仁。但爲勇

武。捨儉且廣。

捨其儉約。但爲奢泰。

捨後且先。

捨其後己。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

動入死道。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

也。用兵有言。

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托已設其義也。

吾不敢爲主。主。先也。不敢

先舉兵也。

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唱。

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

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故抗^③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注釋】①儉：自我約束，不放縱。②器：才能。③抗：對等，匹敵。

【譯文】我有三件法寶，掌握并珍惜它們（老子說：我有三件法寶，懷抱而作爲依仗）：一是「仁慈」（愛百姓如愛自己剛出生的孩子），二是「儉約」（向百姓徵賦稅如同向自己徵），三是「不敢先天下人而行」（堅持謙讓，而不作爲倡導者）。秉心「仁慈」，故能勇敢（用心慈仁，所以能勇於爲忠孝之事）；勵行「儉約」，故能寬綽（自身能節儉，所以百姓日常用度寬裕）；做到「不敢先天下人而行」，故能修成大道（成器長，是指得大道的人。我能成爲修道之人的首領）。現在的人捨去「仁慈」，祇講勇敢（如今世人捨棄慈仁，祇講勇武）；捨去「儉約」，祇講豪華（捨棄儉約，祇講奢侈）；捨去退讓，祇講搶先（捨棄謙讓，祇爲人先），那就必定要滅亡了（如此作爲，一邁步就會踏上敗亡之路）。「仁慈」這件法寶，用之於戰爭，就能勝利；用之於守衛，就能穩固（慈仁，百姓就親近歸附，所以戰鬥就能戰勝敵人，守衛疆土國家就能堅固不拔）。兵家常說（陳述用兵之道。老子憎恨當時各國用兵，所以假

托自己來陳述用兵的要義）：我不敢先行舉兵（主，先的意思。不敢先舉兵），而寧願采取守勢（客，應和而不首倡。用兵應當順承天道而後於人而動）；我不敢先前進一寸，而寧願退守一尺（侵犯別國邊境、謀取別國的財寶為進，閉門守城則為退）。禍害之大，莫過於輕視敵人（禍亂的害處，莫大於欺辱輕視敵人、侵犯掠奪沒有休止、輕易發動戰爭并且貪財），輕視敵人就離喪身不遠了（幾，近的意思。寶，指身體。侵犯輕視敵人，離喪命就不遠了）。所以在兩軍對陣、兵力相當的情況下，那心懷仁慈而悲憫的一方，一定獲得勝利（悲憫的一方愛護士兵，士兵就能勇於拼死效命）。

【原文】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①唯②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③。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為貴也。

【注釋】①夫：發語詞。②唯：因為。③被褐懷玉：比喻懷藏寶物而不為人知。被，同「披」，穿著。褐，指粗布或粗布衣，古時貧賤人穿。懷，懷藏。

【譯文】我的話很容易懂，很容易實行（老子說：我所說的話，簡明易懂，簡單易行）。但世俗間却沒有人能聽懂，沒有人能照做（因為人們不喜歡柔弱，而喜歡剛強）。由於人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們不瞭解我（夫唯，指世人。是因為我的品德深藏於暗處，不顯現在外面，窮盡精微，極盡玄妙，所以沒有知道的）。瞭解我的人很少很少，所以纔愈加顯得可貴（稀，指少。唯有通達大道纔能理解我，所以說難能可貴）。因此，聖人好比外穿粗布衣服，而懷裏却揣著寶玉一般不為人知（披著粗布衣，淡薄於外；懷抱美玉，敦厚於內。像隱藏著珍寶一樣懷藏著自己的德行，故而顯得珍貴）。

【原文】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繹然①而善謀。繹。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恢②。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注釋】①繹然：寬緩、舒緩的樣子。②恢恢：寬闊廣大貌。

【譯文】天之道，不通過爭鬥就能取得最徹底的勝利（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都害怕它），

不需要發話就能得到最好的回應（天不說話，萬物自然順應時節），不必召喚就能令萬物自然歸向（天不召喚，萬物都背陰而向陽）。天看上去什麼計劃都沒有，却比任何謀劃都周到完備（繹，是寬的意思。天道雖然寬廣宏大，但却善於謀劃人事。世人修善和行惡，一一都會受到報應）。天網無邊，網眼雖疏，可是無所漏失（天所張羅的大網，寬闊廣大。雖然疏闊遙遠，督查人的善惡，却没有絲毫疏漏的地方）。

【原文】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

知畏之。

奈何①以死懼之②。

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懼之。若使

民常畏死。

當除己之所殘刻。

教民去利欲。

而為奇③者。

吾得執④而殺之。孰⑤敢矣。

以

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注釋】

①奈何：怎麼，為何。②懼之：令其畏懼。威攝的意思。③奇：不正。指非法的。④執：

拘捕，捉拿。⑤孰：誰。

【譯文】人民要是不怕死（治國者刑罰嚴酷殘忍，百姓沒有生存的依靠，困頓痛苦，所以不怕

死。修身者嗜好貪欲，傷害精神，貪求財報，雖有殺身之禍，不知道恐懼，又怎麼能用死來威攝他們呢（君主不施行寬大的刑罰，教導人去除情欲，怎麼能制定刑法，以死刑來威懾百姓）？假如人民果真怕死（應當廢除自己的殘忍凶暴，教化百姓去除對利益的貪欲），對不法之徒，我們可以抓起來殺掉，誰還敢作惡呢（以大道作為教化，如果有人仍不順從，反而做奇巧之事，就對應王法條文，逮捕并且誅殺，誰還敢再犯法呢？老子哀傷當時的君主不能先用道德教化百姓，而是先用嚴刑懲罰百姓）？

【原文】民之饑。以其上食稅①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人民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人之輕死②。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夫③唯無以生爲者④。是賢於貴生⑤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注釋】①食稅：享受稅賦，靠賦稅而生活。②輕死：不怕死。輕，輕視。③夫：發語詞。④無以生爲者：指不爲欲望、享受所驅使的人。⑤貴生：指貪圖享受。貴，重視、看重。

【譯文】人民之所以挨餓，是因為他們的統治者收稅太多（人民飢寒的原因，是君主享受的賦稅太多），因此纔飢餓；人民之所以難於統治，是因為他們的統治者貪功好利的緣故（百姓難以治理，是因為他們的君主多欲，喜好做作施爲），所以纔難以統治（他的人民效法君主的有爲，以至性情虛偽而難以治理）；人民之所以鋌而走險，是因為其過分貪求生活上的享受（百姓之所以輕易觸犯死罪，因為他們要求生活的享受太多，所以貪圖利益而讓自己陷於危難），因此纔冒死求利（因為要求生活享受豐厚的緣故，輕易使自己陷入被處死的境地）。祇有那些不汲汲於生活享受的人，相比於那些貪利重欲的人而言，那纔是真正高明的人（唯獨不以生活享受爲要事的，爵祿就不能侵犯他的意志，財利也不能干擾他的操守，連天子也不能強迫他爲臣，諸侯也不能無緣無故去驅使他，這就是他高明於那些貪利重欲者的地方）。

【原文】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人^①。但執刻契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②。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③。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注釋】①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契約。古代借貸財物時所用的契券，竹木製成，劈爲兩片。左片叫左契，刻著負責人姓名，由債權人保存；右片叫右契，刻著債權人的姓名，由負責人保

存。索物還物時，以兩契相合爲憑據。責，責令、要求。這裏說的是聖明的君主祇是施惠於民，而不求回報。慙山注：「聖人無心之德，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執左契，雖有而若無也。」②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司，執掌、主管。司徹，司人之過的意思。一說「徹」是周時的賦法，指官府按時收取稅賦，沒有商量的餘地。慙山注：「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徹，不計彼之有無，必徵其餘，如賦徹耳。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③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親，偏愛。與，幫助、援助。慙山注：「上責報而下計利，將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既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

【譯文】「聖人」雖握有債權的符契（古代，聖人沒有文書法律，祇是以刻畫的文契彼此相符合，作爲信物），但不以此責求他人（祇是握有文契符信，并不用別的事責求別人）。有德的人，祇是握有契約而已（有德行的君主，祇是督查文契符信罷了）；無德的人，嚴格按照契約行事，不容別人有絲毫過失（沒有德行的君主，違背了文契符信祇是要求自己誠信的根本原則，專門督查別人的過失）。天道對誰都沒有偏愛，永遠幫助有德的善人（天道對人沒有親疏遠近，祇是親近善人，也就是說，它一定會幫助那些雖執有符契但却不要求別的人）。

【原文】小國寡民^①。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也。使民重死^②。君能爲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③。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爲。不好出入。雖有甲兵。無所陳^④之。無怨惡於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衣。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注釋】①小國寡民：寡，少。意爲國不論其大，皆以爲小；民不論其多，皆以爲少。君主愛惜國力民力，不敢奢侈勞民的意思。②重死：愛惜生命的意思。③徙：遷移。④陳：陳設，陳列。

【譯文】聖人視大國爲小，視民衆多爲少（聖人雖然治理大國，還是認爲很小，勤儉節約而不奢侈；人民雖然衆多，還是如同很少一樣，不敢勞煩）。使人民愛惜生命（君主能爲人民興起利益、免除禍害，各得其所，使人民畏懼死亡而貪求生存），不肯向遠處遷徙（政令不煩擾，那麼百姓就安心於本業，所以不向遠處遷徙，而離開他們恒常的住處）。雖有船和車，沒有必要乘坐它（清靜無爲，不喜好出入往來）；雖有武備，却没有地方列陣（沒有招致天下百姓的怨恨厭惡）。人們總覺得自己吃得很香甜（美美地享受蔬菜糧食，不掠奪百姓的緣故），衣服很好看

（覺得粗布衣服很美，不看重各種彩色），住得很安適（安住在自己的茅屋裏，不好修飾自己的房屋），覺得本地的風俗很稱心如意（樂於享受淳樸的風俗）。鄰國相互可望見，鷄狗啼叫聲相互都能聽得見（離得很近），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互遷徙，更不會發生爭執（因為沒有情欲的緣故）。

【原文】聖人不積^①。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財賄布施於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③也。

【注釋】①不積：指不聚集財富。積，聚集的意思。②既：整個的意思。③聖功：至聖之功。或謂帝王的功業爲「聖功」。

【譯文】「聖人」不會去積累什麼東西（聖人積累德行而不積累錢財，有了德行就用來教化愚昧的人民，有了財物就用來幫助窮人）。他盡全力幫助別人，自己反而越富有（已經把財物廣泛地施與別人，財富反而會更多，如同日月的光芒，沒有窮盡的時候）。天之道，利於萬物而不妨害它們（天地生成萬物，用愛來養育，用善來滋長，無所相害）。聖人之「道」，就祇是施

教化、做好事而已，與人一無所爭（聖人效法天道的施爲，教化完成、事業成就，不與在下者爭功名，所以能够成全至聖之功）。

鵽冠子

【題解】《鵽冠子》，先秦著作。《漢書·藝文志》云作者為「楚人」，「居深山。以鵽為冠」。應劭《風俗通義》佚文說：「鵽冠氏，楚賢人，以鵽為冠，因氏焉。」與《漢書》相合。《鵽冠子·王鐵》篇有柱國、令尹等楚官名。足見鵽冠子確為楚人。《鵽冠子》中記有趙武靈王、趙悼襄王、龐煥（似為龐暖之兄）、龐暖等的問答，可推知其為戰國晚期人，書的寫定當在戰國末甚至更晚的時候。《漢書·藝文志》著錄《鵽冠子》僅一篇。《隋書·經籍志》則作三卷。唐韓愈《讀鵽冠子》云十六篇。宋陸佃作注。序云十九篇。今傳陸注本即為三卷十九篇。清以來學者多認為今本是《漢書》所錄道家《鵽冠子》一篇與兵家《龐暖》兩篇合成。至於今本三卷分十九篇，可能是原本篇下有節，後遂各自成篇。較近的注本有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吳世拱《鵽冠子吳注》。唐柳宗元作《辨鵽冠子》，以《鵽冠子》為偽書，許多學者相信此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現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老子》乙本卷前《經法》《十六經》《稱》等佚書。文句以至思想都有與《鵽冠子》相合之處。證明《鵽冠子》不偽。此外，《鵽冠子》和《國語·越語》等書也有共通的地方。《鵽冠子》把天地看作衡量規範人事的準則。其通過取法天理、參酌自然的類比手法，闡述了許多治國的「奇言奧旨」，加之

「末流迪於刑名」，尤爲後來的政治家所欣賞。韓愈稱：「《鵷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功德豈少哉。」韓愈重視該書中務實治世、興邦濟時的言論。魏徵出於同樣目的，編纂《群書治要》時從中精選了《博選》《著希》《世賢》數節，以資治國者借鑒。

【作者簡介】鵷冠子，春秋時楚國人，姓氏不詳，隱居深山，以鵷羽爲冠，故有此號。曾著書十九篇，名曰《鵷冠子》。

博選

【題解】本段講述的是如何選擇人才的問題，提出了考核人才需要注意的四個方面（四稽）和人才的五個等級，並且作出了「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役處」的論斷，啓迪君主要選擇賢才，並且要以賢才爲師。

【原文】博選^①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②。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人上有權字）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③。五曰徒隸^④。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⑤。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⑥。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⑦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人者。以賢聖爲本。賢聖者。以博選爲本。博選者。以五至爲本。故北面^⑧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⑨。指麾^⑩而使。則廝役者至。噫喑叱（噫喑叱作樂嗟苦咄^⑪）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交作友）處。亡主與役處。

【注釋】

①博選：廣泛地選擇。

②稽：考核，考證。

③廝役：舊稱幹雜事勞役的奴隸。後泛指受人

驅使的奴僕。④徒隸：刑徒奴隸，服勞役的犯人。⑤天者，理物情者也：陸佃《鶡冠子集解》注：「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⑥地者，常弗去者也：陸佃《鶡冠子集解》注：「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⑦神明：指人的精神和智慧。⑧北面：方位詞，指面朝北方。古代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見君主則面朝北，所以對人稱臣為北面。⑨馮幾據杖：馮，靠著。幾，小或矮的桌子。據，憑依、倚仗。杖，扶著走路的棍子。形容傲慢不以禮待客。⑩指麾：以手或手持物揮動示意。⑪樂嗟苦咄：高興時招喚，不高興時責罵。形容對人態度惡劣。

【譯文】所謂「博選」，就是通過對人的道德水平依次考核排序來選用優秀人才。對人才需要從四個方面來考核：一是「天」（能知天道），二是「地」（能盡地義），三是「人」（能通人情），四是「命」（能守臣職）。根據衡量，把人分為五個等級：一是百倍於己的，二是十倍於己的，三是與己相當的，四是適宜於供驅使、服雜役的，五是祇能做苦力、當奴隸的。所謂「天」，就是能統理萬物之情；所謂「地」，就是做事從不背離綱常；所謂「人」，就是厭惡死而樂於生；所謂「命」，就是一切都取決於君主。君主是端正萬民精神的人。人的精神，以人的品行為根本；人的品行，以賢聖為根據；是否賢聖，以博選為根據；博選，以人的德行才智所能達到的五個層次為根據。屈

身面北，以尊師之禮待人，那麼，才德百倍於己者會前來（效力）；開始恭敬而隨後又停止，此前已探訪而後又默無聲息，那麼，才德十倍於己者會前來（效力）；他人敬慕，自己也跟著表示敬慕，那麼，才德與己相當者會前來（效力）；靠著矮桌、拿著拐杖來指揮、差遣，那麼，適宜供驅使、服雜役者會前來（效力）；隨意呼喚喝斥，那麼，祇有服勞役、當奴隸者會前來（效力）。所以，能成為天下之帝者，常與自己的老師相處；能成為封國之君者，常與自己的朋友相處；導致國家滅亡的君主，常與自己的仆役相處。

著希

【題解】本段旨在說明君子的特徵，作為君子，最重要的是要遵從道義，不能放任私欲。

【原文】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①。畏禍而難劫^②。嗜^③利而不為非。時動靜（無靜字）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信^④。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注釋】①狎：親昵，親近而不莊重。②劫：威逼，脅制。③嗜：貪求。④信：放任，隨便。

【譯文】大凡君子，總是容易親近，但不易過分親密；害怕災難，但是為了道義即使面臨死亡也不害怕；喜愛利益，但絕不會為了利益去做違背道義的事情；即使時勢動蕩，都不苟且作為。身心雖然得到安頓也不敢安然處之，然後禮儀規範產生；心中雖有私欲但不敢放任，然後道義產生。用正義來節制私欲，就可使社會安定；用禮來糾正自己的性情，就可以明辨事理。

世賢

【題解】本段通過悼襄王和龐暖之間的對話，說明治理國家一定要選任賢才，并通過扁鵲三兄弟治病的例子，說明治理國家的最高策略。

【原文】悼襄王①問龐暖②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暖曰。王獨不聞俞拊③之爲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④醫秦。申庶⑤醫郢。原季⑥醫晉。范蠡⑦醫越。管仲⑧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⑨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⑩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⑪血脉。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注釋】①悼襄王：趙悼襄王（？—公元前二三六年），戰國末期趙國君主，嬴姓，趙氏，名偃，趙孝成王之子。②龐暖：戰國合縱家。③俞拊：即俞跗。相傳為黃帝時的良醫。④百里：百里奚，亦稱百里子。春秋時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生卒年不詳，秦穆公時賢臣，著名的政治家。⑤申廙：春秋時期楚國人。⑥原季：指趙衰，即趙成子，字子金，亦稱成季、孟子余。趙衰是跟隨晉文公流亡多年，并且頗受倚重的功臣，但他從不爭權奪利，不計較個人地位。回國後，曾任原（今河南濟源北）大夫，故亦稱原季。⑦範蠡：字少伯，春秋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實業家。後人尊稱「商聖」。⑧管仲：名夷吾，謚曰「敬仲」，春秋時期齊國顓臾（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⑨魏文侯：戰國時期魏國的建立者。在位時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弟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為相，樂羊、吳起為將。⑩扁鵲：姬姓，秦氏，名越人，又號盧醫，春秋戰國時期名醫。由於他的醫術高超，被認為是神醫，所以當時的人們借用了上古黃帝時神醫「扁鵲」的名號來稱呼他。⑪饒：刺，鑿。

【譯文】悼襄王問龐暖：「作為君主，也有治理他的國家的方法嗎？」龐暖說：「君主難道沒有聽說過俞拊行醫的事嗎？既知道病因，便一定要治好，連神鬼也避讓於他。昔日堯帝用人，不任用其親戚，而必定使用有才能者。他若治療疾病，不用所喜愛之人，定會使用曾為之治病的醫生。」悼襄王說：「很對！」龐暖說：「君主難道忘了

嗎？從前伊尹醫治殷朝之弊病，太公醫治周朝之弊病，百里奚醫治秦國之弊病，申廙救治楚國郢都之患，原季醫治晉國之弊病，范蠡醫治越國之弊病，管仲醫治齊國之弊病，纔成就這五國之霸業。這幾人的賢能都是一樣的，但其治理之道却有著不同的策略。」悼襄王說：「希望聽你講一講『策略』。」龐暖說：「君主難道沒有聽說過魏文侯詢問扁鵲的事嗎？魏文侯問道：『你兄弟三人，其中誰最善於治病？』扁鵲說：『大哥醫術最高，二哥次之，我的醫術在他倆之下。』文侯說：『可以請你說得仔細些嗎？』扁鵲說：『大哥對於疾病，在其隱伏未發之時便能看到，并在未出現症狀時便除去病源，所以他的名聲傳不出病人之家，二哥醫治疾病，是在病情十分輕微時便予以治愈，所以名聲傳不出病人所在村巷，像我扁鵲這樣，（在病人病勢沉重時）刺穿病人血脉，使有毒性的藥物，割開病人體膚，却能使名聲傳聞於諸侯。』文侯說：『你講得有理。』試想，如果讓管仲主持政務，却使用扁鵲治病的方法，那麼齊桓公豈能成就其霸業呢？」

列子

【題解】《列子》一書，舊題戰國列御寇撰，共八卷，分別爲《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列御寇，戰國時鄭國人，《莊子》稱其「無爲」，《尸子》《呂氏春秋》說「列子貴虛」。《漢書·藝文志》著錄《列子》八篇，是經過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的，後來散佚。今本《列子》八篇已不是班固著錄的原書。晉朝張湛爲之作序，自稱是西晉末永嘉之亂後，根據各種版本輯錄而成，以「其書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因而定爲先秦道家著作。

《列子》一書廣涉群籍，博選衆家，形成了其思想內容繁富、駁雜、瑰奇的特點，在政治、經濟、軍事、哲學、風俗以及自然科學等方面都留下了寶貴의思想和可資借鑒的材料。例如，《天瑞》篇闡發了認識自然、利用自然、開發資源、富利民生的進步經濟思想，《仲尼》《力命》等篇發揮了可貴的人才觀念，《湯問》篇講到宇宙與萬物的始原及宇宙的無限性。

唐王朝統治者自稱是老子的後代，宣揚道教，天寶元年尊《列子》爲《衝虛真經》。宋景德年間又加稱爲《衝虛至德真經》，成爲道教的經典之一。

魏徵編輯《群書治要》時，從《列子》的《天瑞》《湯問》《力命》《說符》諸篇

中精選了六段文字，并保留原標題。其中或論剛柔相濟之理，或辨治國用人之道，都著眼於興邦治國。其選文精緻，獨具慧眼，今天讀來仍不無啓迪。

【作者簡介】列子，戰國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莊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與鄭繆公同時。列子終生致力於道德學問，曾師從關尹子、壺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隱居鄭國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靜修道。主張循名責實，無爲而治。先後著書二十篇，十萬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湯問》《楊朱》《說符》《黃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書。

天瑞

【題解】本段節錄自《列子·天瑞》。瑞指符瑞，在古代用為信物。本段指出，天地萬物都有其功用，各不相同。天地的法則是陰陽，聖人的教化是仁義，萬物的屬性是剛柔。人應該效法天地之道，遵循聖人的教化，守住自己的本分。

【原文】子列子^①曰。天地無全功^②。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③。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罔（本注罔作闕^④）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官^⑤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⑥。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躁^⑦。理不得兼。

【注釋】①子列子：子，古代學生稱呼師長時，在名字前加一「子」字，以示敬重。列子，相傳戰國時期鄭國人，名御寇，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②全功：功業完美，澤被萬物。③否：原為《周

易·否卦》中的「否」，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引申為閉塞、阻隔不通、不順。音「匹」。

④闕：阻隔不通。⑤宮：古代音樂術語，即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中的第一音級。商，五聲音階中的第二音級。⑥素分：猶本分。⑦方圓靜躁：方圓，方形與圓形。靜躁，靜和動。

【譯文】列子說：「天地沒有完備的功效，聖人沒有完備的才能，萬物沒有完備的用途。所以上天的職責在於覆育衆生，大地的職責在於承載萬物，聖人的職責是施行教化，萬物的職責是各自施行其所宜之事（職，主持、掌管的意思。萬事萬物生來就有各自不同的本性，各自有不同的本性，就有各自所宜之事）。既如此，那麼，天必然有所短，地必然有所長，聖人也必然有其困厄、不順之時，萬物必然有其通達的功用（職責適用於一方面時，則不適用於其他方面。有形之物和有聲之音都一定有其局限性，比如能使溫度上升的，則不能使溫度下降，若能發出宮聲，則不能發出商聲）。為什麼呢？因為天覆育衆生但不能承載萬物，地承載萬物但不能施行教化，聖人施行教化但不能違背事物的本性，萬物施行其所宜之事但不能超出其本位（事物都各有其本分，不能够不守其本分）。所以，天地的法則，不是陰便是陽；聖人的教化，不是仁便是義；萬物的屬性，不是剛便是柔。這都是依據各自適宜的功用而不能超出其所應處的定位（方和圓、動和靜，從理上講是不可能兼具的）。」

殷湯問

【題解】本段節錄自《列子·湯問》，指出唯有聖人能夠通曉天地之間的大道，而聖人之道，就是讓萬物各歸其性、各盡其分。

【原文】大禹曰。六合^①之間。四海^②之內。照之以日月。經^③之以星辰。紀^④之以四時^⑤。要之以太歲^⑥。神靈所生。其物異（昇作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群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注釋】①六合：上下和東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②四海：指全天下。舊說以為我國被四海包圍，因此用「四海」代指全國。③經：測量，計度。④紀：梳理。⑤四時：即春、夏、秋、冬四季。⑥要之以太歲：要，約定。太歲，又叫歲星，即木星，古代用它圍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紀年，一周是十二年。

【譯文】大禹說：「天地四方之間、四海之內，大自然以日月之光照耀著它，以星辰為標志劃出天區地域，以四季的變化使它有規律，以歲星的運轉周期規定它的紀年。神

靈造化生成的萬物，其形狀各有不同，有的早夭，有的長壽，祇有聖人纔能通曉它們的規律（聖人遵循天地間的自然規律，順著萬事萬物的本性，讓其回歸本性，疏通其不順之處，使形形色色的事物各歸其類，無論是長壽的還是早夭的，都能各盡其分）。」

力命

【題解】本段節錄自《列子·力命》，記載了管仲有病之時與齊桓公小白的一段對話，齊桓公向管仲詢問誰能托付政事（接替管仲為相），管仲鄙薄鮑叔牙，推重隰朋，以此說明治理政事應該用什麼樣的人才。

【原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弃瑕錄善。使之治國。上且鈎①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己②則隰朋③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④己。故能無弃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已愈有也。以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之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賴作煩）聞見。故曰不瞽⑤不聾。不能成功⑥。勿己。則隰朋可。若有聞

見。則事鍾於己。而群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能盡道。故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注釋】①鈞：鈞距，即對人輾轉推問，究其情實。這裏含有求全責備的意思。②勿已：猶無已。不得已，不能止。《莊子·徐無鬼》：「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③隰朋（？—公元前六四四年）：姜姓，春秋時期齊國大夫，與管仲、鮑叔牙等輔佐齊桓公，齊國大治。隰，音「西」。④逮：到，及。《禮記·曲禮》：「逮事父母。」⑤瞽：眼睛失明，音「股」。⑥成功：成就功業或事業。《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譯文】（齊相）管夷吾有病，齊桓公小白問他說：「仲父的病勢很重了，萬一治不好，我把國政托付給誰呢？」夷吾說：「您打算交給誰呢？」小白說：「可以交給鮑叔牙。」夷吾說：「那不可以。他為人清白廉潔，是賢德之人（祇是以清廉之德要求自己而已）。對於德行不如自己的人，他便不會與之交往（希望以己之善為標準來影響整治其他人）；一聽見他人的過失，便終身不忘（不能放下別人的過失而記取別人的優點）。假如讓他人管理國政，對上則求全責備於君主，對下又違逆百姓（一定會將君主引導至使其治道不廣大的地步。治道假若不廣大，就會違逆而不能包容百姓）。他得罪於您的日子，大概也為時不遠

了。」小白說：「那麼誰可以呢？」管仲答道：「如果我不行了，那麼隰朋可以接任。他爲人處世，祇慚愧自己的德才不如黃帝，而能哀憐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祇是慚愧其德行不如聖人，憐惜百姓之德行不如自己，所以能够做到不捨棄任何一個人）。自己修德、以德來感化他人的人稱作聖人（自己先修德，以身教來感化百姓，使其與道相合，而不是采用強制、逼迫的方式），以財物來濟施他人的人稱作賢人（懂得將財物分給他人，自己的財物將會越來越多）。因爲自己賢能而傲氣凌人的人，從來就沒有能得人心的（對人要求十全十美、毫無瑕疵，那麼世上萬物都不能達到他的要求）；自己賢能，却能謙虛對人者，沒有不得人心的（隨順萬物，與萬物一起升進與黜退的人，萬物定會歸順於他）。隰朋對於國事，不該管的不管，對於家事，不該知的不知（祇要自己力行道義，治理國家就不必依賴所聞所見。所以有人說：不盲不聾，就不能成就功業）。如果我不行了，那麼隰朋可以接任（如果根據自己的所聞所見來處理國事，那麼事情都集中於自身來處理，衆人將無所適從，因此可以不這樣做。隰朋做得還不能完全合乎道，所以僅僅是可以）。但是，管夷吾并非有意鄙薄鮑叔牙，而是不得不鄙薄；并非推重隰朋，而是不得不推重。推重與鄙薄的取捨，不在於自己（推重與鄙薄都是依天理而行）。

說符

【題解】本節節錄自《列子·說符》。「卻雍視盜」的故事，說明祇有通過教化纔能消除盜賊；「孔子反魯」的故事，說明忠信乃爲人之本；「楚莊王問詹何」一段，說明修身爲治國之本。

【原文】晉國苦盜。有卻雍^①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②群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戕^③。殺之也。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④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⑤。而群盜奔秦焉。^⑥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群詐之所逃。用少^⑦（少作先）識^⑧以擿^⑨奸伏^⑩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也哉。

【注釋】

①卻雍：人名。卻，音細。②俄而：一會兒。③智料：以智慧來料算。④隨會：祁姓，隨

氏、范氏，諱會，謚武，其名隨會（采邑於隨）或范會（采邑于范），又因隨氏出於士氏，故史料中多稱其爲士會，史稱范武子、隨武子。士蒍之孫，士缺幼子。杰出的政治家，先秦時代賢良的典範。

⑤知政：主持政事。⑥先識：先見遠識。⑦擿：揭露。音「梯」。⑧奸伏：隱伏未露的壞人壞事。

【譯文】晉國苦於盜賊爲害。有個叫卻雍的人，會審視盜賊的相貌，觀察其眉目之間的神色，便可得知其真實情況。晉侯派他去辨認盜賊，結果千百個盜賊無一遺漏。晉侯大喜，告訴趙文子說：「我得到這一個人，便使全國的盜賊因之而除盡，還要用那麼多人幹什麼呢？」文子說：「君主依靠伺察的方法來捕捉盜賊，盜賊是捉不完的，而且卻雍也必定不得善終。」不久，盜賊們共同商議說：「我等之所以走投無路，都因爲那個卻雍。」於是一同綁架了卻雍并殺死了他。晉侯聽到消息後大爲驚駭，立刻召見趙文子，對他說：「果然像你說的那樣，卻雍死了，可是究竟採用什麼辦法來捕捉盜賊呢？」文子說：「周人的諺語有這麼一句話：『能看清深潭中游魚的人定不吉利，以智巧算出隱藏者的人必有災殃。』您要想使晉國沒有盜賊，不如選拔賢良并予以任用，使在上政教昌明，在下百姓得以教化。人們有了羞耻之心，還會去做什麼盜賊呢？」於是，晉侯便任用隨會主持有關政務，盜賊便成群地逃往秦國去了（用聰明才智來分辨是非，是奸詐之人所躲避的；用先見遠識使隱秘的奸人無法藏身，是行惡之人所嫉恨的。聰明才智使用

不當將形成災禍，難道是虛言麼）。

【原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①而觀焉。其懸水^②三十仞^③。圜流^④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鼃鼃^⑤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⑥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⑦。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⑧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注釋】①梁：《說文》：「梁，水橋也。」②懸水：即瀑布。③仞：古代長度單位，八尺爲一仞。④圜流：有漩渦的水流。圜，同「環」。⑤鼃鼃：大鱉和猪婆龍。⑥厲：連衣涉水。司馬相如《上林賦》：「越壑厲水。」⑦措意：在意，注意。⑧二三子：猶言諸君、幾個人。《論語·八佾》：「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譯文】孔子從衛國返回魯國，在橋上停下馬車觀望。祇見瀑布高達二三十丈，漩渦

達九十餘里，魚鰲不能浮游，鼃鼃無法停留。有一男子正準備涉水過河，孔子連忙派人順岸邊跑去勸止他說：「這裏瀑布二三十丈，漩渦九十里，魚鰲鼃鼃都不能停留，想來你很難渡過去吧？」男子聽了毫不在意，渡過河流，出水上岸。孔子問他說：「你是有高超的技巧呢，還是有什麼道術？能够入水又出水的奧妙何在呢？」男子回答說：「我開始入水時，事先具備忠信之心；待我出水時，跟著依靠忠信之心。這忠和信使我的身軀安處於急流波浪之中，而我不敢任從個人的心智和技巧。之所以能入水而又出水的道理，就在於此。」孔子對學生說：「你們幾個記住，水尚且可以憑忠信來親近，更何況人呢？」

【原文】楚莊王^①問詹何^②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③社稷^④。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⑤。楚王曰。善。

【注釋】①楚莊王（？——公元前五九一年）：又稱荊莊王。楚穆王之子，春秋時期楚國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②詹何：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接近道家。③宗廟：祭祀祖宗的屋舍。④社

稷：社，土地神；稷，穀神。土地與穀物是國家的根本，古代立國必先祭社稷之神，因而，「社稷」便成為國家的代稱。⑤末：末節，次要的事情。

【譯文】楚莊王問詹何說：「請問該如何治理國家？」（詹何，為一隱居不仕之士）。詹何回答說：「我祇明白修身的道理，不明白治國的道理。」楚王說：「寡人得以供奉宗廟、掌管國家，希望學到保住它的方法。」詹何回答說：「我不曾聽說君主自身修養很好而國家却混亂的，也不曾聽說君主自身修養不好而國家却大治的。所以，治國的根本在於君主自身的修養，別的細枝末節我就不敢跟您講了。」楚王說：「你講得很好。」

墨子

【題解】《墨子》是戰國時期墨家學派的著作總集。《漢書·藝文志》記載，《墨子》原有七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僅十五卷五十三篇，佚失十八篇。《墨子》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的，主要反映前期的墨家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著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後期墨家的思想。西晉魯勝、樂壹都為《墨子》一書作過注釋，可惜已經散失。現在的通行本有孫詒讓的《墨子閒詁》，以及《諸子集成》所收錄的版本。墨子學說的主要內容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反對儒家的「天命」和「愛有差等」說，認為「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愛，交相利」，不應有親疏貴賤之別。其本人更有「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實踐精神。他的「非攻」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反戰的意向；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禮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他重視生產，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初步認識到勞動是人類生活的基礎。又提出「尚賢」「尚同」的政治主張，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反對貴族的世襲制和儒家的親親

尊尊，試圖用上說下教的方法，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禮者得治」。他探究了知識和邏輯等問題，制定了作為認識真理準則的「三表」，並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義的認識命題。在動機與效果問題上，他強調善與用、志與功的統一。其弟子很多。在教育思想上，他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尤重艱苦實踐、服從紀律。墨子學說對當時思想界影響很大，與儒學并稱「顯學」。

《群書治要》輯錄了《墨子》的《所染》《法儀》《七患》《尚賢》《貴義》《非命》諸篇，這些片段內容，分別從事業成敗、國家興亡、崇尚賢能、節省財用、自立自強等方面來著眼，以期啟發唐王朝統治者治國安邦，以圖強盛為目的。

【作者簡介】墨子，名翟，魯國人，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在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大約出生於孔子去世後，卒於孟子出生前，他在世的時候孔孟都不在世間。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創立墨家學說，墨學在當時影響很大，與儒家并稱「顯學」。有《墨子》一書傳世。相傳原為宋國人，後長期住在魯國。他曾學習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禮」，遂另立學派，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

墨子一生的活動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廣收弟子，積極宣傳自己的學說，二是不遺余

力的反對兼并戰爭。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魯陽文君攻鄭，說服公輸般而使楚國停止攻打宋國。楚惠王打算以書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吳國地方五百里封給墨子，但墨子都沒有接受。宋昭公時曾做過宋大夫。但以後地位下降，接近勞動者。

所染

【題解】本篇以染絲爲比喻，說明君主必須正確選擇自己的近臣，纔能受到好的薰染，否則就會受到壞的薰染。「所染」的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到君主的安危和國家的存亡。

【原文】子墨子^①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②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③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④染於許由^⑤。伯陽^⑥。禹^⑦染於皋陶^⑧。伯益^⑨。湯^⑩染於伊尹^⑪。仲虺^⑫。武王^⑬染於太公^⑭。周公^⑮。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⑯染於幹辛^⑰。推哆^⑱。殷紂^⑲染於崇侯^⑳。惡來^㉑。厲王^㉒染於厲公長文^㉓。榮夷終^㉔。幽王^㉕染於傅公夷^㉖（夷原作幾）、蔡公穀^㉗。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㉘。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注釋】①子墨子：即指墨子。古人稱自己的老師時，要在姓氏前加一「子」字。《墨子》一書多是墨家後學所記錄，所以稱「子墨子」。②蒼：深青色，深綠色。③所入者：指放進去的染料。④舜：

姓姚，有虞氏，名重華，史稱虞舜。是黃帝的八世孫。^⑤許由：堯舜時代的賢人。帝堯在位的時候，他率領許姓部落活動在今天潁水流域的登封、許昌、禹州、汝州、長葛、鄆陵一帶，這一帶後來便成了許國的封地，他從而也成為許姓的始祖。^⑥伯陽：古賢人。相傳為舜七友之一。^⑦禹：夏朝的第一個君主，他曾經治過洪水。^⑧皋陶：虞舜時的司法官，後常為獄官或獄神的代稱。^⑨伯益：禹的大臣，輔佐禹平治水土。^⑩湯：商朝的創建者，前一六一七至前一五八八年在位，在位三十年，其中十七年為夏朝商國諸侯，十三年為商朝國王，今人多稱商湯。^⑪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傳生於伊水，故名。是湯妻陪嫁的奴隸，後助湯伐夏桀，被尊為阿衡。^⑫仲虺：又叫萊朱，是商湯時期的著名大臣。他與伊尹並為商湯左、右相，輔佐商湯完成大業。^⑬武王：即周武王姬發，西周王朝開國君主，周文王次子。^⑭太公：既姜太公，是輔佐武王取得天下的重要人物。^⑮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稱叔旦。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輔武王滅商。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攝政。他制禮作樂，作《周禮》。^⑯夏桀：夏朝最後的一個國王，發的兒子。發病死後繼位，為歷史上著名的暴君。^⑰幹辛：夏桀手下的奸臣。^⑱推哆：夏桀的力士。^⑲紂：即商紂王。商朝最後一位暴君。^⑳崇侯：既崇侯虎，紂王手下的佞臣。^㉑惡來：又稱為惡來革，商紂王的臣子，飛廉（又作蜚廉）之子，以勇力而聞名。^㉒厲王：即周厲王，西周第十位國王（前八七八年—前八四一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兒子。在位三七年。^㉓曆公長文：周厲王朝中的奸臣。^㉔榮夷終：即榮夷公，是中國西周時期諸侯國榮國的第六任國君。^㉕幽王：即周幽王，是周宣王

的兒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宮涅。周幽王爲取悅褒姒，數舉驪山烽火，失信於諸侯。結果，被犬戎兵殺死於驪山之下，西周滅亡。^{②⑥}傅公夷：此人於史無考。^{②⑦}蔡公穀：古代的惡人。^{②⑧}戮：羞辱，侮辱。

【譯文】墨子看到染絲的人很感嘆地說：「絲放在青色的染料裏就變成青色了，放在黃色的染料裏就變成黃色了。投入的染料不同，絲的顏色也就不同，因此對於染絲怎麼能不慎重呢！不祇是染絲如此啊！國君也有受臣子影響的情形。舜受到許由、伯陽的薰陶；禹受到皋陶、伯益的薰陶；湯受到伊尹、仲虺的薰陶；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薰陶。這四位君王受到的薰陶是正面的，因此他們的仁政惠及天下，被擁立爲天子，功蓋四方，揚名天下。若要列舉天下仁義、顯赫之人，一定會推舉這四位聖王。夏桀王受到幹辛、推哆的薰染；殷紂王受到崇侯、惡來的薰染；周厲王受到厲公長文、榮夷終的薰染；周幽王受到傅公幾、蔡公谷的薰染。這四位帝王所受到的是負面的影響，因此國破身亡，受到天下人的羞辱。若要列舉天下不義、可耻之人，一定會舉出這四位帝王。」

【原文】齊桓公^①染於管仲^②。晉文公^③染於咎犯^④。楚莊^⑤染於孫叔。吳闔廬^⑥染於伍員^⑦。越勾踐^⑧染於范蠡^⑨。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⑩諸侯。名傳於後世。范

吉射^⑪染於張柳朔^⑫。中行寅^⑬染於籍秦^⑭。吳夫差^⑮染於宰嚭^⑯。知伯瑤^⑰染於智國^⑱。中山尚^⑲染於魏義^⑳。宋康^㉑染於唐鞅^㉒。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㉓。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㉔者。必稱此六君也。

【注釋】①齊桓公：名小白，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他在位期間任用管仲爲相，使齊國國力逐漸強盛，成爲天下諸侯的盟主。②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春秋時期齊國人，史稱管子。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被稱爲「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爲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③晉文公：姬姓，名重耳，諡號曰「文」，史稱晉文公。春秋中前期晉國國君，晉獻公之子。④咎犯：晉文公重耳的舅舅，又名舅犯，智計過人，重耳以父禮事之。⑤楚莊：即楚莊王，又稱荊莊王，諡號莊。楚穆王之子。楚國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⑥闔廬：即闔閭，春秋末吳國的國君，名光。他用專諸刺殺吳王僚而自立。曾伐楚入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後在攜李（今浙江嘉興西南）爲越王勾踐所敗，重傷而死。⑦伍員：即伍子胥，曾輔佐闔閭及其子夫差，是有名的忠臣。⑧勾踐：春秋時越王。後爲吳王夫差所敗，困於會稽，屈辱於吳。乃用文種、范蠡爲相，臥薪嘗膽，立志復仇。最後興兵滅掉了吳國，繼而北進，大會諸侯於徐州（山東滕縣南），成爲春秋後期的霸主。⑨范蠡：春秋末年政治家、軍事家。字少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他與

文種協助勾踐復國，後游齊國。至陶，改名陶朱公，經商致富。著《計然篇》《養魚經》。^⑩霸：稱霸。^⑪范吉射：即范昭子，祁姓，范氏，名吉射，謚昭。因范氏出自士氏，故又稱士吉射。^⑫張柳朔：范吉射的家臣。^⑬中行寅：名寅，春秋時期晉國貴族，中行氏卿族的最後一人，又作荀寅。^⑭籍秦：中行寅的家臣。^⑮夫差：春秋末期吳國國君，吳王闔閭之子。後為越所滅。^⑯宰嚭：即太宰嚭。本名伯嚭，係春秋時楚伯州犁之孫。楚誅伯州犁，伯嚭奔吳，吳以為大夫，後任太宰，故稱太宰嚭。^⑰知伯瑤：即智囊子，春秋後期晉國智氏的首領，曾掌握晉國大權，後被韓、趙、魏三家所滅。^⑱智國：即智伯國，智氏家族的人。^⑲中山尚：春秋時期鮮虞國君。^⑳魏義：中山尚的臣子。^㉑宋康：春秋時期宋國末代國君，後被齊國所滅。^㉒唐鞅：宋康王的相，讓康王濫殺無辜，後來自己也被康王所殺。^㉓刑戮：刑罰或處死。^㉔貪暴苛擾：貪婪，暴虐，苛刻，擾民。

【譯文】「齊桓公受到管仲的薰染；晉文公受到咎犯的薰染；楚莊王受到孫叔敖的薰染；吳王闔閭受到伍員的薰染；越王勾踐受到范蠡的薰染。這五位君主受到的薰染是正面的，因此稱霸於諸侯，名聲流傳於後世。范吉射受到張柳朔的薰染；中行寅受到籍秦的薰染；吳王夫差受到伯嚭的薰染；知伯瑤受到智國的薰染；中山尚受到魏義的薰染；宋康王受到唐鞅的薰染。這六位君主所受到的薰染是負面的，因此國家衰敗以至於滅亡，自身受到刑罰處置或者被殺，并且祭祀祖先的祠堂也被毀壞了，從此斷絕了後代子

孫，君臣之間離心離德，人民流離失所。若要列舉天下貪婪殘暴、苛刻擾民的人，一定會舉出這六位君主。」

【原文】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①人而逸②於治官③。不能爲君者。傷形④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⑤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注釋】①論：通「掄」，選擇。②逸：安閑，安樂。③治官：治理百官。④形：身體。⑤要：要領。

【譯文】「大凡國君能够安穩，其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們行正道。他們行正道是因為受到身邊人的正面薰染。所以說，善於做國君的人，致力於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而不是把心力用在管理官員上；不會做國君的人，身心都很疲憊，然而國家更加危險，自身亦更受屈辱。上述的六位國君并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國家，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身體，而是不懂治國要領的緣故。不懂治國要領，是因為薰染他們的人行爲不正確得當！」

法儀

【題解】法儀，即法度和禮儀。本篇說明凡事一定要遵循法度。而最好的「法儀」，就是效法天道。希望君主能够效法天道行事。

【原文】子墨子曰。天下從事^①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②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③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④。此不若^⑤百工也。然則^⑥奚^⑦以爲治法而可^⑧。莫若^⑨法^⑩天^⑪。天之行廣^⑫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⑬（息作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⑭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⑮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⑯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⑰天侮^⑱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⑲失其國

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注釋】①從事：做某種事業。②法儀：法度，禮儀，準則。③百工：泛指手工業工人，各種工

匠。④法度：規矩，行爲的準則。⑤不若：比不上，不如。⑥然則：連詞，用在句子開頭，表示「既然這樣，那麼……」。⑦奚：文言疑問代詞，相當於「胡」「何」。⑧可：可以。⑨莫若：不如。

⑩法：效法。⑪天：自然規律。⑫廣：博大。⑬息：停止。通行本《墨子》「息」作「德」，此處依《群書治要》原文翻譯。⑭賊：殘害。⑮邑：城市，都城。⑯賓：服從，歸順。⑰詬：辱罵。⑱侮：欺負，輕慢。⑲遂：於是，就。

【譯文】墨子說道：「天下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不能沒有準則。沒有準則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從事各種行業的工匠，也都有一定的規矩。然而如今大到治理天下，其次到治理大國，却没有聖賢的禮制，這還不如各行各業的工匠呢！那麼，用什麼作爲治理的法則纔可以呢？最好的法則就是效法天道。上天的品行博大無私，它施予的恩惠厚重而且永不停息，它給予的光明持久而且永不衰減，所以聖明的君王都效法它。既然以上天作爲標準，那麼所作所爲就一定要以上天的標準來衡量，

上天希望做的事就做，上天不希望做的事就不做。那麼上天希望做什麼、厭惡做什麼呢？上天肯定希望人們相互友愛、相互幫助，而不希望人們相互憎恨、相互殘害，因為上天對所有人都很愛護，都給予好處。怎麼知道上天對所有人都如此呢？如今，天下無論大國小國，都是上天的屬國；人無論老幼貴賤，都是上天的臣民。人們常說：『愛護人、利於人者，上天必定賜福給他；憎恨人、殘害人者，上天必定降禍於他。』以此可見上天希望人們相互友愛、相互幫助，而不希望人們相互憎恨、相互殘害。以前的聖君禹、湯、文王及武王，愛天下所有的百姓，率先尊崇上天，敬重鬼神，他們給予世人的好處很多，所以上天佑護他們，使他們成為天子，天下的諸侯都歸順、侍奉他們。暴君桀、紂、幽王及厲王，厭惡天下所有的百姓，率先咒罵上天，侮慢鬼神，他們殘害百姓極多，所以上天降禍給他們，使他們喪失自己的國家，身遭殺戮，並受到天下人的羞辱，後代子孫咒罵他們，直到現在仍不停止。因此說，做邪惡之事而遭受災禍者，就是桀、紂、幽王及厲王這些人；愛人利人而得到護佑者，就是禹、湯、文王及武王這些人。」

七患

【題解】本篇講述了造成國家危亡的七種禍患，分別是國防、外交、內政、財用、君主、臣民、糧食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問題，提醒治國者應當做好這七個方面的防範。

【原文】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①溝池^②不可守而治^③宮室^④。一患也。邊國^⑤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憂佼^⑥（佼作反）。君修法討^⑦臣。臣懼^⑧而不敢拂^⑨。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⑩。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⑫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⑬。七患也。以七患居^⑭國。必無社稷^⑮。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⑯。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注釋】①城郭：城是內城的牆，郭是外城的牆。泛指「城邑」。②溝池：護城河。③治：修築。

④宮室：古時房屋的通稱。後來特指帝王的宮殿。⑤邊國：外國。⑥佼：群臣皆忘主而趨向私交。

⑦討：查究，處治。⑧懼：威脅，使恐懼。⑨拂：古同「拂」，違逆，乖戾。⑩守備：防守；防備。

⑪菽粟：豆和小米。泛指糧食。⑫事：使用，役使。⑬威：畏懼，通「畏」。⑭居：治理。⑮社稷：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社，土神；稷，穀神。亦用為國家的代稱。⑯傾：傾塌，倒下。本文指國家傾覆。

【譯文】墨子說：「國家有七種憂患。這七種憂患是什麼呢？整個國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衛，却去修建宮殿，這是第一種憂患；敵國軍隊壓境，却得不到周邊國家的救援，這是第二種憂患；讓老百姓去做沒有實際利益的事情，獎賞沒有才能的人，這是第三種憂患；為官者祇想著保持俸祿，游說者祇擔心結交不到好的朋友，國君制訂法令來處置臣子，臣子畏懼而不敢直言上諫，這是第四種憂患；國君自以為仁愛聰慧而不詢問政事，自認為國家安定強盛而不加強守備，這是第五種憂患；國君信任的人并不忠誠，忠於國君的人却不被信任，這是第六種憂患；種植和儲藏的糧食不足以養活老百姓，大臣的德能不能夠為國家辦事，獎賞不能讓人心悅誠服，懲處不能讓人產生敬畏，這是第七種憂患。治理國家出現這七種憂患，國家必定滅亡；守護城池出現這七種禍患，敵軍一到，必然城失國滅。這七種憂患存在於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必定會有災難。」

辭過

【題解】本篇用古今對比的方法從宮室、衣服、飲食、舟車四個方面，說明了「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的道理，強調節儉的重要性，要求領導者不能够奢侈浪費和享樂腐化。

【原文】墨子曰（墨子曰以下出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①宮室時。就②陵阜③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潤下有濕字）。邊④足以圍⑤風寒。上足以待⑥雪霜雨露。官牆之高。足以別⑦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使上作便於生）不以爲觀樂⑧也。作爲衣服帶履⑨。使身（使身作便於身）不以爲辟怪⑩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异矣。必厚斂⑪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⑬曲直⑭之望⑮。青黃⑯刻鏤⑰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⑱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⑲凶饑。振⑳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

【注釋】

①爲：此處指建造。②就：靠近，走近，趨向。③陵阜：丘陵。④邊：四周。⑤圍：通

「禦」，抵擋，防禦。⑥待：防備。⑦別：區別。⑧觀樂：觀賞享樂。⑨帶：腰帶。⑩履：鞋子。⑪辟怪：怪异。⑫斂：徵收。⑬臺榭：臺和榭。亦泛指樓臺等建築物。⑭曲直：此處指景觀的蜿蜒與平緩。⑮望：視野、視力所及。⑯青黃：謂用彩色加以修飾。⑰刻鏤：雕刻。⑱法象：效法；模仿。⑲待：應付。⑳振：救濟。

【譯文】墨子說：「上古的先人們不懂得建造房屋，選擇靠近山丘的地方，挖掘洞穴，居住在裏面。由於地下潮濕而影響身體健康，所以，聖明的君王便建造房屋。建造房屋的原則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免潮濕，四周牆壁足以抵禦風寒，屋頂足以防備雪霜雨露，屋內牆壁的高度足以區分出男女有別，僅此而已。但凡耗盡財力、勞力又無更多益處的工程，是不會去做的。因此，聖賢的國君建造房屋，（是爲了方便生活），不是用來觀賞和享樂的；製作衣服、腰帶、鞋子，是爲了有益於身體，不是用來顯示奇特怪异的。所以，聖賢的國君他自己本身節儉而使人民得到他的身教，因此天下的百姓都來歸附，并且得到很好的教化，日常生活豐衣足食。如今的君主建造宮殿却不是這樣的。他們一定會向百姓大量徵收錢物，凶殘地掠奪百姓用於衣食的財物，來建造宮室樓臺、亭榭曲直交錯的景觀和彩繪雕刻的裝飾。國君建造這樣的房屋，那麼左右的親近臣子也都會效仿。因此國家的財物不够用來應付饑荒、救濟孤寡，所以國家貧窮，百姓難以治

理。國君確實想要天下太平，憎惡天下混亂，那麼建造房屋就不能不節儉了。」

【原文】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①皮^②帶^③茭^④。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⑤而清^⑥。聖王以爲不中^⑦人之溫清。故作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⑧之中。足以爲輕且暖。夏則絺綌^⑨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⑩耳目而觀^⑪愚民也。當是之時。堅^⑫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⑬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⑭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⑮。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⑯靡曼^⑰之衣。鑄金以爲鈎^⑱。珠玉以爲佩^⑲。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⑳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㉑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

【注釋】①衣：此處作動詞，指穿著……②皮：獸皮。③帶：佩帶、繫著。④芟：草繩。⑤輕：輕便。⑥清：涼爽。⑦中：合適，適當。⑧練帛：熟帛，謂煮練過的帛。⑨絺綌：絺，細葛布；綌，粗葛布。都是將葛經過浸漬煮淪的加工法製成的。絺綌，指葛布衣服。⑩榮：使……榮耀，使……光榮。⑪觀：欣賞、觀賞。⑫堅：結實、堅固。⑬刻鏤：雕刻。⑭贍：供給人財物。⑮頓：古同「鈍」，不鋒利。⑯文采：錯雜豔麗的色彩。⑰靡曼：華美，華麗。⑱鈎：衣帶上的鈎。⑲佩：古代係在衣帶上的玉飾。⑳畢：完全。㉑淫僻：邪惡不正。

【譯文】上古的先人們不懂得製作衣服，披著獸皮，繫著草繩，冬天即使不輕便但却溫暖，夏天即使不輕便但却涼爽。聖賢的君王認為這不能很方便的讓人得到溫暖與涼爽，於是就教婦女製作人穿的衣服。製作衣服的原則是：冬天則將柔弱的絲麻夾於衣中，足以變得輕便而且溫暖；夏天則用葛麻布夾於衣中，足以變得輕便而且涼爽。僅此而已。所以聖人製作的衣服，祇要合身保暖就足够了，並不是為了顯示尊貴而讓老百姓觀賞。在那時候，結實的車子、優良的馬匹，并不被認為是高貴，雕刻刺繡并不讓人覺得喜歡，人們對於自給自足的生活很滿足，而不會去攀比。所以老百姓節儉而且容易教化，君王花費節省而且容易照顧；府庫充足，足以應對非常之變；武器、鎧甲不困頓，兵士、百姓不疲勞，足以征討不肯臣服的諸侯。所以稱霸天下的大業就可以實現了。當

今的君主，他們製作衣服就與此不同了。冬天的衣著輕便暖和、夏天的衣著輕便涼爽，全都具備了，他們却仍然向百姓大量徵收稅賦，凶暴地掠奪百姓用於衣食的錢財，用來製作錦繡光彩的華麗衣裳，并用金子熔鑄成帶鉤，用珍珠寶玉製作佩帶的飾品；女工刺繡，男工雕刻，用來製作身上的穿戴。這就不是為增加溫暖的情形了，耗盡財力人力，完全得不到實際的利益。由此看來，他們製作衣服，不是為了身體舒適，而都是為了顯耀華麗。因此，他們的百姓邪僻而且很難教化，國君奢侈而且很難勸諫。讓奢侈的國君去統治邪僻的百姓，想要財政不混亂是不可能的。國君要是真想讓天下太平，真憎惡天下混亂，那麼製作衣服就不能不節儉」。

【原文】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①樹藝^②以為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③蒸炙^④。大國累^⑤百器。小國累十器^⑥。前方丈^⑦。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摻^⑧。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餒^⑨饑^⑩。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⑪。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

【注釋】①耕稼：泛指種莊稼。②樹藝：種植，栽培。③芻豢：牛羊犬豕之類的家畜。泛指肉類食品。④炙：烤。⑤累：堆積，積聚。⑥器：用具的總稱。⑦方丈：一丈見方。⑧摻：執持，握持。⑨餒：吃剩下的食物。⑩饘：（食物）腐敗發臭。⑪凍餒：謂飢寒交迫。

【譯文】「上古的先人們不懂得製作食物的時候，聖人就教給男人們耕種莊稼、栽培果樹等技藝來供給百姓飲食，使其能够增加元氣，補充虛弱，解決溫飽，強身健體而已。他們的開支節省，生活簡樸，所以百姓富裕，國家太平。而今却不是這樣，國君對百姓厚徵重斂，用來製作美食、蒸烤畜肉。大國使用的餐具器皿上百件，小國使用的餐具器皿數十件。擺在面前一丈見方的地方，眼睛都不能全看到，手都不能全抓到，口都不能全嘗到。剩餘的食物冬天凝凍，夏天腐爛。君主享用飲食如此，那麼左右近臣也都效仿。因此，富貴的人鋪張浪費，孤寡的人受凍挨餓，想保持天下不亂，是不可能的。國君真想讓天下太平，真憎惡天下混亂，那麼對於製作飲食就不能不節儉。」

【原文】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①不移②。遠道不至③。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④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⑤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

此异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⑥其紡織而修^⑦文采。故民寒。男子離^⑧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⑨。故右左^⑩象^⑪之。是以其民飢寒并至。故爲奸邪。奸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當無固字）國亂。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注釋】①任：負擔，擔當。②移：挪動。③至：到達。④急：迫切，要緊。⑤歸：歸附。⑥廢：放弃。⑦修：學習。⑧離：脫離。⑨若此：如此，像這樣子。⑩左右：近臣；侍從。⑪象：效法。

【譯文】「上古的先人們不懂得製造車船，太重的東西無法搬運，路途遙遠很難到達。因此，聖賢的君王開始製造車船，用來方便老百姓作事。他們製造車船，強調完整、堅固、輕巧、便利，可以載負重物到達遙遠的地方。因爲花錢少又獲利多，因此百姓喜悅并用它賺取利益。於是，法律、禁令不需要催促就可以施行，人民安逸而國君財用充足，所以百姓歸附。而今天的君主製造車船就與此不同了。完備、堅固、輕巧、便利都具備了，却仍向百姓橫徵暴斂，用來裝飾車船，用彩色刺繡裝飾車輛，用精雕細刻裝飾舟船。於是，女子放弃紡織而去學習刺繡施彩，所以百姓受凍；男子放弃耕種而去學習雕刻，所以百姓挨餓。君主製造車船如此華美，親近臣子也都效仿。因此，老百姓飢

寒交迫，於是就去做奸邪的事。奸邪之事多則刑罰苛刻，刑罰苛刻但國家却依然混亂。國君真想使天下太平，真憎惡天下混亂，那麼製造車船就不能不節儉。」

尚賢

【題解】尚賢，就是崇尚賢人。墨子指出：「尚賢者，政之本也。」說明「尚賢」是政事的根本，要想國富民強，就必須「尚賢」。一定要把有德有能的人選拔上來，不管他們與王公大人的關係如何，不管他們的出身如何，祇要是有德有能之人，就應該舉而用之。

【原文】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①。則國家之治厚^②。故大人之務^③。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④何哉。譬若^⑤欲衆其國之善射御^⑥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⑦國家之珍^⑧。而社稷之佐^⑨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⑩曰。始^⑪我所恃^⑫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

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⑬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⑭也。今上舉義不避遠^⑮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競^⑯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⑰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⑱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⑲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⑳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㉑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㉒服事。以勞受賞。量^㉓功^㉔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㉕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㉖。體不勞。名立^㉗而功成。美章^㉘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

【注釋】

①衆：多。②厚：忠厚。③務：緊要的事情。④奈何：怎麼，爲何。⑤譬若：譬如。⑥射御：射箭御馬之術。古代六藝中的兩種，都屬尚武的技藝。⑦固：本，原來。⑧珍：珍寶。⑨佐：輔臣。⑩謀：考慮。⑪始：起頭，最初。⑫恃：依憑，依賴。⑬親：親近，接近。⑭近：親近。⑮遠：疏遠。⑯競：競相。⑰物：內容，實質。⑱術：方法。⑲列：安排。⑳肆：店鋪；此處指商人。㉑賜：獎賞。㉒官：從政。㉓量：衡量。㉔功：政績。㉕恒：永久，永遠。㉖困：缺乏。㉗立：樹立。㉘章：彰顯。

【譯文】墨子說：「現在朝廷中從政的王公大人，都希望國家富強、人口衆多、刑律政教都井井有條。然而却不能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究其原因，在於現在朝廷中從政的王公大人，不能把尊重賢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為執政方略。國家擁有的賢良之士越多，那麼國家風氣就越淳厚。所以大人們的要務，就在於使賢才越來越多而已。然而，使賢才越來越多的方法是什麼呢？譬如想使國家善於射箭駕車的人多起來，就一定要使這類人富裕、高貴，受到尊敬和贊譽，於是國內善於射箭駕車的人將會增多，更何況德行敦厚、言談雄辯、道術廣博的賢士呢？這些人本來就是國家的珍寶、社稷的輔臣，也一定要使其富裕、高貴，受到尊敬和贊譽，然後，國家的賢良之士也會增多。所以前代的聖君執政時講道：『對不義之人不使其富足，不使其尊貴，不予親愛，不予接近。』因此，國內富貴之人聽到後，都退而考慮說：『以前我們所依仗的是富貴，如今君王選拔義士不避貧賤者。既然如此，我們不能不行仁義』。君王親愛的人聽到後，退而考慮道：『以前我所憑借的是君王的寵愛呀，如今君王選拔義士不排斥被疏遠的人。既然如此，我們不能不行仁義啊。』君王親近之人聽到後，退而考慮道：『以前我們所依賴的是君王的親近，如今君王選拔義士不在意和自己關係遠近。既然如此，我們不能不行仁義啊。』君王疏遠之人聽到後，退而考慮說：『以前我們認為自己被疏遠而無所依靠，如今君王選拔義士不避疏遠者。既然如此，我們不能不行仁義啊。』人們聽到這些，都

爭著去做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這是什麼緣故呢？答案是：君王使用臣子祇用『尚賢』這個標準；臣子侍奉君王祇有『仁義』這一條途徑。所以，以前聖明之君施政，使有德者列於其位，使賢能者得到尊重；即使是農民、工匠和商人，他們中有才能的也會被選拔舉薦，給以高位，給以厚祿，委任以政事。這並不是因為其賢能使賞賜，而是想要通過他們成就事業。所以，應當憑德行歸其位次，以官職為國家服務，論業績進行獎賞，按功勞而頒給俸祿。所以官吏不會始終富貴，而百姓也不會終生貧賤，有才能就會得到選拔舉薦，無才能就會被免職，崇尚公義，消除私怨，所以能獲得賢士。（君王）得到賢才則計謀不會窮盡，身體不會疲勞，名聲樹立且功業成就，正面的人事物更加彰顯而邪惡的就不會產生了。因此說，尊重賢才，是為政的根本。」

【原文】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①大人^②。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③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④。有一衣裳不能製。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⑤。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⑥。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

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⑦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注釋】①王公：被封爲王爵和公爵者。亦泛指達官貴人。②大人：指在高位者，如王公貴族。③然：這樣，如此。④良宰：優秀的膳宰。膳宰，掌宰割牲畜及膳食之事的官員。⑤張：拉開。⑥使：任用。⑦法：效法。

【譯文】墨子說：「天下的王公大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富裕，人口衆多，刑罰律令有序，然而却不知道（實現這一期望）必須尊重賢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因此，我認爲天下的士大夫君子們小事上明白選賢任能的道理，而大事上却不明白。怎麼知道他們是這樣呢？如今，王公大人有一隻牛羊不會屠殺，必然去尋求好屠夫；有一套衣料不會縫

製，必然去尋求好裁縫；有一匹生病之馬不能醫治，必然去尋求好獸醫；有一張有破損的弓不能拉開，必然去尋求好工匠。縱然（他們身邊）有骨肉至親，沒有技能却富貴起來的人和面貌美好的人，如果知道他們沒有能力做這些事，必定不會讓他們來做。這是什麼緣故呢？恐怕他們毀壞財物呀。此時，王公大人在這一點上，則不喪失其尊賢使能的『原則』。然而他們對治國就不是這樣了。王公大人對於骨肉至親，對無緣無故富貴起來的人和外貌美好的人，就予以推舉。原來，王公大人對其國家的熱愛，還不如喜愛他的一張有毛病的弓、一匹生病的馬、一套衣服、一隻牛羊啊！因此，我認為天下的士大夫君子們，小事上明白選賢任能之道而大事上却不明白。從前的聖君治理天下，其所看重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至親、無緣無故富貴起來的人和外貌美好的人。因此，從前堯推舉舜、湯選拔伊尹、武丁推舉傅說，哪裏是因為他們是骨肉之親、正當富貴起來的人和外貌美好的人呢？僅僅是因為要依照他們的言論，運用他們的謀略，實行他們的治國之道，上可以利於大自然，中可以利於鬼神，下可以利於人民。所以『尚賢』這一學問，不可不詳察呀！『尚賢』，關乎大自然、鬼神、百姓的利益，是政事的根本。」

非命

【題解】非命，就是反對「有命」論。本段講述了墨子通過考察歷史上古聖先王的經驗，說明天下的安危，在於君主的施政，從而否定「有命」論的說法。說明任用賢才，謀求正確的治國之道，國家一定會昌盛。

【原文】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①以教誨。賞罰以勸沮^②。若此^③。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④而民不改。上變正（正作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⑤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⑥之暴王。不繆^⑦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⑧。外之毆騁^⑨田獵^⑩畢弋^⑪。內沉於酒樂。不肯曰我爲刑政不善。曰（曰上有必字）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⑫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

下。豈以爲其命哉。

【注釋】

①發憲布令：猶言發號施令。②沮：阻止，禁止。③若此：如此，像這樣子。④渝：改變。⑤發：發布，實施。⑥三代：指中國古代夏、商、周三個朝代。⑦繆：紕繆，錯誤。⑧僻：邪僻。⑨驅騁：驅策馳騁。⑩田獵：打獵。⑪畢弋：畢爲捕獸所用之網，弋爲射鳥所用的繫繩之箭。泛指打獵活動。⑫蓄：積累。

【譯文】古時候聖賢的君王，推崇孝子，勸導人們侍奉雙親；尊重賢良，勸導人們做好事；頒布有關法令，來教育人民；明確獎罰，來對人民進行勉勵和勸阻。照這樣做，混亂的社會就可以恢復安定和諧，危險的局面可使其穩定。若認爲不是這樣，（請看）以前夏桀王造成的混亂局面，商湯王却將其治理得很好；商紂王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周武王也治理的很好。時代和百姓都沒有改變，但君主的統治方法變端正了，百姓就容易教育。天下在商湯王、周武王統治下就安定，在夏桀、商紂統治下就混亂。國家的安危治亂，關鍵在於君主的施政，這難道可以說是命運嗎？此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對其耳目聲色的過分追求不以爲錯，對其心思、志向的邪僻不加謹慎，外出則騎馬打獵、圍網射箭，在宮內則沉迷於飲酒作樂，但却不肯說自己施政用刑不善，却說「我的命運本

來就將滅亡了」。即使以前三代的詭詐之民，也是如此，其繁複地粉飾「人各有命」的言辭，用以教育衆多愚昧之人。過去禹、湯、文王、武王在治理天下政務時，就說道：「必須使飢者獲得食物，使寒冷者得到衣服，使勞累者得到休息，使擾亂者得到懲治。」於是，他們贏得了天下人的美譽和稱贊，這難道可以說是命運嗎？這本來就是他們憑藉自己的力量（實現的）啊！現今賢良之人，尊重賢才，喜歡積累治國的道理、方法，所以對上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對下獲得萬民的贊譽，於是贏得了天下人的稱贊。這又怎能說是他們的命運呢？

貴義

【題解】墨子認為，義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一切言論行動，都要從事於義，服從於義。節錄的這一段，一是教人如果沒有相應的才能，就不要去謀求相應的官職；二是指出身邊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來讓我們修身的，不能口上追求仁義，遇到考驗時反而產生怨恨，這樣是不可能成就仁德的。此段雖然簡短，但是卻發人深省。

【原文】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①之宰^②。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③哉。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④。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注釋】

①彘：猪。

②宰：屠宰者。

③悖：違背道理，謬誤。

④慍：怒，怨恨。

【譯文】墨子說：「世上的君子，讓他去做宰猪殺狗的屠夫，如果幹不了就推辭；讓他任一國的宰相，做不了也要去做。這難道不是很荒謬嗎？世上的君子想實現自己仁義的願望，可是別人幫助他修身他却生氣。這就和想把牆築成，但別人幫助他築牆他却生氣一樣。這難道不是很荒謬嗎？」